古龙作品集

七种武器

①

古龙

珠海出版社

江 湖 一 怪 侠

——代《古龙作品集》序

罗立群

古龙，原名熊耀华，生于 1936 年，卒于 1985 年 9 月 21 日，终年 49 岁。古龙从小身世飘零，性格孤独沉郁。他 14 岁时，从香港到台湾读书，

18 岁时，因父母离异，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接济和半工半读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曾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后开始写武侠小说。

古龙一生“仗剑江湖载酒行”，他嗜酒如命,经常用喝酒来打发日子，借酒来麻醉自己，以忘掉自己心底的哀愁和寂寞。他为人豪爽，生性洒脱，爱交朋友，待人真挚、诚恳，善于理解别人，很得朋友的心。古龙很“好色”，是性情中人，他不能一日无女人，而女人也乐意与他交往。据古龙好友丁情说：“古大侠虽然不能缺少女伴，可是他常常会为了朋友，而舍弃他心爱的女人。他总认为女人可以再找，朋友知己却是难寻，怎么可以舍朋友而重女人呢？这是古大侠对于女人和朋友的态度，也是很多女人‘恨’他的原因。”由于酗酒和好色，古龙自中年以后，健康状况日趋下降，曾数度病危住院，但他出院后依然故我。他的好友、著名武侠小说家倪匡说，长期的病痛使得古龙已经看淡了人生。过度的酒色，致使古龙病情迅速恶化，终因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瘤大出血而去世。古龙的身世、性情和行维直接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了解了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古龙的作品。

古龙步人“武坛”，是为生活所逼，用古龙自己的话来说，“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共同的悲哀，却是我的悲哀，我也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他自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起，接二连三地推出新作，共创作数十部武侠小说，有许多被香港、台湾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成为港台影视界争相拍摄的热门题材。古龙的小说更是风靡大陆、港台及海外。

古龙对武侠小说创作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首先，他认为当代武侠小说不应再走传统武侠小说的老路，而是“要新，要变”。他说：“武侠小说的确已落入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已写得大多了些，已成了俗套，成了公式。”“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怎么样写，才能算正宗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和别的小说一样，只要你能吸引读者，使读者被你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你就算成功。”对于武侠小说应该如何变，如何新，古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己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已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他还认魏“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着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是“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基于这种认识，他更指出:“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武侠小说中的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

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事件的冲突，尽量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若你再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刺激。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武侠小说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杀人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大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古龙的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的各个小说前面的“序”中，这些观点和看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理论，对阅读和理解他的武侠小说是大有帮助的。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金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浣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阶段的创作是古龙初入江湖的“闯荡”时期，此时的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乃到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从小说的情节布局来看，已可以看出古龙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

从写《武林外史》开始，古龙进入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从《武林外史》到《铁血大旗》，再到《绝代双骄》，可以看出古龙不断探索的艰难“足迹”。

古龙后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说的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说的情节更是“奇”、“险”兼备，鬼神莫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古龙初涉“江湖”时，乃为生活困境所逼，写小说是为了赚钱，学学别人自然方便。到了后期，困顿摆脱，责任感加强，对创作武侠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屡屡试笔，多年历练，语言、技巧也渐趋成熟，终于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龙独特的“武功”。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侠”。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

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楷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于巍峨，枝叶繁茂；宏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小说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

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养——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已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已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筒洁、俐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溪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恢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搞藻，笑做“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邃的武林怪杰。

在国内，乃至港台，署名古龙出版的武侠小说有 100 多部，这些作品有的是古龙写了一半，由别人续写完成的，如《圆月弯刀》、《剑毒梅香》等，有的完全是别人所作，而以古龙名义发表

的，如《铁树艳情》等。造成这种情况，乃因古龙成名之后，著作风行一时。出版商见有利可图，纷纷登门求稿，由于供不应求，便请别人代笔，于是伪作流行世上，真假参半，优劣并存。

这部《古龙作品集》的编排工作，是在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指导下完成的，会长宁宗一先生及学会其他同仁亲自审读了全部原稿，删除了大量的伪劣之作，遂选出了全部精品，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先生侠心热肠，为解决版权，提供资料，多方奔走，鼎力相助，令人感佩。

这部《古龙作品集》共分十卷出版，第一、二、三、四卷是古龙中、后期所创作的不成系列的精华作品，五卷为“小李飞刀”系列，六卷为“陆小凤传奇”系列，七卷为“楚留香传奇”系列，八卷为“七种武器”系列和“绝代双骄”，九、十两卷为古龙早期作品。全部十卷共分 59 册。为了便于学者的研究和读者了解创作背景、宗旨，每种作品前均保留作者的“原序”，并有一篇导读性的“序文”，作品后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风 云 客 栈

（一）

黄昏。

石板大街忽然出现了九个怪人，黄麻短衫，多耳麻鞋，左耳上悬着个碗大的金环，满头乱发竟都是赤红色的，火焰般披散在肩上。

这九个人有高有矮，有老有少，容貌虽不同，脸上却全都死人般木无表情，走起路来肩不动、膝不弯，也像是僵尸一样。

他们慢慢地走过长街，只要是他们经过之处，所有的声音立刻全都停止，连孩子的哭声都被吓得突然停顿。

大街尽头，一根三丈高的旗杆上，挑起四盏斗大的灯笼。

朱红的灯笼，漆黑的字！

“风云客栈”。

九个赤发黄衫的怪人，走到客栈门前，停下脚步，当先一人摘下了耳上金环，一挥手，“夺”的，钉在漆黑大门旁的石墙上。

火星四溅，金环竟嵌入石头里。第二人左手扯起肩上一束赤发，左掌轻轻一削宛如刀锋。

他将这束用掌缘割下来的赤发，系在金环上，九个人就又继续往前。

赤发火焰般在风中飞卷，这九个人却已消失在苍茫的暮色

就在这时，暮色中却又驰来八匹健马，马蹄踏在石板大街上，如密雨敲窗，战鼓雷鸣。

马上人一色青布箭衣，青帕包头，脚上搬尖洒鞋，系着倒赶千层浪的绑腿，一个个全都是神情膘悍，身手矫捷。

八匹马在风云客栈门前飞驰而过，八个人同时一挥手！

刀光如闪电般一亮，又是“夺”的一声响，海碗般粗的旗杆上，己多了八柄雪亮的钢刀。

刀柄犹在不停地颤动，柄上的红绸衣刀“呼”的一声卷起。

八匹马已看不见了。

暮色更浓，大街上突然又响起了一阵蹄声，仿佛比那人骑驰来时更急更密。

但来的却只有一匹马。

一匹白马，从头到尾，看不到丝毫杂色，到了客栈门前，突然一声长嘶，人立而起。

大家这才看清马上的人，是个精赤着上身的虬髯大汉，一身黑肉就像是铁打的。

这大汉收僵勒马，看见了门侧的金环赤发，也看见了旗杆上的八把刀，突然冷笑一声，自马鞍上一跃而下，左右双手握住了两条马腿。

只听得他吐气开声，霹雳般一声大吼，竟将这匹马高高地举了起来，送到门檐上。

白马又一声长嘶，马鬃飞舞，四条腿却似已钉在门檐上，动也不动。

虬髯大汉仰天一长笑，洒开大步，转瞬间也已走得不知去向，只留下一匹白马孤零零地站在暮云西风里，却显得说不出的诡异。

长街上已看不见人影，家家户户都闭上了门。

风云客栈中也寂无人声，本来住店的客人，看到这一枚金环柄钢刀时，就早已从后门溜了。

那匹白马却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西风里，就像是石头雕成的。

这时寂静的长街上，忽然又有个蓝衫白袜、面容清癯的中年文士，施施然走过来，神情仿佛很悠闲，但一双眸子里却闪着精光。

他背负着双手，施施然走到客栈门前，抬头看了一眼，长叹道：“好马！端的是好马，只可惜主人无情，委曲了你。”

他背负着的手突然一扬，长袖飞卷，带起了一阵急风。

白马受惊，又是一声长嘶，从门檐上跃下。

这中年文士双手一托，竟托住了马腹，将这匹马轻轻放在地上。他拍了拍马腹，道：“回去载你的主人来，就说这里有好朋友在等着他。”

白马竟似也懂得人意，立即展开四蹄，飞驰而去。

中年文士随手拔下了门侧的金环，走入客栈，在旗杆上一敲。

八把钢刀立刻同时落了下来。

中年文士长袖又卷，已将这八柄刀卷在袖里，沉声道：“掌旗何在？”

客栈中突然掠出一条瘦小的人影。猿猴般爬上旗杆，一霎间人已在杆头。

杆头上立刻有一面大旗飞卷而出。

雪白的旗帜上，系着条张牙舞爪的乌黑长龙，仿佛也将破云飞去！

（二）

夜。

无星无月，云暗风高。

院子里却是灯火通明，还摆着一桌酒。

中年文士正在曼声低吟，自斟自饮。忽然举起酒杯，对着院外一株大榕树笑了笑道：“久闻苗帮主有江海之量，既已来了，为不下来共饮一杯？”

榕树浓荫中，立刻也响起了一阵夜枭般的怪笑声，一条人影箭一般射下来，落在地上，却轻得像是四两棉花。

这人狮鼻阔口，满头赤发，耳上却带着三枚金环，人已落下，金环还在不停的“叮当”作响，他正是赤发帮的总瓢把子、“火焰神”

苗烧天。

他一双眼睛里也仿佛有火焰在燃烧着，盯着这中年文士，沉声道：“阁下可是青龙会中的公孙堂主？”

中年文士长身抱拳，道：“正是公孙静。”

苗烧天夜枭般的笑声又响了起来，大笑道：“果然不愧是天龙会的第一号人物，好亮的一双招子。”

突听马蹄声响，如密雨连珠般急驰而来。

苗烧天两道火焰般的浓眉皱了皱，道：“小张三也来了，来得倒真不慢。”

马蹄声突然停顿，一人朗声笑道：“青龙老大的约会，江湖中有谁敢来慢了的？”

朗笑声中，一个人已越墙而入，一身雪白的急装劲束，特地衣襟敞开，露出坚实强壮的胸膛，却比衣裳更白。

苗烧天一挑大拇指，哈哈大笑道：“好一个白马小张三，几年不见，你怎么反倒越长越年青、越长越漂亮了？老苗若有女儿，一定挑你做女婿。”

白马张三淡淡道：“你就算有女儿，也没有人敢要的。”
苗烧天瞪眼道：“为什么？”
白马张三道：“像阁下这副尊容，生出来的女儿也一定好不了哪儿去。”
苗烧天瞪着他，瞪了半天，道：“今天我们是专做买卖的，要打架也不必着急。”
白马张三道：“要喝酒呢？”
苗烧天大笑道：“那就越急越好了，来，咱们哥儿俩先来敬堂主三杯。”
公孙静笑了笑，道：“在下酒量不好，不如还是让在下先敬三位一杯。”
苗烧天皱了皱眉，道：“三位？”
只听对面屋脊上一人笑道：“河东赤发、河西白马既然都已来了，赵某怎敢来迟？”
苗烧天道：“太行赵一刀？”
他已用不着再等人回答。
他已看见一柄雪亮的刀，快刀！
没有刀鞘。
雪亮的刀就插在他的红腰带上。
青布箭衣，青帕包头，一条腰带比苗烧天的头发还红，恰巧和他血红的刀衣相配。
公孙静目光却像是他的刀，刀一般从他们脸上刮过，缓缓道：“青龙会发出了十二张请帖，今夜却只到了三位，还有九位莫非已不会来了？”
赵一刀道：“好，问得干脆。”
公孙静道：“三位不远千里而来，当然不是来听废话的。”
赵一刀道：“的确不是。”
苗烧天狞笑道：“还有那九位客人，至少已有三位不会来了。”
赵一刀道：“六位。”
苗烧天道：“青竹帮、铁环门，和太原李家来的人是我做了的。”
赵一刀道：“十二连环鸡、长江水路，和辰州言家拳的三位朋友，半路上忽然得了怪病，头痛如裂，所以……”
苗烧天道：“所以怎么样？”
赵一刀道：“他们的头现在已不疼了。”
苗烧天道：“谁替他们治好了的？”
赵一刀道：“我。”
苗烧天道：“怎么治的？”
赵一刀道：“我砍下了他们的脑袋。”
他淡淡地接着道：“无论谁的头被砍下来后，都不会再疼的。”
苗烧天大笑，道：“好法子，真痛快。”
白马张三忽然道：“万竹山庄和飞鱼塘来的两位前辈，只怕也不能来了。”
苗烧天道：“哦？”
白马张三道：“他们已睡着，而且睡得很深沉。”
苗烧天道：“睡在哪里？”
白马张三道：“洞庭湖底。”
苗烧天大笑道：“妙极，那里睡觉不但凉快，而且绝不会被人吵醒。”
白马张三淡淡道：“我对武林前辈们，一向照顾得很周到的。”
赵一刀道：“该来的人，想必都已来了，却不知青龙会的货在哪里？”

公孙静微笑道：“ 好，问得干脆。 ”
赵一刀道：“ 堂主专程请我们来，当然也不是为了要听废话的。 ”
公孙静慢慢地点了头道：“ 的确不是。 ”
赵一刀道：“ 堂主是不是想着先听听我们的价钱？ ”
公孙静道：“ 现在还不急。 ”赵一刀道：“ 还等什么？ ”
公孙静道：“ 这批货我们得来不易，总希望出价的人多些，出的价才会高些。 ”
苗烧天瞪眼道：“ 堂主还要等人？ ”
公孙静道：“ 莫忘记本堂还有九位客人要来，阁下却只做倒了八位。 ”
苗烧天道：“ 还有一个人是谁？ ”
公孙静笑了笑道：“ 是个头既不疼，也不会睡着的人。 ”
苗烧天冷笑道：“ 老实说，这批货赤发帮已势在必得，无论再有什么人来，也一样没有。 ”
白马张三冷冷道：“ 青龙会做生意一向公道，只要赤发帮的价钱高，这批货自然归赤发帮。 ”
苗烧天厉声道：“ 莫非你还想抢出价？ ”
白马张三道：“ 否则我为何要来？ ”
苗烧天霍然长身而起，瞪着他，耳上的金环又在叮叮作响。
突听车鳞马嘶，一辆六匹马拉的华丽大车，停在门外。
四个挺胸凸肚的彪形大汉，跨着车辕，一跃而下，躬身拉开了车门。
过了半晌，才有个面白无须、痴肥臃肿的白胖子，喘着气从车箱里走出来，还没有走到三步路，已累得气喘如牛。
他身后还有个又高又瘦的黑衣人，像影子般紧紧跟着他，一张焦黄的脸，两只眼睛凹了下去，像是个痨病鬼，但脚步却极轻健，腰上挂着对银光闪闪的东西，仔细一看，竟是对弧形剑。
这种外门兵刃不但难练，而且打造也不容易，江湖中使这种兵刃的人一向不多，能使这种兵刃的，十个人中就有九个是高手。
苗烧天、赵一刀、白马张三，三双锐利的眼睛立刻盯在这对弧形剑上。
白马张三皱了皱眉，沉声道：“ 这人是谁？ ”
公孙静道：“ 苏州万金堂的朱大少。 ”
白马张三道：“ 他的保镖呢？ ”
公孙静微笑道：“ 只怕是个保镖的。 ”
白马张三沉吟着，霍然转向赵一刀，道：“ 他是不是从你那条路上来的？ ”
赵一刀道：“ 好象是。 ”
白马张三道：“ 他的头怎么不疼？ ”
赵一刀道：“ 他就算头疼，我也治不了。 ”
白马张三道：“ 为什么？ ”
赵一刀淡淡道：“ 他的头太大了。 ”
朱大少已经坐下来，却还是在不停地擦着汗，喘着气。
他一共也只不过走了二三十步路，看来却像是刚爬过七八座山似的。
那黑衣人也还是影子般贴在他身后，寸步不离。一双鹰爪般干枯瘦削的手，也始终未能离开过腰畔的那对奇门弧形剑。
他深凹的膝黑眼睛里，带着种奇特的嘲弄之意，仿佛正在嘲笑着眼前这些人，为什么要来自跑这一趟。

风云客栈的灯笼在风中摇荡，苗烧天耳上的金环犹在叮当发响。

白马张三似乎觉得有些寒意，悄悄地将自己敞开的衣襟拉紧了些。

赵一刀却在看着桌面上的酒杯沉思，心里仿佛有个很大的难题要他来下决心。

没有人说话，因为彼此之间都充满敌意。

公孙静显然很欣赏他们这种敌意，长长松了一口气，微笑道：“四位从不相识，想必也已彼此闻名，用不着我再引见了。”

苗烧天道：“的确用不着。”

白马张三道：“我们本就不是来交朋友的。”

苗烧天斜眼盯着他，道：“就算本来是朋友，为了这批货，也不是朋友了。”

白马张三冷笑一声道：“苗峒主一向是个明白人。”

苗烧天也冷笑了两声道：“现在人既已到齐，货呢？”

公孙静道：“当然有货的，只不过……”

苗烧天道：“只不过怎么样？”

公孙静道：“青龙会做生意，一向规规矩矩，讲究的是童叟无欺、现金交易。”

苗烧天道：“好！”

他一拍手，那九个麻衣赤发的怪人，就已忽然自黑暗中出现个人手里都提着个麻布包袱，份量显然不轻。

这时门口又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那虬髯大汉双手高举着个大铁箱，一步步走了进来，黑铁般的肌肉一块块凸起，每一步踩下去，地上就立刻多出个很深的脚印。

公孙静微笑道：“金环八墙，白马啸风，在下一见，就知道赤发九杰和金刚力士都已来了。”

白马张三道：“莫忘了还有急风八刀。”

赵一刀终于抬起头笑了笑，道：“河东赤发、河西白马，全部财雄势大，太行快刀怎么敢来争锋，这批货，咱们兄弟算是放弃了。”

苗烧天仰面狂笑道：“好，赵老大才真的是明白人。”

他笑声忽然停顿，目光火焰般盯着朱大少，沉声道：“却不知万金堂的少主人意下如何？”

朱大少的喘息总算已停止，正在凝视着自己的手，就好像一个少年在看着他的初恋情人的手儿一样。

可是他还是回答了苗烧天问他的话，他反问道：“你在问我有什么意思？”

苗烧天道：“哼！”

朱大少道：“我没有意思，我一向很懒得动脑筋。”

苗烧天面上已现出怒容，道：“没有意思？有没有金子？”

朱大少道：“有。”

苗烧天道：“带来了多少？”

朱大少道：“你想看看？”

苗烧天道：“这里一向讲究的是现金交易。”

朱大少道：“你已经看过了。”

苗烧天道：“在哪里？”

朱大少道：“ 我说出来的就是现金。 ”
苗烧天的脸沉了下来，道：“ 所以你说多少，就算多少？ ”
朱大少道：“ 不错。 ”
苗烧天道：“ 我若出价十万，你就说十万零一百两？
朱大少道：“ 你果然是个明白人。 ”
苗烧天的目光忽然移向那对弧形剑。
那九个麻衣赤发的怪人，已悄悄地展动身形，将朱大少包围，朱大少却还是凝视着自己的一双手，好象世上除了这双手外，已没有任何值得他看的东西。
突听“ 叮 ”的一声，金杯相击，苗烧天的手已向弧形剑抓了过去。
他的出手快而准。
他从未想到还有一双手比他更快——一双肥胖而保养得极好的手。
他的手还未搭上弧形剑，这双手已忽然间将耳上的金环解下来。
金环相击，又是“ 叮 ”的一响。
苗烧天凌空翻身，退出两丈。
黑衣人还是影子般贴在朱大少身后，一动也不动。
朱大少还是凝视着自己的手，只不过手里已赫然多了对金环。
自马张三的脸色也变了。
赵一刀看着面前的酒杯，忽然轻轻叹了口气，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
白马张三道：“ 什么意思？ ”
赵一刀道：“ 他就算头疼，我也治不好的。 ”
白马张三不禁也轻轻叹了口气，喃喃道：“ 不错，你的头实在太大了。 ”
公孙静面上又露出微笑，缓缓道：“ 既然大家都已带来了现金，现在也不妨去看货了。 ”
苗烧天眼睛里布满红丝，瞪着朱大少。
朱大少却悠然道：“ 不错，还是先看货的好，也许我还未必肯出价哩！ ”
他将手里的金环放在桌上，掏出雪白的丝巾，仔细地擦了擦手，才慢慢地站起来，道：“ 请，请带路。 ”
公孙静道：“ 请，请随我来。 ”
他第一个走向客栈，朱大少慢慢地跟在身后，仿佛又开始喘气。
黑衣人还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现在白马张三总算已明白他眼睛里为什么会有那种奇特的嘲弄之色了。
他嘲笑的并不是别人，是他自己。
因为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在保护着的人，根本就不需要他来保护。

（三）

苗烧天走在最后，手里紧紧地抓着那对金环，手背上青筋凸起。
他本已不该来却非来不可。
那批货就像是有种奇怪的吸力，将他的脚步一步步吸了过去。
不到最后关头，他绝不肯放弃任何机会的。
石阶本来向上，但这时却忽然向下沉落，露出条阴暗的地道。
地道的入口，石像般地站着两个人，以后每隔十几步，都有这么样两个

人站着，脸色阴沉得就象是墙上的青石一样。

石墙上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青龙。

青龙会据说有三百六十五处秘密的分坛，这地方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地道的尽头处，还有道很粗的铁栅。

公孙静从贴身的腰带里，拿出一大串锁匙，用其中的三根，打开了门上的三道锁，防守在铁栅后的两个人才将这道门拉开。

但这道门却还不是最后的一道门。

公孙静面带着微笑，道：“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能到得了这里，这里的守卫并不是很难对付的人，但无论谁到了这里，再想往前走很难了。”

朱大少道：“为什么？”

公孙静道：“从这里开始，到前面的那扇石门之间，一共有十三道机关埋伏，我可以保证，世上能闯过这十三道埋伏的人，绝不会超过七个。”

朱大少叹了口气，道：“幸好我绝不会是这七个人其中之一。”

公孙静笑得更温和有礼，道：“你为什么不试试？”

朱大少道：“以后我说不定会来试试的，但现在还不行。”

公孙静道：“为什么？”

朱大少道：“因为我现在活得还很有趣。”

从铁栅到石门其实并不远，但听过公孙静说的话之后，这段路好象立刻远了十倍。

石门更沉重。

公孙静又用三把锁匙开了门。

两尺厚的石门里，是一间九尺宽的石屋子。

屋里阴森而寒冷，仿佛已到了古代帝王陵墓的中心。

本来应该停放棺材的地方，现在却摆着个巨大的铁箱。

打开这铁箱，当然至少还需要三把锁匙。

但这三把锁匙还不是最后的三把，因为大铁箱中还有个小铁箱。

朱大少又叹了口气，道：“就凭这种防守之严密，我们也该多出些价钱才是。”

公孙静微笑道：“朱大少的确是个明白人。”

他捧出那个小铁箱，打开。

他温和动人的微笑突然不见了，脸上的表情就好象嘴里被人塞了个烂柿子。

铁箱里竟是空的，里面只有一张纸。

纸上只有九个字：

“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

（四）

石室中阴森而寒冷，公孙静却已开始在流汗，黄豆般大的冷汗，一粒一粒从他苍白的脸上流下来。

朱大少看着他，目光温柔得就象是在看着自己的手的时候一样，柔声道：“你一定知道的。”

公孙静道：“知……知道什么？”

朱大少道：“知道是谁在谢你。”

公孙静双拳握紧，突然转身冲了出去。

朱大少叹了口气，喃喃道：“看来他的确是个好人，只可惜好人据说都活不长的……”

“假如世上真的只有七个人能闯过这十三道埋伏，是哪七个人呢？”

“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绝无疑问的，无论你怎么算，他都必定是这七个人其中之一。”

“这人是谁？”

“白玉京！

天上白玉京

（一）

白玉京并不在天上，在马上。
他的马鞍已经很陈旧，他的靴子和剑鞘同样陈旧，但他的衣服却是崭新的。
剑鞘轻敲着马鞍，春风吹在他脸上。
他觉得很愉快，很舒服。
旧马鞍坐着舒服，旧靴子穿着舒服，旧剑鞘绝不会损伤他的剑锋，新衣服也总是令他觉得精神抖擞，活力充沛。
但令他愉快的，却还不是这些，而是那双眼睛。
前面一辆大车里，有双很迷人的眼睛，总是在偷偷地瞟着他。
他已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双眼睛。他记得第一次看见这双眼睛，是在一个小镇上的客栈里。
他走进客栈，她刚刚走出去。
她撞上了他。她的笑容中充满了羞涩和歉意，脸红得就像是雨天的晚霞。
他却希望她再撞她一次，因为她实在是个很迷人的美女，她却并不是个道貌岸然的君子。
第二次看见她，是在一家饭馆里。
他喝到第三杯酒的时候，她就进来了，看见他，她垂下头嫣然一笑。
笑容中还是充满了羞涩和歉意。
这次他也笑了。
因为他知道，他若撞到别的人，就不会一笑再笑的。
他也知道自己并不是个很讨厌的男人，对这点他一向很有信心。
所以他虽然先走，却并没有急着赶路。
现在她的马车果然已赶上了他，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有意也好，无意岂非更有趣？
他本是个浪子，本喜欢流浪。在路上，他曾结识过各式各样的人。
那其中有叱咤关外的红胡子，也有驰骋在大沙漠上的铁骑兵，有瞪眼杀人的绿林好汉，也有意气风发的江湖侠少。
在流浪中，他的马鞍和剑鞘渐渐陈旧，胡子也渐渐精硬。
但他的生活，却永远是新鲜而生动的。
他从来预料不到在下一阶段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会遇到些什么样的人。
风渐冷。缠绵的春雨，忽然从春云中洒了下来，打湿了他的春衫。
前面的马车停下来了。
他走过去，就发现车帘已卷起，那双迷人的眼睛正在凝视着他。
迷人的眼睛，羞涩的笑容，瓜子形脸上不施脂粉，一身衣裳却艳如紫霞。
她指了指纤薄的两脚，又指了指他身上刚被打湿的衣衫。
她的纤手如春葱。
他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车厢。
她点点头，嫣然一笑，车门已开了。
车厢里舒服而干燥，车垫上的缎子光滑得就象是她的皮肤一样。

他下了马，跨人了车厢。
雨下得缠绵而亲密，而且下得正是时候。
在春天里，老天爷仿佛总是喜欢安排一些奇妙的事，让一些奇妙的人在偶然中相聚。
既没有丝毫勉强，也没有多余的言语。
他仿佛天生就应该认得这个人，仿佛天生就应该坐在这车厢里。
他正想用衣袖擦干脸上的雨水，她却递给他一块软红丝巾。
他凝视着她，她却垂下头去弄衣角。
“谢谢你。”
“不客气。”
“我姓白，叫白玉京。”
她盈盈一笑，道：“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他也笑了，道：“你喜欢李白？”
她将衣角缠在纤细的手指上，曼声低吟：
“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
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
中年谒汉主，不惬还归家，
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沥，
所期就金液，飞步登云车，
愿随夫子天坛上，
闲与仙人扫落花。”
念到“劳山”那一句，她声音似乎停了停。
白玉京道：“劳姑娘？”
她的头垂得更低，轻轻道：“袁紫霞。”
突然间，马蹄急响，三匹马从马车旁飞驰而过，三双锐利的眼睛，同时向车厢里盯了一眼。
马已驰过，最后一个人突然自鞍上腾空掠起，倒纵两丈，在白玉京的马鞍上，脚尖一点，已将挂在鞍上的剑勾起。
驰过去的三匹马突又折回。
这人一翻身，已经飘飘地落在自己的马鞍上。
三匹马霎眼间就没入濛濛雨丝中，看不见了。
袁紫霞美丽的眼睛睁得更大，失声道：“他们偷走了你的剑。”
白玉京笑笑。
袁紫霞道：“你看着别人拿走了你的东西，你也不管？”
白玉京又笑笑。
袁紫霞咬着嘴唇，道：“据说江湖中有些人，将自己的剑看得就象是生命一样。”
白玉京道：“我不是那种人。”
袁紫霞轻轻叹息了一声，仿佛觉得有些失望。
有几个少女崇拜的不是英雄呢？
你若为了一把剑去跟别人拼命，她们也许会认为你是个傻瓜，也许会为你流泪。
但你若眼看着别人拿走你的剑，她们就一定会觉得很失望。

白玉京看着她，忽又笑了笑，道：“江湖中的事，你知道得很多？”

袁紫霞道：“不多，可是——我喜欢听，也喜欢看。”

白玉京道：“所以你才一个人出来？”

袁紫霞点点头，又去弄她的衣角。

白玉京道：“幸好你看得还不多，看多了你一定会失望的。”

袁紫霞道：“为什么？”

白玉京道：“看到的事，永远不会象你听到的那么美。”

袁紫霞还想再问，却又忍住。

就在这时，忽然又有一阵蹄声急响，刚才飞驰而过的三匹马，又转了回来。

最先一匹马上的骑士，忽然倒扯风旗，一伸手，又将那柄剑轻轻地挂在马鞍上。

三个人同时在鞍上抱拳欠身，然后又消失在细雨中。袁紫霞睁大了眼睛，觉得又是惊奇，又是兴奋，道：“他们又将你的剑送回来了。”

白玉京笑笑。

袁紫霞眨着眼道：“你早就知道他们会将剑送回来的？”

白玉京又笑笑。

袁紫霞看着他，眼睛里发着光，道：“他们好象很怕你。”

白玉京道：“怕我？”

袁紫霞道：“你……你这把剑一定杀过很多人！”

她似已兴奋得连声音都在颤抖。

白玉京道：“你看我象杀过人的样子？”

袁紫霞道：“不象。”

她只有承认。

白玉京道：“我自己看也不象。”

袁紫霞道：“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怕你。”

白玉京道：“也许他们怕的是你，不是我。”

袁紫霞笑了，道：“怕我？为什么要怕我？”

白玉京叹道：“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再锋利的剑，只怕也比不上美人的一笑。”

袁紫霞笑得更甜了，眨眨眼，道：“你……你怕不怕我？”

她眼睛里仿佛带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仿佛在向他挑战。

白玉京叹了一口气，道：“我想不怕都不行。”

袁紫霞咬着嘴唇，道：“你怕我，是不是就应该听我的话？”

白玉京道：“当然。”

袁紫霞嫣然道：“好，那么我就要你先陪我喝杯酒去。”

白玉京很吃惊，道：“你也能喝酒？”

袁紫霞道：“你看我象不象能喝酒的样子？”

白玉京又叹了口气，道：“象。”

他只有承认。

因为他知道，杀人和喝酒这种事，你看样子是一定看不出来

（二）

白玉京醉过，时常醉，但却从来没有醉成这样子。

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一个教训。

江湖中最难惹的有三种人——乞丐、和尚、女人。

你若想日子过得太平些，就最好莫要去惹他们，无论是想打架，还是想喝酒，都最好莫要去惹他们。

只可惜他已渐渐将这教训忘了，这也许只因为他根本不想日子过得太平。

所以他现在才会头疼如裂。

他只记得最后连输了三拳，连喝了三大碗酒，喝得很快，很威风。

然后他的脑子就好象忽然变成空的，若不是有冰冰冷冷的东西，忽然放在他脸上，他也许直到现在还不会醒。

这样冰冰凉凉的东西，是小方的手。

没有任何人的手会这么冷，只不过小方已没有右手。

他的右手是个铁钩子。

小方叫方龙香，其实已不小。

但听到这名子，若认为他是个女人，就更错了，世上也许很少有比他更男人的男人。

他眼角虽已有了皱纹，但眼睛却还是雪亮，总是能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事。

现在他正在看着白玉京。

白玉京也看见他了，立刻用双手抱着头，道：“老天，是你！你怎么来了。”

方龙香道：“就因为你祖上积了德，所以我才会来了。”

他用铁钩轻轻磨擦着白玉京的脖子，淡淡地道：“来的若是钩’韦昌，你脑袋只怕已搬了家。”

白玉京叹了口气，喃喃道：“那岂非倒也落得个痛快。”

方龙香也叹了口气，道：“你这人的毛病，就是一直都太痛快了。”

白玉京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这里是间很干净的屋子，有一棵白果树的树荫。

白玉京四面看了看，苦笑道：“难道是你送我到这里来的？”

方龙香道：“你以为是谁？”

白玉京道：“那位袁姑娘呢？”

方龙香道：“也已经跟你醉得差不多了。”

白玉京笑了，道：“我早就知道她一定喝不过我。”

方龙香道：“她喝不过你？你为什么会比她先醉？”

白玉京道：“我喝得本来就比她多。”

方龙香道：“哦。”

白玉京道：“喝酒的时候，我当然不好意思跟她太较量；划拳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太认真，你说我怎么会不比她喝得多。”

方龙香道：“你若跟她打起来，当然不好意思太认真了。”

白玉京道：“当然。”

方龙香叹道：“老江湖说的话果然是绝不会错的。”

白玉京道：“什么话？”

方龙香道：“就因为男人大多都有你这种毛病，所以老江湖才懂得，打

架跟喝酒，都千万不能找上女人。”
白玉京道：“你是老江湖？”
方龙香道：“但我却还是想不到，你现在的派头居然有这么大了。”
白玉京道：“什么派头？”
方龙香道：“你一个人在屋里睡觉，外面至少有十个人在替你站岗。”
白玉京怔了怔，道：“十个什么样的人？”
方龙香道：“当然是来头都不小的人
白玉京道：“究竟是谁？”
方龙香道：“只要你还能站得起来，就可以看见他们了。”
这里是小楼上最右面的一间房，后窗下面是条很窄的街道。
一个头上戴着顶破毡帽，身上还穿着破棉袍的驼子，正坐在春日的阳光下打瞌睡。
方龙香用铁钩挑起了窗户，道：“你看不看得出这驼子是什么人？”
白玉京道：“我只看得出他是个驼子。”
方龙香道：“但他若摘下头上那顶破毡帽，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白玉京道：“为什么？”
方龙香道：“因为他头发的颜色跟别人不同。”
白玉京皱了皱眉，道：“河东赤发？”
方龙香点点头，道：“看他的样子，不是赤发九怪中的老三，就是老七。”
白玉京不再问下去，他一向信任小方的眼睛。
方龙香道：“你再看看巷口树下的那个人。”
巷口也有棵大自果树，树下有个推着车子卖藕粉的小贩，正将一壶滚水冲在碗中的藕粉里。
壶很大，很重，他用一只手提着，却好象并不十分费力。
白玉京道：“这人的腕力倒还不错。”
方龙香道：“当然不错，否则他怎么能使得了七十二斤重的大刀？”
白玉京道：“七十二斤重的刀？莫非是从大行山来的？”
方龙香道：“这次你总算说对了，他的刀就藏在车子里。”
白王京道：“那吃藕粉的人呢？”
一个人捧着刚冲好的藕粉，蹲在树下面，慢慢地吸着，眼睛却好象正在往这楼上瞟。
方龙香道：“车子里有两把刀。
白玉京道“两个人都是赵一刀的兄弟？”
方龙香道：“他就是赵一刀。”
他拍了拍白玉京的肩，道：“你能叫赵一刀在外面替你守夜，派头是不是不能算小了？”
白玉京笑了笑，道：“我派头本来就不小。”
一个戴着红缨帽、穿着青皂衣的捕快，正从巷子的另一头慢慢地走过来，走到树下，居然也买了碗藕粉吃。
白玉京笑道：“看来赵一刀真应该改行卖藕粉才对，他的生意倒真不错，而且绝对没有风险。”
方龙香道：“没有风险？”
白玉京道：“有？”
方龙香道：“这戴着红缨帽的，说不定随时都会给他一刀。”

白玉京笑道：“ 公差什么时候会在小巷子里杀人了？ ”
方龙香道：“ 他戴的虽然是红缨帽，却是骑着匹白马来的。 ”
白玉京道：“ 白马张三？ ”
方龙香道：“ 你想不到？ ”
白玉京道：“ 白马张三一向独来独往怎么会跟他们走上一条路的？ ”
方龙香道：“ 我也正想问你。 ”
白玉京道：“ 会不会是凑巧？ ”
方龙香道：“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
白玉京倒了盅冷茶，一口喝下去，才又问道：“ 除了他们四个外，这地方还来了些什么人？ ”
方龙香道：“ 你想不想出去看看？ ”。
白玉京道：“ 这些人很好看？ ”
方龙香道：“ 好看，一个比一个好看，一个比一个精彩。 ”
白玉京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来了的？ ”
方龙香笑了笑道：“ 你莫忘了这地方是谁的地盘
白玉京也笑了笑，道：“ 我若忘了，怎么会在这里喝得烂醉如泥？ ”
方龙香瞪眼道：“ 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要我来做你的保镖的。 ”
白玉京笑道：“ 保镖的是你，付帐的也是你，我既已到了这里，什么事就全归你一手包办。 ”
方香龙道：“ 你管什么呢？ ”
白玉京道：“ 我只管大吃大喝，吃得你叫救命时为止。 ”
方龙香叹了口气，苦笑道：“ 看来这个人倒很少会走错地方的。 ”
前面的窗口下，是个不大不小的院子。
院子里一栅紫藤花下，养着缸金鱼。
一个年青的胖子，正背负着双手，在看金鱼；一个又瘦又高的黑衣人，影子般贴在他身后。
一个自发苍苍的老太婆，扶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蹒跚地穿过院子。
三个青衣劲装的彪形大汉，一排站在西厢房前，正目光的的地盯着大门，仿佛在等着什么人从门外进来。
白玉京道：“ 这三个人我昨天见过。 ”
方龙香道：“ 在哪里？ ”
白玉京道“ 路上。 ”
方龙香道：“ 他们找过你？ ”
白玉京道：“ 只不过借了我的剑去看了看。 ”
方龙香道：“ 然后呢？ ”
白玉京淡淡道：“ 然后当然就送回来了。就算青龙老大借了我的剑去，是一样会送回来的。 ”
方龙香皱皱眉，道：“ 你知道他们是青龙会的人？ ”
白玉京道：“ 若不是青龙会里的，别人只怕还没有那么大胆子。 ”
方龙香用眼角瞟着他，摇着头叹道：“ 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人？ ”
白玉京道：“ 是白玉京。 ”
方龙香眨了眨眼睛，道：“ 白玉京又是什么人？
白玉京笑道：“ 是个死不了的人。 ”
突听“ 叮 ”的一声，那金鱼缸也不知被什么打碎，缸里的水飞溅而出，

眼见水花就要溅得那胖子一身。

谁知他百把斤重的身子，忽然就轻飘飘地飞了起来，用一根手指勾住了花栅，整个人吊在上面，居然轻得就像是个纸人。

那黑衣人的裤子反而被打湿了。

白玉京道：“想不到这小胖子的轻身功夫倒还不弱。”

方龙香道：“你看不出他是谁？”

白玉京道：“看他的身法，好象是峨嵋一路的，但近三十年来，峨嵋门下已全剩了尼姑，而且终年吃素，怎么会突然多了个这样的小胖子。”

方龙香道：“你难道忘了峨嵋的掌门大师素因，未出家前是哪一家的人？”

白玉京道：“苏州朱家。”

方龙香道：“对了，这小胖子就是朱家的大少爷，也就是素因大师的亲侄儿。”

白玉京道，“他那保镖的呢？”

方龙香道：“不知道，看他的武功，最多也只不过是江湖中的三流角色。”

白玉京道：“他自己明明有第一流的武功，为什么要请个三流角色的保镖？”

方龙香道：“因为他高兴。”

缸里的金鱼随着水流出来，在地上跳个不停。

那黑衣人却还是站在水里，动也不动，一双深凹的眼睛里，却带着七分忧郁，三分悲痛。

方龙香忽然长长叹息了一声，道：“这人倒真是个可怜人。”

白玉京道：“你同情他？”

方龙香道：“一个人若不是被逼得没法子，谁愿意做这种事况，看他用的兵刀，在江湖中本来也该小有名气，但现在……”

他忽然改变话题，道：“你看不看得出是谁打破水缸的？”

白玉京道：“司马光？”

方龙香瞪了他一眼，冷冷道：“滑稽，简直滑稽得要命。”

白玉京笑了，道：“打破水缸的人若不是司马光，就是躲在东边三间屋里的人。”

朱大少已从花栅上落下，正好对着那间屋子冷笑。

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却捧个脸盆走出来，仿佛想将地上的金鱼捡到盆里，一不小心，脚下一个踉跄，脸盆里的水又泼了一地。

白玉京道：“这位老太太又是谁？”

方龙香道：“是个老太太。”

白玉京道：“老太太怎么也会到这里来了？”

方龙香道：“这里本来就是个客栈，任谁都能来。”

白玉京道：“她总不是为我来的吧？”

方龙香道：“你还不够老。”

白玉京道：“青龙快刀，赤发白马，这些人难道是为我来的？”

方龙香道：“你看呢？”

白玉京道：“我看不出。”

方龙香道：“你没有得罪他们？”

白玉京道：“没有。”

方龙香道：“ 也没有抢他们的财路？ ”
白玉京道：“ 我难道是强盗？ ”
方龙香道：“ 就算不是，也差不多了。 ”
白玉京忽然笑了笑，淡淡道：“ 他们若真是为我而来的，为什么还不来找我？ ”
方龙香道：“ 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怕你，也许因为他们还在等人！ ”
白玉京道：“ 等什么人？ ”
方龙香道：“ 青龙会有三百六十五处分坛，无论那一坛的堂主，都不是好对付的。 ”
白玉京又笑了，淡淡道：“ 我好象也不是很好对付的。 ”
方龙香道：“ 可是她呢？ ”
白玉京道：“ 她？ ”
方龙香道：“ 你那位女醉侠。 ”
白玉京道：“ 她怎么样？ ”
方龙香道：“ 她既然是跟你来的，你难道能不管她？别人既知道她是跟你来的，难道会轻易放过她？ ”
白玉京皱了皱眉，不说话了。
方龙香叹道：“ 你明明在天上的，为什么偏偏放着好日子不过，要到这里来受罪？ ”
白玉京冷笑：“ 我还没有受罪。 ”
方龙香笑道：“ 就算现在还没有受，只怕也快了。 ”
他的话刚说完，就听到隔壁有人用力敲打着墙壁。
白玉京道：“ 她在隔壁？ ”
方龙香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肩，道：“ 现在你只怕就要受罪了。 ”
白玉京道：“ 受什么罪？ ”
方龙香道：“ 有时受罪就是享福，享福就是受罪，究竟是享福还是受罪，恐怕也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袁紫霞枕着一头乱发，脸色苍白得就像是刚生过一场大病。
门是虚掩着的，也不知是她刚才将门栓拨开的，还是根本没有拴门。
她手里还提着只鞋子，粉墙上还留着鞋印。
白玉京悄悄地走进来，看着她。
他忽然发现一个喝醉了的女人，在第二天早上看来，反而有种说不出的魅力。
他的心在跳。
一个喝醉了的男人，第二天早上若看见女人，反而特别容易心袁紫霞也在看着他，轻轻地咬着嘴唇，道：“ 人家的头已经疼得快裂开，你还在笑。 ” 白玉京道：“ 我没有笑。 ” 袁紫霞道：“ 你脸上虽然没有笑，可是你的心里却在笑。 ” 白玉京笑了，道：“ 你能看到我心里去？ ” 袁紫霞道：“ 嗯。 ” 她这声音仿佛是从鼻子发出来的。女人从鼻子发出来的声音，通常都比从嘴里说出来的迷人得多。白玉京忍不住道：“ 你可看得出我心里在想什么？ ” 袁紫霞道：“ 嗯。 ” 白玉京道：“ 你说。 ” 袁紫霞道：“ 我不能说。 ” 白玉京道：“ 为什么？ ” 袁紫霞道：“ 因为……因为…… ” 她的脸突然红了，拉起被单盖住了脸，才吃吃地笑着道：“ 因为你心里想的不是好事。 ” 白玉京的心跳得更厉害。他心里的确没有在想什么好事。一个喝醉了的男人，在第

二天早上，总算会变得软弱些，总是禁不起诱惑的。喝醉了的女人呢？白玉京几乎忍不住要走过去了。袁紫霞的眼睛，正藏在被里偷偷地看他，好象也希望他走过去。他并不是君子，但想到外面那些在替他“ 站岗 ”的人，他的心就沉了下去。袁紫霞脸上带着红霞，咬着嘴唇道，“ 我看见你昨天晚上拼命想灌醉我的样了，就知道你原来不是个好人。 ”白玉京叹了口气，苦笑道：“ 我想灌醉你？ ”袁紫霞道：“ 你不想？你为什么要用大碗跟我喝酒？你几时过女人要用大碗喝酒的？ ”

白玉京说不出话来了。

女人若要跟你讲歪理的时候，你就算有话说，也是闭着嘴的好。

这道理他也明白。

只可惜袁紫霞还是不肯放过他，紧盯着又道：“ 现在我的头疼的要命，你怎么赔我？ ”

白玉京苦笑道：“ 你说。 ”

袁紫霞道：“ 你……你至少应该先把我的头疼治好。 ”

突听一人道：“ 那容易得很，你只要一刀砍下她的头就好了。 ”

声音是从门外的走廊上传来的。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白玉京已窜出了门。

小楼上的走廊很窄，白果树的叶子正在风中摇曳。

没有人，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方龙香刚才就已溜之大吉了。

他不喜欢夹在别人中间做“ 萝卜干 ”。

说话的人是谁呢？

院子里又平静下来。

地上的金鱼已不知被谁收走，朱大少和他的保镖想必已回到屋里。

只剩下青龙会的那三条大汉，还站在那里盯着大门，却也不知道是在等谁？白玉京只好回去。

袁紫霞已坐了起来，脸色又发白，笑道：“ 外面是什么人？ ”

白玉京道：“ 没有人。 ”

袁紫霞瞪大了眼睛，道：“ 没有人？那么是谁在说话？ ”

白玉京苦笑，他只能苦笑。

袁紫霞眼睛里充满了恐惧，道：“ 他……他叫你砍下我的头来，你会不会？…

白玉京叹了口气，他只有叹气。

袁紫霞忽然从床上跳起来，扑到他怀里，颤声道：“ 我怕得很，这地方好象有点奇怪，你千万不能把我一个人甩在这里。 ”

她一双手紧紧勾着他的脖子，衣袖已滑下，手臂光滑如玉。

她身上只穿着件很单薄的衣裳，她的胸膛温暖而坚挺。

白玉京既不是木头人，也不是圣人。

袁紫霞道：“ 我要你留在屋里陪着我，你……你为什么不关起门？ ”

她温软香甜的嘴唇就在耳边。

就在这时，院子里突又传来一阵哭声，哭得好伤心。

是谁在哭？哭得真要命。

袁紫霞的手松开了，无论谁听到这种哭声，心都会沉下去的。

她赤着足站在地上，眼睛里又充满惊惧，看来就像是个突然发现自己迷了路的孩子。

哭声也像是孩子发出来的。
白玉京走到窗口，就看见一口棺材，那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和那十三四岁的小男孩，正伏在棺材上痛哭，已哭得声嘶力竭。
棺材也不知是谁抬来的，就摆在刚才放鱼缸的地方。
这地方来的活人已够多了，想不到现在居然又来了个死人。
白玉京叹了口气，喃喃道：“ 至少这死人总不会是为我来的吧…… ”

（三）

袁紫霞拴上了门，搬了张椅子，坐在窗口，院子里有两个刚请来的和尚，正在念经。
从小楼上看下去，和尚的光头显得很可笑，但他们的诵经声却是庄严而哀痛的，再加上单调的木鱼声、老太婆和孩子的哭声，更使人听了觉得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悲伤和空
袁紫霞叹了口气，仰头看了看天色。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起来的，但现在却似已将近黄昏。
天色阴暝，仿佛又有雨意。
青龙会的那三条大汉，也全部搬了张椅子，坐在廊下，看着，等着，脸上的表情也显得有些焦急不耐。
白玉京和方龙香正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慢慢地走出了门。
他们并没有看别人，但却感觉到有很多双眼睛都在后面盯着他们。
但等到他们一回头，这些人的目光立刻就全部避开了。袁紫霞当然是例外。
她眼睛里带着无法描叙的情意，就象是千万根柔丝，缠住了白玉京的脚跟。
门外风景如画。
暗褐色的道路，从这里开始婉蜒伸展，穿过翠绿的树林，沿着湛蓝的湖水，伸展向闹市。
远山在阴暝的天色中看来，仿佛在雾中，显得更美丽神秘。
这里距离市镇并不远，但这一泓湖水，一带绿林，却似已将红尘隔绝在远山外。
白玉京长长地呼吸着，空气潮湿而甜润，他忍不住叹了口气，道：“ 我喜欢这地方。 ”
方龙香道：“ 有很多人喜欢这地方。 ”
白玉京道：“ 有活人，也有死人。 ”
方龙香道：“ 这里通常都不喜欢死人的。 ”
白玉京道：“ 今天为什么例外？ ”
方龙香道：“ 无论谁，只要是住进了这里的客人，客人无论要做什么，都不能反对的。 ”
白玉京道：“ 若要杀人呢？ ”
方龙香笑了笑，道：“ 那就得看是谁要杀人，杀的是谁了。 ”
白玉京冷冷地道：“ 这倒真是标准生意人说的话。 ”
方龙香道：“ 我本来就是个生意人。 ”
白玉京往前面走了几步，又走了回来，道：“ 我看他们好象并没有不让

我走的意思，我走出来，也没有人想拦住我。”
方龙香道：“嗯。”
白玉京又道：“也许，他们并不是为了我而来的。”
方龙香道：“也许。”
白玉京忽然拍了拍他的肩，笑道：“这次算你运气。”
方龙香道：“什么运气？”
白玉京道：“这次你不必怕被我吃穷，明天我一早就走。”
方龙香道：“今天晚上你……”
白玉京道：“今天晚上我还想喝你柜子里藏着的女儿红。”
方龙香的脸色忽然变得忧郁，遥视着阴瞑的远山，缓缓道：“今天晚上一定很长。”
白玉京道：“哦。”
方龙香道：“这么长的一个晚上，已足够发生很多事了。”
白玉京道：“哦。”
方龙香道：“也已足够杀死很多人。”
白玉京道：“哦。”
方龙香忽然转过头，凝视着他，道：“你是不是一定要等那个人来了才肯走？”
白王京道：“那个人是谁？”
方龙香道：“青龙会也在等的人。”
白玉京微笑着，眼睛里却带着种很奇特的表情，过了很久，才缓缓道：“老实说，我的确已渐渐觉得这个人很有趣了。”
方龙香道：“你连他是个什么人都还不知道。”
白玉京道：“就因为不知道，所以才更觉得有趣。”
方龙香道：“只要是有趣的事，你就一定要去做？”
白玉京道：“通常都是的
方龙香道：“有没有人使你改变过主意？”
白玉京道：“没有。”
方龙香叹了口气，道：“好，我去拿酒，带你的女醉侠下来喝吧。”
白玉京道，“我还要去换套新衣服。”方龙香道：“现在？”
白玉京道：“喝好酒的时候，我总喜欢穿新衣服。”
方龙香目光闪动，道：“杀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喜欢换上套新衣服？”
白玉京笑了笑，淡淡道：“那就得看我要杀的是谁了。”
袁紫霞坐在床上，抱着棉被，道：“我们为什么不把酒拿上来？就在这屋里喝。”
白玉京微笑道：“喝酒有喝酒的地方，地方若不对，好酒也会变淡的。”
袁紫霞道：“这地方有什么不对？”
白玉京道：“这是睡觉的地方。”
袁紫霞道：“可是……楼下一定有很多人，我又没新衣服换，怎么下楼？”
白玉京道：“我就是你的新衣服。”
袁紫霞道：“你？”
白玉京道：“跟我在一起，你用不着穿新衣服，别人也一样会看你。”
袁紫霞笑了，嫣然道：“你是不是一向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白玉京道：“通常都是的。”

袁紫霞道：“ 你有没有脸红过？ ”
白玉京道：“ 没有。 ”
他忽然转身，道，“ 我就在楼下等你。 ”
袁紫霞道：“ 为什么？ ”
白玉京道：“ 因为我现在已经脸红我脸红的时候，一向不愿看见的。 ”
袁紫霞打开随身带的箱子，拿出套衣服。
衣服虽不是全新的，但却艳丽如彩霞。她喜欢彩色鲜艳的衣服，喜欢彩色鲜艳的人。
白玉京好象就是这种人。
他骄傲、任性，有时冲动得象是个孩子，有时却又深沉得像是条狐狸。
她知道这种男人不是好对付的，女人想要俘虏他，实在不容易。
可是她决心要试一试。

（四）

这里吃饭的地方并不大，但却很精致。
桌子是红木的，还镶着云石，墙上挂着适当的书画，架上摆着刚开的花，让人一定进来，就会觉得自己能在这种地方吃饭是一种荣幸。所以价钱就算比别的地方贵，也没有人在乎了。
青龙会的三个人，占据了靠门最近的一张桌子，眼睛还是盯着门。
他们显然还在等人。
朱大少的桌子靠近窗户，他已经开始大吃大喝。那黑衣人却还是影子般站在他身后。
“ 这位客官不用饭？ ”
“ 他可以等我吃完了再说。 ”
让人走在前面，等人吃完了再吃，这就是某种人自己选择的命运。
法事己做完了，那两个和尚居然也在这里吃饭，灯光照着他们的头，亮得就像葫芦。
他们好象刚刮过了
凤中隐隐还可以听到那位老太太的哭声，究竟是谁死了？她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
打破金鱼缸的人还没有露面？他为什么一直躲在屋里不敢见人？
茶不错，酒也是好酒。
白玉京换上件宝蓝色的新衣服，喝了几杯酒，似乎已将所有不愉快的事全部忘了。
方龙香却显得有些没精打彩的样子，酒喝得很少，菜也吃得不多。
袁紫霞嫣然道：“ 你吃起东西来，怎么比小姑娘还秀气？ ”
方龙香苦笑道：“ 因为我是自己吃自己的，总难免有些心疼。 ”
白玉京道：“ 我不心疼。 ”
他忽然招手叫了个伙计过来，道：“ 替我送几样最好的酒菜到后面巷子里去，送给一个戴红缨帽的官差，和一个卖藕粉的。 ”
方龙香冷冷道：“ 还有个戴毡帽的呢？ ”
白玉京道：“ 据说他们自己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得到东西吃。 ”
方龙香道：“ 蜈蚣、壁虎、小蛇。 ”

袁紫霞脸色忽然苍白，像是已忍不住要呕吐。
屋子里每个人好象都在偷偷地看着她，甚至连那两个和尚都不例外。
他们的嘴吃素，眼睛并不吃素。
突听蹄声急响，健马长嘶，马就停在门外。
青龙会的三个人立刻霍然飞身而起，脸上露出了喜色。
他们等的人终于来了。
方龙香看了白玉京一眼，举起酒杯道：“我敬你一杯。”
白玉京道：“为什么忽然敬我？”
方龙香叹了口气，道：“我只怕再不敬以后就没机会了。”
白玉京笑了笑，道：“你不妨先看看来的是谁，再敬我也不迟。”
用不着他说，每个人的眼睛都在盯着门口。
健马长嘶不绝，已有个人匆匆赶了进来。
一个青衣劲装的壮汉，满头大汗，大步而入。
青龙会的三个人看见他，面上却又露出失望之色，有两个人己坐了下来。
来的显然并不是他们等的人。
只见一个人迎了上去，皱眉道：“为什么……”
别人能听见的只有这三个字，他的声音忽然变得低如耳语。
刚进来的那个人声音更低，只说了几句话，就又匆匆而去。
青龙会的三个人对望了一眼。又坐下开始喝酒，脸上的焦躁不安之色却已看不见了。
他们等的人虽然没有来，却显然已有了消息。
是什么消息？
朱大少皱起了眉，别人的焦躁不安，现在似已到他脸上。
两个和尚忽然同时站起，合什道：“贫僧的帐，请记在郭老太太帐上。”
出家人专吃四方，当然是一毛不拔的。
但也不知为了什么，白玉京总觉得这两个和尚看着不像出家人。
他眼睛带着深思的表情，看着他们走出去，忽然笑道：“听说你天生有双比狐狸还厉害的眼睛，我想考考你。”
方龙香道：“考什么？”
白玉京道：“两件事。”
方龙香叹了口气，道：“考吧。”
白玉京道：“你看刚才那两个和尚，身上少了样什么？”
袁紫霞正觉得奇怪，这两个和尚五官俱全，又不是残废，怎么会少了样东西？
方龙香却连想都没有想，就已脱口道：“香疤。”
袁紫霞忍不住叹道：“你的眼睛果然厉害，他们头上好象真的没有香疤。”
白玉京道：“连一个都没有。”
袁紫霞道：“他们……他们难道不是真的和尚？”
白玉京笑了笑，道：“真就是假，假就是真，真真假假，何必认真？”
袁紫霞抿嘴一笑，道：“你几时也变成和尚的？怎么打机锋了？”
方龙香道：“他不但跟和尚一样会打机锋，而且也会白吃。”
他不让白玉京开口，又道：“你已考过了一样，还有一样呢？”
白玉京压低声音，道：“你知不知道青龙会究竟在等谁？”
方龙香摇摇头。

白玉京道：“ 他们在等卫天鹰！ ”
方龙香立刻皱起了眉，道：“ 卫天鹰？‘ 魔刀 ’ 卫天鹰？ ”
白玉京点点头。
方龙香动容道：“ 这人岂非已经被仇家逼到东流扶桑去了？ ”
白玉京道：“ 扶桑不是地狱，去了还可以再回来的。 ”
方龙香眉皱得更紧，道：“ 据说这人不但刀法可怕，而且还学了扶桑的‘ 忍木 ’。他既已入了青龙会，想必就是传说中的‘ 青龙十二煞 ’ 其中之一。 ”
白玉京淡淡道：“ 想必是的。 ”
袁紫霞瞪着眼，道：“ 什么叫忍术？ ”
白玉京道：“ 忍术就是种专门教你怎么去偷偷摸摸害人的武功，你最好还是不要听的好。 ”
袁紫霞道：“ 可是我想听。 ”
白玉京道：“ 想听我也不能说。 ”
袁紫霞道：“ 为什么？ ”
白玉京道：“ 因为我也不懂 ”
其实他当然并不是真的不
忍术传自久米仙人，到了幕府德川时，又经当代的名人“ 猿飞佐助 ” 和“ 雾隐才藏 ” 发扬光大，而雄霸扶桑武林。
这种武功传说虽神秘，其实也不过是轻功、易容、气功、潜水——这些武功的变形而已。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能利用天上地下的各种禽兽器物，来躲避敌人的追踪，其中又分为七派。
伊贺，甲贺，芥川，根来，那黑，武田，秋叶。
甲贺善于用猫，伊贺善于用鼠。
这些事白玉京虽很懂，却懒得说，因为说起来实在太麻烦了。
你若想跟女人解释一件很麻烦的事，那么不是太有耐性，就是太笨。
方龙香沉恩着，忽又问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等的是卫天鹰？ ”
白玉京道：“ 刚才他们自己说的。 ”
方龙香道：“ 他们说的话你能听见？ ” 白玉京道：“ 听不见，却看得见。 ”
袁紫霞又不懂了，忍不住问道：“ 说话也能看见？怎么看？ ”
白玉京道：“ 看他们的嘴唇。 ”
袁紫霞叹了口气，道：“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好象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
白玉京道：“ 你怕我？ ”
袁紫霞道：“ 嗯。 ”
白玉京道：“ 你怕我，是不是就应该听我的话？ ”
袁紫霞笑了，这句话正是她问过白玉京的，她轻轻笑着道：“ 你真不是个好人。 ”
朱大少己大摇大摆地走了。
“ 你在这里吃，吃完了立刻就回去。 ”
黑衣人扒了碗饭，就真的要匆匆赶回去。
白玉京忽然道：“ 朋友，等一等！ ”
黑衣人停下脚步，却没有回
白玉京笑道：“ 这里的酒不错，为何不过来共饮三杯？ ” 黑衣人终于慢慢地转过身，脸上虽然还是全无表情，但目中的悲哀之色却更深邃。
他的双拳已握紧，一字字道：“ 我也很想喝酒，只可惜我家里还有八个

人吃饭。”

这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其中却带着种说不出的沉痛之意。

白玉京道：“你怕朱大少叫你走？”

黑衣人的回答更简单：“我怕。”

白玉京道：“你不想做别的事？”

黑衣人道：“我只会武功，我本来也是在江湖中混的，但现在……”

他垂下头，黯然道：“我虽已老了，但却还不想死，也不能死。”

白玉京道：“所以你才跟着朱大少？”

黑衣人道：“是的。”

白玉京道：“你跟着他，并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要他保护你！”

他说的话就同他的目光同样尖锐。

黑衣人仿佛突然被人掴了一拳，踉跄后退，转身冲了出去。

袁紫霞咬着嘴唇，道：“你……你为什么要这样伤人的心？”

白玉京目中也露出了哀痛之色，过了很久，才长长叹了一声，道：“因为我本就不是个好人……”

没有人能听清他说的这句话，因为就在这时，静夜中发出一声惨呼。

一种令人血液凝结的惨呼。

呼声好象是从大门外传来的，方龙香一个箭步窜出，铁钩急挥，“砰”地，击碎了窗户。

大门上的灯光，冷清清照着空旷的院落，棺材已被抬进屋里。

院子里本来没有人，但这时却忽然有个人疯狂般自大门外奔入一个和尚。

冷清清的灯光，照在他没有香疤的光头上。

没有香疤，却有血！

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流，流过他的额角，流过他的眼睛，流入他眼角的皱纹，在夜色灯光下看来，这张脸真是说不出的诡秘可怖。

他冲入院子，看到了窗口的方龙香，踉跄奔过来，指着大门，像是想说什么？

他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悲愤之色，嘴角不停地抽动，又像是有双看不见的手，用力扯住了他的嘴角。

方龙香一掠出窗，沉声道：“是谁？谁下的毒手？”

这和尚喉咙里“格格”的响，嘶声道：“青……青……青……”

方龙香道：“青什么？”

这和尚第二个字还未说出，四肢突然一阵痉挛，跳起半尺，扑地倒下！

方龙香皱着眉，喃喃道，“青什么……青龙？”

他慢慢地转过头，青龙会的三个人一排站在檐下，神色看来也很吃惊。

鲜血慢慢的从头顶流下，渐渐凝固，露出了一点金光闪动。

方龙香立刻蹲下去，将他的头摆到灯光照来的一边。

他立刻看到了一枚金环。

直径七寸的金环，竟已完全嵌在头壳里，只留一点边。

方龙香终于明白这和尚刚才为何那么疯狂，那么恐惧。

一枚直径七寸的金环，无论嵌入任何人的头壳里，这人都立刻会变得疯狂的。

白玉京皱着眉道：“赤发帮的金环？”

方龙香点点头，站起来，眼睛盯着对面的第三个门，喃喃自语：“ 他为什么要杀这和尚？ ”

“ 你为什么不问他去？ ”

说话的人是朱大少。

他虽然也被惨呼声惊动，匆匆赶出，正背负着双手，站在灯下。

那黑衣人又影子般贴在他身后。

方龙香看着他，淡淡道：“ 万金堂是几时和赤发帮结下深仇的？ ”

朱大少道：“ 深仇？谁说万金堂跟他们那些红头发的怪物有仇？ ”

方龙香道：“ 金鱼缸是怎么破的？ ”

朱大少笑了笑，道：“ 也许他们跟金鱼有仇……你为什么不问他去？ ”

方龙香道：“ 你想要我去问他？ ”

朱大少道：“ 随便你。 ”

方龙香冷笑着，突然走过去。

第三个门一直是关着的，但却不知在什么时候亮起了灯光。

方龙香没有敲门，门就开了。

一个人站在门口，耳上的两枚金环在风中“ 叮叮 ”的响，眼睛里仿佛有火焰在燃烧着。方龙香看着他耳上的金环，道：“ 苗峒主？ ”

苗烧天沉着脸，道：“ 方老板果然好眼力。 ”

方龙香道：“ 刚才…… ”

苗烧天道：“ 刚才我在吃饭，我吃饭的时候从不杀人的。 ”

桌上果然摆着个金盘，盘子里还有半条褪了皮的蛇。

苗烧天的嘴角仿佛还留着血迹。方龙香忽然觉得胃部一阵收缩，就好象被条毒蛇缠住。

苗烧天用眼角瞟着院子里的朱大少，冷冷道：“ 莫忘记只要是有金子的人，就可以打金环；只要有手的人，就可以用金环杀人。 ”方龙香点点头，他已不能开口。他生怕会呕吐。

隔壁的屋子里，又有那老太太凄惨的哭声隐隐传了出来。

苗烧天“ 砰 ”的关上门，又去继续享受他那顿丰富的晚餐。

青龙会的三个人已退了回

袁紫霞紧紧拉住白玉京的手，好象生怕他会忽然溜走。和尚的死尸已僵硬。

方龙香皱着眉走过去，道：“ 是谁杀了他？为什么要杀他？ ”

白玉京道：“ 因为他是个假和尚。 ”

方龙香道：“ 假和尚？……为什么有人要杀假和尚？ ”

没有人能回答这句话。

方龙香叹了口气，苦笑道：“ 若是我算的不错，外面一定还有个死和尚。”

白玉京道：“ 死的假和尚？ ”

（五）

袁紫霞紧紧拉住白玉京的手，走上小楼。

她的手冰凉。

白玉京道：“ 你冷？ ”

袁紫霞道：“ 不是冷，是怕，这地方忽然来了这么多可怕的人。 ”

白玉京笑了笑，道：“ 也许他们都是为了你而来的。 ”
袁紫霞脸色更苍白，道：“ 为了我？ ”
白玉京道：“ 越是可怕的人，越喜欢好看的女人。 ”
袁紫霞笑了，展颜道：“ 你呢？你岂非也是个很可怕的人？ ”
白玉京道：“ 我…… ”
他忽然发现袁紫霞的房门是开着的，他记得他们下楼时曾经关上门，而且还留着一盏灯。
现在灯犹未熄，屋里却已乱得好象有七八个顽童在这里打过架一样。
袁紫霞随手带的箱子，也被翻得乱七八糟。一些女人不该让男人看到的东西，散落一地。
袁紫霞又羞、又急、又害怕，失声道：“ 有……有……贼。 ”
白玉京用手推开隔壁的窗子，他的屋里更
袁紫霞不让他再看，已拉着他奔入自己的屋里，先将一些最不能让男人看到的东西藏在被里，连耳根都红了。
白玉京道：“ 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见？ ”
袁紫霞红着脸，道：“ 我……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好让贼偷的。 ”
白玉京冷笑道：“ 来的也许不是贼。 ”
袁紫霞道：“ 不是贼为什么要闯进别人的屋里乱翻东西？ ”
白玉京道：“ 看来他们果然是来找我的。 ”
袁紫霞道：“ 找你？谁？为什么要找你？ ”
白玉京没有回答，走过去推开后窗。
阴沉沉的小巷子里，已没有人。
要饭的，卖藕粉的，戴红缨帽的官差，已全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白玉京道：“ 我出去看看。 ”
他刚转身，袁紫霞已冲过来拉住他的手，道：“ 你……千万不能走，我……我……我死也不敢一个人留在这屋子里。 ”
白玉京叹了口气，道：“ 可是我…… ”
袁紫霞道：“ 求求你，求求你，现在我真的怕得要命。 ”
她的脸苍白如纸，丰满坚实的胸膛起伏不停。白玉京看着她，目光渐渐柔和，道：“ 现在你真的怕得要命？ ”
袁紫霞道：“ 嗯。 ”
白玉京道：“ 刚才呢？ ”
袁紫霞垂下头，道：“ 刚才……刚才我还有点假装的。 ”
白玉京道：“ 为什么要假装？ ”
袁紫霞道：“ 因为我…… ”
她苍白的脸又红了，忽然用力捶他的脸，道：“ 你为什么一定要逼着人家说出来？你真不是好人。 ”
白玉京道：“ 我既然不是好人，你还敢让我留在这屋子里？ ”
袁紫霞的脸更红，道：“ 我……我可以把床让你给睡，我上。 ”
白玉京道：“ 我怎么忍心让你睡在地上。 ”
袁紫霞咬着嘴唇，道：“ 没关系，只要你肯留下来，什么都没关系。 ”
白玉京道：“ 还是你睡床。 ”
袁紫霞道：“ 不…… ”

（六）

袁紫霞睡在床上。

白玉京也睡在床上。

他们都脱了鞋子躺在床上——只脱了鞋子，其余的衣服却还穿得整整齐齐的。

两个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屋顶。

过了很久，袁紫霞才轻轻叹息了一声，道：“我真没有想到你是个这样的人。”

白玉京道：“我也没有想到。”

袁紫霞道：“你……是不是怕有人进来？”

白玉京道：“不完全是。”

袁紫霞道：“不完全是？”

白玉京道：“我虽然不是君子，却也不是乘人之危的小人。”

他伸出手，轻扶着她的手，柔声道：“也许就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才不愿意乘你害怕的时候欺负你，何况，这种情况本是我造成的。”

袁紫霞瞪着眼，道：“你难道故意叫那些人来吓我？”

白玉京苦笑道：“那倒不是，但他们却的确是来找我的。”

袁紫霞道：“为什么来找你？”

白玉京道：“因为我身上有样东西，是他们很想要的东西。”

袁紫霞眼波流动，道，“你会不会认为我也是为了想要你那样东西，才来找你的

白玉京道：“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袁紫霞道：“假如我也是呢？”

白玉京道：“那么我就给你。”

袁紫霞道：“把那样东西给我？”

白玉京道：“嗯。”

袁紫霞道：“那样东西既然如此珍贵，你为什么随随便便就肯给我呢？”

白玉京道：“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你开口，我立刻就给你。”

袁紫霞道：“真的？”

白玉京道：“我现在就给你。”

他真的已伸手到怀里。

袁紫霞却忽然翻过身，紧紧的抱住了他。

她全身都充满了感情，柔声道：“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陪着我……”

她声音哽咽，眼泪忽然流了下来。

白玉京道：“你在哭？”

袁紫霞点点头，道：“因为我太高兴了。”

她在白玉京的脸上，擦干了她自己脸上的眼泪，道：“可是我也有些话要先告诉你。”

白玉京道：“你说，我听。”

袁紫霞道：“我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的，因为我母亲要逼我嫁给个有钱的老头子。”

这是个很平凡、也很俗的故事。

可是在这一类的故事里，却不知包含着多少人的辛酸眼泪。

只要这世上还有贪财的母亲，好色的老头子，这一类的故事就永远都会继续发生。

袁紫霞道：“我跑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一点点首饰，现在却已经快全卖光了。”白玉京在听着。

袁紫霞道：“我自己又没有赚钱的本事，所以……所以想找个男人。”

女人在活不下去的时候，通常都一定会想去找个男人。

这种事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袁紫霞道：“我找到你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你，只不过我觉得你好象很能干，一定可以养得活我。”

白玉京在笑，苦笑。

袁紫霞轻轻叹息了一声，道：“可现在不同了。”

白玉京道：“有什么不同？”

他的声音还是有点发苦。

袁紫霞柔声道：“现在我才知道，我永远再也不会找到比你更好的男人，我能找到你，实在是我的运气，我……我实在太高兴。”

她的泪又流下，紧拥着他，道：“只要你肯要我，我什么都给你，一辈子不离开你……”

白玉京情不自禁，也紧紧地抱住了她，柔声道：“我要你，我怎么会不要你。”

袁紫霞破涕为笑，道：“你肯带我走？”

白玉京道：“从今以后，无论我到哪里，都一定带你去。”

袁紫霞道：“真的？”

她不让白玉京开口，又掩住他的嘴，道：“我知道你是真的，我只求你不要再去跟那些人呕气，我们可以不理他们，可以愉偷地走。”

白玉京轻吻着她脸上的泪痕，道：“我答应你，我绝不再去跟他们争气。”

袁紫霞道：“我们现在就走？”

白玉京叹道：“现在他们只怕还不肯就这样让我们走，但只要等到明天早上，我一定有法子带你走的，以后谁也不会再来麻烦我们。”

袁紫霞嫣然一笑，目光中充满了喜悦，也充满了对未来幸福的憧憬。

她终于已得到她所要美丽的女人，岂非总是常常能得到她们所要的东西

长夜未尽

（一）

长夜未尽。

刚刚有星升起，又落了下去。大地寂静，静得甚至可以听见湖水流动的声音。

大门上的灯笼，轻轻的在微风中摇曳，灯光也更暗了。

袁紫霞蜷伏在白玉京怀里，已渐渐睡着。

她实在太疲倦，疲倦得就像是一只迷失了方向的鸽子，现在终于找到了她可以安全栖息之处。

也许她本来不想睡的，但眼帘却渐渐沉着，温柔而甜蜜的黑暗终于将她拥抱。

白王京看着她，看着她挺直的鼻子，长长的睫毛，他的手正轻抚着她的腰。

然后他的手突然停下，停在她的睡穴上。

他没有用力，只轻轻一按，却已足够让她甜睡至黎明了。

于是他悄悄地下了床，提起了他的靴子，悄悄地走了出去。

他怎么能放心留下她一个人在屋里呢，难道他不怕那些人来伤害她？”

他不怕。

因为他已决心要先去找那些人，他决心要将这件事在黎明前解决。

那时他就可以带着她走了。

他答应过她的。

他不是鸽，是鹰，但他也已飞得太疲倦，也想找个可以让他安全栖息之处。灯光冷清清地照着院子里的一栅紫藤花，花也在风中摇曳。

白玉京穿上靴子，靴子陈旧而舒服。

他心里也觉得很舒服，因为他知道他已作了最困难的决定，他今后一生都已将从此改变。

奇怪的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重大的改变，却往往是在一刹那间决定的。

这是不是因为这种情感大强烈，所以才来得如此快！——爱情本就是突发的，只有友情才会因累积而深厚。

方龙香住的地方，就在小楼后。

白玉京刚走过去，就发现方龙香已推开门，站在门口看着他。

他看来完全清醒，显然根本没有睡过。

白玉京道：“你屋里有女人？”

方龙香道：“今天的日子不好，所以这地方连女人都忽然缺货。”

白玉京道：“你为什么不娶个老婆，也免得在这种时候睡不着。”

方龙香道：“我还没有疯。”

白玉京道：“我却疯了。”

方龙香道：“每个男人都难免偶然发一两次疯的，只要能及时清醒就好。”

白玉京笑了笑，只笑了笑。他知道自己现在的感情，绝不是小方这种人能了解的。

方龙香也笑了笑，道：“但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够朋友，今天居然还有空来找我。”

白玉京道：“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要你找人。 ”
方龙香道：“ 找谁？ ”
白玉京道：“ 你知不知道那戴红缨帽的官差，和那卖藕粉的到哪里去了？ ”
方龙香皱了皱眉，道：“ 他们没有去找你，你反倒要找他们？ ”
白王京道：“ 你难道不懂得先发制人？ ”
方龙香想了想，道：“ 也许我可以找得到他们。 ”
白玉京道：“ 好，你去找他们来，我在吃饭的厅里等着。 ”
方龙香看着他，有些犹疑，又有些怀疑，忍不住问道：“ 你究竟想干什么？ ”
白玉京道：“ 只不过想送点东西给他们。 ”
方龙香道：“ 什么东西？ ”
白玉京道：“ 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
方龙香叹了口气，道：“ 好吧，我去找，只希望你不要在那里杀人，也不要被人杀了，免得我以后吃不下饭去。 ”

（二）

朱大少似也睡着。
突然间，窗子“ 砰 ”的被震开，一个人站在窗口，再一瞬间，这人已到了他床前，手里的剑鞘己抵住了他的咽喉。
“ 跟我走。 ”
朱大少只有跟着走。
他从未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么快的身手。他走出门时，那黑衣人又影子般跟在他身后——不是为了保护他，是为了要他保护。
他走出门，就发现苗烧天和青龙会的那三个人已站在院子里，脸色也并不比他好看多少
灯已燃起。十盏灯。
灯光虽明亮，但每个人的脸色却还是全都难看得很。
白玉京却是例外。
他脸上甚至还带着微笑。
只可惜没有人去看他的脸，每个人眼睛都盯在他的剑上。
陈旧的剑鞘，缠在剑柄上的缎子也同样陈旧，已看不出本来是什么颜色。
“ 这把剑一定杀过很多人的。 ”
在这陈旧剑鞘中的剑，一定锋利得可怕。
因为这本就是江湖中最可怕的一把剑。
长生剑！他只有杀人，从没有人能杀死他！朱大少忽然懊悔，不该得罪苗烧天，否则他们两人若是联手，说不定还有希望，但现在……
现在他忽然看到白马张三和赵一刀走了进来，这两人无疑也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朱大少眼睛里立刻又充满希望——每个人心里都知道现在自己只有两种选择。
杀人！或者被杀！

（三）

每个人都想错了。白玉京也知道他想错了，却故意沉下了脸，道：“ 各位为什么到这里来，原因我也知道。 ” 没有人答话。在这屋里的人，简直没有一个不是老江湖，老江湖不到必要是绝不肯开口说话的。

白玉京说完了这句话也停下来，目光盯着朱大少，然后再一个个看过去，直看到赵一刀，才缓缓道：“ 我是谁，各位想必也知道？ ”

每个人都点了点头，眼睛不由自主又往那柄剑上瞟了过去。

白玉京忽然笑了笑，道：“ 各位想要的东西，就在我身上。 ”

每个人的眼睛都睁大了，眼睛里全都充满了渴望、企求、贪婪之色。

白马张三本来是个很英俊的男人，但现在却忽然变得说不出的可憎。

只有那黑衣人，脸上还是全无表情，因为他心里没有欲望。

他本来是个很丑陋的人，但在这群人中，看来却忽然变得可爱起来。

白玉京道：“ 各位若想要这样东西，也简单得很，只要各位答应我一件事。 ”

朱大少忍不住道：“ 什么事？ ”

白玉京道：“ 拿了这样东西后，立刻就走，从此莫要再来找我。 ”

大家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显得又是惊奇，又是欢喜。

谁也想不到他的条件竟是如此简单容易。

朱大少咳了两声，勉强笑道：“ 我们和白公子本没有过节，白公子的侠名，我们更早已久仰，只要能拿到这样东西，我们当然立刻就走，而且，我想以后也绝不会有人敢再来打扰白公子。 ”

赵一刀立刻点头表示同意。

白马张三和青龙会的三个人当然也没什么话可说。

苗烧天却有话说。

他忽然问道：“ 却不知白公子打算将这样东西给谁？ ”

白玉京道：“ 这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你们最好自己先商量好。 ”

白马张三看看苗烧天，又看了看朱大少，皱眉不语。

青龙会的三个人好象要站起来说话，但眼珠子一转，却又忍住。

朱大少忽然道：“ 这东西本是从青龙会出来的，当然应该交还青龙会的大哥们。 ”

赵一刀拊掌道：“ 不错。有道理。 ”

青龙会的三个人也立刻站起来，向他们两人躬身一揖。

其中一人道：“ 两位仗义执言，青龙会绝不敢忘记两位的好处。 ”

赵一刀欠身道：“ 不敢。 ”

朱大少微笑道：“ 万金堂日后要仰仗青龙会之处还有很多，三位大哥又何必客气。 ”

这人看来虽然象是个饱食终日的大少爷，但说话做事，却全都精明老练得很，正是个标准的生意人。

见风转舵，投机取巧，这些事他好象天生就懂得的。

苗烧天狠狠瞪了他一眼，心里虽然不服，却也无可奈何。

白玉京道：“ 这件事是不是就如此决定了？ ”

苗烧天道：“ 哼。 ”

白玉京长长吐出口气，从怀里拿出个织金的锦囊，随手抛在桌上。

不管囊中装的是什么，这锦囊看来已经是价值不菲之物。

但他却随手一抛，就好象抛垃圾一样。

大家眼睛盯着这锦囊，面面相觑，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话来。

白玉京冷冷道：“ 东西已经在桌上，你们为什么还不拿去？ ”

青龙会的三个人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个走过来，解开锦囊一抖。

几十样彩色缤纷的东西，就立刻滚落在桌上，有波斯猫眼石、天竺的宝石、和田的美王、龙眼般大的明珠。

连灯光都仿佛亮了起来。

白玉京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看着这堆珠宝，眼睛里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

这些东西来得并不容易，他也曾花过代价。

他很了解它们所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好的酒，华丽的衣服，干净舒服的床，温柔美丽的女人，和男人们的羡慕尊敬。

这些正都是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可缺少的。

但现在，他舍弃了它们，心里丝毫没有后悔惋惜之意。

因为他知道他已得到更好的。

因为世上所有的财富，也不能填满他心里的寂寞空虚。

而现在他却已不再寂寞空虚。

财富就摆在桌上，奇怪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人伸手来拿。

更奇怪的是，这些人眼睛里非但没有欢喜之色，反而显得很失望。

白玉京抬起头，看见他们，皱眉道：“ 你们还想要什么？ ”

朱大少摇摇头。

青龙会的三个人也摇了摇头。

朱大少忽然道：“ 白公子在这里稍候，我们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

白玉京道：“ 你们还要商量什么？ ”

朱大少勉强笑道：“ 一点点小事。 ”

白玉京看着他，迟疑着，终于让他走了出去。

所有的人全都走了出去。

白玉京冷笑着，对这些人，他根本全无畏惧，也不怕他们有什么阴谋诡计。

他甘心付出这些，只因为他要好好地带着她走，不愿她再受到任何惊吓伤害。

他自己也不愿再流血了，为了这些东西流血，实在是件愚蠢可笑的事。

但他们现在还想要什么呢？

他猜不透。

窗户是开着的。

他可以看见他们的行动，没有一个人到小楼那边去，小楼上还是很平静她一定还睡得很甜。

睡着了时，她看来就像是个婴儿，那么纯真，那么甜蜜。

白玉京嘴角不禁露出一丝笑意——忽然间，所有的人居然真的全回来了。

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个包袱，放在桌上。

解开。

白马张三带来的是一斛明珠。

苗烧天是一叠金叶子。
青龙会是一箱白银。
朱大少是一张崭新的银票。
这些东西无论对谁说来，都已是一笔财富，价值绝不在白玉京的珠宝之下。
白玉京忍不住问道：“ 各位这是做什么？ ”
朱大少站起来，道：“ 这是我们对白公子的一点敬意，请白公子收下。 ”
白玉京本是很难被感动的人，但现在却也不禁怔住。
他们不要他的珠宝，反而将财富送来给他。
这是为什么？他也想不通。
朱大少轻轻地咳嗽着，又道：“ 我们……我们也想请白公子答应一件事。”
白玉京道：“ 什么事？ ”
朱大少道：“ 白公子在这里不知道打算逗留多久？ ”
白玉京道：“ 我天亮就要走的。 ”
朱大少展颜笑道：“ 那就好极了。 ”
白玉京道：“ 你说是什么事？ ”
朱大少笑道：“ 白公子既要走了，还有什么别的事。 ”
白玉京又怔住。
他本来以为他们不让他走的，谁知他们却只希望他快走，而且还情愿送他一笔财富。
这又是为了什么？
他更想不通。
朱大少迟疑着，又道：“ 只不过，不知道白公子是不是一个人走？ ”
白玉京忽然明白了。
原来他们要找的并不是他，而是袁紫霞。只不过因为顾忌着他的长生剑，所以才一直都不敢下手。
他们不惜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也要得到她，对她究竟有什么目的？
她若真的只不过是个逃婚出走的女孩子，又怎么会引动这么多威镇一方的武林高手？
难道她说的全是谎话？
难道她这么样说，只不过是为了要打动他，要他保护她？
是不是就因为这缘故，所以她才求他不要再理这些人，求他带着她悄悄地走？
白玉京的心沉了下去。
每个人都在看着他，等着他的回答。
桌上的珠宝黄金，在灯下闪着令人眩目的光，但却没有人去看一眼。
他们所要的，价值当然更大。
那是什么呢？
是袁紫霞这个人，还是她身上带的东西？
朱大少看着他脸上的表情，试探着道：“ 我们也已知道，白公子和那位袁姑娘，只不过是萍水相逢而已，白公子当然不会为了她而得罪朋友。 ”
白玉京冷冷道：“ 你们不是我的朋友。 ”
朱大少陪笑道：“ 我们也不敢高攀，只不过，像袁姑娘那样的女人，白公子以后一定还会遇见很多，又何必…… ”

白玉京打断了他的话，道：“ 你们要的不是她这个人？ ”
朱大少笑了，道：“ 当然不是。 ”
白玉京道：“ 你们究竟要的是什么？ ”
朱大少目光闪动，道：“ 白公子不知道？ ”
白玉京摇摇头。
朱大少脸上露出了诡橘的笑容，缓缓道：“ 也许白公子还是不知道的好。”
他显然生怕白玉京也想来分他们一杯羹，所以还是不肯说出那样东西是什么。
那东西的价值，无疑比这里所有的黄金珠宝更大。
白玉京却更想不通了。
袁紫霞身上哪有什么珍贵之物？她整个房子岂非已全都被他们翻过。朱大少道：“ 依我看，这件事白公子根本就不必考虑，有了这么多金银珠宝，还怕找不着美如天仙的女人？ ”
白玉京慢慢的将自己的珠宝，一粒粒拾起来，放回锦囊里。然后他就走了出去。
他连一句话都不再说，就走了出去。
每个人都瞪着他，目中都带着怀恨之色，但却没有人出手。
因为他们还要等一个人，一个能对付长生剑的人。他们对这个人有信心。

（四）

长夜犹未尽。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但空气却是寒冷清新的。
白玉京抬起头，长长地呼吸——他忽然发现小楼上的窗户里，被灯光映出了两条人影。
一个人的影子苗条纤秀，是袁紫霞。
还有一个人
两个人的影子距离仿佛很近。他们是不是正在悄悄地商议着什么！
朱大少、赵一刀、苗烧天、白马张三，和青龙会的三个全都在楼下。
楼上这个人是谁呢？
白玉京手里紧握着剑鞘，他的手比剑鞘更冷。
他实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上楼

僵　尸

（一）

长夜未尽。风中却似已带来黎明的消息，变得更清新、更冷。

白玉京静静地站在冷风里。

他希望风越冷越好，好让他清醒些。

从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江湖流浪，到现在已十四年。

这十四年来，他一直都很清醒，所以他直到现在还活着。

无论谁若经历过他遭遇到的那些折磨、打击和危险，要想活着都不太容易。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他心里在冷笑。江湖中对他的传说，他当然也听说过，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他能活到现在，只不过因为他头脑一直都能保持冷静。

现在他更需要冷静。

窗上的人影，仿佛又靠近了些。

他尽量避免去猜这个人是谁，因为他不愿猜疑自己的朋友。

小方是他的朋友。

既然别的人都在楼下，楼上这人不是方龙香是

小方无疑也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也许比他更有力量保护她。

她就算投向小方的怀抱，也并不能算是很对不起他，因为他们之间本就没有任何约束。

“这样也许反倒好些，反倒没有烦恼。”

白玉京长吐出口气，尽力使自己不要再去想这件事。

但也不知为了什么，他心里却还是好象有根针在刺着，刺得很深。

他决心要走了，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也好，世上本没有什么值得太认真的事。

他慢慢地转过身。但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袁紫霞的一声惊呼。

呼叫中充满了惊惧之意，就像是一个人看见毒蛇时发出的呼声一样。

白玉京的人已箭一般窜上了小楼，“砰”的，撞入了窗户。

屋里当然有两个人。

袁紫霞脸上全无血色，甚至比看见毒蛇时还要惊慌恐惧。

她正在看着对面的一个人，这人的确比毒蛇可怕。

他长发披肩，身子僵硬，一张脸上血迹淋漓，看来就像是个僵尸。

这人不是小方。

在这一刹那，白玉京心里不禁掠过一丝歉疚之意：一个人实在不该怀疑朋友的。

但现在已没有时间来让他再想下去。

他的人刚撞进窗户，这僵尸已反手向他抽出了一鞭子。

鞭指如灵蛇，快而准。这僵尸的武功竟然也是江湖中的绝顶高手。

白玉京身子凌空，既不能退，也无力再变招闪避，眼见长将卷上他的咽喉。

但世上还没有任何人的鞭子能卷住他咽喉。

他的手一抬，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间，用剑鞘缠住了长鞭，扯紧。

他另一双手已闪电般拔出了剑。
剑光是银色的，流动闪亮，亮得令人几乎张不开眼睛。
他脚尖在窗棂上一点，水银般的剑光已向这僵尸削了过去。
这僵尸长鞭撤手，凌空翻身。
猝然间，满天寒星，暴雨般向白玉京撒下。
白玉京剑光一卷，满天寒星忽然间就全都没有了消息。
但这时僵尸已“砰”的撞出了后面的窗户。
白玉京怎么能让他走？
他身形掠起，眼角却瞥见袁紫霞竟似已吓得晕了过去。
那些人就在楼下，他也不忍将她一个人留在这里。
是追？还是不追呢？
在这一瞬间，他实在很难下决定，幸好这时他已听见了小方的声音：“什么事？”
“我把她交给你……”
一句话未说完，他的人已如急箭般窜出窗子。
谁知这个僵尸僵硬如木，身法却快如流星。
就在白玉京稍微一迟疑间，他已掠出了七八丈外，人影在屋脊上一闪。
白玉京追过去时，他的人已不见了。
远处忽然响起鸡啼。难道他真的是僵尸，只要一听见鸡啼声，就会神秘地消失？
东方已露出淡青，视界已较开阔。
附近是空旷的院子，那树林还远在三十丈外。
无论谁也不可能在这一瞬间，掠出三四十丈的，就连昔日轻功天下无双的楚香师，也绝不可能有这种能力！
风更冷。
白玉京站在屋脊上，冷静地想了想，忽然跳了下去。
下面是一排四间厢房，第三间本是苗烧天住的地方，现在屋里静悄悄的，连灯光都已熄灭。
第二间屋里，却还留着盏孤灯。
惨淡的灯光，将一个人的影子照在窗上，佝偻身形的，微驼的背，正是那白发苍苍的老太婆。
她显然还在为了自己亲人的死而悲伤，如此深夜，还不能入睡。
也许她并不是在哀悼别人的死，而是在为自己的生命悲伤。
一个人到了老年时，往往就会对死亡特别敏感恐惧。
白玉京站在窗外，静静地看着她，忍不住轻轻叹息了一声。
奇怪的是，人在悲伤时，有些感觉反而会变得敏锐。
屋子里立刻有人在问：“谁？”
“我。”
“你是谁？”
白玉京还没有回答，门已开了。
这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手扶着门，驼着背站在门口，用怀疑而怨怒的目光打量着他，又问了一句：“你是谁？来干什么？”
白玉京沉吟着，道：“刚才好象有个人逃到这里来了，不知道有没有惊动你老人家？”

老大婆怨道：“ 人？三更半夜的哪有什么人，你是不是活见鬼了？ ”

白玉京知道她心情不好，火气难免大些，只好笑了笑，道：“ 也许是我错了，抱歉。 ”

他居然什么都不再说了，抱了抱拳，就转过身，走下院子，长长的伸了个懒腰，仿佛觉得非常疲倦。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 咕咚 ”一声。

那老太婆竟倒了下去，疲倦、悲哀和苍老，就像是一包看的火药，忽然间在她身体里爆炸，将她击倒。

白玉京一个箭步窜过去，抱起了她。

她脉搏还在跳动，还有呼吸。只不过都已很微弱。白玉京松了口气，用两根手指捏住她鼻下人中，过了很久，她苍白的脸上才渐渐有了血色，脉搏也渐渐恢复知觉。

但她的眼睛和嘴却都还是紧紧闭着，嘴角不停地流着口水。

白玉京轻声道：“ 老太太，你醒醒—— ”

老太婆忽然长长吐出口气，眼睛也睁开了一线，仿佛在看着白玉京，又仿佛什么都没有看到。

白玉京道：“ 你不要紧的，我扶你进去躺一躺就没事了。 ”

老太婆挣扎着，喘息着，道：“ 你走，我用不着你管。 ”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白玉京又怎么能抛下她不管？

他用不着费力，就将她抱起来。

这也许还是他第一次抱着个超过三十岁的女人进房间。

棺材就停在屋里，一张方桌权充灵案，点着两支白烛、三根线香。

香烟缭绕，烛光暗淡，屋子里充满了阴森凄凉之意，那小男孩伏在桌上，也像是个死人般睡着了。

小孩子只要一睡着，就算天塌下来，也很难惊醒的。

白玉京迟疑着，还不知道该将这老太婆放在哪里。

忽然间，老太婆的人在他怀里一翻，两只鸟爪般的手已扼住了他的咽喉。

她出手不但快，而且有力。

白玉京呼吸立刻停止，一双眼珠子就像是要在眼睛中迸裂。

他的剑刚才己插入腰带，片刻就真还能抓住剑柄，也己没力气拔出来。

老太婆脸上露出狞笑，一张悲伤、疲倦、苍老的脸，忽然变得像是条恶狼。

她手指渐渐用力，狞笑看着道：“ 长生剑，你去死吧！…

这句话还未说完，突然觉得有件冰冷的东西刺入了自己的肋骨。

是柄剑。再看白玉京的脸，非但没有扭曲变形，反而好象在微笑。

她忽然觉得自己扼住的，绝不像是一个人的脖子，却像是一条又滑又软的蛇。

然后又是一阵尖锥般的刺痛，使得她十根手指渐渐松开。

剑已在白玉京手里。

剑尖已刺入她的肋骨，鲜血已渗出，染了她刚换上的新衣服。

白玉京看着她，微笑道：“ 你的戏演得实在不错，只可惜还是瞒不过我。”

老太婆目中充满惊惶恐惧，颤声道：“ 你……你早已看出来了？ ”

白玉京笑道：“ 真正的老太婆，醒得绝没有那么快，也绝没有这么重。 ”

剑光一闪，削去了她头上一片头发。

她苍苍的白发下，头发竟乌黑光亮如绸缎。
老太婆叹了口气，道：“ 你怎么知道老太婆应该有多重？ ”
白玉京道：“ 我就是知道。 ”
他当然知道，他抱过的女人也不知有多少，很少有人经验能比他更丰富。
老太婆的筋肉已松，骨头也轻了，他一抱起她，就知道她绝不会超过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的女人，若是保养得好，胴体仍然是坚挺而有弹性的。
老太婆道：“ 现在你想怎么样？ ”
白玉京道：“ 这就得看你了。 ”
老太婆道：“ 看我？ ”
白玉京道：“ 看你是不是肯听话？ ”
老大婆道：“ 我一向听话。 ”
她的眼睛忽然露出了一种甜蜜迷人的笑意，用力在脸上搓了搓，就有种粉未细雨般掉下
一张成熟、美丽、极有风韵的脸出现了。
白玉京叹了口气，道：“ 你果然不是老太婆。 ”
这女人媚笑道：“ 谁说我老？ ”
她的手还在解着衣钮，慢慢地拉开了身上的白麻衣服。
衣服里没有别的，只有一个丰富、坚挺、成熟而诱人的胴体。甚至连胸膛都没有下坠。
白玉京看着她胸膛时，她胸膛上顶尖的两点就渐渐挺硬了起来。
她轻咬着嘴唇，柔声道：“ 现在你总该已看出，我是多么听话了。 ”
白玉京只有承认。
她媚笑道：“ 我看得出你是个有经验的男子，现在为什么却像个孩子般站着。 ”
白玉京道：“ 你难道要我就在这里？ ”
她笑得更媚更荡，道：“ 这里为什么不行？老鬼已死了，小鬼也已睡得跟死人差不多，你只要关上门…… ”
门是开着的。
白玉京不由自主朝她看了一眼。
忽然间，床上死人般睡着的孩子鲤鱼打挺，一个翻身，十余点寒星暴射而出。
这孩子的出手竟也又快又毒。
最可怕是，绝没有人能想到这么样一个孩子出手也会如此狠毒，何况白玉京面前站着个赤裸裸的女人。
世上还有什么能比一个赤裸着的美丽女人更能令男人变得软弱迷糊！
这暗器几乎己无疑必可致命。
但白玉京却似又早已算准这一着，剑光一圈，这些致命暗器又已全没了消息。
女人咬了咬牙，厉声道：“ 好小子，老娘跟你拼了。 ”
那孩子身子跃起，竟从枕头下拔出了两柄尖刀，抛了柄给女人。
两柄尖刀立刻闪电般向白玉京劈
就在这时，棺材的盖子突然掀起，一根鞭子毒蛇般卷出来了，卷住了白玉京的腰。

这一鞭才是真正致命的！
白玉京的腰已被鞭子卷住，两柄尖刀已闪电般向他刺了过来。
他已完全没有闪避的余地！
他没有闪避，反而向尖刀上迎了过去。
棺村里的人只觉得一股极大的力量将他一拉，已将他的人从棺材里拉出。
这人正是刚才突然在曙色中消失了的僵尸。
她眼看着两柄刀已刺在白玉京身上，谁知突然又奇迹般跌下，“当”的，跌在地上。
女人和孩子的手腕已多了一条血口。
白玉京的剑本身就像是奇迹，剑光一闪，削破了两人的手腕，再一闪，就削断了长鞭。
僵尸本来正在用力收鞭，鞭子一断，他整个人就立刻失去重心，“砰”的一声撞在后面的窗户上。
孩子和女人的惊呼还没有出声，白玉京已反手一个时拳，打中孩子的胃。
他只觉眼前一阵黑暗，连痛苦都没有感觉到，就已晕了过去。
那女人的脸已因惊惧而扭曲，转身想逃。
她身上刚转过去，白玉京的剑柄已敲在她后脑上——她晕得比孩子还快。
僵尸背贴着窗户，看着白王京，眼睛里也充满了恐惧之色。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现在看着的是一个人，人怎会有这么快的出手。
白玉京也在看着他，冷冷道：“这次你为什么不逃了？”
僵尸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我本就没有得罪你，为什么要逃。”
白玉京道：“你的确没有得罪我，只不过想要我的命而已
僵尸道：“那也是你逼着我们的。”
白玉京道：“哦？”
僵尸道：“我想要的，只不过是那女人从我这里骗走的东西。”
白玉京皱了皱眉，道：“她骗走了什么？”
僵尸道：“一张秘图。”
白玉京道：“秘图！什么秘图？藏宝的秘图？”
僵尸道：“不是。”
白玉京道：“不是？”
僵尸道：“这张图的本身就是宝藏，无论谁有了这地图，不但可以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也可以成为世上最有权力的人。”
白玉京道：“为什么？”
僵尸道：“你不必问我为什么，但只要你答应放过我，我就可以帮你找到这张图。”
白玉京道：“哦。”
僵尸道：“只有我知道，这张图一定在她身上。”
白玉京沉吟着，忽然笑了笑，道：“既然一定在她身上，又何必要你帮我去找？”
僵尸道：“因为她绝不会对你说实话的，她绝不会对任何人说实话的，可是我不但知道她的秘密，还知道……”
他的声音突然停顿，断绝。

一双铁钩从窗外伸进来，一下子就钩住了他的咽喉，没有再说一个字，眼睛已凸出，鲜血已从迸裂的眼角流下来。

然后他整个人就像是突然被抽干，突然萎缩。若不是亲眼看见的人，绝对想不到这种情况有多么可怕。

看见过的人，这一生就永远不会忘却。

白玉京只觉得自己的胃也在收缩，几乎已忍不住开始要呕吐。

他看着方龙香慢慢地走进来，用一块雪白的丝巾，擦着铁钩上的

白玉京沉着脸，道：“ 你不该杀他的。 ”

方龙香笑了笑，道：“ 你为什么不看看他的手？ ”

僵尸已倒下，两双手却还是握得很紧。

方龙香淡淡道：“ 你以为他真的在跟你聊天，我若不杀了他，你现在只怕已变成了蜂窝。 ”

他用铁钩挑断了僵尸手上的筋络。

手松开，满把暗器散落了下来。

一只手里，就握着四种形状不同的暗器。

方龙香道：“ 我知道你的长生剑是暗器的克星，但我还是不放心。 ”

白玉京道：“ 为什么？ ”

方龙香道：“ 因为我也知道这人的暗器一向很少失手的。 ”

白玉京道：“ 他是谁？ ”

方龙香道：“ 长江以南，用暗器的第一高手公孙静。 ”

白玉京道：“ 青龙会的公孙静？ ”

方龙香道：“ 不错。 ”

白玉京叹了口气，道：“ 但你还是不该这么快就杀了他的。 ”

方龙香道：“ 为什么？ ”

白玉京道：“ 我还有很多话要问他。 ”

方龙香道：“ 你可以问我。 ”

他走过去，带着欣赏的眼光，看着地上的女人，叹息着说道：“ 想不到公孙静不但懂得暗器，也很懂得选女人。 ”

白玉京道：“ 这是他的女人？ ”

方龙香道：“ 是他的老婆。 ”

白玉京道：“ 这小孩是他的儿子？ ”

方龙香又笑了，道：“ 小孩子？……你以为这真是个小孩？ ”

白玉京道：“ 不是？ ”

方龙香道：“ 这小孩子的年纪至少比你大十岁。 ”

他用脚踢这孩子的脸，脸上也有粉末落了下来。

这孩子的脸上竟已有了皱纹。

方龙香道：“ 这人叫毒钉子，是个天生的侏儒，也是公孙静的死党。 ”

白玉京忍不住叹了口气，苦笑道：“ 死人不是死人，孩子不是孩子，老太婆不是老太婆——这倒真妙得很。 ”

方龙香淡淡道：“ 只要再妙一点点，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

白玉京道：“ 青龙会的势力遍布天下，他们既然是青龙会的人，行踪为什么要如此诡秘？ ”

方龙香道：“ 因为最想要他们命的，就是青龙会。 ”

白玉京道：“ 为什么？ ”

方龙香道：“因为公孙静做了件使青龙会丢人的事。”

白玉京道：“什么事？”

方龙香道：“一样关系很重大的东西，在他的手里被人骗走了。当然他知道青龙会的规矩。”

白玉京道：“所以他才带着他的老婆和死党，易容改扮到这里，为的就是想追回那样东西？”

方龙香道：“不错。”

白玉京道：“这些事你怎么会知道的？”

方龙香笑了笑，道：“你难道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白玉京道：“那样东西真的在袁紫霞身上？”

方龙香道：“这你就该问她自己了。”

白玉京道：“她的人呢？”

方龙香道：“就在外面。”

白玉京立刻走出去，方龙香就让路给他出去。

突然间，一把铁钩划破他的手腕，长生剑“叮”的跌落在地。

接着，一个比铁钩还硬的拳头，已打在他腰下京门穴上，他也倒了下去。

烛光在摇动，整个屋子都像是在不停地摇动

白玉京还没有睁开眼睛，就已感觉到有个冰冷的铁钩在擦着他的咽喉。

他终于醒了。

也许他永远不醒反倒好些，他实在不愿再看到方龙香的脸。

那本是张非常英俊的脸，现在却似已变得说不出的丑陋。

这张脸正在微笑着，面对着他的脸，道：“你想不到吧！”

白玉京道：“我的确想不到，因为我一直认为你是我的朋友。”

他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既然已输了，为什么不输得漂亮些？

方龙香微笑道：“谁说我不是你的朋友，我一直都是你的朋友。”

白玉京道：“现在呢？”

方龙香道：“现在就得看你了。”

白玉京道：“看我是不是肯听话？”

方龙香道：“一点儿也不错。”

白玉京道：“我若不肯听话呢？”

方龙香忽然长长叹了口气，看看自己手上的铁钩，慢慢道：“我是个残废，一个残废了的人，要在江湖上混，并不是件容易事，若没有很硬的后台支持我，我就算死不了，也绝不会活得这么舒服。”

白玉京道：“谁在支持你？”

方龙香道：“你想不出？”

白玉京终于明白，苦笑道：“原来你也是青龙会的人。”

方龙香道：“青龙会的坛主。”

白玉京道：“这地方也是青龙会的三百六十五处分坛之一？”

方龙香叹道：“我知道你迟早总会完全明白的，你一向是个聪明人。”

白玉京只觉满嘴苦水，吐也吐不出。

方龙香道：“三年前，我也跟你现在一样，躺在地上，也有人用刀在磨擦我咽喉。”

白玉京道：“所以你非入青龙会不可？”

方龙香道：“那人倒也没有一定要逼我入青龙会，他给我两走。”

白玉京道：“ 哪两条路？ ”
方龙香道：“ 一条是进棺材的路，一条是进青龙会的路。 ”
白玉京道：“ 你当然选了后面一条。 ”
方龙香笑了笑道：“ 我想很多人都会跟我同样选这条路的。 ”
白玉京道：“ 不错，谁也不能说你选错了。 ”
方龙香道：“ 我们既然一向是好朋友，我当然至少也得给你两条路走！ ”
白玉京道：“ 谢谢你，你真是个好朋友！ ”
方龙香道：“ 第一条路近得很，现在棺材就在你旁边。 ”
白玉京道：“ 这口棺材太薄了，像我这样有名气的人，你至少也得给我口比较像样的棺材。 ”
方龙香道：“ 那倒用不着了，我可以保证你躺进去的时候，已分不出棺材是厚是薄了。 ” 他手上的铁钩又开始在动，微笑着道：“ 但无论如何，睡在床上总比睡在棺村里舒服，尤其是在床上还有个女人的时候。 ”
白玉京点点头，道：“ 那倒一点都不假，只不过还得看床上睡的是什么样的女人。 ”
方龙香道：“ 哦！ ”
白玉京道：“ 里边床上睡的若是条母猪，我则情愿睡在棺材里。 ”
方龙香道：“ 你当然不会认为那位袁姑娘是母猪。 ”
白玉京道：“ 她的确不是，她是母狗。 ”
方龙香又笑了，道：“ 凭良心讲，说她是说对了，谁能想到像公孙这样的老狐狸，也会栽在母狗手里呢？ ”
白玉京叹了口气，道：“ 凭良心讲，我倒真有点同情他。 ”
方龙香道：“ 我也同情他。 ”
白玉京道：“ 所以你杀了他。 ”
方龙香叹道“ 我若不杀他，他死得也许还要更惨十倍。 ”
白玉京道：“ 哦
方龙香道：“ 青龙会对付像他这样的人，至少有一百三十种法子，每一种都可以让他后悔自己为什么要生到世上来。 ”
白玉京道：“ 他究竟做了什么丢人的事？ ”
方龙香沉吟着，道：“ 你听说‘ 孔雀翎 ’这三个字没有？ ”
白玉京动容道：“ 孔雀山庄的孔雀翎？ ”
方龙香道：“ 你果然听说过。 ”
白玉京叹道：“ 江湖中没有听说过这三个字的人，也许比没有听过长生剑的还少。 ”
方龙香笑道：“ 你到谦虚得很。 ”
白玉京也微笑着道：“ 谦虚本就是我这人的美德之一。 ”
方龙香道：“ 哦？你还有些什么美德？ ”
白玉京道：“ 我不赌钱，不喝酒，不好色，我只有一种毛病。 ”
方龙香道：“ 什么毛病？ ”
白玉京道：“ 我说谎。只不过每天只说一次而已。 ”
方龙香道：“ 今天你说过没有？ ”
白玉京道：“ 还没有，所以我现在就要赶快说一次，免得以后没机会了。”
他笑了笑，又道：“ 所以现在我无论说什么，你最好都不要相信。 ”
方龙香笑道：“ 多谢你提醒，我一定不会相信的。 ”

白玉京道，“ 我若说刚被你杀了的公孙静又复活了，你当然不信。 ”

好亮的刀

方龙香道：“ 当然！ ”
白玉京微笑道：“ 我说他的老婆已醒了过来，正准备暗算你，你还是不信。 ”
方龙香道：“ 还是不信。 ”
他嘴里虽然说不信，还是忍不住回过头去，他的手也跟着动了动，手上的铁钩，距离白玉京的咽喉也就远了些。
白玉京的肘、背、股，突然同时用力，向左翻出，弹起。
长生剑就落到公孙静的尸体旁。
他的人一翻出去，手已握住了剑柄。
但就在这时，他刚提起的力气，突然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他的人刚跃起三尺，又重重地跌了下去。
然后他就听到了方龙香得意而愉快的笑，他的心也沉了下去因为他知道这己是他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机会已错过，就永远不会再来了。
地上冷而潮湿。
白玉京伏在地上，连动都不愿再动，但铁钩又钩住了他的腰带，将他的身子翻了过来。
方龙香正在看着他微笑，笑得就象是只正看着他爪下老鼠的猫。
猫抓到一只老鼠时，通常都会给老鼠一两次机会逃走的，它知道这老鼠一定逃不了。
白玉京叹了口气，道：“ 想不到你点穴的手法又进步了些，可贺可喜。 ”
方龙香道：“ 其实你根本用不着骗我回头，我也会让你试一次的。 ”
白玉京道：“ 哦。 ”
方龙香道：“ 你以为刚才真的骗过了我。
白玉京道：“ 若是换了我，也会忍不住要回头去看看的。 ”
方龙香道：“ 但我却不必。 ”
白玉京道：“ 哦。 ”
方龙香笑得更愉快，道：“ 因为我知道公孙静的老婆已死了。 ”
白玉京道：“ 你……你刚才已经杀了她。 ”
方龙香道：“ 我不喜欢让活人留在我背后，所以尽管现在女人缺货，我也只好忍痛牺牲了。 ”
白玉京叹道：“ 我记得你以前好象是个很怜香惜玉的人。 ”
方龙香目中露出一丝怨毒之色，冷冷道：“ 以前我也是个有两只手的人。 ”
白玉京道：“ 自从你只剩下一只手之后，就不再信任女人了？ ”
方龙香道：“ 只信任一种，死的。 ”
他脸上忽又露出愉快的微笑，道：“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接着继续谈下去了？ ”
白玉京道：“ 谈什么？孔雀翎？ ”
方龙香点点头，道：“ 据说天下的暗器一共有三百六十几种，但自从世上有暗器以来，孔雀翎无疑是其中最成功，最可怕的一种。 ”
白玉京道：“ 我承认。 ”
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不承认。
据说这种暗器发出来时，美丽得就象孔雀开屏一样，不但美丽，而已辉

煌灿烂，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比拟。

但就在你被这种惊人的神灵感动得目瞪神迷时，它已经要了你的命。

方龙香道：“ 最可怕的是，除了孔雀山庄的嫡系子孙外，世上从没有任何人能知道这种暗器的秘密，更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打造的。 ”

白玉京道：“ 的确没有。 ”

方龙香道：“ 但现在却有了。 ”

他眼睛里发着光，道：“ 公孙静被人骗去的那张秘图，就是打造孔雀翎的图形，和使用孔雀翎的方法。 ”

白玉京也不禁动容道：“ 这张图怎么会落在他手上呢？ ”

方龙香微笑道：“ 青龙会若想得到一样东西，通常都有很多种法子的。 ”

白玉京道，“ 难道是从孔雀山庄盗来的？ ”

方龙香道：“ 也许。 ”

他不让白玉京再问，接着又道：“ 孔雀山庄就因为有这样暗器，所以才能雄踞江湖数十年，从没有任何人敢去打他们的主意，甚至连青龙会都不愿去惹这种麻烦。 ”

白玉京道：“ 我知道青龙会一向对孔雀山庄很不满意。 ”

方龙香道：“ 但别人若也能打造孔雀翎，孔雀山庄的威风还剩下的就不多了。这些年来，他们传下的仇怨却不少。 ”

白玉京沉思着，道：“ 白马、赤发、快刀、万金堂，这些好象都跟他们有很大的仇恨。 ”

方龙香道：“ 所以他们才会不惜倾家荡产，来抢购这张秘图。何况，他们若能将孔雀翎打造成功，非但可以立刻报仇出气，而且很快就会将本钱收回来的。 ”

白玉京道：“ 不错，江湖中肯不惜重价来买孔雀翎的人，一定还有很多。”

方龙香笑道：“ 也许比想买你的长生剑的人还多。 ”

白玉京道：“ 但青龙会为什么不自己打造这孔雀翎？为什么给别人？ ”

方龙香道，“ 因为青龙老大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 ”

白玉京道：“ 黄金。 ”

方龙香道：“ 白银珠宝也行。 ”

他笑得很神秘，又道：“ 青龙会能得到这件东西，当然也花了本钱的，青龙会的开支大得吓人，所以青龙老大才急着要将这东西脱手。 ”

白玉京也笑了笑，道：“ 而且这东西本来就烫手得很，能早点甩出去，麻烦岂非就是别人的了。 ”

方龙香道：“ 对极了。 ”

白玉京道：“ 何况，江湖中拥有孔雀翎的人若是多了起来，死的人也就多了，你若用孔雀翎杀了他，他家人也免不了想要弄个孔雀翎来报仇。 ”

方龙香目中露出赞赏之意，道：“ 那想必是一定免不了的。 ”

白玉京道：“ 这种事若是一天天多了起来，江湖中就难免要一天比一天乱。江湖越乱，青龙会混水摸鱼的机会就越多。 ”

他叹了口气，接着道，“ 你们的青龙老大是个天才，连我都不能不佩服他。 ”

方龙香大笑，道：“ 想不到你居然是他的知已，我也佩服你。 ”

白玉京淡淡道：“ 我手里若有了这样一件东西，至少是绝不会被人骗走的。 ”

方龙香道：“公孙静机智深沉，办事老练，本也是青龙会里的第一流好手，只可惜他也犯了个你我一样的毛病。”

白玉京道：“他也说谎？”

方龙香笑了一笑，道：“他好色，比你还好色。更不幸的是，他也跟你一样，也看上了那位袁姑娘。”

他叹息了一声，道：“她实在是我见到的女人中，最懂得骗男人的。男人遇见她，不上吊只怕也要跳河。”

白玉京目中已露出痛苦之色，却还是微笑着道：“幸好我现用不着上吊，也用不着跳河了，我有个好朋友照顾我。”方龙香居然没有脸红，也微笑着道：“所以我说你运气一向不错。”

他接着又道：“袁姑娘究竟是怎样将这东西盗走的，现在我倒还是不大清楚。据我所猜想，她一定是乘着公孙静累极了的时候，将他的钥匙打成模子，另外做了一把。再买通了看守地道的人盗走的。”

白玉京道：“你们想得很合理。”

方龙香道：“她算准事发之后，公孙静定会追查她，但被她买通了的守卫，自己也脱不了罪，当然也不会将这件事泄露出来。”

他叹息着，道：“这位袁姑娘的确算得很精，只可惜还是忘了一件事。”

白玉京道：“哦！”

方龙香道：“她忘了青龙会若要人说话，只怕连死人都会开口的。”

白玉京道：“是不是那守卫说出了她的行踪了？”

方龙香点点头，道：“她买通了两个守卫，乘着换班的时候，混入秘道，用她自己复制的锁匙，盗走了孔雀图，再乘着换班时溜了出来。”

白玉京淡淡道：“那她为什么不将这两个守卫杀了灭口呢？”

方龙香道：“因为她怕惊动别人，因为她武功并不高明，何况那时她剩下的时间已不多。”

他又笑了笑，接着道：“所以你若认为她的心还不够狠，你就错了。”

白玉京道：“我看人总是常常看错的，否则我怎料到会交上你这样的好朋友？”

方龙香也不睬他，道：“青龙会耳目遍布天下，既然已知道她是这么样一个人，当然就不会查不出她的行踪下落。”

白玉京道：“当然。”

方龙香道：“公孙静当然也不甘心，也想将这东西要回来。但青龙会处置叛徒的法子，他也一向清楚得很。”

白玉京道：“所以他才假装死人，躲在棺村里。”

方龙香冷笑道：“他以为这法子已经高明极了，安全极了。但他只怕永远也不会想到，他买棺材那家店，也是青龙会开的。”

白玉京叹了口气，道：“青龙会对自己兄弟照顾得倒真周到，你只要一进了青龙会，他们就已经将后事替你准备好了。”

方龙香淡淡道：“那至少总比死了被人抛去喂狗好。”

白玉京道：“那两个和尚呢？已经喂了狗？”

方龙香道：“那两个当然也是他的同党，临时扮成和尚混到这里来。”

白玉京道：“只可惜他们的头太光，衣服太新，而且眼睛太喜欢看大姑娘。”

方龙香道：“就因为他们的行迹被看破，所以毒针子才会将他们杀了灭

口，却想嫁祸在苗烧天身上。”
白玉京道：“去翻箱子的人是谁呢？是不是你？”
方龙香笑道：“这种事又何必我自己动手。别人将东西搜出来，岂非也一样是我的？”
白玉京点点头，道：“若不是你，就一定是张三飞、赵一刀，那时只有他们有机会。”
方龙香道：“我只可惜你送去的那些好菜好酒。”
白玉京道：“公孙静虽然沉得住气，但也怕夜长梦多，所以发现我们都在楼下时，就急着去找袁紫霞了。”
方龙香笑道：“我看着他上去的，他本来还想跟袁紫霞好好商量，谁知道这位小姐竟是软硬不吃，因为她知道一叫起来，你就会赶上去英雄救美人的。”
白玉京苦笑道：“最好笑的事，我居然还将她交了给你，居然还要你去保护她。”
方龙香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一定会将她保护得很好的。”
白玉京道：“现在你总算已大功告成了，你还要什么？”
方龙香道：“大功还没有告成，还差一点。”
白玉京道，“哪一点？”
方龙香道：“孔雀图还在别人手里。”
白玉京道：“在谁手里？”
方龙香道：“你。”
白玉京道：“在我手里？”
方龙香沉下脸道：“你不承认？”
白玉京叹了口气，喃喃道：“女人……唉，她自己明明叫我死也不要说出这秘密，谁知道她自己反而先说了出来。”方龙香面上又露出了得意的微笑，道：“我早已告诉过你，青龙会若要人说话，连死人都要开口，何况女人？”
白玉京叹道：“你若要女人保守秘密，只怕比要死人开口还困难些。”
方龙香悠然道：“我也告诉过你，你还有两条路可走，第二条路保证比第一条路愉快多了。”
白玉京道：“第二条路怎么走？”
方龙香道：“带着你的孔雀图入青龙会，公孙静那一坛就让给你做坛主。”
白玉京忽然笑了。
方龙香道：“你笑什么？”
白玉京道：“我笑我自己。”
方龙香道：“笑你自己？为什么？”
白玉京道：“因为我几乎又要相信你的话了。”
方龙香道：“你不信？”
白玉京道：“其实你显然已知道孔雀图在我这里，既然有法子能要我开口，又何必说这种好听的话来骗我高兴？”
方龙香道：“因为你是一个人才，青龙会需要各种人才。”
白玉京沉吟着，道：“但我还是不相信。”
方龙香道：“要怎样你才相信？”
白玉京道：“你先放了我，我就将孔雀图交出来，绝不骗你。”

方龙香也笑了，道：“幸好你刚才提醒过我。否则我几乎又要相信你的话了。”

白玉京叹道：“我也知道这交易是谈不成功的，但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

方龙香道：“你说。”

白玉京道：“我若不想说话的时候，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要我开口，我若不说出孔雀图在哪里，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找得到。”

方龙香目光闪动，微笑道：“这一日一夜里，你根本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过，我最多将这地方每一寸都翻过来，还怕找不到？”

方龙香沉下了脸，道：“要找，自然要从你身上找起。”

白玉京道：“欢迎得很。”

方龙香盯着他，目光就象是正在追狐狸的猎狗。

白玉京一双眼睛却在东张西望，绝不去接触他的目光。仿佛生怕被他从自己眼睛里看出什么秘密来。

屋子里的东西很多。

他一样样地看过去，从墙上挂着的画，看到桌上的白烛，看到棺材，从棺材看到地上的死人。

他也没有去看自己的那柄剑。

连一眼都没有看。

方龙香的眼睛突然亮了，忽然道：“我若是你，我会将那孔雀图藏在什么地方呢？”

白玉京：“你不是我。”

方龙香笑道：“不错，我不是你，我也没有你的长生剑。”

白玉京的脸色似乎变了，变得全无血色。

方龙香已大笑着从他身上掠过，“叮”的，用铁钩掀起了地上的长生剑。

剑光灿烂如银，剑柄上缠着的缎子却已变成紫黑色。

方龙香轻抚着剑脊，用眼角瞟着白玉京，喃喃道：“好剑，果然是好剑，只可惜剑柄做得太坏了些。”

白玉京勉强笑道：“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去换一个。”

方龙香忽然笑道：“用不着，我现在就可替你换。”

白玉京笑得更勉强，道：“不必费神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是。”

方龙香道：“大家既然是好朋友，又何必客气。”

他慢慢地倒转剑锋，“哧”的，插入地上，剑柄就在不停的摇晃。

他用两根手指一弹，听见了声音，道：“咦，这里面怎么好象是空的？”

他用舌头舐舐发干的嘴唇，连舌头都干得象是条咸鱼。

方龙香慢慢地点一点头，道：“嗯，果然不是空的，里面好象有卷纸。”

白玉京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闭上眼睛。

方龙香大笑，用三根手指拍着剑柄上的锷一转——剑柄果然是空的，一转就开了。

但藏在剑柄里的却不是一卷纸，是一蓬针。

牛芒般的毒针。

“叮”的一响，几十根牛芒般的毒针，已经全部打在方龙香脸上，打在他眼睛里。

他以手掩面，狂吼着，扑到白玉京身上，仿佛还想跟白玉京拼命。

可是他的人一跌，就已不会动了。

他手上的铁钩已插入自己的脸，将半边脸都扯了下来。

他虽然只有一只手，却是个两面人，就正象他现在的样子——一边脸苍白，一边脸血红。

地上冷而潮湿，但曙色却已从窗外淡淡地照了进来。

长夜总算已将过去。

白玉京躺在地上，甚至还可以感觉到方龙香脸上的血在流。

血已浸透了他的衣裳。他心里忽然觉得一阵说不出的伤痛。

无论如何，这人总曾经是他的朋友，假如还有选择的余地，他实在不愿这么做。

可是他知道没有用，他就算交出孔雀图，小方还是不会放过他的。

何况他根本连见都没有见到过那见鬼的孔雀图。

小方当然绝不会放过他的，因为他们曾经是朋友。

你若出卖过你的朋友一次，以后就绝不会放过他，因为你已无颜再见他。

门窗都已关紧，拴上，远处的鸡啼此起彼落，曙色已渐渐染上窗纸。

门外忽然响起了很多人的脚步声。

白玉京在心里叹息着：“终于来了。”他知道小方刚才的那声大吼，必定会将这地方所有的人全都引来的。

“方店主，你在哪里？”

“出了什么事？”

“你能断定刚才那是方老板的声音吗？”

“绝不会错。”

“但这间房却是那老太婆住的。”

“我早就觉得那老太婆有点鬼鬼祟祟的样子。”

朱大少、苗烧天、赵一刀、白马张三和青龙会的三人果然全来了。

白玉京只希望他们能在外面多商议一阵子，等他以真气将穴道撞开后再进来。

但这时窗口已发出一声轻呼，刚才用铁钩穿过的破洞里，已露出一个人的眼睛——满布血丝象火焰般燃烧着的眼睛。

白马张三道：“你看见了什么人？”

苗烧天道：“死人，一屋子死人。”

这句话刚说完，门已“砰”的一声撞开，青龙会的六个人冲了进来，只看了一眼，立刻又退了回去。

这屋子里的情况实在太悲惨，太可怕。

又过了半晌，赵一刀和白马张三才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了进来。

两人同时轻呼一声。

白马张三道：“果然全都死了。”

赵一刀道：“方店主怎么会跟这老……”他发现老太婆并不老，瞪大了眼睛，下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

白马张三道：“这人又是谁？……公孙静？怎么会是公孙静？”

突听朱大少冷笑道：“各位难道未看出这里还有个活的。”

赵一刀道：“谁？”

朱大少道：“当然是那位死不了的人。”

白玉京本来的确是想暂时装死的，但朱大少却已走到他面前，蹲下来，看着他，带着微笑道：“白公子睡着了么？”那个黑衣人当然还是影子般贴

在他身后。

白马张三失声道：“ 白玉京也在这里！他果然还没有死。 ”

朱大少悠然道：“ 你忘记白公子是长生的。 ”

白马张三用眼角瞟着赵一刀，冷冷道：“ 却不知道他的头疼不疼？ ”

赵一刀道：“ 想必是疼的。 ”

赵一刀道：“ 我试试。 ”

白玉京刚张开眼睛，就看到一柄雪亮的钢刀已向他咽喉砍了下来——

好亮的刀。

卫天鹰的阴影

(一]

好亮的刀！

冰冷的刀锋，一下子就已到白玉京咽喉上，他却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

这一刀并没有砍下去，刀锋到了咽喉上，就突然停顿。

赵一刀盯着他的眼睛，忽然笑道："白公子莫不知道这一刀砍在脖子上，头就会掉的。"

白玉京道："我知道。"

赵一刀道："可是你不怕。"

白玉京道："我知道这一刀绝不会砍下来。"

赵一刀道："哦？"

白玉京道："因为我脖子上有样东西挂着。"

赵一刀道："什么东西？"

白玉京道："孔雀图？"

赵一刀动容道："你已知道孔雀图？"

白马张三抢着道："你知道孔雀图在哪里？"

白玉京却闭起了嘴。赵一刀沉下了脸，道："你为什么不开口？"

朱大少淡淡道："我脖子上若有柄刀，也一样说不出话的。"

赵一刀哈哈一笑，"呛"的，刀已入鞘。

朱大少又蹲了下来，微笑道："我们刚才答应白公子的话，现在还是一样算数。只要白公子帮我们找到孔雀图，我们立刻就恭送白公子上路——带着终身享受不尽的黄金珠宝上路。"

白玉京笑了笑，道："果然还是万金堂的少东家讲理些。"

朱大少道："我是个生意人，当然懂得只有公道的交易，才能谈得成！"

白玉京道："这交易我们一定谈得成。"

朱大少道："我早就看出白公子是个明白人。"

白玉京道："孔雀图当然还在那位袁姑娘手里，只要解开我穴道，我就带你去找她。"

白玉京这句话说出，心里已后悔。

他本不该让别人知道他穴道已被点住的，现在别人既然已看出，也未必能确定。

一个人心里若是太急切想去做一件事，就难免会做错了。

谁知朱大少却答应得很快，立刻道："好。"

好字一出口，他的手已拍下——并没有拍开白五京的穴道，反而又点了他左右双膝上的环跳穴。

白玉京心里在流着苦水，面上却不动声色，淡淡道："你莫非不想要孔雀图了？"

朱大少微微一笑，道："当然还想要，只不过若是劳烦白公子的大驾，也是万万不敢当的。"

白玉京道："朱大少真客气。"

朱大少道："只要白公子说出那位袁姑娘在哪里，只要我们能找到她，立刻就回来送白公子上路，这么样岂非就不要劳烦白公子的大驾了？"

白玉京道：“ 好，这法子好极了。 ”
赵一刀忍不住插嘴道：“ 你既然觉得好，为什么还不说
白玉京道：“ 只可惜我虽然知道她在哪里，却说不出来。 ”
赵一刀道：“ 怎么会说不出来？ ”
白玉京道：“ 我忘记地方的名字了。 ”
朱大少叹了口气，道：“ 各位有谁能令白公子想起那名字来？ ”
苗烧天冷冷道：“ 我。 ”
他忽然走过来，一只手从腰畔的麻布袋伸出，手里竟赫然盘着条毒蛇。
赤练蛇。
连赵一刀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
苗烧天冷笑道：“ 蛇肉最是滋补，白公子若是吞下了这条蛇，记性想必就会变得好些的。 ”
他的手忽然向白玉京伸出，蛇的红舌几乎已粘上了白玉京的鼻子。
白玉京只觉脸上的肌肉渐渐僵硬，冷汗已渐渐自掌心泌出。
突然院子里有个非常迷人的声音，带着笑道：“ 各位可是在找我么？ ”

（二）

晨雾刚起来，烟云般缭绕在院子里，紫藤上仿佛蒙上层轻纱，看起来更美了。
袁紫霞就站在紫藤花下，就站在这轻纱般的迷雾里。手里还举着根蜡烛。
她看起来也更美了，一种神秘而朦胧的美，使得她身旁的紫藤花却似已失去颜色。
苗烧天与白马张三已想冲过去。
袁紫霞道：“ 站住。 ”
她忽然将另一只手举起，道：“ 两位若真的过来，我就将这西烧了。 ”
烛光闪动，她晶莹如玉的纤手里，高举着一卷素纸，距离烛光才半尺。
苗烧天和白马张三果然立刻站住，眼睛里已不禁露出贪婪之色。
白马张三勉强笑了一笑，道：“ 姑娘想必也知道这样东西就等于是座金山，当然舍不得真烧了的。 ”
袁紫霞道：“ 我当然明白，可是我若死了，要金山又有什么用？ ”
苗烧天和白马张三对望了一眼慢慢地退了回去。
朱大少却走了出来，长长一揖，微笑道：“ 姑娘芳踪忽然不见，在下还着急得很，想不到姑娘竟又翩然而来了。 ”
袁紫霞嫣然道：“ 多蒙关心，真是不敢当。 ”
朱大少道：“ 好说好说。 ”
袁紫霞道：“ 久闻朱大少不但年少多金，而且温柔有礼，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下无虚。 ”
朱大少道：“ 象姑娘这样仙子般的佳人，在下今日有缘得见，更是三生有幸。 ”
苗烧天忍不住冷笑道：“ 这里又不是万金堂的客厅，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 ”
袁紫霞笑道：“ 苗峒主这就不懂了，女人最爱听的，就是废话。各位若想要我心里欢喜，就应该多说几句废话才是。 ”

苗烧天瞪眼道：“我为什么要你心里欢喜？”

袁紫霞悠然道：“因为我心里一欢喜，说不定就会将这东西送给各位了。”

朱大少忽然大声道：“不行不行，万万不行。这东西姑娘得来不易，怎么能随随便便就送给我们。”

袁紫霞笑得更甜了，道：“我本来也在这么样想，可是现在想法却不同了。”

朱大少道：“哦？”

袁紫霞道：“我只不过是个孤苦伶仃的女人，若是身上带着东西，迟早总有一天，难免会死在别人手里的。”

朱大少叹息了一声，显得无限同情，道：“江湖中步步都是凶险，姑娘的确还是小心好些。”

袁紫霞道：“但若我将这东西送了出去，岂非就没有人会来找我了？”

朱大少勉强掩饰着面上的喜色，道：“这倒也有道理，只不过，姑娘就算要将这东西送出去，也得多少收回些代价才行。”

袁紫霞眨着眼，道：“那么，朱大少你看，我应该收回多少呢！”

朱大少正色道：“至少也得要一笔足够姑娘终生享受不尽的财富，而且绝不能收别的，一定要珠宝黄金。”

袁紫霞叹了口气，道：“我也这么想，可是……这么大一笔财富，又有谁肯给我呢？”

苗烧天忍不住大声道：“只要你肯要，这里每个人都肯给的。”

袁紫霞大喜道：“那就太好了，只不过……”

苗烧天抢着问道：“只不过怎样？”

袁紫霞道：“里面还有个人是我的朋友，你们能不能让我看看他？”

忽然间没有人说话了，谁也不肯负责任。

袁紫霞叹道：“我的手已举酸，若是一不小心，把这东西烧了，怎么办呢？只要烧掉一个角，也是麻烦的。”

她手里的纸卷距离烛光似已越来越近。

朱大少忽又笑了，道：“白公子既然是姑娘的朋友，姑娘要看他，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姑娘就请过来吧。”

袁紫霞用力摇着头，道：“不行，我不敢过去。”

朱大少道：“为什么？”

袁紫霞道：“你们这么多大男人站在那里，我怕得很。”

朱大少道：“姑娘要我们走？”

袁紫霞道：“你们若能退到走廊那边去，我才敢进去。”

朱大少道：“然后呢？”

袁紫霞抿嘴笑道：“有这么多人在外面，我难道还会跟他做什么事？只不过说两句话，我就会出来，然后就可以将这东西交给各位了，各位也正好乘此机会，先商量好是谁来拿这东西。”

朱大少看了看赵一刀，赵一刀看了看白马张三。

白马张三忽然道：“我先进去问问他，看他肯不肯见你。”

他不等别人开口，已窜进屋子，闪电般出手，又点了白玉京的五处穴道，然后才转身推开窗户。

点穴的道理虽然相同，但每个人的手法却并不一定相同的。

无论谁若被三种不同的手法点住穴道，要想解开就很难了。

他们若发现袁紫霞有替他解开穴道的意思，再出手也还来得及。
朱大少微微一笑，道：“白公子想必是一定很想见姑娘的，我们为什么不识相些呢？”
白玉京躺在地上，看着袁紫霞走进来，却象是在看着个陌生人似的，脸上全无表情。
袁紫霞也在凝视着他，脸上的表情却复杂得很，也不知是歉疚，是埋怨，是悲伤，还是欢喜。
白玉京冷冷道：“你来干什么？”
袁紫霞凄然一笑，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来干什么？”
白玉京冷笑道：“你当然是来救我的，因为你又善良，又好心，而且跟方龙香一样，都是我的朋友。”
袁紫霞垂下头，道：“我本可以溜走的，但若不是为了关心你，为什么要来？”
她眼眶已红了，眼泪似已将流下。
突然青龙会的一个人在外面大声道：“这东西本是青龙会的，自然该交给青龙会，朱大少和赵帮主刚才岂非也已同意。”
袁紫霞眼里虽然已有泪盈眶，但嘴角却似乎露出了一丝笑意。
一阵风吹过，苗烧天耳上的金环叮当作响，一双火焰般燃烧着的眼睛，瞪着青龙会的三个人。
赵一刀倚着栏杆，对这件事仿佛漠不关心，但目光却在不停地闪动着。
白马张三用手指轻敲着柱子，好象受不了这种静寂，似是故意弄出点声音来。
黑衣人动也不动地贴在朱大少身后，脸上还是全无表情。
这件事本来就和他无关，他关心的好象只是家里等着他拿钱回去吃饭的那八个人。
青龙会的八个人紧握着双拳，其中一人突又忍不住道：“朱大少说的话，素来最有信用，这次想必也不会食言反悔的。”
朱大少终于笑了笑，道：“当然不会，当然不会，只不过……”
“只不过怎么样？”
这人身材魁伟，满脸大胡子，一看就知道是个脾气很急的人。
朱大少道：“我虽然答应了三位，可是别人……”
虬髯大汉立刻抢着道：“朱大少一言九鼎，只有朱大少答应，兄弟我就放心了。”
朱大少又笑了笑，道：“只要我答应，三位就真的能放心了？”
虬髯大汉道：“正是！”
朱大少叹了口气，道：“好，我就答应你。”
虬髯大汉喜动颜色，展颜道：“这次的事，青龙会决不会忘了朱大少……”
突然“叮”的一声，他声音突然断绝。
接着又是一声惨呼。
惨呼声是别人发出来的，一枚金环忽然嵌入了他的咽喉。
没有看见血，也没有再听见惨呼，他的人已扑面倒了下去。
然后，鲜血才慢慢地从他脖子里流出来……”
他站在左边，惨呼声却是右边一个人发出来的。
就在苗烧天出手的一瞬间，白马张三也突然出手，反身一掌，打在他鼻

梁上。
鲜血狂溅而出，他惨呼着捧着脸，白马张三的膝盖已撞上他的小腹。
他弯下腰，突然象烂泥般倒下，身子已缩成一团，眼泪、鼻涕，随着鲜血一起流出，然后突又一阵痉挛，就不再动了。
中间的一个人本来正在满心欢喜，这次他们若能将孔雀图要回，无疑是大功一件。青龙会一向有功必赏，而且绝不吝啬。
他心里正幻想着即将到手的黄金、美女和荣耀，忽然间，他左右两个的伙伴全都倒下。
赵一刀正站在他对面，冷冷地看着他。
他只觉得胃在收缩，恐惧就象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用力拉扯着他的胃。
他勉强忍住呕吐，哽声道：“赵……赵帮主刚才岂非也同意……”
赵一刀冷冷的道：“刚才谁都不知道孔雀图是否能够到手，也没有人真的看见过孔雀图，但现在……”
他向那边开着的窗户看了看，微笑道：“现在孔雀图等于已在我们手上，我们为何要送给青龙会？”
这人道：“青龙会一向恩怨分明，赵帮主今日杀了我们，难道未曾想到青龙会的报复之残？”
赵一刀淡淡道：“你们明明是被公孙静杀了的，青龙会为什么要找我们报复？”
这人终于明白了，青龙会岂非也时常嫁祸给别人呢？
他全身都已在发抖，用力咬着牙，道：“青龙会的人纵然已死光，赵帮主也未必能得到孔雀图。何况，青龙会的卫天鹰说不定马上就要来了……”
说到“卫天鹰”三个字，他仿佛突然有了勇气，大声道：“现在他说不定已到了门外，我们三个人虽然死在你们手里，你们三个人也休想能活着。”
听到“卫天鹰”三个字，苗烧天、赵一刀、白马张三的脸果然变了，情不自禁，同时往大门外看了一眼。
门上的灯笼已熄灭，听不见人声，也看不见人影。
赵一刀冷笑道：“不管我们是死是活，你总还要先走一步的。”
白马张三道：“现在他的头一定很痛。”
赵一刀道：“我来替他治。”刀光一闪，钢刀忽然已出鞘，一刀往这人脖子上砍了下去。
赵一刀号称一刀，这一刀之迫急沉猛，当然可想而知。
这人的手也已握住刀柄，但还未及拔出刀来，只好翻身先闪避。
谁知赵一刀的招式竟在这一刹那间突然改变，横着一刀，砍在他胸膛上。
鲜血乱箭般射出。
这人惨呼一声，嘶声道：“卫天鹰，卫堂主，你一定要……要替我们报仇！”
惨厉的呼声突然断绝，他的人也已倒在血泊中。
静，静得可怕。
虽然还没有人看见卫天鹰，但每个人心里却似已多了一个庞大、神秘、可怕的影子。
赵一刀在靴底上擦干了刀锋上的鲜血，苗烧天也取下了那人咽喉上的金环。
白马张三轻抚自己的拳头，双眉皱得很紧。

朱大少忽然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道:“他们三个人现在总算己真的放心了，但下一个要轮到谁呢？”

白马张三脸色变了变，盯着苗烧天。

苗烧天冷笑道：“小张三，你放心，下一个绝不是我。”

赵一刀突然大声咳嗽，道：“好教各位得知，快刀帮已和赤民帮结为兄弟，从此以后，苗帮主的事，就是我赵一刀的事。

苗烧天哈哈大笑，道:“饭锅里的茄子,先捡软的挑。这句话你懂不懂？”

赵一刀道：“懂。”

苗烧天大笑道：“白马小张三，下一个是谁，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吧？”

白马张三脸如死灰，道：“好，你们好，我也未必就怕了你们。”

苗烧天道：“你试试。”

他手中金环一振，突然扑上了去。

赵一刀道：“苗帮主只管放心，我在后面替你接阵。”

苗烧天狞笑道：“小张三，你来吧。”

白马张三怒吼一声，突然抢攻三拳，竟已完全是拼命的打法。”

苗烧天是十拿九稳，胜券在握，当然不会跟他拼命，身形半转，后退了三步，大笑道：“你拼命也没有用……”

笑声突然变为怒吼惨叫。

赵一刀已一刀砍在他背脊上。刀锋砍入骨头的声音连惨呼都能盖住。

苗烧天身子往前一扑，白马张三的铁拳已痛击他的脸。

又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

苗烧天倒在栏杆上，手里金环“叮”的嵌入了栏杆。

他身子用金环支持着，还未倒下，一张脸已流血变形，火焰般燃烧的眼睛也已凸出，充满了惊惧与愤怒，咽声道：“赵一刀，你……你这畜生，我死也不会饶了你！”

赵一刀又在靴底擦着刀锋上的血，长叹道：“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快刀帮早已和白马帮结为兄弟，谁叫你看不出呢？”

白马张三哈哈大笑，道：“别人结盟喝血酒，我们喝的却是藕粉。”

苗烧天咬着牙，一双手伸入腰畔的麻袋。

赵一刀和白马张三却不禁后退了三步，并肩而立，盯着他的手。

苗烧天现在虽已不行了，但赤发帮驱使五毒的本事，别人还是畏惧三分。

谁知他的手刚伸进去，整个人突然跃起，“砰”的撞上了廊檐，又重重地摔下来，不会动了。

他的手已伸出，一条毒蛇咬在他流血的手背上，仿佛还在着苗烧天鲜血的美味，正如苗烧天欣赏蛇血的美味一样。

朱大少长长叹了口气，摇着头道:“主人流血，毒蛇反噬……蛇就是蛇，谁若认为他们也会像人一样讲交情，谁就要倒霉了。”

白马张三冷冷道：“人也未必讲交情的。”

赵一刀道：“不错。”

两人同时转面对着朱大少。

朱大少仰头看道：“苗烧天虽然已死了，莫忘记还有赤发九怪。”

赵一刀冷笑道:“赤发九怪早已在地下等着他了,你用不着替我们担心。”

他的手又握住了刀柄，目光炯炯，瞪着朱大少，突然一个肘拳，打在白马张三肋骨上！打得真重。

白马张三整个人竟被打得陀螺般转了出去，“ 砰 ”的，也撞上了栏杆。
他还未及转身，赵一刀又是一刀！
好快的刀。
血又溅出，他的血更新鲜，苗烧天手背上的蛇，嗅到了血腥，就忽然滑了过来，滑入他的刀口里。
赵一刀在靴底擦去了刀上的血，冷笑道：“ 你自己说过，人也不讲交情的，与其等着你不讲交情，倒不如我先不讲交情了。 ”
朱大少捶着头道：“ 有理有理，对不讲交情的人，这法子正是再好也没有。 ”
赵一刀转身笑道：“ 但我们却都是讲交情的呀 ”
朱大少道：“ 那当然。 ”
赵一刀哈哈大笑，道：“ 只可笑万金堂和快刀帮已结盟三年，他们竟一点也不知道。 ”
朱大少道：“ 我是个守口如瓶的人。 ”
赵一刀道：“ 我也是。 ”
朱大少微笑道：“ 所以这件事以后还是一样没有人知道。 ”

（三）

门外的惨呼，就像是远处的鸡啼一样，一声接着一声。
白玉京脸色苍白，嘴角带着冷笑。但目中却又不禁露出悲伤之色。
他悲伤的并不是这些人。
他悲伤的是整个人类——人类的贪婪和残暴。
袁紫霞的脸色也是苍白的，忽然轻轻叹息一声，道：“ 你猜最后留下的一个是谁？ ”
白玉京道：“ 反正不会是你。 ”
袁紫霞咬起嘴唇，道：“ 你……你以为我欺骗了你，所以希望看着我死在你面前。 ”
白玉京闭起眼，嘴角的冷笑已变得很凄凉，深深道：“ 这并不是你的错。”
袁紫霞道：“ 不是。 ”
白玉京也叹息了一声，道：“ 在江湖中混的人，本就要互相欺骗，才能生存，我让你欺骗了我，就是我的错，我并不怨你。 ”
袁紫霞垂下头，目中也露出痛苦之色，黯然道：“ 可是我…… ”
白玉京忽然打断了她的话，道：“ 可是你也错了一次。 ”
袁紫霞道：“ 哦！ ”
白玉京道：“ 你若以为你可以用手里的孔雀图要挟他们，你就错了。 ”
袁紫霞道：“ 为什么？ ”
白玉京道：“ 孔雀图在你手里，就等于在他们手里一样，只要他们高兴，随便什么时候可以拿走的。 ”
袁紫霞道：“ 你难道以为我不敢烧了它？ ”
白玉京道：“ 你不敢，因为你若烧了它，也是一样要死，死得更快，而且，以他们的武功，要打灭你手中的蜡烛，也并不是件难的事。 ”
袁紫霞道：“ 可是他们刚才…… ”
白玉京又打断了她的话，道：“ 他们刚才故意那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要

先找个机会杀人。等到没有人抢夺时，再来拿你的孔雀图。”

他慢慢地接着道：“朱大少做事，一向仔细得很，为了这孔雀图，他付出的代价已不少，当然绝不肯再冒险的。”

袁紫霞霍然回头，因为这时她已听到朱大少的笑，然后她就看见那黑衣人和朱大少。

朱大少背负着双手，站在门口，微笑道：“想不到白公子居然也是我的知已。”

袁紫霞失声道：“你出去，否则我就……”

“烧”字还没有说出口，突然刀光一闪，她手里的蜡烛已被削断。

但烛光并没有熄灭。

削下的半截蜡烛，还留在刀锋上。

刀在赵一刀手里。

他平举着手里的刀，冷冷地看着袁紫霞。

袁紫霞面无血色，忽然咬了咬牙，用力将手里的孔雀图向朱大少抛出，大声道：“拿去！”

赵一刀道：“多谢。”

这两个字出口，他的人已窜出，反手一刀，挑起了孔雀图，一脚踏灭了自刀上落下去的蜡烛，乘势将孔雀图抄在手里。

他的手抓得好紧。

袁紫霞突又大声道：“朱大少，这东西我是给你的，你难道就眼看着它被人抢走？”

赵一刀面上狂喜之色似又变了。

朱大少却微笑着道：“我们是自己兄弟，这东西无论谁拿着都一样。”

袁紫霞道：“你不怕他独吞？”

朱大少道：“我们是讲交情的。”

赵一刀展颜大笑道：“不错，我们才是真正讲交情的，无论谁想来挑拨离间，我就先要他的性命！”

朱大少悠悠然道：“既然如此，你还等什么，这位袁姑娘现在想必也已头痛得很了。”

赵一刀狞笑道：“治头痛我最拿手。”

朱大少道：“我看你最好还是先治白公子，他是个怜香惜玉的人，绝不忍看着袁姑娘的脑袋先分家的。”

赵一刀道：“谁先谁后都无所谓，有时我一刀就可以治好两个人的头痛。”

朱大少笑道：“这一刀想必好看得很。”

赵一刀大笑道：“保证好看。”

袁紫霞垂下头，凝视着白玉京，凄然道：“是我害了你……”

白玉京道：“没关系。”

袁紫霞道：“我只希望你明白这一件事：”

白玉京道：“你说。”

袁紫霞道：“有些话我并没有说谎，无论我做了什么事，但我对你…

第一种武器

（一）

朱大少微笑道：“ 我知道你对他是真心的，所以我才成全你，让你陪着他一起死，你们无论有什么话要说，都可以等到黄泉路上…… ”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身子突然僵硬，眼角突然迸裂，就像突然有柄看不见的铁锤自半空中击下，打在他头上。

接着，他的脸也扭曲变形，突然喷出一口鲜血，身子向前冲出，带出了一股血箭。

这次黑衣人并没有跟着他，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脸上还是全无表情，只不过手里多了一柄刀，刀尖还在流着血……

最后留下的一个人并不是朱大少，这只怕连他自己都想不到。

天亮了。

鸡啼已住，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朱大少的喘息声。

他伏在地上，牛一般喘息着，鲜血还不停的从他腰上的伤口往外流。

黑衣人冷冷地看着他，眼睛里还带着那种奇特的嘲弄之色。

他嘲弄的并不是自己，是别

赵一刀张大了嘴，瞪大了眼睛。

他亲眼看到这件事，却还是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突然间，连喘息声也停止。

朱大少的人已变成了一滩泥，血中的泥。

黑衣人看着刀锋上最后一滴鲜血滴下去，才抬起头，道：“ 你看，我杀人只要一刀就够了。 ”

赵一刀一步步向后退，道：“ 但是他……他并没有马上死。 ”

黑衣人道：“ 那只因我不想让他死得太快，还要他多受点罪。 ”

赵一刀道：“ 你究竟是谁？ ”

黑衣人道：“ 你还猜不出？ ”

赵一刀看着他全表情的脸，目中的恐惧之色更深，叹息道：“ 卫天鹰……你就是卫天鹰。 ”

黑衣人笑了。他眼睛里露出一丝尖刀般的笑意，脸上却还是全无表情。

赵一刀道：“ 原来你早就来了，原来你一直都在跟着我们。 ”

卫天鹰道：“ 现在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好笑？ ”

赵一刀突然大喝道：“ 袁姑娘，快解开白玉京的穴道，我先挡他一阵。 ”

袁紫霞叹了口气，道：“ 你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肯让我解开他的穴道呢？现在岂非已太迟了。 ”

她转过头，向卫天鹰嫣然一笑，道：“ 二哥，你说现在是不是已太迟了？ ”

“ 二哥 ” 这两个字唤出来，赵一刀整个人就像是己自半空中落入冰窟里。

二哥。

卫天鹰竟是她的二哥。他们竟是串通的。赵一刀简直连死都不能相信。这种事实在太荒谬，太离奇。

袁紫霞明明偷了青龙会的“ 孔雀图 ”，青龙会明明想杀了她。

卫天鹰明明就是青龙会派出来追杀她的人。

他们两人怎么可能是同党呢？

这种事有谁能解释？

（二）

赵一刀垂着头，看着手里的刀和孔雀图，就象是一个母亲在看着自己垂死的独生子一样。

他没再说一句话。

他抛下刀，用两只手将孔雀图捧过去给卫天鹰。

若是换了别的时候，他也许还会拼一拼，但现在，所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已发生，他忽然发现自己已落入一个极复杂、极巧妙、极可怕的圈套里。

最可怕的是，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掉下来的。

就只这一点，已使他完全丧失了斗志。

卫天鹰看着他手里的孔雀图，眼睛里的嘲弄之色更明显，淡淡道：“ 你不想留着它？ ”

赵一刀道：“ 不想。 ”

卫天鹰道：“ 我也不想。 ”

他接过孔雀图，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撕得粉碎，抛了出去。

一阵风吹过，吹起了片片粉碎的孔雀，就象是一双双蝴蝶。

赵一刀又怔住了。

为了这卷孔雀图，有人出卖了自己，有人出卖了朋友。为了这卷孔雀图，所流的血，已可将外面的湖水染红。

但现在卫天鹰却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随手撕得粉碎。这又是为了什么？

赵一刀只觉得满嘴都是苦水，忍不住转过头，瞪着袁紫霞，道：“ 这是假的？ ”

袁紫霞道：“ 不错，这是假的。 ”

赵一刀道：“ 真的呢。 ”

袁紫霞道：“ 没有真的，真的还在孔雀山庄呢。 ”

赵一刀道：“ 你……你从公孙静手里盗出的那一卷呢？ ”

袁紫霞道：“ 我盗出的就是这一卷。 ”

赵一刀道：“ 但这一卷是假的。 ”

袁紫霞道：“ 我知道。 ”

赵一刀道：“ 你明知是假的，为什么还要冒险将它盗出来？ ”

袁紫霞微笑着，道：“ 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是个圈套。 ”

她笑得又甜蜜、又妩媚，接着慢慢地道：“ 这圈套最巧妙的一点，就是我们早已知道孔雀图是假的。这一点我们若不说出来，你们只怕永远也想不到。 ”

赵一刀简直要晕过去了。

他们为了这卷图，不惜拼命、流血，甚至不惜象野狗般互相乱咬。

但这卷图却是张一文不值的假货。

想到那些为了这卷图惨死的人，看到地上还未干透的鲜血，他非但笑不出，连哭都哭不出。

他还是想不出卫天鹰和袁紫霞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袁紫霞道：“ 孔雀图本是二哥经手买的，花的钱也不少。 ”

赵一刀舐了舐发干的嘴唇，道 :“ 但买回来后，你们就发现买的是假货。”

袁紫霞道：“不错。”

赵一刀道：“你们吃了个哑巴亏，还不敢张扬出去，因为无论谁，若花了青龙会的钱只买了张假货回去，青龙会都不会饶了他的。”

袁紫霞叹了口气，道：“何况卫二哥也失不起这个人，所以我只好替他出了个主意。”

赵一刀道：“什么主意？”

袁紫霞道：“我要卫二哥将这卷图交给公孙静，叫他经手卖出去。卫二哥本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当然不敢对卫二哥怀疑。

赵一刀道：“这一来热山芋岂非就已到了公孙静手里？”

袁紫霞道：“他本不该接下来的，只可惜他又不能不接下来。”

赵一刀道：“可是……你为什么又要从他手里将这热山芋盗走呢？”

袁紫霞道：“因为我一定要你们相信这卷图是真的。”

赵一刀道：“我还是不懂。”

袁紫霞道：“你们都是很精明的人，当然不会做吃亏的生意。”

赵一刀道：“的确不会。”

袁紫霞道：“你总该也知道青龙会的规矩，是一向不肯得罪江湖朋友的。”

赵一刀叹了口气，苦笑道：“我的确知道。”

袁紫霞道：“所以你们出价之前，一定要先看看这张图的真假。按照青龙会以前的规矩，也一定不会拒绝。”

她嫣然笑道：“这一看，岂非就要看出毛病来了吗？”

赵一刀道：“所以你就索性将图盗走，就一定不会再怀疑它是假的。”

这本来就是人类心理的弱点之一，她不但很了解，而且利用得很好。

赵一刀叹道：“再加上公孙静一畏罪逃走，我们当然就更不会怀疑了。”

袁紫霞道：“所以你们就一定会急着来追。”

赵一刀道：“不错。”

袁紫霞道：“但我若很容易就被你们追到，你们说不定又会开始怀疑的。”

赵一刀苦笑道：“不错，越不容易到手的东西，总是越珍贵。”

袁紫霞道：“可是我又非要被你们追到不可。”

赵一刀又不懂了，忍不住问：“为什么？”

袁紫霞道：“因为这卷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你们相信这卷图是真的，要你们看到这卷图，要你们为了这卷图自相残杀，然后……”

赵一刀道：“然后怎么样？”

袁紫霞悠然笑道：“等你们死光之后，我们才能将你们的黄金珠宝拿回去——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回去，而且不必担心有人会来找我们麻烦。因为你们本就是互相杀死的，本就和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赵一刀道：“原来你们这样做，为的是要我们带来的黄金珠宝。”

袁紫霞道：“财帛动人心，这句话你总该也明白的。”

赵一刀道：“你们拉白玉京下水，为的也是要他身上的东西。”

袁紫霞道：“还有他身上的那柄剑。”

她突然叹息了一声，道：“但我还是很感激他，若不是他在保护我，这计划也许就不会完全成功了。”

赵一刀道：“为什么？”

袁紫霞道：“因为若是要这计划完全成功，公孙静就一定要先死，方龙香也非死不可。”

赵一刀道：“ 为什么？ ”

袁紫霞道：“ 因为他们若不死，这卷图你们就未必有把握能到手，也未必肯拚命。 ”

赵一刀想了想，苦笑道：“ 不错，就因为我们已有把握拿到这卷孔雀图，所以刚刚才会杀了苗烧天和白马张三。 ”

袁紫霞又叹了一口气，道：“ 但若不是白公子的长生剑，公孙静和方龙香又怎会死得那么容易呢？ ”

赵一刀道：“ 难道公孙静也和我们一样被蒙在鼓里？ ”

袁紫霞道：“ 当然。 ”

赵一刀道：“ 他难道不认得你？不知道也是青龙会的人？ ”

袁紫霞淡淡道：“ 他只不过是小小的分坛堂主而已，青龙会里的人，十个中他只怕有九个是不认得的。 ”

赵一刀道：“ 你怎么能要他上当的？ ”

袁紫霞笑了笑，道：“ 我就算要他的命，也容易得很，何况要他上当。 ”

赵一刀看着她脸上又甜蜜、又妩媚的笑容，忍不住又长长叹了口气，道：“ 我若是他，只怕也一样会被骗的。 ”

袁紫霞嫣然道：“ 只怕你被骗得还要惨些。 ”

赵一刀道：“ 但方龙香既然也是青龙会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杀他？ ”

赵一刀愕然道：“ 现在难道不是吗？ ”

袁紫霞道：“ 当然不是。 ”

她笑得更甜，笑着道：“ 现在这里的每分银子，都是我跟卫二哥两个人的。 ”

赵一刀怔了半晌，苦笑道：“ 我也算是个老江湖了，也曾看过不少阴险毒辣的人，听过不少巧妙狡猾的诡计，但若和你一比，那些人简直就象是还在吃奶的小孩子。 ”

袁紫霞笑道：“ 谢谢你的夸奖，我一定永远不会忘记的。 ”

卫天鹰忽然笑道：“ 你的话问完了吗？ ”

赵一刀道：“ 问完了。 ”

卫天鹰道：“ 现在你是不是也已有些头疼？ ”

赵一刀道：“ 的确疼得很。 ”

卫天鹰道：“ 你自己会不会治你自己的头疼呢？ ”

赵一刀叹了口气，道：“ 幸好我还会治，否则只怕就要疼得更厉害了。 ”

他果然治好了他自己的头疼。

——一个人的头若被砍了下来，就绝不会再疼了！

白玉京一直在看着、听着，脸上仿佛也跟卫天鹰一样，戴上了层人皮面具。

易容本来就是忍术中的一种。但朱大少始终未认出他，倒并不是因为他的忍术高明。

那只不过因为朱大少从未关心过他扮成的这个人——一个老实听话的保镖。在朱大少眼睛里，他并不比一条狗重要多少。他若肯对别人多关心些，自己也许就不会死得这么惨了。卫天鹰看着自己手里的刀，冷冷道：“ 赵一刀是个聪明的人，所以他的头很快就不疼了。 ”袁紫霞道：“ 聪明人做事，总是用不着麻烦别人的。 ”卫天鹰道：“ 白玉京呢？ ”袁紫霞眨了眨眼，道：“ 好象不如赵一刀那么聪明。 ”卫天鹰道：“ 所以他只好麻烦你了。 ”他忽

然伸出手，将刀送到袁紫霞面前。袁紫霞道：“ 你知道我不喜欢拿刀。 ” 卫天鹰道：“ 你杀人不用刀？ ” 袁紫霞嫣然道：“ 而且不见血。 ” 卫天鹰道：“ 能不能破例一次？ ” 袁紫霞叹了口气，道：“ 你要我做的事，我怎么会不答应呢？ ” 她接过刀，转过身，看着白玉京，幽默道：“ 我实在不忍杀你的，但我若不杀你，卫二哥一定会生气，所以我只好对不起你了。 ” 白玉京道：“ 不必客气。 ” 袁紫霞道：“ 我很少用刀，若是一刀杀不死你，也许会疼的。 ” 白玉京道：“ 没关系。 ” 袁紫霞道：“ 好，那么我就真的不客气了。 ” 她忽然转身，一刀向卫天鹰刺了过去。好快的刀。除了她自己外，绝没有别人能说她不会用刀。卫天鹰眼睛里还是带着那种嘲弄的笑意，看着这一刀刺来，突然双手一拍，已将刀锋夹住。袁紫霞脸色终于变了，真的变卫天鹰冷笑道：“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将这柄刀给你？ ” 袁紫霞咬着嘴唇，摇了摇头。卫天鹰道：“ 我就是要你来杀我。 ” 袁紫霞道：“ 为什么？ ” 卫天鹰道：“ 因为我也跟你一样，我也想独吞这批货。 ” 袁紫霞叹了口气，道：“ 难道你一定要我先杀了你，你才能下手杀得了我？ ” 卫天鹰道：“ 不错，否则我真有点不忍下手呢。 ” 袁紫霞叹道：“ 看来我毕竟还是做错了一次。 ” 卫天鹰道：“ 每个人都难免有做错事的时候。 ” 袁紫霞道：“ 但你也想错了。 ” 卫天鹰道：“ 哦？ ” 袁紫霞道：“ 我要杀你，并不是为了想独吞。 ” 卫天鹰冷笑道：“ 你难道是为了救他？ ” 袁紫霞凄然笑道：“ 象我这种人，若非已动了真情，怎么会做错事？ ” 卫天鹰冷冷道：“ 只可惜他已无法来救你。 ” 白玉京忽也叹了口气道：“ 你又想错了。 ” 这五个字出口，袁紫霞已后退了七尺，脚尖一挑，挑起了地上的长生剑。白玉京已动身跃起，抄着这柄剑。等到这五个字说完，他已刺出了三剑，剑光如星雨银河。卫天鹰的刀若在手，也许可以架开这三剑。只可惜他的刀锋已被他自己夹住。他的手若是空着的，也许还可以变招闪避。只可惜他的手已夹住了自己的刀。他反手、退步，回头刀锋，变招已不能算不快。只可惜，白玉京的长生剑更快。水银的白剑光一闪，两只血淋淋的手，已跟着手里的刀一起落

（三）

不知何时，阳光已升起，照着窗户。

窗户上画着一点点梅花，用鲜血画成的梅花。

白玉京静静地站着，面对着窗户，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道：“ 你是不是知道我穴道已开了，所以才没有下手杀我。 ”

袁紫霞垂着头，不说话。

白玉京道：“ 你不知道？ ”

袁紫霞还是不说话。

白玉京霍然回头，对着她：“ 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

袁紫霞忽然展颜一笑，嫣然道：“ 你猜呢？ ” 她笑得真甜，真美。

白玉京叹了口气，道：“ 我只怕永远猜不着的。 ”

袁紫霞眨着眼，忽又摇了摇头，柔声道：“ 你总有一天一定会知道的。 ”

白玉京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道：“ 好，现在我们走吧。 ”

袁紫霞道：“ 去哪里？ ”

白玉京道：“ 当然是青龙会。 ”

袁紫霞皱眉道：“ 到青龙会去干什么？ ”

白玉京沉下了脸，道：“ 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 ”
袁紫霞道：“ 你是谁？ ”
白玉京冷冷道：“ 我就是青龙十二煞中的红旗老幺，像你这种人，当然不会认识我。 ”
袁紫霞脸色又变了，真的变了。
白玉京沉着脸道：“ 你们自己以为这件事伪装得神不知、鬼不觉，其实青龙老大早已看出来了，所以才要我在暗中调查。 ”
袁紫霞道：“ 你……你真的要送我回去？ ”
白玉京道：“ 当
袁紫霞道：“ 你真的这么狠心？ ”
白玉京冷笑道：“ 对付狠心的人，我一向不客气。 ”
袁紫霞看着他，突然弯下腰去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白玉京反而怔住，吃惊地看着她，忍不住问道：“ 你笑什么？ ”
袁紫霞道：“ 笑你。 ”
白玉京道：“ 笑我？我有什么好笑？ ”
袁紫霞勉强忍住笑，道：“ 你实在很会演戏，只不过，你若是红旗老么，我是谁呢？ ”
白玉京又怔住。袁紫霞道：“ 老实告诉你，我才是青龙十二煞中的红旗老幺。 ”
白玉京道：“ 你……你是？ ”
袁紫霞微笑道：“ 卫天鹰嗜赌，输了三十万两，却故意说买了幅假的孔雀图；公孙好色，砧污了不少良家女子；方龙香贪财，吞没了十七万两公帐。这些事青龙老大都已知道，所以特地叫我来清理门户的。 ”
白玉京道：“ 只有你一个人？ ”
袁紫霞道：“ 我做事素来只有一个人。 ”
白玉京道：“ 你一个人就想清理门户？ ”
袁紫霞道：“ 一个人就已够了。 ”
白玉京道：“ 可是你的武功…… ”
袁紫霞淡淡道：“ 一个人只要懂得利用自己的长处，根本不必用武功也一样能够将人击倒。 ”
白玉京道：“ 你的长处是什么？ ”
袁紫霞嫣然一笑，不说话了。
她笑得真甜、真美。
美极了……
“ 你骗了我那么多次，我本来也想骗你一次，让你着着急的，想不到还是被你揭穿了。 ”“ 我几时骗过你？ ”
“ 你没有？ ”
“ 我若是骗你，现在又何必跟你逃走，连青龙会的红旗老幺都不做了？ ”
“ 也许你根本就不是真的红旗老幺。 ”
“ 你究竟是不是？ ”
“ 你猜呢？ ”
白玉京知道他自己永远猜不出的，但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就在他身旁，而且永远不会再离开他。这就已足够了。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故事，第一种武器。

这故事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多锋利的剑，也比不上那动人的一笑。所以我说的第一种武器，并不是剑，而是笑，只有笑才能真的征服人心。所以当你懂得这道理，就应该收起你的剑来多笑一笑！

五　刺　客

（一）

黄昏。

高立站在夕阳下，后面“状元茶楼”金字招牌的阴影，恰巧盖住了他的脸。

他的脸仿佛永远都隐藏在阴影里。

他身上穿着件宽大的蓝布道袍，非常宽大，因为他必须在道袍下藏着他那对沉重而又锋利的银枪。

锋利的枪尖正顶着他的肋骨，那件白府绸的内衣早已被冷汗湿透。

每次要杀人前，他总是觉得很紧张。

这条街本是城里最繁荣热闹的地方，现在也正是这地方最热闹的时候。

他目光从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穿过去，就看到了对面一个卖菱角的小贩。

这小贩叫丁干。

丁干是个很高大的人，甚至已有些臃肿，但却长着双很灵巧的手。

现在他正蹲在路旁，用一把小小的弯刀，将篮子里的菱角一个刮开。

他的手法看来并不十分灵巧。

因为他通常只会用这种弯刀杀人，据说他杀的人已比篮子里的菱角还要多些。

状元茶楼的斜对面，有个很简陋的酒铺，只卖酒，不卖菜。

大酒缸上铺着木板，酒客就坐在旁边的小竹凳上，用自己带来的小菜下酒。

这酒铺里只有一个人没有喝酒。

这人叫汤野。

汤野很壮很矮，乱蓬蓬的头发总喜欢用一根白布带绑着。

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只知道他嘴里总是不停地在咀嚼着一种叫“槟榔”的硬果。

有人说那本是东流海盗和浪人的习惯，但却从来没有人敢问他。

据说曾经有两个问过他的人，都已在半夜被人割下舌头。

他旁边摆着根扁担，看来正是个苦力挑夫。

但他当然并不是真的挑夫，就正如高立也不是真的道士。

他这根扁担里藏着柄四尺三寸长的斩马刀！

还有个人也是苦力的打扮，正坐在汤野对面喝酒。

这人很年青，别人都叫他小武。

小武当然是汤野的朋友，但看来却一点不象是汤野的朋友。

他们根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类的人。

小武看来仿佛是个很随便、很懒散的人，很喜欢笑，很喜欢喝酒。

没有人能想象到他杀人时的动作是多么迅速，多么准确。

他若要刺瞎你的左眼，他的剑就绝不会刺在你别的地方。

他的剑也藏在他身旁的扁担中。

从高立站着的地方往右面走十来步，树荫下停着辆很宽敞的黑漆马车。

赶车的正在打瞌睡，长长的乌梢马鞭就挂在他手边的车座他就叫马鞭。

他这人就是长鞭子，鞭子就是他的生命。

若没有这条鞭子，他这人已不知死了多少次。
但鞭子一直总在他手里，所以他没有死。
所以死的是别人！
他们五个人是一起来。
高立、丁干、汤野、小武、马鞭。
就在这里，就这五个人，立刻就要做出一件惊人的事。
他们做的事总是要流血的！

（二）

七月十五日是中元，也是鬼节。
“七月中元日，地官降下，定人间善恶，道士于是日诵经，饿鬼囚徒，亦得解脱。”
这是“修行记”上对这个日子的解释。
但我们要说的“七月十五”，并不是一个日子，而是一种秘密的组织。
一种秘密的杀人组织。
他们自己决定别人的善恶，然后就自己去替别人解脱。
——死岂非也是种解脱。
高立、丁干、汤野、小武、马鞭，就正是这组织中五个最可怕的刽子手。
他们今天要杀的人是百里长青。
“辽东大侠”百里长青！
百里长青也许并不是当今江湖中武功最高、声名最显赫的人，但由他直接统辖的“长青镖局”，却无疑是所有镖局中最成功的。
长青镖局在辽东每一处城镇都有分局，长青镖旗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照应。
因为百里长青不但善于用人，而且做事更极有系统，极有效率。
他这次入关，是被中原四大镖局联合请来的。
江湖传言，都说这四大镖局想和“长青”合并，组织成一个空前未有的联营镖局。
从此以后，从北六省到辽东一带的镖货，都由他们联合传送。
从此以后，黑道上想要劫镖的朋友，日子当然会一天比一天难过了。
这的确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这种事也只有百里长青这种人才能主持。
所以有很多人都觉得他绝不能死，也有很多人认为他非死不可！
暮色渐浓。
百里长青已随时都可能在这条街上出现。
他是个忙人，所以他的行程一向安排得很紧凑，预计中他在戌时到达这里，在状元茶楼略进饮食，就立刻要赶到下一站去。
可是在“七月十五”的预计中，他却永元再也休想到达下一站了。
他的扈从除了长青镖局中四名镖师之外，还有中原“镇远镖局”的主人和“振威镖局”的总镖头。
这一行七个人当然也全都是高手。
但“七月十五”却早已有了对付他们的法子，这法子当然极周密、极有效。
他们杀人是从不会失手的。

六天前他们已开始练习，到现在已练习过六十次以上。

他们对那其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都已象对自己的手掌同样熟悉。

现在他们唯一还要做的，就是等百里长青走来。

他一来就得死！

（三）

“百里长青绝不能死！”

高立握着双拳，风从长街尽头处吹来，吹着他湿透了的衣服。

他全身冰冷，他的心更冷。

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早已经全都安排好了。

百里长青一行人只要一走上这条街，马鞭的大车就已准备开始行动。

六步行动。

丁干用暗器惊动百里长青的马。

这匹马受惊后开始往前窜越，马鞭的大车就从中间将他和扈从的人隔断。

汤野用刺马刀斩断这匹马的前蹄。

高立和小武左右夹攻。

丁干再以独门弯刀从后面暗算。

他们已计算过，这六步行动若能达到最快的速度，在眨眼四次间，已可全部完成。

他们在练习了四十次后，已能达到这种速度，但为了要更可靠，还是再练习了二十次。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他们的行动从未失败，没有人能在这种速度下避开这一击！

绝没有！

“镇远镖局”的主人邓定侯，可以说是中原四大镖局主人中思想最开明、做事最有魄力的一个人。

这次的计划，就是他发起的，所以他自己远赴辽东，亲迎百里长青入关。

邓定侯人称“神拳小诸葛”，本是少林俗家弟子中的佼佼者。

他的百步神拳已练到八九分火候，据说已不在少林本寺的四大护法长老之下。

但中原四大镖局的第一高手并不是他，而是“振威”的总镖头“乾坤笔”西门胜。

他的点穴、打穴和内家绵掌的功夫，在中原已不作第二人想。

再加上“长青”旗下的辽东四龙，一个个都是天生神力，一身十三太保横练的功夫，据说已能赤手生擒虎豹。

“七月十五”的五刺客一击得手，是不是也能全身而退？

能！

他们撤退的计划，几乎也和进攻同样周密。

马鞭的大车里，装满了他们用重金从关西霹雳堂购来的火药。

他们先用大车将百里长青和扈从的人隔断，一击得手后，就立刻引发火药。

然后他们就向西撤退。
这时道路当然已完全被隔断，邓定侯他们坐下的马当然也被火药的爆炸所惊，五刺客乘乱而退，别的人根本无法追踪。
这一次的行动就叫“天衣。”
因为这计划实在本就已可算是天衣无缝！
现在百里长青唯一的机会，就是改变行程，不走这条路。
“卜、卜、卜”
一个卖卜的瞎子，突然从街角转了出来，左手敲着竹板，右手高举着面白布招：
“天衣神算，万无一失”。
马鞭的手立刻握起了他的鞭子，汤野抄起了扁担，小武放下了酒碗，丁干刮菱角的动作也立刻停止。
天衣行动已即将开始！
因为这瞎子的布招，就是他们约定的讯号。
这布招一举起，就表示百里长青已按照预定的行程来了。
他既然来，就非死不可！
高立的心沉了下去——百里长青绝不能死！
现在能救百里长青的人，也只有他一个人。
“七月十五”这组织的严密，他当然很了解，背叛组织的人，非但休想再活下去，连想死都很困难。
但他还是非救百里长青不可，因为百里长青也救过他。
他掌心淌着汗，慢慢地伸手入怀，握住了他的银枪。
他已看见七骑马慢慢的从街角转入这条大街。
第一匹马上的人，凤眼长眉，须发花白，天青色的长衫，系着条深蓝色的丝带，绿鲨鱼皮的剑鞘，轻敲着马鞍。
他的人端坐在马鞍上，腰干还是挺得笔直，眼睛还是炯炯有光，看来简直就和十一年前完全一样。
有些人就象是永远也不会老的，百里长青无疑就是这种人！
何况，他就算已改变了很多，高立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
有些人本就能令你永生难以忘怀。
高立只觉得胸中一阵热血上涌，连咽喉都似已被堵塞，连声音都几乎发不出。
他一定要尽力控制住自己。
他一定要大声高呼，告诉百里长青这里有危险，有刺客！
七匹马都已转入大街。
清癯瘦削、凛凛有威的“乾坤笔”西门胜和面白微须、气度从容的邓定侯，紧跟在百里长青马后。
最后面是四条年青而骠悍的大汉，褐黄短衫上绣着虎纹，衣襟敞开。
他们的胸膛看来就象是钢铁。
路上的人似也被这一行人马的气势所慑，情不自禁，纷纷走避，让开了道路。
现在百里长青的马，距离天衣行动开始的那条线，已不及两丈。
高立握紧了他的枪，正准备冲出去，一面高呼示警，一面向马鞭攻击。
但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一样冰冷坚硬的东西，抵住了他的背脊。

一柄刀！尖刀！

一个比刀还尖锐的声音，贴着他脖子，一个字一个字他说：“我们已查出百里长青对你有恩，免得你为难不忍下手，你的位置已有人接替，这次行动你已可退出。”

高立全身都已冰冷僵硬。

尖刀已从后面移过来，刀尖就在他心口上的肋骨之间。

刀若从这里刺下去，被刺的人是绝对发不出一点声音来的。

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才懂得用这种方法杀人。

他当然懂得。

他已完全不能动。

就在这时，百里长青坐下的马已发出一声惊嘶，向前窜出。

马鞭的大车也已向街心冲出。

百里长青已必死无疑。

天衣行动，万无一失。

每一种意外，每一种可能发生的变化，都已在他们计算之中。

来的刺客竟不止五个。

那卖卜的瞎子不知何时已走到状元茶楼的招牌下，突然自撑着布招的竹竿中，拔出了一柄长剑，向百里长青飞身扑出。

他也不是真的瞎子。

那边的汤野和小武当然也开始行动。

健马惊嘶，人群惊

大车已将邓定侯一行人马隔断。

汤野四尺三寸长的刺马刀，刀光如雪，长虹般劈下。

小武紧跟着他身后，手中剑轻巧而锋利。

马上的百里长青已变了颜色，提缰带马，但长刀已斩断马蹄。

小武的剑也跟着刺出。

血光飞溅中，突然发出一声惨呼！

惊呼声赫然竟是汤野发出来的，小武的剑竟已刺入他的背脊。

瞎子一惊，剑势一缓。

身经百战的百里长青当然绝不会放过这机会，清啸一声，人已自马鞍上冲天飞起。

只听风声急响，光芒闪动，七柄弯刀恰巧擦着他足底飞过。

站在高立身后的人，显然也没有想到这完全意外的变化。

他们已将这五个人全都详细调查过，小武非但和百里长青绝无关系，和中原的四大镖局也绝对没有往来。

他生平也未曾出关一步。

他为什么要背叛组织？为什么要救百里长青？

这人又惊又怒，正不知该如何应变，突然已听到自己骨头碎断的声音。

高立的肘拳已打在他肋骨上。

高立反手一个时拳，猛击这人的肋骨，这人倒下时，他的人已窜起。

马鞭还未及点燃火药，变化已发生。

他惊怒之下，挥鞭去缠百里长青的腿。

百里长青身子凌空，已无法变势闪避，眼见着长鞭毒蛇般卷来，突然又有银光一闪——一柄银枪迎上了鞭梢，另一柄银枪反刺马鞭。

马已倒下，恰巧压住了百里长青的剑。

突听一声霹雳般的大喝，宽大坚实的马车，突然被打得粉碎。

四条虎纹黄衣大汉，猛虎般冲过来，两人一挥手，已将地上的死马抬起，反手一抡，夹着风声，向丁干砸了过去。

丁于第二次飞刀刚发出，死马已带着点点飞溅的鲜血撞来。

七柄弯刀竟都打在马尸上。

他还未及后退，一双黑铁判官笔已在等着他。

乾坤笔打穴的功夫，天下皆知。

小武已接了瞎子三招。

两柄剑都快，小武的剑更快，剑光一闪，瞎子前胸衣襟已被割破。

小武并没有追击，因为这时百里长青的剑也已出手。

百里长青挥剑而上，百忙中还向他说了声：“ 多谢。 ”

小武笑了笑。

百里长青剑光闪动，刺出三剑，又道：“ 足下高姓，大恩…… ”

小武又笑了笑，不等他的话说完，人已飞身而起，窜上了屋脊。

他知道这地方已用不着他。

高立用的是双枪。

但这时他双枪都已收起，因为邓定侯的百步神拳已逼住了马鞭。

他马鞭已无法尽量施展，人已被逼至街角。

少林的百步神拳，果然有他不容忽视的威力。

百里长青的剑法独霸辽东，本就是当世的七大剑客之一。

高立知道这地方已用不着他。

他决心去追小武。

他已对这神秘的少年发出了极浓厚的兴趣。

百里长青好象正在喊：“ 高立，高老弟，等一等…… ”

高立没有等，他的人也已掠上屋脊。

百里长青的恩情，他总算已报答，他已不愿再连累别人。

因为他知道“ 七月十五 ”是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叛徒

他现在就要开始逃亡！逃亡，不停地逃亡，直到死为止，这本就是他这种亡命之徒的命运。

但他总算已不再欠别人的。对他来说，这就已足

浪子泪

（一）

夜，月夜。
月色朦胧，高立依稀还可以看到小武的影子。
他一向对自己的轻功很有自信，现在才发觉这少年的轻功竟也不在他之下。
一重重屋脊在月色下看来，就象是排排野兽的肋骨。
上弦的新月在屋脊上看来，近得就象是一伸手就可摘下。
每个人岂非都有过要去摘星摘月的幻想，但每个人心里的月亮却都不同。
高立心里的月亮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平静的生活，只不过是一个温暖的家。
但这在他说来，甚至比天上的月亮还遥远。
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孤独的可怕。
他决心要追上朋友。
他实在太需要一个朋友——一个和他命运相同的朋友。
一重重屋脊在他足下飞一般倒退，突然退尽。
前面已是荒郊。
荒郊的月夜更冷，小武的身形忽然慢了下来，象是在等他。
他的身形也慢了下来，他并不急着追上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慢慢地走着，越走越慢，天地间忽然已经没有别的声音，只剩下他们的脚步声。
远方有星升起，冷月不再寂寞。
但人呢？
前面有疏落的树枝。
小武找了棵枝叶并不十分浓密的大树，跃上去，在枝丫间坐下。
高立也掠上一棵树，坐下来。
天地寂寞，风吹过木叶，月光自树梢漏下静静地洒在他们身上。
沉静并不是寂寞，因为现在已有人跟他一起分享这沉静。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高立忽然笑了笑，道：“我本来以为百里长青已必定要死了。”
小武道：“哦。”
高立道：“我加入‘七月十五’已三年，到今天才知道他们根本从未信任过我。”
小武道：“他们根本从未信任过任何人。”
高立道：“我也从未想到过，你居然也会出手救他。”
小武笑了笑，道：“也许连我自己都从未想到过。”
高立道：“你认得他？”
小武道：“不认得，你呢？”
高立道：“他……他救过我。”
小武道：“你去过辽东？”
高立道：“嗯。”

小武道：“ 去干什么？”
高立道：“ 去采参，野山参。”
他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充满了对往事的回忆和怀念，慢慢地接着道：“ 那也许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自由自在、无忧无虑，虽然很冒险，但却是绝对值得的。”
小武道：“ 值得？”
高立微笑着，道：“ 你只要找到了一只成形的野参，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年。”
小武道，“ 你找到过？”
高立道：“ 就因为我找到过，所以才险些死在那里。”
小武道：“ 为什么？”
高立道：“ 野参本是无主的，谁第一个发现它，就是它的主人，就可以在那里留下你的标志。”
小武道：“ 为什么要在那里留下标志？为什么不采走？”
高立道：“ 采参也和杀人一样，要等待时机，因为成形的野参有时几乎比人还有灵性，你若太急、太鲁莽，它就会走的。”
小武道：“ 你说它会走？”
高立笑了笑，道：“ 这种事你听起来也许会觉得太神秘，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
小武的确觉得很神秘，所以他在听。
高立继续道：“ 我找到了一只成形的野参，留下了标志，但等我再来时，才发现标志已换了别人的。”
小武道：“ 你为什么要走？”
高立道：“ 去找帮手。在山上来参的人，也有很多帮派，我们去的一共有九个人。”
小武道：“ 对方呢？”
高立苦笑道：“ 他们既然敢做这种强横无耻的事，人手当然比我们多，其中还有五个人，本就是辽东黑道上的高手，为了避仇才入山的。”
小武道，“ 你那时武功当然不如现在。”
高立道：“ 所以我受了伤，而且伤得很重。”
小武道：“ 百里长青恰巧赶来救了你？”
高立道，“ 不错。”
小武道：“ 他怎会来得这么巧
高立道：“ 只因他本就一直在追踪那五个黑道的高手。”
天下本就没有侥幸凑巧的事。
无论什么事，必定先有因，才有果。
小武沉默着，忽又笑了笑，道：“ 你发现对方有五人是黑道高手时，一定觉得很倒霉。”
高立点点头。
小武道：“ 但若不是他们五人，百里长青也不会来救你了。”
高立又点点头。
小武也不再说什么，他相信他的意思高立必定已明白。
世上本就没有真正幸运的事，也绝没有真正的不幸。
幸与不幸之间的距离，本就很微妙。

所以你若遇见一件不幸的事，千万不要埋怨，更不要气馁。

就算你已被击倒也无妨，因为你只要还活着，就一定还有站起来的时候。

夜更静。

又过了很久，高立才问道：“他当然没有放过你？”

小武道：“没有。”

高立道：“你为什么要救他？”

小武道：“他救你的时候，你岂非也没有救过他？”

高立道：“我没有。”

小武道：“你若觉得应该去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去做，根本不必问别人曾经为你做过什么。”

他目光凝视着远方，慢慢地接着说道：“汤野就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今天我还是会杀他，百里长青就算是我的仇人，今天我也一样会救他，因为我觉得非这么做不可。”

他脸上仿佛在发光，也不知是月光还是他自己心里发出来的光。

高立已感觉到这种光辉。

他忽然发现这少年并不是他想象中那种浅薄懒散的人。

小武又道：“中原和四大镖局若真的能够与长青联并，江湖中因此受益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我救他，为的是这些人，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他自己。”

高立凝视着他，忍不住轻轻叹息，道：“你懂得的事好象不少。”

小武道，“也不太多。”

高立道：“你剑法好象也并不比百里长青差多少。”小武道：“哦。”

高立道：“百里长青多年前已是名满天下的七大剑客之一。”

小武道：“他排名好象在第六。”

高立道：“你呢？”

小武笑了笑，答道：“我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

高立道：“但剑法并不是天生就会的。”小武道：“当然不是。”

高立道：“是谁教你的剑法？”

小武道：“你在盘问我的来历？”

高立道：“我的确对你这个人觉得很好奇。”

小武淡淡他说道：“我想不到你居然还有好奇心。”

他的确想不到。

这组织中的人，非但已全无好奇心，也已完全没有感情。

他们几乎每天相处在一起，但彼此间却从未问过对方的来历。

他们也会并肩作战，出生入死，但彼此间却从来不是朋友，因为友情可以软化人心，他们的心却要硬，越硬越好。

高立道：“我对你好奇，也许只因为我们现在已是朋友。”

小武道：“有朋友的人死得早。”高立道：“没有朋友的人，活着岂非也和死了差不多。”

小武又笑了，道：“像你这样的人，你不该在这组织里的。”

高立道：“你觉得很奇怪？”

小武道：“很奇怪。”

高立也笑了笑，道：“我也正想问你，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加入这组织的

小武沉默着，似在沉思。

高立目中也带着沉思的表情，忽又道：“ 我们住的地方并不好。 ”
小武点点头。
他们住的屋子简陋而冷清，除了一床一几外，几乎再也没有别的。
因为任何一种物质上的享受，也都可能令人心软化。
高立道：“ 但那地方至少是我们的，你无论在那里做什么，都没有人干涉你。 ”
他嘴角露出一丝凄凉的笑意，接着又道：“ 那至少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总算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 ”
小武当然能了解他这种感觉。
只有像他们这种没有根的浪子，才能了解到这种感觉是多么凄凉酸楚。
高立道：“ 我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
小武又点点头。
那本是种看不见阳光的日子，没有欢笑，没有温暖，甚至没有享受。
他们随时随地都在等待中，等待下一个命令。
他们的精神永远无法松弛。
小武记得了每次看见汤野的时候，汤野都在擦他的刀。
高立黯然道：“ 但那种日子至少很安定，那至少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每天都可以吃饱，每天都可以睡在不漏雨的床上。 ”
小武道：“ 你加入他们，难道只因为你那时已元处可去？ ”
高立笑得更凄凉，缓缓道：“ 我现在还是一样无处可去。 ”
小武道，“ 你杀人难道只为了要找个可以栖身之地？ ”
高立摇摇头。
他说不出，也许只因为他自己也不忍说出来。
他杀人只为了要使自己有种安全的感觉，只为了要保护自己。
他杀人只因为他觉得世上大多数的人都亏负了他。
小武忽然长叹了口气，道：“ 幸好我总算还有个地方可去。 ”
高立道：“ 什么地方？ ”
小武道：“ 有酒的地方。 ”
你若认为酒只不过是种可以令人快乐的液体，你就错了。
你若问我，酒是什么呢？
那么我告诉你：酒是种壳子，就像是蜗牛背上的壳子，可以让你逃避进去。
那么就算有别人要一脚踩下来，你也看不见了。

（二）

这地方不但有酒，还有女人。
酒是好酒，女人也相当漂亮，至少在灯光下看来相当漂亮。
“ 这地方你来过没有？ ”
“ 没有。 ”
“ 我也没有。 ”
他们彼此问清楚了才进去，因为只有在他们都没有来过的地方才是比较安全的。
“ 既然我们都没有来过，他们总不会很快找到这里来。 ”

“ 但这些女人却好象认得你。 ”
小武笑了笑道：“ 她们认得的不是我，是我的银子。 ”
他一走进来，就将一大锭银子放到桌上。
女人们已去张罗酒菜，重添脂粉：“ 今天不醉的是乌龟。 ”
高立迟疑着，终于忍不住问道：“ 这里的酒贵不贵？ ”
小武突然怔住。
他实在觉得很吃惊，这种话本不是高立这种人应该问出来的。
象他们这种流浪在天涯，随时以生命力赌注的浪子，几乎每个人都将钱财看得比粪土还轻。
“ 七月十五 ” 的管理虽严，但杀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且代价通常都很高。
所以他们每次行动后，都可以尽情去发泄两三天——花钱的本身就是种发泄。
这也是组织允许的。
但小武忽然想起，高立几乎从没有出去痛醉狂欢过一次。
难道他竟是个视钱如命的人？
高立当然已看出他在想什么，忽然笑了笑，道：“ 这地方的酒若太贵，就只有让你请我，你若不愿请我，我也可以在旁边看你一个人喝。 ”
小武道：“ 你没有银子？ ”
高立道：“ 因为我是个小气鬼。 ”
小武忍不住笑了，道：“ 但你却跟别的小气鬼不同。 ”
高立道：“ 有什么不同。 ”
小武笑道：“ 你至少肯承认自己小气，就凭这一点，我就该请你。 ”
高立也笑了道：“ 我跟别的小气鬼还有点不同。 ”
小武道：“ 哦？ ”
高立道：“ 我还是个酒鬼。 ”
这世上小气的酒鬼的确很少见，但高立的确是个酒鬼。
他喝起酒来简直就象是一匹马。
“ 不花钱的酒，喝起来总是特别痛快的。 ”
“ 花钱的酒呢？ ”
“ 我很少喝。 ”
“ 我忽然发觉你这人很但白。 ”
除此之外，我别的好处并不多。 ”
小武大笑，高立也大笑，因为两个人这时都已有些醉了。
这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脸上虽在笑，但心里却笑不出来。
刚才本来有五六个女人陪他们，现在却已只剩下两个。
最老最丑的两个。
喝醉酒的男人，本就不太受女人欢迎的，何况她们已渐渐发现，这两人中一个很小气，另一个也并不太阔。
“ 冰冰呢？刚才有个叫冰冰的呢？ ”
“ 她出去了，有位老客人来找她。 ”
老客人的意思通常就是好客人，好客人的意思通常就是阔客人。
“ 还有个香娃呢？ ”
“ 也在陪客。 ”

“吧”的一拍桌子，桌上的酒壶也翻了。

“陪客？我们难道不是客人？”

“波”的，酒杯也摔在地上，摔得粉碎。

忽然间，门口出现了三四个歪戴着帽子、半敞着衣襟的彪形大汉，瞪着他们。

他们一个穿着道士的蓝袍，一个穿着苦力的破衣，当然不是好客人，也不是阔客人。

这种客人多一个算多，少一个也不算少。

大汉们冷笑：“两位是来喝酒的，还是来打架的？”

小武看看高立，高立看看小武。

两个突又大笑。

大笑声中，“哗啦啦”一阵响，桌子已翻了。

女人们惊呼着逃出去，大汉们怒喝着冲进来——当然很快就倒下。

他们虽然没练过少林的百步神拳，但拳头还是比这些歪戴着帽子的仁兄硬得多。

两个人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打得这地方鸡飞蛋破，一塌糊涂。

然后他们就落荒而逃。

其实后面根本就没有人追他们，但他们却还是逃得很快。

他们觉得跑起来也很过瘾。

逃着逃着，忽然逃人了一条死巷，两个人就停下来，开始笑，笑出了眼泪，笑得弯下了腰。

谁也说不出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好笑，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

也不知笑了多久，突然间就不笑了。

小武看看高立，高立看看小武。

两个人忽然觉得想哭。

你们这些没有根的浪子们，有谁能了解你们的情感，谁能知道你们的痛苦？

除了偶然在窑子里痛醉一场，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发泄？

幸好你们想笑的时候还能笑，想哭的时候还能哭。

所以你们还活着。

（三）

夜已很深。

高立已躺下去，就在死巷中的阴沟旁躺了下去。

天上繁星灿烂。

星光映在他眼睛里，他眼睛好黑、好深。

小武倚着墙，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也不知是同情？还是怜悯？

也不知是在怜悯别人？还是怜悯自己。

他忽然笑了笑，道：“我有个秘密告诉你，你想不想听？”

高立道：“想。”

小武目光移向远方，缓缓道：“现在我也没地方可去了。”

他还在笑，但笑得就象是冷巷中的夜色同样凄凉。

也许他不笑反而好些。

看见这种笑，高立只觉得仿佛有双看不见的手在用力拧绞着他的心，他的眼睛，想将他的眼泪和苦水一起拧出来。

无家可归，无处可去。

对他说来，这也不是秘密。

他忽然也笑了笑，道：“你的这秘密一点也不好听。”

小武道：“你难道有比较好听的秘密？”

高立笑道：“只有一个。”

他笑得也有些凄凉，却又有些神秘。

小武立刻追问道：“你为什么不说？”

高立道：“我说出来怕你吓一跳。”

小武道：“你放心，我胆子一向不小。”

高立道：“你真想听？”

小武道：“真想。”

高立道：“好，我告诉你，我有个女人。”

小武好象真的吃了一惊，道：“你有个女人？什么样的女人？”

高立道：“当然是个好女人。”

好女人的意思，通常就是不要钱的女人。

小武忍不住笑道：“她长得怎么样？”

高立凝视着天上的繁星，目光忽然变得说不出的温柔，就仿佛已经将天上的星光，当做她的眼睛。

小武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又忍不住问道：“她是不是很美？”

高立终于点了点头，柔声道：“我保证你绝没有看过她那么美的女人。”

小武故意摇了摇头，道：“我不信。”

高立又笑了，道：“你当然不信，因为你想激我带你去看她。”

小武也笑了，道：“原来你也很聪明。”

高立忽然跳起来，一把揪住他衣襟，道：“可是我警告你，你对她只要有一点点无礼，我就跟你拼命！”

他们的精神突然振奋起来，因为他们总算又找到一个地方可去。

一个奇妙的地方。一个奇妙的人。

（四）

清泉。

清泉在四面青山合抱

绿水从青山上倒挂下来，在这里汇集成一个水晶般的水池。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苍白的脸上却似已泛出红光。

小武深深呼吸着木叶的芬芳，清水的清香，不知不觉间似已有些痴了。

高立看着他的脸，忽然道：“跳下去。”

小武笑了，道，“我还不想自杀，跳下去干什么？”

高立道：“洗洗你的衣裳，也洗洗你自己，我不想让她嗅到你身上的酒臭和血腥。”

他自己先张开双臂跳了下去。

小武看着他搁在在池畔的银枪，心里在叹息。

酒臭可以洗清，血腥却是永远也洗不掉的。

他忍不住道：“你为何不洗洗这两柄枪？”
高立道：“枪比人干净。”
小武道：“枪上没有血腥？”
高立道：“没有，是人在杀人，不是枪。”
他忽然一头钻入水底。
小武也慢慢地解下剑，搁在山石上，只觉得嘴里又酸又苦。
是人在杀人，不是剑，也不是枪。
人为什么总是要杀人呢？
他也一头跳入水里。
鱼的世界，也比人的世界干净。
泉水清澈冰冷。
高立抱着块大石头，坐在水底，小武也学他抱起块石头坐在水底。
他们虽然也知道在这里无论谁都坐不长，但只要能逃避片刻，也是好的。
这里实在很美，很静。
看着各式各样的鱼虾在自己面前悠闲地游过去，看着水草在砂石间袅娜起舞，这种感觉绝不是未曾经历此境的人所能领略得到的。
只可惜他们不能象鱼一样在水中呼吸。
两个人对望了一眼，知道彼此都已支持不住了，正想一起爬上去。
就在这时，他们看见水里垂下了两根钓丝。
钓钩上没有鱼饵，但却系着一柄剑鞘、一卷红缨。
小武剑上的鞘，高立枪上的红缨。
这就是他们的饵。
难道他们要钓的鱼，就是小武和高立。
两个人的脚一蹬，已同时向后面窜出两丈，小武指指自己的脚。
高立就游过来，托住他的脚，用力向上一托。
小武的人就烟花火箭般窜了出去。
水花四溅。
小武已经窜出水面一丈，长长呼吸，突然伸手抄住了一根横出水面的树枝，将整个人吊在树枝上。
池畔竟没有人。
两根钓竿用石头压在池畔。
大石头上还有块小石头，小石头上压着有一张纸。
本来在石头上的枪和剑却已赫然不见了！
小武的脸又变得苍白如纸。
这时高立的头已悄悄在岸边伸出来，四下看了一眼，也不禁变色。
“没有人？”
“没有。”
“纸上写着什么？”
两个又对望了一眼，一左一右，包抄过去。
四下静静的全无动静，风中还是流动着木叶的芬芳、水的清香。
天地间还是如此美丽幽静。
只有象他们这种随时都在以生命冒险的人，才能感觉到那种在安详平静中的杀机。
只有看不见的危险，才是真正的危险。

他们终于走到那块石头旁，小武将石块弹出，高立拈起了那张纸。
纸也是温的，上面的字迹也已模糊不清，仿佛写的是：“小心……”
他们只看出了这两个字，山壁上就有块巨石炸弹般向他们打下来。
他们当然可以向旁边闪避。
但他们没有。
多年来，他们已玩惯了多种危险的把戏，但这种把戏并不危险。
只要是个反应比较快的人，就可以将这块石块闪避开。
“七月十五”当然不会真的认为这种把戏就可以杀得了他们。
多年来出生入死的经验，已使他们感觉到把戏后面，必定还藏着危险可怕的阴谋。
所以巨石打下来，他们非但没有向两旁闪避，反而迎了上去，在间不容发的一刹那间，从迎面落下的巨石旁边窜了上去，窜上了三丈。
他们的手立刻抓住了山壁上的藤枝。
然后他们就立即听到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大震。
“七月十五”想必已将从“霹雳堂”买来的那批火药，全都绑在这块巨石上。
他们若是向两旁闪避，此刻纵然没有被炸成碎片，也得被爆炸出的碎石打得稀烂。
但他们现在还是完整的，这并不是侥幸，也不是运气。
震声中，他们非但没有扭头向下来，甚至连身子都没有停顿，抓住藤枝的手一用力，脚尖向山壁上蹬，人又接着向上窜出。
山壁峭立，高十余丈。
他们接连三个起落，已窜了上去，直到这时，爆炸的声音还在山谷回响，碎石也刚刚象雨点般落入池水里。
山壁上是个平台般的斜坡，三个人正探着头向下看，其中一个人正是丁干。
他发现小武和高立忽然出现在山壁上时，脸上的表情，就好象忽然被人掴了一巴掌。
高立冷冷地看着他。
小武却笑了笑，说道：“想不到你居然还没有死。”
丁干深深呼吸一次，神色也恢复冷静，冷冷道：“想不到你居然也没有死。”
小武道：“就凭你们三个人，要杀我们只怕还不容易。”
丁干铁青着脸，不能不承认。
小武道：“但我们若要杀你？你看容易不容易？”
丁干道：“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小武道：“因为你要杀我们。”
丁干道：“你们自己知道，要杀你们的并不是我。”
小武点点头，也不能不承认。
丁干道：“杀人既然是我们的职业，我们就不能无缘无故杀人。”
小武道：“的确不能。”
他转脸去看丁干旁边的两个人。这两人脸色蜡黄，满面病容，一双手却黝黑如铁。
小武道：“想不到鹰爪队下的高手，居然也加入了七月十五。”

这人冷笑道：“ 阁下好眼力。 ”
小武道：“ 这一次想必是两位第一次出手，当然是不肯空手而回的了。 ”
丁干道：“ 他们本就不会空手而回的。 ”
他一双手本来抱在胸前，现在还是没有动。
但忽然间，两柄弯刀已割入了这两人的咽喉，割得很深。
没有惊呼，也没有挣扎，两个人忽然像是两块木头跌下山壁。
丁干这才拍了拍手，淡淡道：“ 因为他们根本就回不去。 ”
高立看着他，脸上全无表
小武道：“ 他们一死，你就可以回去了。 ”
丁干道：“ 杀了你们，我也可以回去，但杀他们比杀你们容易。 ”
小武道：“ 他们至少不会防备你。 ”
丁干道：“ 所以我选对了。 ”
小武道：“ 他们却选错了！ ”
丁干道：“ 哦。 ”
小武道：“ 他们本不该跟你来的。 ”
丁干道：“ 我还要活下去。 ”
小武道：“ 你能活得下去。 ”
丁干道：“ 他们既已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 ”
小武道：“ 所以你回去之后，随便怎么说都已没关系。 ”
丁干道：“ 不过，我早已说过，绝不会无缘无故杀人的。 ”
小武道：“ 你怎知我们会放你走？ ”
丁干道：“ 因为你们杀了我，也没好处。 ”
小武道：“ 哦！ ”
丁干道：“ 我既已杀了他们，当然绝不会再泄露你们的行踪，否则七月十五日也一样饶不了我。 ”
小武道：“ 不杀你又有什么好处？ ”
丁干道：“ 我可以替你们将这两人毁尸灭迹，也可以回去说，你们根本没走这条路。 ”
小武道：“ 你想得倒很周到。 ”
丁干道：“ 干这行我已干了十年，若是想得不周到，怎么还能活着。 ”
他死灰色的眼睛里，竟也露出一丝凄凉悲痛之色。
世上很多人都在活着，但大多数人都不满足，有些人想要更多的财富，有些人想要更多的权力。
可是在他们这些人说来，只要能活着，就已不容易。
小武忽然叹息一声，道：“ 只要为了活着，你什么事都肯做！ ”
丁干惊惶地点了点头，道：“ 是的，我什么都肯做。
小武道：“ 好，我放你走。 ”
丁干一句话都不再说，掉头就走。
小武笑笑道：“ 等一等。 ”
丁干就等。
小武道：“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走。 ”
丁干摇摇头。
小武道：“ 只因为你已不是个活人，你已经早就死了！ ”
丁干已走了，高立象石头般站着，动也不动。

然后他突然弯下腰来呕吐。
小武看着他，等他吐完了，才叹了口气，道：“ 你是不是怕自己以后也会跟他一样。 ”
高立脸上还带着痛苦之色，道：“ 也许我现在已经跟他一样。 ”
小武道：“ 你不同。 ”
高立道：“ 但我若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也会这么样做。 ”
他用力握紧双拳，一字字道：“ 因为我也要活下去，非活下去不可。 ”
小武道：“ 你怕死？ ” 高立道：“ 我不怕死，可是我要活着。 ”
小武道：“ 为了你那个女人活着？ ”
高立突然转过头，去看天上的白云。
小武看不见他的脸，但却可以看见他的手在发抖。
过了很久，高立才长长叹息了一声道：“ 我想不到他们居然会追到这里来，而且这么快就追来了。 ”
小武道：“ 你以前没有到这里来过？ ”
高立道：“ 我来过，双双就住在这附近。 ”
小武道：“ 双双？ ”
高立道：“ 双双就是我的女人。 ”
小武道：“ 你既已来过，这次就不该来，他们说不定也知道双双的家在什么地方
高立道：“ 也许。 ”
小武道：“ 他们说不定已在那里布下了陷阱，正在等着你去。 ”
高立道：“ 也许。 ”
小武道：“ 可是你还是要去？ ”
高立道：“ 一定要去。 ”
小武道：“ 明知是陷阱也要跳下去。 ”
高立道：“ 更要跳下去。 ”
小武道：“ 为什么？ ”
高立道：“ 因为我不能让双双一个人留在陷阱里。 ”
小武不说话了，已不能再说。
他忽然发觉这冷漠无情的刽子手，对双双竟有种令人完全想不到的感情。
她当然是个值得他这么做的女人。
高立忽然转过头，凝视着他，道：“ 我去，你可以不必去。 ”
小武点点头，道：“ 我的确可以不必去。 ”
高立拍了拍他的肩，也不再说什么——也不能再说什么。
可是他走的时候，小武却在后面跟着。
他眼睛亮了，却故意板着脸，道：“ 你不必去，为什么又要去？ ”
小武笑了笑，道：“ 我虽然不喜欢一个人往陷阱里跳，但若有朋友陪着，随便往哪里跳都没关系了。

双　双

（一）

又是黄昏。

远山在夕阳中由翠绿变为青灰，泉水流到这里，也渐渐慢了。

风的气息却更芬芳。

因为鲜花就开在山坡上，五色缤纷的鲜花，静悄悄地拥抱着一户人家。

小桥、流水。

这小小的人家就在流水前，山坡下。院子里也种着花。

一个白发苍苍、身材魁伟的老人，正在院子里劈柴。

他只有一只手。

但是他这只手却十分灵敏、十分有力。

他用脚尖踢过木头，一挥手，巨斧轻轻落下，“ 喀嚓 ”一响，木头就分成两半。

他的眸子就象是远山一样，是青灰色的，遥远、冷淡。

也许只有经历过无数年丰富生活的人，眼睛才会如此遥远，如此冷淡。

小武和高立走了进来。

他们的脚步很轻，但老人还是立刻回过头。

他看见了高

但是他眸子里还是全无表情，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直到高立走过去，他就慢慢地放下斧头。

然后他突然跪下去，向高立跪下去，就象奴才看见主人那么样跪下去。

但是他脸上还是全无表情，也没有说一个字。

高立没有说一个字，只是拍了拍他的肩，两个人就象是在扮着一幕无声的哑剧。

只可惜谁也不知道剧中的含意。

小武也只有木头人般站在那里，幸好就在这时，屋子里传出了声音。

是温柔而妩媚的声音，是少女的声音。

双双。

她在屋子里柔声轻哼：“ 我知道一定是你回来，我知道。 ”

声音里充满了一种无法描叙的欢喜和柔情。

高立听到这声音，眼睛里也立刻露出一种无法描叙的柔情。

小武几乎看得痴了。

他忽然发觉自己也说不出有多么想看看这个女人。

“ 她当然是值得男人为她做任何事的。 ”

老人又回过头，开始劈柴，“ 喀嚓 ”一声，一根柴又被劈成两半。

她并没有出来。

小武已跟着高立走进了屋子。

他忽然发觉自己的心跳得比平时快。

“ 她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女人？究竟有多美？ ”

客厅里打扫得很干净，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旁边有扇小门，门上垂着竹帘。

她声音又从门里传出来。

“ 你带了客人回来？ ”
她居然能听出他们的脚步声。
高立的声音也变得非常温柔：“ 不是客人，是个好朋友。 ”
“ 那末你为什么不请他进来？ ”
高立拍了拍小武的肩，微笑着道：“ 她要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
小武道：“ 是，我们进去。 ”
这句话说得毫无意义，因为他心里正在想着别的事。
然后他就跟着走了进去。
然后他的思想立刻全都停止，以至连心跳都似已停止。
他终于看见了双双——这第一眼的印象，他确信自己永生都难以忘记。
双双斜倚在床上，一双拉着薄薄的被单的手，比被单还白，白得似已接近透明。
她的手臂细而纤弱，就象是个孩子，甚至比孩子还要瘦小。
她的眼睛很大，但却灰蒙蒙的全无光彩。
她的脸更奇怪。
没有人能形容出她的脸是什么模样，甚至没有人能想象。
那并不是丑陋，也没有残缺，却象是一个拙劣工匠所制造出的美人面具，一个做得扭曲变了形的美人面具。
这个可以令高立不惜为她牺牲一切的美人，不但是个发育不全的畸形儿，而且还是个瞎子。
屋子里摆满了鲜花，堆满了各式各样制作精巧的木偶和玩具。
精巧的东西，当然都是昂贵的。
花刚摘下，鲜艳而芬芳，更衬得这屋子的主人可怜而又可笑。
但是她自己的脸上，却完全没有自怜自卑的神色，反而充满了欢乐和自信。
这种表情竟正和一个真正的美人完全一样。因为她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在偷偷地仰慕她。
小武完全怔往。
高立却已张开双臂，迎了上去，轻轻搂住了她，柔声道：“ 我的美人，我的公主，你知不知道我想你已经想得快疯了。 ”
这种话简直说得肉麻已极，几乎肉麻得令人要作呕。
但双双脸上的光辉却更明亮了，她抬起小手，轻轻拍着他的脸。
看她对他的态度，就好象拿他当做个孩子。
高立也好象真的成了个孩子，好象这世上再也没有比挨她打更愉快的事。
双双吃吃笑道：“ 你这个小扯谎精，你若真想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 ”
高立故意叹了口气，道：“ 我当然也想早点回来，可惜我还想多赚点钱，回来给我的小公主买好东西吃、好东西玩呀。 ”
双双道：“ 真的？ ”
高立道：“ 当然是真的，你要不要我把心挖出来给你？ ”
双双又笑了，道：“ 我还以为你被外面的野女人迷晕了头哩。 ”
高立叫了起来，道：“ 我会在外面找野女人？世上还有哪个女人能比得上我的小公主！ ”
双双笑得更愉快，却故意摇着头，道：“ 我不信，外面一定还有比我更

漂亮的女人。”

高立断然道：“ 没有，绝对没有。”

他眨了眨眼，忽又接着道：“ 我本来听说皇城里也有个公主很美，但后来我自己一看，才知她连你一半都比不上。”

双双静静地听着，甜甜地笑着，忽然在他脸上亲了亲。

高立立刻好象开心得要晕倒。

一个昂藏七尺的男子汉，一个畸形的小瞎子，两个人居然在一起打情骂俏，肉麻当有趣。

这种情况非但可笑，简直滑稽。

但小武心里却一点可笑的意思都没有，反而觉得心里又酸又苦。

他只觉得想哭。

高立已从身上解下一条陈旧的皮褡裢，倒出了二三十锭金子，倒在床上。

他拉着双双的小手，轻摸着这些金子，脸上的表情又得意、又骄傲，道：“ 这都是我这几个月赚来的，又可以替我们的小公主买好多东西了。”

双双道：“ 真是你赚来的

高立大声道：“ 当然，为了你，我绝不会去偷，更不会去抢。”

双双的神色更温柔，抬起手，轻抚着他的脸，柔声道：“ 我有了你这么样一个男人，我真，我真为你而骄傲。”

高立凝视着她，苍白、憔悴、冷漠的脸忽然也露出种说不出的欢愉幸福之色。在外面所受的委曲和打击，现在早已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小武从未看过这种表情，也从未想到会在他脸上看见这种表情。

到了这里，他就好象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双双虽然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但显然也已感觉得到。

所以她自己也是完全幸福而满足的。

你们能说他们不配么？

小武忽然也觉得她很美了。

一个女人只要能使她的男人幸福欢愉，其他纵然有些缺陷，又能算得了什么？

也不知过了多久，双双忽然红起脸一笑，道“ 你刚才不是说你带了个朋友回来吗？”

高立也笑了道：“ 你看，我一看见你，立刻就晕了头，连朋友都忘了。”

双双道：“ 你在别人面前也这么说，不怕别人笑话。”

高立道：“ 他怎么会笑话我们，这小子现在一定嫉妒我嫉妒得要命！”

他看着小武，目中充满了祈求之色。

小武叹了口气道：“ 你总在我面前说，你的小公主是世上第一个美人，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骗人精。”

高立脸色立刻变了，拼命挤眼，道：“ 我哪点儿骗了你？”

小武道：“ 世上哪里有象她那样的美人？她简直是天上的仙子。”

高立笑了。

双双也笑了。

小武用拳头轻打高立的肩，笑道：“ 老实说，我真羡慕你这子，你哪点儿配得上她。”

高立故意叹了口气，道：“ 老实说，我实在配不上她，只可惜她偏偏要喜欢我。”

双双吃吃笑道：“你们看这个人，脸皮怎么越来越厚了。”

高立道：“我是跟这小子学的。”

三个人同时大笑，小武忽然也发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样开心过。

双双睡得很早，吃完了饭，是高立扶她上床的，还替她盖好了被。

她就象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样样事都需要别人照顾。

可是她却能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快乐。

现在星已升起。

高立和小武铺了张草席在花丛间，静静地躺在星空下。

夜凉如水。

星空遥远而辉煌。

小武忽然长长叹息了一声，道：“你说的不错，她的确是个奇妙的女人。”

高立没有说话。

小武道：“她的外貌也许并不美，可是她的心却很美，也许比世界上大多数美人都美丽得多！”

高立还是没有说话。

小武道：“我本来一直在奇怪，象你这样的人，为什么是个小气鬼，现在我才明白了。”

他叹息着，接着道：“为了她这样的女人，你无论怎么做都是值得的。”

高立忽然道：“也许我并不是为了她。”

小武道：“你不是？”

高立也叹了口气，道：“我若说得光明堂皇些，当然可以说是为了她，可是我自己心里明白，我这么样为的是自己。

小武道：“哦！”

高立道：“因为我只在这里的时候，心里才会觉得平静快乐，所以……”

他慢慢的接着道：“我每隔一段时候，都一定要回来一次，住几天，否则我只觉早已倒了下去，早已发了疯。”

——人也象机械一样，每隔一段时候，都要回厂去保养保养、加加油的。

小武当然懂得这意思。

他沉默了很久，忽然又问道，“你怎么遇见她的？”

高立道：“她是个孤儿。”

小武道：“她的父母呢？”

高立道：“已经死了，在她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他面上露出痛苦之色，接着道：“他们只有她一个女儿，为了怕她伤心，从小就说她是世上最美的孩子，她……她自己当然也看不见自己。”

看不见自己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也看不见别人。

就因为她看不见别人，所以才不能将自己跟别人比较。

小武长长叹息着，黯然道：“她是个瞎子，这本是她的不幸，但从这一点看，这反而是她的运气。”

幸福与不幸之间的距离，恐怕本来就很微妙。

高立道：“有一次我受了很重的伤，无意间来到这里，那时她父母还没有死，他们为我疗伤，日日夜夜地照顾我，从没有盘问过我的来历，也从没有将我当做歹徒。”

小武道：“所以你以后就常常来？”

高立道：“那时我已将这里当做我自己的家，到了年节时，无论我在哪

里，总要想法子赶着回来的。”

小武道：“我了解你这种心情。”

他脸上也露出了一种很奇怪的痛苦之色，这个看来很开朗的少年，心里也有很多不可与外人道出的痛苦和秘

高立道：“后来……后来她的父母死了，临终以前，将他们唯一的女儿交托给我，他们并不希望我娶她，只不过希望我能象妹妹般看待她。”

小武道：“可是你娶了她？”

高立道：“现在还没有，但以后——以后我一定会娶她的。”

小武道：“为了报恩？”

高立道：“不是。”

小武道，“你真的爱她？”

高立迟疑着，缓缓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喜欢她，我只知道……只知道她可以使我快乐，可以使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人。”

小武道：“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娶她？”

高立又沉默了很久，忽然笑了笑，道：“你想不想喝我们的喜酒？”

小武道：”当然想。”

高立坐了起来，眼睛里忽然发出了光，道：“你肯不肯在这里多留几天？”

小武道：“反正我也已无处可去。”

高立用力拍了拍他的肩，道：“好，我一定请你喝喜酒。”

小武跳了起来，用力拍拍他的肩道：“我一定等着喝你的喜酒。”

高立道：“我明天就跟大象去准备。”

小武道：“大象？”

高立道：“大象就是刚才替我们做饭的那个独臂老人。”

小武道：“他——他又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高立笑得仿佛很神秘，道：“你看呢？”

小武道：“我看他一定是个怪人，而且一定有段很不平凡的历史。”

高立道：“你看过他用斧头没有？”

小武道：“看过。”

高立道：“你觉得他手上的功夫如何？”

小武道：“好象并不在你我之下

高立道：“你的眼光果然不错。”

小武道：“他究竟是谁？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为什么对你特别尊敬？”

高立又笑了笑，道：“这些事你以后也许会慢慢知道的。”

小武道：“你现在为什么不告诉我？”

高立道：“因为我答应过他，绝不将他的事告诉任何人。”

小武道：“可是我……”

这句话没有说完，他身子突然腾空而起。箭一般向山坡里的一丛月季花里窜了过去。

他的身法轻巧而优美，而且非常特殊。

花丛中仿佛有人低声道：“好轻功，果然不愧为名门之子。”

小武的脸色变了变，低叱问道：“阁下是什么人？”

喝声中，他已窜入花丛，正是刚才那人声发出来的地方。

他没有看见任何人。

花丛里根本连个人影都没有！

星月在天，夜色深沉。

高立也赶了过来，皱眉道：“ 是不是七月十五的人又追到这里来了？ ”

小武道：“ 只怕不是。 ”

高立道：“ 你怎么知道不是？ ”

小武没有回答。

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仿佛有些惊讶，又仿佛有些恐惧。

既然他算准不是组织中的人追来，又为什么要恐惧？

高立虽然想不通，也没有再问。

他知道小武若是不愿说出一件事，无论谁也问不出来的。

高武沉默了很久，忽又问道：“ 大象呢？ ”

高立道：“ 只怕已睡了！ ”

小武道：“ 睡在哪里？ ”

高立道：“ 你想找他

小武勉强笑了笑，道：“ 我……我能不能去找他聊聊？ ”

高立笑了笑，道：“ 你难道看不出他是个很不喜欢聊天的人？ ”

小武目光闪动着，目中的神色更奇特，缓缓道：“ 也许他喜欢跟我聊天呢。 ”

高立凝视着他，过了很久，终于点点头，道：“ 也许，这世上奇怪的事本来就多得很。 ”

（二）

大象并没有睡。

他开门的时候，脚上还穿着鞋子，眼睛里也丝毫没有睡意。

没有睡意，也没有表情。

他无论看着什么人，都好象在看着一块木头。

高立笑了笑，道：“ 你还没有睡？ ”

大象道：“ 睡着了的人不会开门。 ”

他说话很慢、很生硬，仿佛已很久没有说过话，已不习惯说话。

高立显得很惊讶，仿佛已有很久没有听到过他说话。屋子里很简陋，除了生命上必需之物外，什么别的东西都没有。

他过的简直是种苦行僧的生活。

小武只觉得这里恰巧和双双的屋里成了个极鲜明的对比，就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魁伟、健壮、坚强、冷酷的独臂老人，也和双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若没有非常特别的原因，这么样两个人是绝不会生活在一起的。

大象已经拉开张用木板钉成的凳子，说道：“ 坐。 ”

屋里一共只有这么样一张凳子，所以小武和高立都没有坐。

小武站在门口，眼直勾勾地看着这老人，忽然道：“ 你以前见过我？ ”

大象摇摇

小武道：“ 可是你认得我！ ”

大象又摇摇头。

高立看看他，又看看小武，笑道：“ 他既未见过你，怎么会认得你！ ”

小武道：“ 因为他认得我的轻功身法。 ”

高立道："你的轻功身法难道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小武道："有。"
高立道："我怎么看不出？"
小武道："因为你年纪太轻。"
高立道："你难道已经很老了。"
小武笑了笑，只笑了笑。
高立又问道："就算你轻功身法和别人不同，他也没看过。"
小武道："他看过。"
高立道："几时看过的？"
小武道："刚才。"
高立道："刚才？"
小武又笑了笑，什么话都没有说，眼睛却在看着大象脚上的鞋。
鞋子上的泥还没有干透。
最近的天气一直很好，只有花畦的泥是湿的，因为每天黄昏后，大象都去浇花。
但若是黄昏时踩到的泥，现在就应该早已干透了。
高立并不是反应迟钝的人，立刻明白刚才躲在月季花丛中的人就是他。
"是你？"大象并没有否认。
高立道："你真的认得他？"
大象也没有否认。
高立道："他是谁？你怎么认得他的。"
大象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却转过头，冷冷地看着小武，"你为什么还不回去？"
小武脸色仿佛又变了变，道："回去？回到哪里去？"
大象道："回你的家。"
小武并没有问："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里？"
他反而问："我为什么要回去！"
大象道："因为你非回去不可。"
小武又问了一句："为什么？"
大象道："因为你父亲只有你这么样一个儿子。"
小武身子突然僵硬，就象是突然被一根钉子钉在地上。
他眼睛盯着这老人，过了很久，才一字字道："你不是大象。"
高立悠然说道："他当然不是大象，他是一个人。"
小武不理他，还是盯着这老人，道："你是邯郸金开甲！"
老人面上还是没有表情。
高立却已忍不住失声道："金开甲？'大雷神'金开甲？"
小武道："不错！"
他淡淡地笑了笑，接着道："你刚才不肯告诉我他的来历，只因为你根本也不知道他是谁。"
高立叹了口气，苦笑道："我的确不知道他就是大雷神。"
小武道："除了金老前辈外，普天之下，还有谁能将斧头运用得那么巧妙？"
金开甲突然冷冷他说道："只可惜你年纪也太轻，还没有见过二十年前的'风雷神斧'是什么样子。"

小武道：“ 可是我听说过。 ”
金开甲道：“ 你当然听说过，有耳朵的人都听说过。 ”
他脸上虽然还是全无表情，言词间却已显露出一种慑人的霸气。
小武淡淡道：“ 但是我却没有想到过，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大雷神，竟会躲在这里替人家劈柴！ ”
这句话里仿佛有刺。
金开甲脸上突然起了种奇异的变化，也象是突然被根钉子钉过了很久，他才一字字缓缓道：“ 那当然要多谢你们家的人。 ”
这句话里也仿佛有刺。
小武道：“ 你只怕从来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这里看见我。 ”
金开甲道：“ 的确没有！ ”
小武冷笑道：“ 就在十年前，大雷神还号称天下武功第一，今天见了我，为什么不杀了我？ ”
金开甲道：“ 我不杀你。 ”
小武道：“ 为什么？ ”
金开甲道：“ 因为你是我救命恩人的朋友！ ”
小武道：“ 谁是你的救命恩人。 ”
高立突然道：“ 我。 ”
小武很惊奇，道：“ 你？你救了大雷神？ ”
高立苦笑道：“ 我并没有想到我救的是天下第一武林高手！ ”
金开甲冷冷道：“ 那时我已不是天下第一武林高手，否则又怎么被那几个竖子所欺。 ”
他冷漠的眼睛里突又露出一丝愤怒之色，过了很久，才接着道：“ 自从泰山一役，伤在你父亲手里之后，我就已不再是天下武林第一高手。 ”
小武道：“ 他破了你的‘ 重楼飞血 ’？ ”
金开甲道：“ 没有，没有人能够破得了重楼飞血。 ”
小武道：“ 他虽然断了你一只手，但你还剩下一只有手。 ”
金开甲冷笑道：”你毕竟年纪太轻，竟不知大雷神用的是左手斧。 ”
小武怔住。
过了很久，他突又问道：“ 你在这里天天劈柴，为的就是要练右手斧？ ”
金开甲道：“ 你不笨！ ”
小武道：“ 你已练了多久？ ”
金开甲道：“ 五年
小武道：“ 现在你右手是否能和左手同样灵巧？ ”
金开甲闭上嘴，拒绝回答。
没人会将自己的武功虚实，告诉自己的仇家的。
高立叹了口气，道：“ 难怪你冬天劈柴，夏天也劈柴，现在我总算明白了！ ”
他转向小武，笑了笑，道：“ 现在我总算也知道你是谁了。 ”
小武道：“ 哦！ ”
高立道：“ 你不是姓武，你是姓秋，叫做秋凤梧。 ”
小武也笑了笑，道：“ 想不到你居然知道我的名字。 ”
高立道：“ 昔年‘ 孔雀山庄 ’秋老庄主，在泰山绝顶决斗天下第一高手大雷神，这一战连没有耳朵的人怕都听说过。 ”

秋凤梧也不禁叹息，道：“那一战当真可以算是惊天地而泣鬼神。”
高立微笑道：“所以孔雀山庄的名字，我当然也听说过。”
秋凤梧凝视着他，道：“秋凤梧也好，小武也好，反正都是你的朋友。”
高立道：“当然是。”
秋凤梧道：“而且永远都是。”
他忽然转问金开甲，道：“但我们并不是朋友，现在不是，以后也不是。”
金开甲道：“当然不是。”
秋凤梧道：“所以你若要找孔雀山庄复仇，随时都可以向我出手。”
金开甲冷冷地道：“我为什么要找孔雀山庄复仇？”
秋凤梧：“你不想报复？”
金开甲道：“不想。”
秋凤梧道：“为什么？”
金开甲道：“那一战本是公平决斗，生死俱无怨言，何况我不过断了一只手！”
他忽然长叹了一声，慢慢的接着道：“秋老头本可要我命的，但他却只要了我一只手，我若一定要报复，是报恩，不是报仇。”
秋凤梧看着他，仿佛很惊讶，又仿佛很佩服，终于长长叹了一声，道：“难怪家父常说，大雷神是条了不起的男子汉，胜就是胜，败就是败，就凭这一点，江湖中已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
金开甲冷冷地道：“的确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
秋凤梧道：“家父虽然胜了前辈，但大雷神却还是天下第一高手！”
金开甲道：“不是。”
秋凤梧道：“是。因为家父并不是以武功胜了前辈，而是用暗器。”
金开甲沉下了脸，厉声道：“暗器难道不是武功——你难道看不起暗器？”
秋凤梧道：“我……”
金开甲道：“刀剑是武器，暗器也是武器，我用风雷斧，他用孔雀翎，他能避开我的风雷斧，我不能避开他的孔雀翎，就是他胜了！无论谁也不能说他胜的不公平，你更不能。”
秋凤梧垂下头，脸上却反而现出神采，道：“是，是我错了。”
金开甲道：“你知道错了，就该快回去。”
秋凤梧道：“我现在还不能回去！”
金开甲道：“为什么？”
秋凤梧笑了笑道：“因为我还等着要喝高立的喜酒。”
酒在桌上。
每个人在心情激动之后，好象都喜欢找杯酒喝喝。
秋凤梧举杯叹道：“英雄毕竟是英雄，好象永远都不会老的，我实在想不到大雷神直到今日还有那种顶天立地的豪气。”
高立叹道：“但这些年来，他日子的确过得太苦，我几乎从未看见他笑过。”
秋凤梧笑道：“但他想到你要请我们喝喜酒时，他却笑了。”
高立道：“所以这喜酒我更非请不可。
秋凤梧道：“我也非喝不可。”
高立笑道：“世上可有几个人能请到大雷神和孔雀山庄的少庄主来喝他

的喜酒？”

秋凤梧举杯一饮而尽，突然重重放下酒杯，道：“我不是孔雀山庄的少庄主。”

高立愕然道：“你不是？”

秋凤梧道：“我不是，因为我不配。”

他又满倾一杯，长叹道：“我只配做杀人组织中的刽子手。”

高立叹了口气，道：“我实在也想不通，你怎么会入‘七月十五’的？”

秋凤梧凝视着手里的酒杯，缓缓道：“因为我看不起孔雀翎，看不起以暗器搏来的名声，我不愿一辈子活在孔雀翎的阴影里，就像是个躲在母亲裙下的小孩子，没出息的小孩子。”

高立道：“所以你想要凭你的本事，搏你自己的名声。”

秋凤梧点点头，苦笑道：“因为我发现江湖中尊敬孔雀山庄，并不是尊敬我们的人，而是尊敬我们的暗器，若没有孔雀翎，我们秋家的人好象就不值一文。”

高立道：“没有人这么想。”

秋凤梧道：“但我却不能不这样想，我加入‘七月十五’，本是为了要彻底瓦解这组织，我一直在等机会。”

他又叹息一声，道：“但我后来才发现，纵然能瓦解‘七月十五’，也没有用！”

高立道：“为什么？”

秋凤梧道：“因为‘七月十五”这组织本身，也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幕后显然还有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支持它、指挥它。”

高立慢慢地点了点头，脸色也变得很沉重，道：“你猜不出谁在指挥它？”

秋凤梧目光闪动，道：“你已猜出了？”

高立道：“至少已猜中七成

秋凤梧道：“是谁？”

高立迟疑着，终于慢慢他说出了三个字：“青龙会。”

秋凤梧立刻用力一拍桌子，道：“不错，我猜也一定是青龙会。”

高立道：“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秋凤梧道：“青龙会据说也有三百六十五个秘密的分舵。”

高立道：“从正月初一到除夕，恰巧是三百六十五天。”

秋凤梧道：“七月十五只不过是他们其中一个分舵而已。”

两人突然不说话了，脸色却更沉重。

“七月十五”组织之严密，手段之毒辣，力量之可怕，他们当然清楚得很。

但“七月十五”却只不过是青龙会三百六十五处分舵之一。青龙会组织之强大可怕，也就可想而知。

秋凤梧终于长叹道：“据说青龙老大曾经向人夸口，只要阳光能照得到的地方，就有青龙会的力量存在。”

高立道：“他还说只要海未枯，石未烂，青龙会也不会毁灭。”

秋凤梧握紧双拳，道：“只可惜我们连青龙会老大是谁都不知道？”

高立道：“没有人知道？”

（三）

双双起来得很早。
是高立扶她起床的，现在他们已到后面的山坡上摘花去了。
他们当然要有很多话要说。
昨天晚上，他们说话的机会并不多。
秋凤梧站在院子里，享受着这深山清晨中新鲜的风和阳光。
他本来很想去帮忙金开甲做早饭的，但却被赶了出来。
“出去，当我做事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在旁边看。”
看着这位叱咤一时的绝代高手拿着锅铲炒蛋，实在也并不是件愉快的事。那实在令人心里很不舒服。
但金开甲自己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
“我做这些事，只因为我喜欢做，做事可以使我的手灵巧。”
“武功本就是入世的，只要你肯用心，无论做什么事的时候，都一样可以锻炼你的武功。”
现在秋凤梧反复咀嚼着这几句话，就好象在嚼着枚橄榄，回味无穷。
他现在才明白金开甲为什么能成为天下武林第一高手。
早饭已经摆在桌上，他们正在等高立和双双回来。
金开甲又开始劈柴。
秋凤梧静静的在旁边看着，只觉得他劈柴的动作说不出的纯熟优美。
武学的精义是什么？
只有四个字——专心、苦练。
其实这四个字也同样适于世上的每一件事。
无论你做什么，若要想出人头地，就只有专心、苦练。
“你可知道谁是自古以来，使用斧头的第一高手？”
“不知道！”
“鲁班。”
“他只不过是个巧手的工匠而已。”
“可是他每天都在用斧头，对于斧的性能和特质，没有人能比他知道的更多，斧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用斧就好象动用手指一样灵活。
熟，就能生巧。
这岂非也正是武学的精义。
秋凤梧长长叹息，只觉得金开甲说的这些话，甚至比一部武功秘发还有价值。
这些也绝不是那些终日坐在庙堂上的宗主大师们，所能说得出的。
阳光遍地，远山青翠。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左手拄着根拐杖，右手提着个青布包袱，沿着小溪踽踽独行，腰弯得就象是个虾米。
秋凤梧道：“这附近还有别的人家。”
金开甲道：“最近的也在三五里外。”
秋凤梧不再问了，老太婆却已走到院子外，喘息着，陪着笑脸道：“两位大爷要不要买几个鸡蛋？”
秋凤梧道：“鸡蛋新鲜不新鲜？”
老太婆笑道：“当然新鲜，不信大爷你摸摸，还是热的哩。”
她走进来，蹲在地上，解开青布包袱。

包袱里的鸡蛋果然又大又圆。
老太婆拾起一枚，道：“新鲜的蛋生吃最滋补，用开水冲着吃也……”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突听“飕”的一声，一根弯箭已穿入了老太婆的背。
老太婆的脸骤然扭曲，抬起头，似乎想将手里的蛋掷出，但人已倒了下去。
接着，就有个黑衣人影从山坳后窜出，三五个起落，已掠入院子，什么话都不说，一把抄起了老太婆的鸡蛋，远远掷出，落入小溪。
只听“轰”的一声，溪水四溅。
黑衣人这才长长吐出口气，道：“好险。”
秋凤梧脸色已变了，似已连话都说不出。
黑衣人转过脸对他勉强一笑，道：“阁下已看出这老太婆是什么人了吗？”
秋凤梧摇摇头。
黑衣人压低声音，道：“她就是‘七月十五’派来行刺的。”
秋凤梧变色道：“七月十五？阁下你……”
黑衣人道：“我……”
他一个字刚说出，身子突也一阵扭曲，脸已变形，嘴角也鲜血。
血一流出来，就变成黑的。
金开甲脸色也变了，抛下斧头赶来。
黑衣人已倒下，两只手捧着肚子，挣扎着道：“快……快，我身上的木瓶中有解药……”
金开甲想过去拿，秋凤梧却一把拉住了他。
黑衣人的神情更痛苦，哽声道：“求求你……快，快……再迟就来不及了。”
秋凤梧冷冷地看着他，冷冷道：“解药在你身上，你自己为何不拿？”
金开甲怒道：“你难道看不出他已不能动了，我们怎能见死不救。”
秋凤梧冷笑道：“他死不了的。”
黑衣人的脸又一阵扭曲，突然箭一般从地上窜起，扬手打出了七点乌星。
那老太婆竟也从地上跳了起来，一挥手，掷出了两枚鸡蛋。
秋凤梧没有闪避，反而迎了上去。两枚蛋忽然已到了他手里，滑入他衣袖。
老太婆凌空翻身，倒窜而出，忽然发现秋凤梧已到了她面前。
她双拳齐出，双锋贯耳。
但秋凤梧的手掌却已自她双拳中穿过，她的拳头还未到，秋凤悟的手掌已拍在她胸膛上。
轻轻一拍。
老太婆的人就象是忽然被这只手掌粘住，双臂刚刚垂下，人也不能动了。
然后她就听到一阵骨头断裂的声音。
金开甲用一条手臂挟住了那黑衣人，挟紧，放松，黑衣人忽然间就象是一堆泥般倒了下去，断裂的肋骨斜斜刺出，穿破了衣裳。
鲜血慢慢的在地上散开。慢慢地渗入地
金开甲凝视着，目光带着种深思之色，就仿佛这一生从未见过流血一样。
老太婆不停地颤抖。
也不知是因为秋凤梧这种奇特的掌力，还是因为那骨头碎裂的声音，她

忽然恐惧得象是个刚从噩梦中惊醒的孩子。

秋凤梧一把揪住她苍苍白发，用力拉下来，带着她的脸皮一起拉了下来，就露出了另一张脸。

一张瘦小、蜡黄、畏怯，但却十分年青的脸。

秋凤梧冷冷地看着他，道：“ 你是新来的？ ” 这人点点头。

秋凤梧道：“ 你知道我是谁？ ”

这人舐了敌发干的嘴唇，道：“ 我……我听说过。 ”

秋凤梧道：“ 那么你就该知道，我至少有三十种法子可以让你后悔为什么要生下来。 ”

这人勉强点了点头，脸上已无人色。秋凤梧道：“ 所以你最好还是说实话。 ”

这人道：“ 我说……我说。 ”

秋凤梧道：“ 你们来了几个人？ ”

这人道：“ 六个。 ”

秋凤梧道：“ 都是些什么人？ ”

这人道：“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

秋凤梧道：“ 他们的人在哪里？ ”

这人道：“ 就在山那边，等着我们…… ”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又听见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

他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

秋凤梧已转过身，没有再看一眼。

他杀人从不再多看一眼。

金开甲却还在凝视着地上的鲜血，突然道：“ 我已有六年未曾杀过人秋凤梧道：“ 六年的确已不算短。 ”

金开甲道：“ 我十三岁时开始杀人，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杀人是件令人作呕的事。 ”

秋凤梧叹了口气，道：“ 只不过那还是比被杀好些。 ”

金开甲霍然抬起头，盯着他，道：“ 你怎知道他们是来杀你的？ ”

秋凤梧苦笑道：“ 只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跟他们一样的事。 ”

金开甲还想再问，已听到双双的声音：“ 你以前做过什么事？ ”

双双倚着高立的肩，站在阳光下。

高立的脸色苍白而紧张，但双双脸上却带着比阳光还灿烂的笑容。

秋凤梧从未想到她看来也会变得如此美丽。

世上还有什么比欢愉和自信更能使一个女人变得美丽呢？秋凤梧正不知怎么回答她的话，双双却又在问：“ 我刚才好象听见你们在说杀人？ ”

秋凤梧终于勉强笑了笑，道：“ 我们刚才在说故事。 ”

双双嫣然问道，“ 什么故事？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

秋凤梧道：“ 但这故事却不好听。 ”

双双道：“ 为什么？ ”

秋凤梧道：“ 因为这故事中，有人在杀人！ ”

双双脸上似也有了阵阴影，凄然道：“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要杀他们。 ”

秋凤梧缓缓道：“ 这也许只因为他们若不杀人，别人就要杀他们。 ”

双双慢慢地点了点头，神色更凄凉，忽又皱眉道：“ 这里怎么有血腥气？ ”

金开甲道：“ 我刚才杀了一只鸡。 ”

住在山林中的人，家家都养鸡。最愚蠢的人，也不会长途跋涉，拿鸡蛋到这种地方来卖的。无论中了什么样的毒，从嘴角流出来的血也不可能立刻变成的，更不可能在毒发倒地时，还能将每个字说得很清楚。

这并不是因为“七月十五”杀人的计划有欠周密。

这只因定计划的人，从未到过这偏僻的山林里，只因来的这两个人，还是第一次参加杀人的行动。

而他们遇着的偏偏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何况这次行动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失败。

后面还有四个人。

真正可怕的是这四个人。

（四）

饭总要吃的，秋凤梧反而吃得特别多。这一顿饭吃过后，下一顿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吃了。

他希望高立也多吃些。

但高立却一直在看着双双，目中充满了忧虑之色。

他显然有很多话要问秋凤梧，却又不能在双双面前问出来。

饭桌上只有双双是愉快的。

知道得越少，烦恼忧虑就越少，所以有时候无知反而是幸福的。

双双忽然道：“今天你们怎么不喝酒？”

秋凤梧勉强笑道：“只有真正的酒鬼，白天才喝酒。”

双双道：“你们还不是真正的酒鬼？”

秋凤梧道：“幸好还不是。”

双双垂下头，忽又轻轻道：“若是喜酒呢？”

秋凤梧心里好象突然被刺了一针。

喜酒，他们岂非本在等着喝高立的喜酒？他抬起头，就发现高立的手在颤抖。

一张脸已苍白如纸。

没有喜酒了。

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血！也许是别人的血，也许是自己的血，流不尽的你手上只要沾着一点血腥，这一生就永远要在血腥中打滚。

秋凤梧正在喝汤，只觉得这汤也又酸又腥，就好象血一样。

双双的脸上，却已泛起了红晕，幸福而羞涩的红晕。

她垂着头，轻轻道：“刚才……刚才他已跟我说了，他说你们也都已知道。”

秋凤语茫然道：“我们都已知道。”

双双红着脸，嫣然道：“我以为你们一定会恭喜我们的！”

秋凤梧道：“恭喜恭喜。”

他只觉得嘴里满是苦水，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

他知道高立心里一定比他更苦。

双双道：“既然有事值得恭喜，你们为什么不喝杯酒呢？”

高立忽然站起来，道：“谁说我们不喝酒，我去拿酒去。”

双双嫣然道：“ 今天我也想喝一点，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
高立道：“ 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
他虽已站起来，但身子却似已僵硬。
院子里的尸身还没有埋葬，正在阳光下逐渐干瘪萎缩。
追杀他们的人已经在路上，随时随刻都可能出现。
她平静幸福的生活，眼见就要毁灭，连生命都可能毁灭。
可是她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高立只觉得面颊冰冷，眼泪已沿着面颊，慢慢地流了下来……秋凤梧实在不忍再看高立面上的表情，也不忍再看双双。
他生怕看了之后，自己也会哭。
金开甲一直在扒饭，一口一口咽下去，忽然放下筷子站起来道：“ 我出去一趟。 ”
秋凤梧道：“ 到哪里去？ ”
其实他根本不必问的。
他当然知道金开甲是要去为他们挡住那些人。
金开甲道：“ 我出去走走。 ”
秋凤梧道：“ 我们一起去。双双道：“ 你们要出去，酒还没有喝哩。 ”
秋凤梧勉强笑道：“ 酒可以等我们回来再喝，我们去找些新鲜的竹笋来烧鸡。 ”
高立忽然笑了笑，淡淡道：“ 你们不必去了，竹笋已在院子里。 ”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出奇。
平静得可怕。
秋凤梧回过头，一颗心也立刻沉了下去。
四个人已慢慢地走入了院子。

（五）

阳光灿烂，百花齐放。
多么好的天气。
第一个人慢慢地走进来，四面看了一眼，喃喃道：“ 好地方，真是好地方。 ”
这人的脸很长，就象马的脸，脸上长满了一粒粒豌豆般的疙瘩，眼睛里布满血丝。
有些人天生就带着种凶相，他就是这种人！院子里有个树桩。
他慢慢地坐下来，“ 呛 ”的，拔出一柄沉重的鬼头刀。
他就用这把刀开始修他的指甲。
三十七斤重的鬼头刀，在他手里，轻得就像是柳叶一样。
高立认得他。
他叫毛战！“ 七月十五 ”这组织中，杀人最多的就是他。
他每次杀人时都已接近疯狂，一看到血，就完全疯狂。
若不是因为他已经到滇境去杀人，上次刺杀百里长青的行动，一定也有他。
第二个人慢慢地走进来，也四面看了一眼，道：“ 好地方，能死在这地方真不错

这人的脸是惨青色的，看不见肉，鼻如鹰钩，眼睛也好象专吃死尸的兀鹰一样。

他手里提着柄丧门剑，剑光也象他的脸一样，闪着惨青色的光。

他看来并没有毛战凶恶，但却更阴沉——阴沉有时比凶恶更可怕。

院子里有棵榕树。

他一走进来，就在树荫下躺了下去，因为他一向最憎恶阳光。

高立不认得他，却认得他的剑。

“阴魂剑”麻锋。

“七月十五”早已在吸收这个人，而且花了不少代价，他当然是值得的。

他从不轻易杀人，甚至很少出手。

可是他要杀的人，都已进了棺材。

他杀人时从不愿有人在旁边看着，因为有时连他自己都觉得他用的法子太残酷。

“你若要杀一个人，就得要他变做鬼之后，都不敢找你报复！”

第三个人高大得已有些臃肿，但脚步很轻，比猫还轻。

高立当然也认得他。

这人竟是丁干。

他慢慢地走进来，四面看了一眼，悠然道：“好地方，真个好地方，能在这地方等死，福气真不错。”

他也坐下来，用手里的弯刀修胡子。

他跟毛战本是死党，一举一动都在有意无意间模仿着毛战。

若说他这人还有个朋友，就是毛战。

第四个看来很斯文，很和气，白白净净的脸，胡子修饰得干净而整齐。

他背负着双手，施施然走了进来，不但脸带着微笑，眼睛也是笑眯眯地。

他没有说话，身上也没有兵

他看来就像是个特地来拜访朋友的秀才。

但高立和秋凤梧看见这个人，却忽然觉得有阵寒意自足底升起。

好像这人比毛战、麻锋、丁干加起来还要可怕很多。

因为他们认得他。

他就是“七月十五”这组织的首领，“幽冥才子”西门玉！高立在这组织已逾三年，但却从来未见过西门玉亲自出手。

据说他杀人很慢，非常慢。

据说他有一次杀一个人竟杀了两天。

据说两天后这人断气时，谁也认不出他曾经是个人了。

但这些当然只不过是传说，相信的人并不多。

因为他实在太斯文，太秀才气，而且文质彬彬，温柔有礼。

象这么样一个斯文人，怎么会杀人呢？现在他还笑眯眯地站在院子里等，既不着急，也没有发脾气，好象就是要他再等三天三夜也没关系。

但高立和秋凤梧却知道现在他们已到了非出去不可的时候。

他们对望了一眼。

秋凤梧悄悄地从墙上抽下了他的剑。

高立慢慢地从墙角抄起他的枪。

双双忽然道：“外面又有人来了，是不是你请来喝喜酒的朋友？”

高立咬了咬牙，道：“他们不是朋友！”

双双道：“ 不是朋友，是什么人？ ”

高立道：“ 是强盗。 ”

双双脸色变了，仿佛立刻就要晕倒。

高立心里又是一阵酸楚，柔声道：“ 我叫大象扶你回房去歇一歇，我很快就会将强盗赶跑的。 ”

双双道：“ 真的很快？ ”

高立道：“ 真的！ ”他勉强忍耐着，不让泪流下。

他只希望这是自己最后一次骗

也许这真是最后一次了。

（六）

毛战还在修指甲，丁干还在修胡子，麻锋躺在树荫下，更连头都没有抬起。

在他们眼中，“ 小武 ”和高立已只不过是两个死人。

但西门玉却迎了上去，笑容温柔而亲切，微笑道：“ 你们这两天辛苦了？ ”

秋凤梧居然也笑了笑，道：“ 还好。 ”

西门玉道：“ 昨天睡得好不好？ ”

秋凤梧道：“ 我们倒还睡得着，吃得饱。 ”

西门玉又笑了，道：“ 能吃得睡得就是福气，上次我给你们的银子，你们花光了吗？ ”

秋凤梧道：“ 还有一点。 ”

西门玉笑道：“ 当然还有，我早就听说百里长青是个很大方的人。 ”

秋凤梧道：“ 不错，他给了我们每个人五万两，想不到救人比杀人赚的钱还多。 ”

西门玉点点头，道：“ 这倒是提醒了我，我以后只怕也要改行了。 ”

秋凤梧道：“ 现在呢！ ”

西门玉微笑着说道：“ 现在我还想免费杀几个人。 ”

秋凤梧叹了口气，道：“ 我本该也免费杀个人的，只可惜他的皮太厚了，我也免得费气力。 ”

西门玉道：“ 你是说丁于？ ”

秋凤梧道：“ 我只奇怪皮这么厚的人，胡子是怎么长出来的。 ”

西门玉道：“ 他的确厚颜、无耻，而且还杀了两个伙伴，你猜我要怎么样对付他？ ”

秋凤梧道：“ 猜不出

西门玉道：“ 我准备赏给他五百两银子，因为他总算活着回去将你们的行踪告诉了我。 ”

他笑了笑，悠然道：“ 你看，我赏罚是不是一向公平得很？ ”

秋凤梧道：“ 的确公平得很。 ”

西门玉忽然又叹了口气，说道：“ 我知道你现在陪我聊天，不过是在等机会杀我，我始终认为你是最懂得怎么样杀一个人。所以我实在替你可惜！ ”

秋凤梧道：“ 你还知道什么？ ”

西门玉道：“ 我也知道你们一定会在这里等着我的。 ”

秋凤梧道：“ 为什么？ ”

西门玉道：“ 因为带着个女人走路，总是不大方便，这女人偏偏又丢不下的。 ”

他忽然向高立笑了笑，道：“ 你说对不对？ ”

高立冷冷道：“ 对极了。 ”

西门玉微笑道：“ 久闻嫂夫人是位天仙般的美人，你为什么不请出来让我们见见？ ”

高立道：“ 她只见人，不见你们这种…… ”

他身子突然僵硬，声音立刻嘶哑。

因为他已听到双双的脚步声。

双双已挣扎着，走了出来，正在不停地喘息。

每个人的眼睛都突然睁大了，就像是突然看见一个有三条腿的人。

毛战突然大笑，道：“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就是高立的女人！ ”

丁干大笑道：“ 这是个女人么？这简直是个妖怪，不折不扣的妖怪。 ”

毛战道：“ 若果谁要娶这种妖怪，我情愿去做和尚，情愿一头撞死！ ”

高立的脸己因痛苦而扭曲变形。

他不敢再回头去看双双。

他突然像一条负伤的野兽般冲了出去——

他宁可死，宁可死一千次、一万次，也不愿让双双受到这种打

命　运

（一）

刀法、剑法的名家，常常会认为用双刀双剑是件很愚蠢，甚至很可笑的事。

在枪法的名家眼中看来，双枪简直就不能算是一种枪。

因为武功也正如世上很多别的事一样，多，并不一定就是好。

一个手上长着七根指头的人，并不见得能比只有五根指头的人更精于点穴。

真正精于点穴的人，只要用一根手指就已足够了。

可是用双刀双剑的人，也有他们的道理。

“人明明有两只手，为什么只用一件武器？”

无论哪种道理比较正确，现在却绝不会有人认为高立是可笑的。

他的双枪就像是毒龙的角，飞鹰的翼。

他从西门玉面前冲了出去，他的枪已飞出，这一枪飞出，就表示血战已开始。

但秋凤梧还是没有动。

因为西门玉也没有动，甚至连看都没有去看高立一眼。

他眼睛一直盯着秋凤梧的手，握剑的手。

秋凤梧已可感觉到自己的手心渗着冷西门玉忽然笑了笑，道：“我若是你，现在就已将这柄剑放下来。”

秋凤梧道：“哦！”

西门玉道：“因为你若放下这柄剑，也许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秋凤语道：“有多少机会？”

西门玉道：“并不多，但至少总比完全没有机会好些。”

秋凤梧道：“高立已完全没有机会。”

西门玉道：“他枪法不错，在用好枪的高手中，他几乎已可算是最好的一个。”

秋凤梧道：“你说得很公平。”

西门玉道：“我看过他的枪法，也看过他杀人，世上绝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武功。”

秋凤梧道：“我知道你一定很注意他。”

西门玉道：“我也很了解毛战和丁干。”

秋凤梧道：“你认为他们已足够对付高立。”

西门玉道：“至少已差不多。”

秋凤梧道：“我呢。”

西门玉道：“我当然很了解你。”

秋凤梧道：“你和麻锋已足够对付我！”

西门玉微笑道：“已嫌多了。”

秋凤梧道：“你算准了才来的！”

西门玉道：“要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若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我怎么会来。”

秋凤梧突然长长吐出口气，就好象一个漂流在大海上，已经快要淹死的

人，突然发现了陆地一样。

“ 十拿九稳的西门玉毕竟还算错了一次。 ”

他没有将金开甲算进去。

他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昔年威镇天下的大雷神也在这里。

“ 无论是多与少的错误，都可能会是致命的错误。 ”

他这次犯的错误可真大得要命。

秋凤梧慢慢地点了点头，道：“ 你的确算得很准，他们四个确已是足够对付我们两个。 ”

现在他们虽然没有看见金开甲，但他却知道金开甲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的。

他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

双枪飞舞。

闪动银光，映在他的脸上，他看来从未如此轻松过。

西门王盯着他的脸。

忽又笑了笑，道：“ 我知道这里还有一个人。 ”

秋凤梧道：“ 你知道？ ”

西门玉淡淡地道：“ 所以我们来的人也不止四个。 ”

秋凤梧叹了口气，道：“ 我虽然没看见，但总算早已想到了。 ”

西门玉道：“ 哦。 ”

飞舞的刀和枪就在他的身后，距离他还不及两尺。

刀枪相击，不时发出惊心动魄的声音，凛冽的刀风，己使他的发髻散乱。

但是他脸上却连一根肌肉都没有颤动。

秋凤梧也不能不佩服，他也从来未见过如此镇静的人。

他也笑了笑，道：“ 还有别的人呢？是不是在后面准备放火？ ”

西门玉道：“ 是。 ”

秋凤梧道：“ 先放火隔断我的退路，再绕到前面和你们前后夹击。 ”

西门玉道：“ 你好象很了解我。 ”

秋凤梧道：“ 我学得快。 ”

西门玉叹道：“ 你本来的确可以做我的好帮手的。 ”

他目光忽然从秋凤梧的身上移开，移到双双身上。

双双还站在门口，站在阳光下。

她纤细瘦弱的手扶着门，仿佛随时都可能倒下去。

可是她没有倒下去。

她身子似已完全僵硬，脸上也带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她虽然没有倒下去，但她整个人却似已完全崩溃。

你永远无法想象到那是种多么令人悲痛的姿势和表秋凤梧不忍回头去看她，忽又笑了笑，道：“ 火起了么？ ”

西门玉道：“ 还没有。 ”

秋凤梧道：“ 为什么还没有？ ”

西门玉道：“ 你在替我着急。 ”

秋凤梧道：“ 我只怕他们不会放火。 ”

西门玉道：“ 谁都会放火。 ”

秋凤梧道：“ 只有一种人不会。 ”

西门玉道：“ 死人。 ”

秋凤梧笑了。
就在这时，西门玉已从他身旁冲过去，冲向双双，一直躺在树荫下的麻锋，也突然掠起，惨碧色的剑光一闪，急刺秋凤梧的脖子。
但也就在这时，屋背后突然飞过来两条人影，“砰”的，跌在地西门玉没有看这两个人，因为他早已算准他们已经是死人——他已看出自己算错了一着。
现在他的目标是双双。
他也看得出高立对双双的感情。
只要能将双双挟持，这一战纵不能胜，至少也能全身而退。
双双没有动，没有闪避。
但她身后却已出现了一个人。
一个天神般的巨人。
金开甲就这样随随便便地站在门口，仿佛完全没有丝毫戒备。
但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要击倒他绝不是件容易事。
他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一双死灰色的眸子，冷冷地看着西门玉。
他并没有出手拦阻，但西门玉的身法却突然停顿，就象是突然撞到一面看不见的石墙上。
这既无表情、也没有戒备的独臂人，身上竟似带着种说不出的杀
西门玉眼角的肌肉似已抽紧，盯着他，一字字道：“阁下尊姓？”
金开甲道：“金！”
西门玉道：“金，黄金的金？”
他忽然发现这独臂人手里的铁斧，他整个人似也已僵硬。
“大雷神！”
金开甲道：“你想不到？”
西门玉叹了口气，苦笑道：“我算错了，我本不该来的。”
金开甲道：“你已来了。”
西门玉道：“现在我还能不能走？”
金开甲道：“不能。”
西门玉道：“我可以留下一只手。”
金开甲道：“一只手不够。”
西门玉道：“你还要什么？”
金开甲道：“要你的命。”
西门玉道：“没有交易？”
金开甲道：“没有。”
西门玉长长叹口气，道：“好。”
他突然出手，他的目标还是双双。
保护别人，总比保护自己困难，也许双双才是金开甲唯一的弱点，唯一的空门。
金开甲没有保护双双。
他知道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
他的手一挥，铁斧劈下。
这一斧简单、单纯、没有变化，没有后着——这一斧已用不着任何变化后着。
铁斧直劈，本是武功中最简单的一种招式。

但这一招却是经过了千百次变化之后，再变回来的。

这一斧返璞归真，已接近完全。

没有人能形容这一斧那种奇异微妙的威力，也没有人能了甚至连西门玉自己都不能。

他看见铁斧劈下来时，己可感觉到冰冷锐利的斧头砍在自己身上。

他听见铁斧风声时，同时也已听见了自己骨头断裂的声音。

他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死，怎么会是这么样一件虚幻的事？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恐惧。

他还没有认真想到死这件事的时候，突然间，死亡已将他生命攫取。

然后就是一阵永无止境的黑暗。

双双还是没有动，但泪珠已慢慢从脸上流下来……突然间，又是一阵惨呼。

秋凤梧正觉得麻锋是个很可怕的对手时，麻锋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

他挥剑太高，下腹露出了空门。

秋凤梧连想都没有去想，剑锋已刺穿了他的肚子。

麻锋的人在剑上一跳，就象是钓钩上的鱼。

他身子跌下时，鲜血才流出，恰巧就落在他自己身上。

他死得也很快。

毛战似已完全疯狂。

因为他已嗅到了血腥气，他疯狂碍就像一只嗅到血腥的饥饿野兽。

这种疯狂本已接近死亡。

他已看不见别的人，只看得见高立手里飞舞着的剑招。

丁干已在一步步向后退，突然转身，又怔住。

秋凤梧正等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冷冷道：“ 你又想走？ ”

丁干舐了敌发干的嘴唇，道：“ 我说过，我还想活下去。 ”

秋凤梧道：“ 你也说过，为了活下去，你什么事都肯做。 ”

丁干道：“ 我说过。 ”

秋凤梧道：“ 现在你可以为我做一件事丁干目中又露出盼望之色，立刻问道：“ 什么事？ ”

秋凤梧道：“ 毛战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

丁干道：“ 我没有朋友。 ”

秋凤梧道“ 好，你杀了他，我就不杀你。 ”

丁干什么话都没有说，他的手已扬起。

三柄弯刀闪电般飞出，三柄弯刀全都盯入了毛战的左胸。

毛战狂吼一声，霍然回头。

他已看不见高立，看不见那飞舞的银枪。

银枪已顿住。他盯着丁干一步步往前走，胸膛上的鲜血不停地往下流。

丁干面上已经全无血色，一步步往后退，嘎声道：“ 你不能怪我，我就算陪你死，也没什么好处。 ”

毛战咬着牙，嘴角也已有鲜血渗出。

丁干突然冷笑，道：“ 但你也莫要以为我怕你，现在我要杀你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

他的手又扬起。

然后他脸色突然惨变，因为他发现自己双臂已被人握住。

毛战还是在一步步地往前走。
丁干却已无法再动，无法再退。
秋凤梧的手就是两道铁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臂。
丁干面无人色，颤声道：“ 放过我，你答应过我，放我走的。 ”
秋凤梧淡淡道：“ 我绝不杀你。 ”
丁干道：“ 可是他…… ”
秋凤梧淡然道：“ 他若要杀你，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
丁干突然放声惨呼，就象是一只落入陷阱的野兽。
然后他连呼吸声也停顿了。
毛战已到了他面前，慢慢地拔出一柄弯刀，慢慢地刺入了他胸膛——三柄弯刀全都刺入他胸膛后，他还在惨呼，惨呼着倒了下毛战看着他倒了下去，突然转身，向秋凤梧深深一揖。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他用自己手里的刀，割断了自己的咽喉。
没有人动，没有声音。
鲜血慢慢地渗入阳光普照的大地，死人的尸体似已开始干瘪。
双双终于倒了下去。
秋凤梧看着她，就象是在看着一朵鲜花渐渐枯萎……

（二）

阳光普照大地。
金开甲挥起铁斧，重重地砍了下去。
仿佛想将心里的悲愤，发泄在大地里。
大地无语。
它不但能孕育生命，也同样能接受死亡。
鲜花在地上开放时，说不定也正是尸体在地下腐烂的时候。
坟已挖好。
金开甲提起西门玉的尸体，抛了下去。
一个人的快乐和希望是不是也同样如此容易埋葬呢？他只知道双双的快乐和希望已被埋葬了，现在他只有眼见着它在地下腐烂。
你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反而比夺去他的希望仁慈些。
他实在不敢想象，一个已完全没有希望的人，怎么还能活得下去。
他自己还活着，就因为他虽然没有快乐，却还有希望。
双双呢？他从未流泪，绝不流泪。
但只要一想起双双那本来充满了欢愉和自信的脸，他心里就象有针在刺现在他只希望那两个青年人能安慰她，能让她活下去。
他自己已老了。
安慰女人，却是年青人的事，老人已只能为死人挖掘坟墓。
他走过去，弯腰提起了麻锋的尸体。
麻锋的尸体竟然复活！麻锋并没有死。
腹部并不是人的要害，大多数的腹部被刺穿，却还可以活下去。
认为腹部是要害的人，只不过是种错觉。
麻锋就利用了这种错觉，故意挨了秋凤梧的一剑。

金开甲刚提起了他，他的剑已刺入了金开甲的腰，直没至剑柄。

（三）

剑还在金开甲身上，麻锋却已逃了。

他把握住最好的机会逃了。

因为他知道高立和秋凤梧一定会先想法子救人，再去追他的。

所以他并没有要金开甲立刻死。

高立和秋凤梧赶出来时，金开甲已倒了下去。

现在他仰躺在地上，不停地喘息着，嗄声问道：“双双呢？”

现在他关心的还是别人。高立勉强忍耐着心里的悲痛，道：“她身子太弱，还没有醒。”

金开甲道：“你应该让她多睡些时候，等她醒来时，就说我已走了。”

他剧烈地咳嗽着，又道：“你千万不要告诉她我已经死了，千万不要……”

高立道：“你还没有死，你绝不会死的。”

金开甲勉强笑了笑，说道：“死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你们何必作出这种样子来，让我看了难受。”

秋凤梧也勉强笑了笑，想说几句开心些的话，却又偏偏说不来。金开甲道：“现在这地方你们已绝不能再留下去，越快走越好。”

秋凤梧道：“是。”

金开甲道：“高立一定要带着双双走。”

秋凤梧道：“你放心好了，他绝不会抛下双双的。”

金开甲道：“我也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秋凤梧道：“什么事？”

金开甲道：“回去，我要你回去。”

秋凤梧咬了咬牙，道：“为什么要我回去？”

金开甲喘息道：“你回去了，他们就绝不会再找到你，因为谁也想不到你会是孔雀山庄的少主人。”

秋凤梧道：“可是……”

金开甲道：“他们找不到你，也就找不到高立，所以为了高立，你也该回去。”

秋凤梧沉默了半晌，忽然道：“我可以带他们一起回去。”

金开甲道：“不可以。”

秋凤梧道：“为什么？”

金开甲道：“孔雀山庄的人很多，嘴也多，看到你带着这样两个人回去，消息迟早一定会走漏出来的。”

秋凤梧说道：“我不信他们真敢找上孔雀山庄去。”

金开甲道：“我知道你不怕麻烦，但我也知道高立的脾气。”

他又咳嗽了好一阵子，才接着道：“他一向是个不愿为朋友惹麻烦的人，你若真是他的朋友，就应该让他带着双双，平平静静地去过他们的下半辈子。”

秋凤梧道：“可是他……”

金开甲道：“他若真的到了孔雀山庄，你们一定全都会后悔。”

秋凤梧道：“ 为什么？ ”
金开甲道：“ 你不必问我为什么，你一定要相信我…… ”
他挣扎着，连喘息都似已无法喘息。过了很久才一字字道：若不肯答应我，我死也不会瞑目的。 ”

秋凤悟握紧双拳，道：“ 好，我答应你，只有你活着，我们才能对付青龙会。 ”
他咬着牙，接着道：“ 只有等到青龙会瓦解的那一天，我们大家才能过好日子。 ”
金开甲道：“ 你们会有好日子过，“ 但却用不着我。 ”
他又勉强笑了笑，接着道：“ 你最好记住，要打倒青龙会，绝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做到的事，就连孔雀翎的主人都不行。 ”
秋凤梧道：“ 你…… ”
金开甲道：“ 我更不行，要打倒青龙会，只有记住四个字。 ”
秋凤梧道：“ 哪四个字？ ”
金开甲道：“ 同心合力。 ”
“ 同心合力！ ”
这四个字就是这纵横一世的武林巨人，最后留下的教训。
他自己独来独往，纵横天下，但他到了临死时，所留的却是这四个字。
因为这时他才真正了解，世上绝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比得上“ 同心合力 ”的。
现在他已说出了他要说的话。
他知道他的死已有价值。
要活得有价值固然困难，要死得有价值更不容易。

（四）

黄昏。
夕阳从窗外照进来，照在屋角。
两只老鼠从屋角钻出来，大摇大摆，因为它们以为屋里已没有人。
屋里有人，有三个
高立和秋凤梧笔直地站在床前，看着犹在沉睡的双双。
老鼠从他们脚下窜过，又窜回。
他们没有动，也没有坐下。
他们仿佛在惩罚自己。所有的不幸，岂非全都是他们两个人造成的？看着泥上覆盖到金开甲身上时，他们并没有流泪，因为他们已记住金开甲的话。“ 死，并不是件了不起的事。 ”
的确不是。
因为有些人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却还是永远活着的。
活在人心里！所以死，并不痛苦，痛苦的是一定要活下去的人。
现在他们看着双双，眼泪反而忍不住的要流下来。
双双已醒了。
她一醒过来，就立刻呼唤高立的名字。
高立即刻拉住了她的手，柔声道：“ 我在这里，我一直都在这里。 ”

双双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绝不会留下我一个人走的。 ”

高立道：“ 我……我还要你明白一件事。 ”

双双道：“ 我已经明白了。 ”

她脸上忽然又露出鲜花般的微笑，接着道：“ 我知道你要告诉我，我是天下最美的女人，那些人说的话，全是故意气我的。 ”

高立道：“ 他们根本不能算是人，说的也完全不是人话。 ”

双双道：“ 我明白。 ”

她抬起手，轻抚着高立的脸。

她自己脸上充满了温柔与怜惜，轻轻接着道：“ 我也知道你怕我担心，其实我早已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根本就用不着他们来告诉我。 ”

高立的心突然抽紧，勉强笑道：“ 但他们说的话，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双双柔声道：“ 你以为我真的还是个孩子？你以为我连别人说的话是真是假都分不出。 ”

高立只觉得自己的心在往下沉，几乎沉到足底。

双双道：“ 可是你也用不着怕我伤心，更用不着为我伤心，因为很多年以前，我已经知道我是个又丑又怪的小瞎子。 ”

她的声音还是很平静，脸上也丝毫没有悲伤自怜的神色。

她轻轻地接着说下去，道：“ 开始的时候，我当然也很难受，很伤心，但后来我也想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所以每个人也都应该接受他自己的命运，好好地活下去。 ”

她轻抚着高立的脸，声音更温柔。

“ 我虽然长得比别人丑些，可是我并不怨天尤人，因为我还是比很多人幸运，我不但有仁慈的父母，而且还有你。 ”

秋凤梧在旁边听着，喉头也似已哽咽。

他看着双双的时候，目中已不再有怜悯同情之色，反而充满了钦佩和尊敬。

他实在想不到这么样一个纤弱畸形的躯壳里，竟会有这么样一颗坚强伟大的心。

高立凄然道：“ 你既然早已知道，为什么不说出来？ ”

双双道：“ 我是为了你。 ”

高立道：“ 为我？ ”

双双道：“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希望你在我这里，能得到快乐，但我若说了出来，你就会为我伤心难受了。 ”

她轻轻叹息了一声，道：“ 你这么对我，我怎么能让你难受呢？ ”

高立看着她，泪已流下。

他忽然发现他自己才是他们之间比较懦弱，比较自私的一个人。

他照顾她、保护她，也许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快乐，为了要使自己有个赎罪的机会，为了要使自己的心灵平静。

他一直希望能在她的笑容中，洗清自己手上的血腥。

他一直都在回避、逃避别人，逃避自己，逃避那种负罪的感只有在她这儿，他才能获得片刻休息。

双双柔声道：“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为我伤心，因为我自己从来就没有为自己伤心过，只要我们在一起时真的很快乐，无论我长得是什么样子都没关系。 ”

这些话本该是他说的，她自己反而说出来。
他忽然发觉这些年来，都是她在照顾着他，保护着他。
若没有她，他也许早已发疯，早已崩溃。
双双继续道，“现在你是不是已明白了我的意思？”
高立没有再说什么。
他跪了下去，诚心诚意地跪了下去。
秋凤梧看着他们，热泪也已忍不住夺眶而出。
他忽然也发现了一件事。
上天永远是公平的。
它虽然没有给双双一个美丽的躯壳，却给了她一颗美丽的心。
新坟。
事实上，根本没有坟。
泥土已拍紧，而且还从远处移来一片长草，铺在上面。
现在谁也看不出这块土地下曾经埋葬过一位绝代奇侠的尸体。
这是高立和秋凤梧共同的意思，他们不愿再有任何人来打扰他地下的英魂。
也没有墓碑，墓碑在他们心里：“他不是神，是人。”
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大的朋友。
他那一身惊天动地的武功，也许会被人忘怀，但他为他们所做的那些事，却一定会永远留在他们心里。
黄昏时他们又带着酒到这里来。
整整一大坛酒。
他们轮流喝着这坛酒，然后就将剩下来的，全部洒在这块土地上。
高立和双双并肩跪了下“这是我们的喜酒。”
“我知道你一直想喝我们的喜酒。”
“我一定会带着她走，好好照顾她，无论到哪里，都绝不再离开她。”
“我一定会要她好好地活着。”
他们知道他一定希望他们好好活着，世上已没有任何事能比这件事更能表示出他们对死者的诚意和尊敬。
然后双双就悄悄地退到一旁，让这两个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互道珍重。
暮色更浓，归鸦在风林中哀鸣，似乎也在悲伤着人间的离别。
秋凤梧看着高立。
高立看着秋凤梧，世上又有什么样的言词能叙述出离别的情绪？
也不知过了多久，秋凤梧终于勉强笑了笑，道：“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多么有福气的人！”
高立也勉强笑了笑，道：“我知道。”
秋凤梧道：“现在你已用不着我来陪你。”
高立道：“你要回去了？”
秋凤梧道：“我答应过，我一定要回去。”
高立道：“我明白。”
秋凤梧道：“你们呢？”
高立道：“我也答应过，我们一定会好好活下去。”
秋凤梧道：“你们准备去哪里？”
高立道：“天下这么大，我们总有地方可以去的。”

秋凤梧慢慢地点了点头，道：“但无论你们在哪里，以后一定要去找我。”
高立道：“一定。”
秋凤梧道：“带着她一起来。”
高立道：“当然。”
秋凤梧忽然伸出手，紧紧握住了高立的手，道：“我还要你我一件事。”
高立道：“你说。”
秋凤梧道：“以后无论你们有了什么困难，你一定要去找我。”
夜色已临。
秋凤梧孤独瘦削的人影，已消失在夜色里。
高立轻轻拥住了双双，只觉得心里又是幸福，又是酸楚。
双双柔声道：“你真是个有福气的人。”
高立点点头。
双双道：“很少有人能交到他这样的朋友。”
高立俯下头，轻吻她的发脚，柔声道：“很少有人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
他的确很幸福。
他有个好朋友，也有个好妻子。
无论对什么样的人说来，这都已足够。
但也不知为了什么，他心里竟充满了悲伤和恐惧，一种对未来的悲伤和恐惧。
因为他实在没有把握，是不是真能好好活下去。
双双抬起头，忽又道：“你是不是在害怕？”
高立勉强笑道：“我害怕？怕什么？”
双双道：“怕我们没法子好好地活下去，怕那些人再找来，怕我们没有谋生之道。”
高立沉默。他一向很了解，生活是副多么沉重的担子。双双道：“其实你不该害怕，一个人只要有决心，总有法子能活下去。”
高立道：“可是……”
双双打断了他的话，道，“我不怕吃苦，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算吃些苦，也是快乐的。”
高立道：“可是我要好好照顾你，我要你过好日子双双道：“过什么样的日子，才能算是好日子呢？”
高立没有回答。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答。
双双道：“能吃得好，穿得好，并不能算是过好日子，最重要的是，要看你心里是不是快乐，只要能心里快乐，别的事我全不在乎。”
她温柔的脸上，带着一种无法描述的勇气和决心。
高立慢慢挺起了胸，拉起她的手。
他心里忽然也充满了决心和勇气。
他知道现在世上己绝没有任何事，能令他悲伤畏惧的了。
因为他已不再孤独。
不再孤独——只有曾经真正孤独的人，才知道这是种多么奇妙的感觉。

（五）

他们并没有到深山中去，也没有到边外去。

他们找了个安静和平的村庄住下来，镇上的人善良而淳朴。

一个辛勤的佃户，和一个病弱的妻子，在这里是绝不会引起别人闲话的。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过的日子平静而甜蜜。

只可惜这并不是我们故事的结束。

高立回来了。

带着一身泥土和疲劳回来了。

双双已用她纤弱柔和的手，为他炒好了两样菜，温热了一壶酒。

这屋里的每样东西她都已熟悉，她渐渐已可用她的手代替眼睛。

现在她已远比以前健康得多。

甜蜜快乐的生活，无论对什么样的病人来说，都无疑是一副良

高立看着桌上的酒菜，笑得就象个孩子：“ 今天晚上居然有酒。 ”

双双甜甜地笑着，道：“ 这几天你实在太累，我应该好好犒赏犒赏你。 ”

高立坐下来，先喝了口酒，才笑道：“ 我只希望今天交过租后，能多剩下几担谷于，去替你换些好玩的东西来。 ”

双双就象被宠坏了的孩子，坐到他膝上，眨着眼睛道：“ 我只想要一样东西。 ”

高立道：“ 你要什么？ ”

双双道：“ 你。 ”

她用她纤弱的小手，捏住了他的鼻子。

他张大嘴，假装喘不过气来。

她吃吃地笑着，将一杯酒倒下去，他拿起筷子，挟了块排骨，要塞进她的嘴。

突然，他的筷子掉了下来。

他的手已冰冷。

筷子挟的不是排骨，是条蜈蚣。

七寸长的蜈蚣。

双双道：“ 什么事？ ”

高立脸色也变了，还是勉强笑道：“ 没什么，只不过菜里有条蜈蚣，一定是刚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看样子今天晚上这糖醋排骨我已吃不到嘴了。 ”

双双沉默了很久，终于也勉强笑了笑，道：“ 幸好厨房里还有蛋，我们煎蛋吃。 ”

她一站起来，高立也立刻站起来，道：“ 我陪你去。 ”

双双道：“ 我去，你坐在这里喝酒。 ”

高立道：“ 我要陪你去，我喜欢看你煎蛋的样子。 ”

双双笑道：“ 煎蛋的样子有什么好看？ ”

高立笑道：“ 我偏偏就喜欢看。 ”

两个人虽然还是在笑着，但心里却突然蒙上了一层阴影。

厨房里很干净。

你绝对想不到象双双这么样一个女人，也能将厨房收拾得这么干净。

爱的力量实在奇妙得很，它几乎可以做得出任何事，几乎可以造成奇迹。

双双走进去，高立也走进去，双双去拿蛋，高立也跟着去拿蛋。

他跟着她，简直己寸步不离。

双双开了炉门，高立煽了煽火，双双拿起锅摆上去，高立掀起了锅盖。

突然，锅盖从他的手里掉了下去。
他的手更冷，心也更冷。
锅并不是空的，锅里有两个纸人。
用纸剪成的人，没有头的人。
头已被撕裂，脖子上已被鲜血染红。
炉火很旺，纸人被烤热，突然开始扭曲变形，看来更是说不出的诡秘可怖。
双双的脸色苍白，似乎已将晕过去，她有种奇妙的第六感，可以感觉到高立的恐惧。
她没有晕过去，因为她知道这时候他们已一定要想法子坚强起来。
她忽然柔声道：“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可以说老实话了？”
高立握紧双拳道：“是。”
双双道：“蜈蚣不是从屋顶上掉下来的，这里绝不会有蜈蚣。”
高立点点头，面上充满了痛苦之色。
因为他知道他们平静甜蜜的生活，现在已结束了！
要承认这件事，的确实在太痛苦。
但双双却反而很镇静，握紧了他的手，道：“我们早已知道他们迟早总会找来的，是不是？”
高立道：“是
双双道：“所以你用不着为我担心，因为我早已有了准备。”
她的声音更温柔，接着道：“我们总算已过了两年好日子，就算现在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何况，我们还未必会死！”
高立挺起胸，大声道：“你以为我会怕他们？”
双双道：“你当然不怕，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怎么会怕那些鬼鬼祟祟的小人。”
她脸上发出了光，因为她本就一直在为他而骄傲。
高立忽然又有了勇气。
你若也爱过人，你就会知道这种勇气来得多么奇妙。
双双道：“现在你老实告诉我，锅里究竟有什么东西？”
高立呐呐道：“只不过……只不过是两个纸人而已。”
双双道：“纸人？”
高立冷笑道：“他们想吓我们，却不知我们是永远吓不倒的。”
死蜈蚣和纸人当然要不了任何人的命，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这只不过是种威胁，是种警告。
他们显然并不想要他死得太快。
双双咬着嘴唇，沉默了很久，忽然道：“你洗洗锅，我替你煮蛋吃，煮六个，你吃四个大的，我吃两个。”
高立道：“你……你还吃得下？”
双双道：“为什么吃不下？吃不下就表示怕了他们，我们非但要吃，而且还要多吃些。”
高立大笑道：“对，我吃四个，你吃两个。”
也只有连壳煮的蛋，才是最安全的。
于是开始吃蛋。
双双道：“这蛋真好吃。”

高立道：“嗯，比排骨好吃多了。”

双双道：“他们若敢象个男人般堂堂正正走进来，我可以请他们吃两个蛋的。”

高立冷笑道：“只可惜他们不敢，那种人只敢鬼鬼祟祟地做不得人的事。”

突然间，窗外也有人冷笑。

高立霍然长身而立，道：“什么人？”

没有回应，当然没有回应。

高立想追出去，却又慢慢地坐下来，淡淡道：“果然又是个见不得人的。”

双双道：“你知不知道用什么法子对付他们这种人最好？”

高立道：“你说什么法子？”

双双道：“就是不理他们。”

高立大笑道：“对，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的确是个好法子。”

他笑的声音很大，可是他真的在笑么？

窗外一片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

黑暗中也不知隐藏着多少可怕的事，多少可怕的人？

屋子里却只有他们两个人。

小小的一间屋子，小小的两个人，外面那无边无际的黑暗和恐惧，已完全包围住他们。

他真的能不怕？

银枪已从床下取出来。

枪上积满了灰尘，但却没有生锈。

有些事是永远不会生锈的，有些回忆也一样。

高立想起了秋凤梧。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找着了他？”

他希望没有。

这件事，他希望就在这里结束，就在他身上结束。

他唯一放不下的，只是双双。

如果他不在了，双双会怎么样？

他连想都不想。

双双好象也没有想，似已睡着。

她实在比任何人想象中都坚强得多，勇敢得多，但在睡着候，她看来还是个孩子。

他怎么能忍心抛下她？他怎么能死？

窗外风在呼啸，夜更黑暗。

他紧紧握着他的枪，他用尽所有的力量，不让眼泪流下来。

可是他泪已流下。

双双翻了一个身，忽然问道：“你为什么还不睡？”

原来她也没有睡着。

高立道：“我……我还不想睡。”

双双道：“莫忘了你明天还要早起下田去。”

高立勉强笑了笑，道：“明天我可不可以偷一次懒？”

双双道：“当然可以，只不过，后天呢？……大后天呢？”

她叹了一声，接着道：“他们若一直不出现，难道你就一直在这里陪着我？……难道你能在这小屋里陪我一辈子？”

高立道：“ 为什么不能？”
双双道：“ 就算你能，这样子我们又能持续到几时？”
高立道：“ 维持到他们出现的时候，等着他们来找我，总比我去找他们好。”
双双道：“ 但他们几时才来找你呢？”
高立肯定道：“ 他们既已来了，就绝不会等太久的？”
双双道：“ 他们这样做，也许就是要将你困死在这屋子里，要等你精疲力竭的时候才出现。”
高立苦笑道：“ 可是他们不必等，他们根本没有这种必要。”
双双道：“ 为什么？”
高立黯然道：“ 现在是不是已到了应该说老实话的时候？”
双双道：“ 是。”高立接着道：“ 那么我只希望你能为我做一件事。”
双双道：“ 什么事？”
高立轻抚着她的脸，柔声道：“ 我要你答应，无论我出了什么事，你都要好好活下去。
双双道：“ 你……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高立凄然道：“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双双道：“ 你怕他们？”
高立道：“ 我不能不怕。”
双双道：“ 为什么？”
高立的脸已因痛苦而扭曲，道：“ 你永远想不到他们有多么可怕的，这次他们既然又找来了，就一定已经有十分的把握。”
双双沉默着。
她仿佛忽然变得很冷静，过了很久，才缓缓道：“ 他们若真的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为什么不立刻下手呢？”
高立道：“ 因为他们故意要让我痛苦。”
双双道：“ 但他们下手捉住你之后，岂非还是一样可以令你痛苦？”
高立怔住。
然后他眼睛渐渐发亮，突然跳起来，道：“ 我想通了。”
双双道：“ 你想通了什么？”
高立道：“ 青龙会的人并没有来。”
双双道：“ 来的是什么人？”
高立道：“ 来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他才要这么样做，要逼得我精疲力竭，逼得我发疯，然后他才好慢慢地收拾我。”
双双道：“ 你知道这人是谁？”
高立道：“ 麻锋！一定是麻锋！”
麻锋很少杀人。
但他若要杀人，就从不失手。
他杀人很慢，慢得可怕。“ 你若要杀一个人，就得要他变做鬼之后，都不敢找你报复。”
高立的脸已因兴奋而发红，道：“ 我知道他迟早一定会来的，我知道。”
双双道：“ 为什么高立道：“ 他要来报复。”
双双道：“ 报复？”
高立道：“ 有些人可以自己做一万件对不起别人的事，但别人却不能做

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否则他就一定要亲手来报复。”

他咬着牙，一字字道：“他却忘了，我也正在找他！”

他当然永远忘不了谁杀了金开甲。

双双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带青龙会的人来？”

高立道：“他绝不会。”

双双道：“为什么？”

高立道：“因为报复是种享受，杀人也是，他绝不会要别人来分享的。”

双双紧握住他的手，道：“他……他一定是个很可怕的人。”

高立冷笑着说道：“他的确是，但是我并不怕他。”

他声音突然停顿，外面竟有人在敲门。

敲门的声音很轻、很慢。

每一下仿佛敲在他们心上。

高立几乎连呼吸都已停止。

他忽然发现自己并不如他自己想象中那么有把握。

这两年来，他拿的是锄头，不是枪。

敲门声还在继续着，轻轻的，慢慢的，一声又一声……双双的手好冷。

他忽然发现她也并不如他自己想象中胆子那么大。双双终于忍不住他说道：“外面好象有人在敲门。”

高立道：“我听见了。”

双双道：“你不去开门？”

高立冷笑道：“他若要进来，用不着我去开门，他也一样能进来。”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只不过是种藉口。

他的确是在畏惧。

因为他不能死，所以他怕死。

怕死并不是件可耻的事，绝不

你若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有双双这么一个爱你的女人需要你照顾，你也会怕死的。

双双的心仿佛在被针刺着。

她当然了解他，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他。

她空洞灰暗的眼睛里，忽然泉水般涌出了一连串晶莹的泪珠。

高立道：“你……你在哭？”

双双点点头，道：“你知道我一直在为你而骄做的。”

高立道：“我知道。”

双双道：“但现在……现在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

高立垂下头。

他当然也了解双双的心情。

没有一个女人愿意自己的男人是懦夫，更没有女人愿意自己的男人在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时候畏惧逃避。

双双凄然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但我却不愿你为了我这么样做，因为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痛苦，因为你本不是懦夫。”

高立道：“可是你……”

双双道：“你用不着为我担心，无论我怎么样，只要是你应该去做的事，你还是一定要去做的，否则我也许会比你更痛苦。

高立看着她，只有真正的女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忽然发现自己在为她而骄傲。

他俯下身，轻吻她面颊上的泪珠，然后就转身走了出去。

她伏在枕上，数着他的脚步声。

每天早上，她都在数他的脚步声，从床边只要走十三步，就可以走到外面的门。

一步、两步……四步、五步……这一去他是不是还能回来呢？

她不知道，也不敢想。

就算她明知他这一去永不复返，也同样不会拦阻他，因为这件事是他非解决不可他已不能逃

故 人 情 重

（一）

夜色凄迷。冷雾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升起的，一个人静静地站立在雾里。一个阴沉沉的人，一张阴沉沉的脸，眼睛却锐利得好象专吃死尸的兀鹰。高立一开门，就看见了他。他几乎和两年前完全没有改变。高立从未想到他居然会真的站在门外等着，就好象一个专诚来拜访的朋友，等着主人来开门一样。可是他眼睛看着高立时，却象是兀鹰在看着一具死尸。高立道：“你来了。”

麻锋道：“不错，我来了，我迟早总要来的，无论谁在我肚子上刺了一剑后，都休想还能太太平平地活下去。”

高立冷冷道：“你还能活到现在，总算已不容易。”

麻锋道：“的确不容易，你永远想不到我这条命是花了多少代价才换回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更不能死，也绝不会死。”

他的瞳孔在收缩，眼睛充满了怨毒，忽又问道：“小武呢？”

高立道：“你想找他

麻锋道：“很想。”

高立嘴角似也露出一丝奇特笑意，淡淡道：“只可惜你已永远找不到他了。”

麻锋道：“为什么？”

高立道：“你想不出是为了什么？”

麻锋动容道：“难道他已死了？”

高立冷笑道：“他若不死，现在怎么还会放过你。”

麻锋的脸突然扭曲，就好象又被人在肚于上刺了一剑。

高立道：“他虽然死了，但我却没有死。”

麻锋长长吐出口气，道：“不错，你没有死，幸好你还没有死，这两年来，我日日夜夜都在求老天爷保佑你们活得长些。”

他每个字里都充满了恶毒的怨恨，令人不寒而栗。

高立发觉自己的掌心在流汗，所以立刻大声道：“你本该求我快死的，因为我若不死，你就得死，现在你已非死不可。”

麻锋冷笑。

高立也在冷笑道：“干我们这一行的，做错一件事，就已非死不可，你却已做错了三件事。”

麻锋淡淡道：“我在听着。”

高立道：“第一，你不该一个人来的，第二，你本该用双双要挟我，现在却已错过机会；第三，你更不该这样子来敲我的门。”

麻锋点点头，道：“有道理。”

高立道：“你本来也许有机会暗算我的……”

麻锋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冷冷道：“我根本不必暗算你，也不必用你那宝贝老婆要挟你，因为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

高立大笑。

麻锋道：“这两年来，我每天都苦练六个时辰，你呢？”高立的笑突然停顿。

麻锋冷冷地看着他，道：“ 你现在还活着，只因为我现在还不想教你死
高立没有说话，也没有动。

他忽然觉得很不舒服，麻锋的态度越镇定，他越不舒服。

麻锋逼人的目光离开了他，正在仰视着凄迷黑暗的夜空，过了很久，才慢慢地接着道：“ 你还有七天可活。 ”

他声音中带着奇异而可怕的自信，就象是法官在对犯人下判决。

高立又笑了，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使自己笑出声来。

麻锋却连看都没有看一眼，悠然道：“ 再过七天，就是月圆了，我杀人通常都喜欢等到月圆的时候。 ”

高立冷笑道：“ 你也许等不了那么久。 ”

麻锋淡淡道：“ 也许，但我想你也不必急着要死，你一定还有很多后事要料理，你老婆也一定不愿意你现在就死。 ”

最后这句话就象是一根针，一下子就刺入高立胃里。他只觉自己的胃在收缩，似已将呕吐。

麻锋道：“ 我可以留在这里等七天，这地方至少还很干净。 ”

高立道：“ 你说什么？ ”

麻锋道：“ 我说的是无论如何，能再活七天总是好的。 ”

高立看着他。

其实他根本没有笑，但脸上却总是带着种阴险、恶毒，却又充满自信的笑意。

也正是这种奇异的自信，使他整个人变得更危险可怕。

麻锋缓缓道：“ 七天，整整六天七夜，已经可以做很多事了，你若安排得很好，那么就算你死了，你老婆还是可以活下去的。 ”

高立垂下头，看着自己的枪。

枪上的灰尘已拭净，但却连那闪动的光芒看来都是虚弱的。

他抬起头，冷汗立刻沿着面颊流下。

他的声音干涩而嘶哑，终于忍不住道：“ 你能等七天，我为什么不能？ ”

麻锋笑了。这次他真的笑了，微笑着道：“ 很好，我明天早上再来，早上喜欢吃面。 ”

他不让高立再说话，忽然转身，一霎时就消失在冷雾里。

高立也没有再看他，刚转过身，已忍不住弯下腰来呕吐。

他不停地呕吐，连胆汁都似已吐出。

然后他就感到有一双冰凉但却温柔的小手，捧住了他的脸。

脸也是湿的，却不知是泪，还是冷汗？

又过了很久，双双才柔声道：“ 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做错了。 ”

高立摇摇头。

他没有错，七天的确已不算短，已长得足够发生很多事。他必须忍耐。他本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可以击败别人，但现在却已只剩下忍耐。双双也没有再问。

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她就可以接受。

她轻轻道：“ 现在你一定要去睡了，明天早上我们吃面。 ”

大卤面。

面已凉了。

高立凝视着桌上的面，脸上连一丁点表情都没有。
然后他就看到麻锋施施然走进来。
双双道：“是麻大爷？”
麻锋道：“是我。”
双双道：“面凉了，要不要去热热？”
麻锋道：“不必。”
双双道：“面若不够咸，这里还有作料。”
她的语声温柔而亲切，就象是个殷勤的妻子，正在招待着她丈夫的朋友。
麻锋看着她，看了很久，忽然叹了口气，道：“幸好我要杀的不是你，你实在比你丈夫要镇定得多。”
双双笑了笑，淡淡道：“你看我这样的女人，会不会在面里下毒呢麻锋刚拿起筷子，又放下。
他兀鹰般的眼睛又瞪了她很久，才沉声道：“你不会。”
双双点点头，道：“我当然不会。”
麻锋什么话都不再说，忽然站了起来，走人厨房。
双双微笑道：“你到厨房去干什么？”麻锋头也不回，冷冷道：“我杀人喜欢自己杀，吃面也喜欢自己煮。”
客房里传出一阵阵鼾声，麻锋竟似已睡着。
高立睡不着。
他脸上充满了痛苦之色，因为他心里很矛盾，想去做一件事，又不知是不是应该去做。
他忽然发现自己对自己竟已全无信心。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麻锋这么样做，也许正为的要彻底摧毁他的信心。
双双柔声道：“你在想什么？”
高立道：“没什么。”
双双道：“我却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高立道：“哦？”
双双道：“他要等七天，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他比你更没有把握。”
高立道：“也许。”
他承认只因他不愿辩驳。
现在麻锋一定比他坚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里的负担多么沉重。
高手相争，死的那一个人通常总是不想死的那一个。
双双道：“我知道他住到这里来，为的只不过是想折磨你，但我也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
高立勉强笑了笑，道：“你刚才的确替我出了一口气。”
双双道：“现在无论我怎么样对他，他都绝不会报复的，因为…
她声音似也有些变了，喘了一口大气，才接着道：“因为你若没有我，就根本不会怕他，是不是？”
高立凝视着她，忽然一把握住她的肩，颤声道：“你……你在想什么？”
他问这句话，只因他自己忽然想到一件很可怕的事。
双双笑了笑，笑得仿佛很凄凉，垂下头道：“我什么都没有想。”
高立道：“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他声音渐渐急促，接着道：“你若以为你死了后，我可以放开手对付他，

就可以杀了他，你就完全错了，而且错得可怕。”

双双道：“我……”

高立打断了她的话，道：“你若死了，我一定也不想再活下去。我发誓，只要你一死，我立刻陪你死。”

双双咬着嘴唇，忽然扑到他怀里，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了起来。

她毕竟是个人，是个女人。

她表面看来虽然坚强，但她自己却知道自己心里多么悲伤，多么恐惧。

她本已打算为他死的。

她希望他能将悲愤化做力量。

到现在她还没有这么样做，只因为她实在太爱他，实在不忍离开他。

没有人能了解他们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高立轻抚着她的柔发，喃喃道：“为了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为了你，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们一定有法子活下去的。”

他声音说得很轻，因为这些话他本就是说给自己听的。

双双的哭声忽然停止，她已猜出他在想的是什么。

然后她就抬起头，附在他耳旁，轻轻说了三个字：“你去吧。”

高立握紧了她的手，一个字都没有说。

现在无论多么可怕的痛苦和折磨，他们已都可忍受，共同忍受。

因为他们心里已有了希一个美丽的希望。

（二）

孔雀翎。

世上绝没有任何一种暗器能比孔雀翎更可怕，也绝没有任何一种暗器能比孔雀翎更美丽。

没有人能形容它的美丽，也没有人能避开它，招架它。

就连金开甲都不能。

他至死也忘不了这暗器发射的那一瞬间，那种神秘的辉煌和美丽。

在那一瞬间，他竟似已完全晕眩。

然后他就倒了下去。

孔雀山庄也是美丽的，美丽得就象是神话中的仙家城堡一样。

碧绿色的瓦，在秋阳下闪动着翡翠般的光，白石长阶从黄金高墙间穿过去，整个城堡就象是完全用珠宝黄金砌成的。

园中的樱桃树下，有几只孔雀徜徉，水池中浮着鸳鸯。

花是红的、白的、紫的，将这七彩缤纷的家园，点缀得更美如梦境。

几个穿着彩衣的垂发少女，静悄悄地踏过柔软的草地，消失在花从里。

远处的菊花将开，风中带着醉人的清香。

小楼上不知是谁在吹笛，唯有这悠扬的笛声，划破了四下的静寂。

大门也是开着的，看不见防守的门丁。

高立奔上那门前的白玉长阶，然后他也倒了下去。

炉里燃着香，香气清雅。

窗外暮色已很深了。

高立张开眼，目光从桌上一盆雏菊前移过去，就看见一个在对他微笑。

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人。
好象是个青年人，但嘴唇上却留着修饰得很整齐、很光亮的小胡子，头也和胡子同样光亮整齐，发舍上缀着一粒拇指般大的明珠。
他衣裳很随便，质料却很高贵，紫缎轻袍上，系着根白玉带。
无论谁都看得出他一定是个很有地位，很有权威的人。
这种人和高立本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只有他的一双锐利的眼睛……
高立忽然想起了这双眼睛，他几乎忍不住立刻就要叫出来。
秋凤梧。
他实在不能相信面前这气派极大的壮年绅士，就是昔日曾经跟他出生入死过的落拓少年。
但他却不能不信。
因为人己走过来，用力握住了他的手，明亮的眼睛里似已有热泪盈眶。
高立长长吐出口气，道：“ 是你，我总算找到你了。 ”
秋凤梧的手握得更紧，道：“ 你总算来了，总算没有忘记我。 ”
高立挣扎着，想坐起来。
秋凤梧却按住了他的肩，道：“ 你没有病，可是你太累，还是多躺的好。 ”
高立的确太累。
这两天来，他几乎没有片刻停下来过。
他必须要在月圆之前赶回去。
看到窗外的天色，他又想跳起来，失声道：“ 我已睡了多久？ ”
秋凤梧道：“ 不久，现在刚过戌时。 ”
他看着高立额上的冷汗，不禁皱了皱眉，道：“ 你好象有急事？ ”
高立握紧双拳，黯然道：“ 我本不想来的，可是我……我…… ”
秋凤梧道：“ 你总该记得我说过，无论你们有了什么困难，都一定要先来找我。
高立慢慢地点了点头，热泪几乎已忍不住要夺眶而出。
一个人在危急时知道自己还有个可以患难相共的朋友，那种感觉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代替。
秋凤梧凝视着他，一字字道：“ 是不是他们已找到了你？ ”
高立又点了点头。
秋凤梧的脸似已突然僵硬，慢慢地后退了几步，慢慢地坐了下去。高立终于坐起来，道：“ 来的只有一个人。 ”
秋凤梧道：“ 谁？ ”
高立道：“ 麻锋。 ”
秋凤梧松了口气，道：“ 你已杀了他？ ”
高立垂下头，道：“ 这两年来，我拿的是锄头，我已渐渐觉得耕耘比杀人快乐得多。 ”
秋凤梧道：“ 所以你已不愿杀人？ ”
高立苦笑道：“ 地是死的，我只怕我的枪法也死了。 ”
秋凤梧道：“ 你只怕自己己不是他的对手？ ”
高立道：“ 我的确没有把握。 ”
秋凤梧道：“ 所以他还活着。 ”
高立道：“ 还活着。 ”
秋凤梧道：“ 现在他的人呢？ ”

高立道：“ 在我家。 ”
秋凤梧怔住，他实在不懂，过了很久，才忍不住问道：“ 双双呢？ ”
高立道：“ 也在。 ”
秋凤梧脸色变了变，道：“ 你将双双留在那里，自己一个人来的？ ”
高立脸上露出痛苦之色，道：“ 就因为他想不到我会这样做，所以我才能来。 ”
秋凤梧长长叹了口气，道：“ 我也想不到。 ”
高立道：“ 只要我能在月圆之前赶回去，双双是绝不会有危险的秋凤梧道：“ 为什么？ ”
高立道：“ 因为我们约定是在月圆之夕交手的。 ”
秋凤梧沉思着，又过了很久，忽然笑了笑，道，“ 我明白了。 ”
高立道：“ 明白了什么？ ”
秋凤梧道：“ 他是一个人去的？ ”
高立道：“ 是。 ”
秋凤梧道：“ 他一个人没有杀你的把握，所以故意多等几天，因为他已看出你更没有把握，他要在这几天中尽量折磨你，使你整个人崩溃。 ”
高立苦笑道：“ 也许他只不过要我慢慢地死，他杀人一向不喜欢太快的。”
秋凤梧看着他，忽然发现这个人已变了，变得很多。
他本是组织中最冷酷最坚强的一个人，现在竟似已完全没有自信。
这是不是因为他动了真情？
干这一行的人，本就不能动情的，越冷酷的人，活得越长。
因为情感本就能令人软弱。
高立忽然又道：“ 但是他毕竟还是算错一件事。 ”
秋凤梧道：“ 哦。 ”
高立道：“ 他以为小武已死了，他想不到我还有个朋友。 ”
干过这一行的人，本不该有朋友，不能有朋友，也不会有朋友。秋凤梧又沉思了很久，才缓缓道：“ 你也做错了一件事。 ”
高立道：“ 哦？…… ”
秋凤梧道：“ 你不该将双双留在那里。你本该叫双双来找我。 ”
高立道：“ 就因为有双双，所以我才有顾忌，他怎么敢对双双怎么样呢？ ”
秋凤梧道：“ 他也许不敢，但他却可以用双双来要挟你。 ”
高立道：“ 他以前有过机会的，但却并没有这样做。 ”
秋凤梧道：“ 这也许只不过因为那时他还没有看出你对双双的情。 ”

他再次凝视高立，一字字道：“ 我问你，你回去的时候，他若将剑架在双双的脖于上，要用双双的一条命，来换你的一条命，你怎么办？ ”
高立忽然全身冰冷。
秋凤梧道：“ 你就算明知你死了之后，双双也活不成，他知道你必定不忍看着双双死在你面前的，是不是？ ”
高立倒了下去，倒在床上，冷汗如雨。
他忽然发觉这两年秋凤梧不但更加成熟老练，思虑也更周密，已隐隐有一代宗主的气度和威仪。
可是他无疑也变得冷酷了些。
他所得到的，岂非也正是高立失去了的？

但他们两人中，究竟是谁更幸福呢？

幸福与不幸，本就不是绝对的。

你若想在这方面得到一些，就得在另一方面放弃一些，人生本就不必太认真的。

想到这里，高立忽然道：“ 我若不让他有机会将剑架在双双的脖子上呢？ ”

秋凤梧笑了，微笑着道：“ 这句话才渐渐有些象是你自己说的话了。 ”

高立道：“ 我知道你现在已是孔雀山庄的主人。 ”

秋凤梧道：“ 家父已仙去。 ”

高立道：“ 所以我来求你一件事。 ”

秋凤梧道：“ 你说。 ”

高立道：“ 你可以拒绝我，我绝不怪你。 ”

秋凤梧在听着，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奇怪，仿佛已猜出高立要的是什么。

高立道：“ 我要借你的孔雀翎。 ”

秋凤梧没有再说话，连一字都没有说，只是看着自己的手高立也没有再开口，也在看着秋凤梧的手。

这双手也修饰得很干净，保养得很好。这双手已不再是昔日那双沾满泥污和血腥的手了。

这个人呢？还是不是昔日那个可以将性命交给朋友的人 ”

窗外夜色渐浓。

屋里还没有燃灯，秋凤梧静静地坐在黑暗里，连指尖都没有动。

高立也已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风吹过，院子里已有时落的声音。

秋己渐深。斜月已挂树梢。

秋凤梧还是没有说话，没有动。高立也不再说什么，慢慢地坐起来，找到了床下的鞋子。

秋凤梧没有抬头。

高立穿上鞋，慢慢地从他身旁走过去，悄悄地推开了门。

门外夜凉如水。

他的心很冷，但他并不怪秋凤梧。

他知道自己的确要求得太多。

他没有回头去看秋凤梧，因为他不愿让秋凤梧觉得难受。

他悄悄走出去，走到院子，拾起一片落叶，看了看，又轻轻放下。

然后他就感觉到一只手扶住了他的肩头。

一只坚强而稳定的手。

一只朋友的手。

他握住了这只手，回头就看见了秋凤梧，他眼睛里忽然又似有热泪要夺眶而出。

他要求的确实太多。

可是对一个真心的朋友，无论什么样的要求，都不能算太多

（三）

甬道中没有声音。

所有的声音都已被隔绝在三尺厚的墙外。
他们在这样的雨道里，几乎已走了将近半个时辰。
高立已不记得曾经转过多少次弯,上过多少次石阶,通过了多少道铁门？他觉得自己好象忽然走人了一座古代帝王的陵墓里，阴森、潮湿、神秘。
最后的一扇门更巨大，竟是三尺厚的铜板做成的，重逾千斤。
门上有十三道锁。
秋凤梧拍了拍手，看不见人的甬道，就忽然出现了十二个人。
其中大多是老人，须发都已白了，最年青的一个也有五十上下。
每个人的态度都很严肃，脚步都很轻健。
无论谁一眼都可看出，这十二人中绝没有一个人不是高手。
每个人都从身上取出了一柄钥匙，开启了一道锁。
钥匙是用铁链系在身上的。
最后的一柄钥匙在秋凤梧身上。
高立看着他开了最后一道锁，再回头，那十二个人已又突然消失。
难道他们并不是人，而是特地从地下出来看守这禁地的幽灵鬼魂？门开了。
秋凤梧也不知在什么地方轻轻一拨，这道重逾千斤的铁门就奇迹般滑开了。
一股阴森的寒意，扑面而来。
门里面是间宽大的石屋，壁上已长满了青苔，燃着六盏长明灯。
灯光也是阴森的，宛如鬼石屋四周的兵器架上，有各式各样奇异的外门兵刃，有的连高立都从未见过。
秋凤梧推开了一块巨石，石壁间竟还藏着个铁柜。
孔雀翎想必就在这铁柜里。
直到这时，高立才真正明白自己要求的东西是多么珍贵。
就算是对最好的朋友，他要求的却似已是太多了。
秋凤梧已打开了铁柜，慢慢地取出了个金光闪闪的圆筒。
圆筒的外表很光滑，看来甚至很平凡，只不过是纯金铸造的。
越神秘的事，外表看来往往越平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才能保持神秘。
秋凤梧用两只手捧着，送到高立面前。
他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很严肃，严肃得几乎已接近悲哀。
高立看着他，看着他手里的孔雀翎，心里忽然也有种很沉痛的感觉。
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谁也不会了解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
过了很久，高立才长长叹息一声，道：“ 你不必给我的。
”
秋凤梧道：“ 我已借给你。 ”
高立道：“ 我……我一定会很快送回来。 ”
秋凤梧道：“ 我相信。 ”
高立终于慢慢地伸出手。他的指尖终于触及了这件神秘的暗器。在这一瞬间，他心里忽然也涌出一件无法形容的神秘感觉。那就象一个凡人忽然触及某种魔咒，他本身也忽然有了种神秘的魔力。秋凤梧道：“ 这上面有两道枢纽。 ”
高立道：“ 我已看见。 ”

秋凤梧接着道：“ 按下第一道钮，机簧就已发动，按下第二道钮，世上就没有人能救得了麻锋了。 ”

高立长长吐出口气，仿佛已能看见麻锋倒下去的样

秋凤梧沉默了很久，又缓缓他说道：“ 我本该陪你一起去的，我若去了，也许就用不着这孔雀翎。 ”

高立道：“ 我……我…… ”

秋风梧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愿我手上再沾着血腥，也不愿我再惹麻烦。 ”

高立叹了口气，道：“ 这只因你现在的身份已不同。 ”

秋凤梧慢慢地点了点头，忽然笑道：“ 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我己有了个儿子。 ”

高立用手握了握他的手，道：“ 下次来，我一定要看看他。 ”

秋风梧道：“ 你当然要看看他。 ”

高立道：“ 我已答应。 ”

秋凤梧道：“ 我还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

高立道：“ 你说。 ”

秋凤梧的态度又变得很严肃，缓缓道：“ 孔雀翎并不是件杀人的暗器。 ”

高立愕然，道：“ 它不是？ ”

秋凤梧道：“ 不是！暗器也是种武器，武器的真正意义并不是杀人，而是止杀！ ”

高立点点头。

其实他并不能真正了解秋凤梧的意思，他忽又发现自己的思想与秋凤梧已有距离。

但是他不愿承认。

秋凤梧道：“ 换句简单的话说，使用孔雀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杀人，而是救命，所以…… ”

他紧握高立的手，慢慢地接着道：“ 所以我要你答应我，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要用它。 ”

高立长长吐出口气，现在他终于己完全了解秋风梧的意思。

至少他自己认为已完全了解。

他握紧秋凤梧的手，一字字道：“ 我答应你，不到万不得已时我绝不用它！ ”

高立挺起胸，走了出去。

他脚步已远比来时轻快了很多，因为他心里已不再有焦虑和恐惧。

现在孔雀翎已在他手里。

现在麻锋的性命也无异已被他捏在手里。

他已没什么可担心的，应该担心的人是麻锋。

（四）

每间屋子里通常都有张最舒服的椅子，这张椅子通常是属于男主人的。

这屋子的男主人是高立。

此刻坐在最舒服的椅子上的人，却是麻锋。

他用最舒服的姿势坐着，看着站在他对面的双双。

冷冷道：“ 五天了，你丈夫已走了五天。 ”
双双点点头。
她站的姿势并不舒服。
无论用什么姿势站着，都绝不会有坐着舒服。
麻锋盯着她，又问道：“ 你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
双双道：“ 不知道。 ”
麻锋道：“ 他会不会回来？ ”
双双道：“ 不知道。 ”
麻锋厉声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
双双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
麻锋道：“ 你没有问他？ ”
双双道：“ 没有。 ”
麻锋道：“ 但你是他的妻子。 ”
双双道：“ 就因为我还是他的妻子，所以才没有问他。 ”
麻锋道：“ 为什么？ ”
双双道：“ 男人最讨厌的，就是多嘴的女人，我若问得太多，他也许早就不要我。 ”
麻锋握紧拳，目中已出现怒意。
同样的话，他不知已问过多少次。
他在等着这女人疲倦，崩溃，等着她说实话。
他没有用暴力，只因为他生怕这女人受不了——他当然也明白这女人若是死了，对他只有百害，而绝无一利。
现在他忽然发觉，感觉疲倦的并不是这女人，而是他自己。
他想不出是什么力量使这畸形残废的女人，支持到现在的。
双双忽然反问道：“ 你在担心什么？担心他找帮手？ ”
麻锋冷笑，道：“ 他找不到帮手的，他也象我一样，我们这种人，绝不会有朋友。 ”
双双淡淡道：“ 那么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
麻锋没有回答。这句话本是他想问自己的。高立就象是条早已被逼入绝路的野兽，只有等着别人宰割。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担心。过了很久，他才冷冷道：“ 无论去干什么，反正总要回来的。 ”
双双道：“ 你这是在安慰自己？ ”
麻锋道：“ 哦。 ”
麻锋又道：“ 他若不回来，你就非死不可。 ”
双双叹了口气，道：“ 我知道。 ”
麻锋道：“ 他当然不会抛下你。 ”
双双道：“ 那倒不一定。 ”
麻锋道：“ 不一定？ ”
双双叹了口气，苦笑道：“ 你也该看得出，我并不是个能令男人倾倒的女人。 ”
麻锋脸色变了变道：“ 可是他一向对你不错。 ”

双双道：“ 他的确对我不错，所以他现在就算抛下我，我也不会怪他。 ”

她脸上的表情仿佛很凄凉、很悲痛。慢慢地接着道：“他就算回来，也一定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

麻锋道：“为了我？”

双双一字字道：“为了要杀你！”

麻锋的手突然僵硬，又过了很久，才冷笑着道：“你是不是怕我用你来要挟他，所以才故意这么样说。”

双双道：“你要用我来要挟他？”

她忽然笑了，笑得很凄凉，接着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们本是同样的人，你会不会为一个象我这样的女人牺牲自己？”

麻锋的脸色又变了变，冷冷地笑道：“他不会是我。”

双双道：“你以为他真的对我很好？”

麻锋道：“我看得出。”

双双叹道：“那也许只不过是他故意作出来要你看的。”

麻锋道：“为什么？”

双双道：“他故意要你认为他对我好，故意要你认为他绝不会抛下我，为的就是要你对他防守疏忽，他才好乘机溜走。”

她脸上又露出一种怨恨之色，咬着牙道：“他若真的对我好，就不会放心走了。”

麻锋怔住，只觉得自己的心在慢慢往下沉。

双双忽又道：“但他还是会回来的，因为你就算不杀他，他也要杀你。”

麻锋的手突然握住剑柄。

因为这时他也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

脚步声轻快而平稳。

无论谁都可以听得出，走路的这个人心情和精神都一定很好。

就算听不出也看得出。

因为高立已大步走了进来，眼睛里发着光，显得说不出的精神抖擞。

他精神的确不错。

这两天来，他一直睡得很好——车厢里很舒服，他心里也已没有恐惧。

麻锋忽然觉得这张椅子很不舒服，坐的姿势也很不舒服。

高立却根本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好象这屋里根本没有他这么样一个人存在。

双双当然听得出这是谁的脚步声，脸上立刻露出微笑，柔声道：“你回来了？”

高立道：“我回来了。”

双双道：“晚饭你想吃什么？”

高立道：“什么都行，我已经饿得发疯。”

双双又笑了，道：“我们好象还有点咸肉，我去回锅炒一炒好不好？”

高立道：“好极了，加点大蒜炒更好。”

看他的样子，就好象只不过刚出去逛了一圈回来似的，虽然走得有些累了，但现在总算已回到家，所以觉得很愉快、很轻松。

麻锋盯着他，就好象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高立的确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本来已是条被逼人绝境的野兽，但现在看来却好象是追捕野兽的猎人了。

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充满了决心和自信。

是什么力量使他改变的？

麻锋更想不通。

他心里忽然有了种说不出的恐惧——人们对自己无法解释、无法了解的事，总是会觉得有些恐惧的。

双双已从他身旁走过去，走入厨房。

他没有阻拦。他本来也曾想用她来要挟高立的，但现在也不知为了什么，他忽然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很幼稚、很可笑。

厨房里已飘出蒜爆卤肉的香气。高立忽然笑了笑，道：“她实在是个很会做菜的女人。”

麻锋点点头。他摸不清高立的意思，所以只好点点头。高立道：“她也很懂得体谅丈夫。”

麻锋道：“她的确不笨。”

这一点无论谁都无法否认。高立微笑道：“一个男人能娶到她这样的妻子，实在是运气。”

麻锋道：“你究竟想说什么？”

高立缓缓地答道：“我是说，你刚才若用她来要挟我，就算要我割下脑袋来，我说不定也会给你。”

麻锋嘴角的肌肉突然扭曲，就好象被人塞人了个黄连，满嘴发苦。高立淡淡道：“只可惜现在已来不及了。”

他沉下了脸，一字字接着道：“因为现在你只要一动，我就杀了你，我杀人并不一定要等到月圆时的。”

他声音坚决而稳定，也正像是个法官在判决死囚。

麻锋笑了。

他的确在笑，但是他连自己都觉得自己笑得有些勉强。

高立道：“你现在还可以笑，因为我可以让你等到月圆时再死，但死并不可笑。”

麻锋冷笑道：“所以你笑不出？”

高立道：“我笑不出，只因杀人也不可笑。”

麻锋道：“你想用什么杀人？是用你那把破锄头？”

高立道：“就算我用那把破锄头，也一样能杀了你！”

麻锋连笑都笑不出来。他忽又觉得椅子太硬，硬得要命。厨房里又传出双双的声音：“饭冷了，吃蛋炒饭好不好？”

“好”

“炒几碗？”

“两碗，我们一人一碗。”

“客人呢？”

“不必替他准备，他一定吃不下的。”

麻锋的确吃不下。他只觉得自己的胃在收缩，几乎已忍不住要呕吐。高立忽又向他笑了笑，道：“你现在是不是有点想呕吐？”

麻锋道：“我为什么会想吐？”

高立道：“一个人在害怕的时候，通常都会觉得想吐的，我自己也有过这种经验。”

麻锋冷笑道：“你难道以为我怕你？”

高立道:“ 你当然怕我，因为你自己想必也看得出，我随时都能杀了你。”
他忽然接着道：“ 你现在还活着，只因为现在我还不想杀你。 ”
这句话麻锋听来实在很刺耳，因为这本是他自己说的。
高立冷冷道：“ 我现在还不想杀你，只因为我一向不喜欢在空着肚子时杀人。 ”
麻锋盯着他，忽然一跃而起，一剑刺出。
这一剑快而准，准而狠。
这正是准确而致命的剑法，但却已不是他通常所用的剑法，已违背了他杀人的原则。
他杀人一向很慢。
这一剑绝不慢，剑光一闪，已刺向高立咽喉。
高立坐着，坐在桌子后面，手放在桌下。
他坐着没有动。
可是他的枪突然问已从桌面下刺了出来。
剑尖距离他的咽喉还有三寸。
他没有动。
他的枪已刺入了麻锋下腹——麻锋在动。
他整个人都象是在慢慢地收缩、枯萎。他看着高立，眼睛里充满了惊讶、恐惧和疑惑。喘息着道：“ 你……你真的杀了我。 ”
高立道：“ 我说过，我要杀你。 ”
麻锋道：“ 你本来绝对杀不了我的。 ”
高立道：“ 但现在我已杀了你。 ”
麻锋道：“ 我……我不信。 ”
高立道：“ 你非相信不可。 ”
麻锋似乎还想再说什么，但喉头的肌肉也已僵硬。
高立道：“ 我本来也没有杀你的把握，但现在已有了，现在我随时都可以再杀一次。 ”
麻锋喉咙里“ 格格 ”地响个不停，仿佛在问：“ 为什么？ ”
高立缓缓道：“ 因为我还有个朋友——一个好朋友。 ”
麻锋的瞳孔突然散了，终于长长叹了口气。然后他的人就像是个泄了气的球，突然变成了空的，突然干瘪。他没有朋友。他什么都没有。

（五）

高立张开了双臂，双双已扑入他怀里。
他们互相拥抱着，所有灾难和不幸都已过去。
经过了这么样的一次考验后，他们的情感无疑会变得更深厚、更真挚。
他们已完全互相依赖、互相信任。
世上已没有什么事再能分开他
只可惜这也不是我们这故事的结束。
事实上，这故事现在才刚刚开始

不 是 结 局

（一）

世上有很多事你总以为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但它却偏偏发生了。
而且就发生在你身上。
等你发现这事实时，往往已太迟。夜色渐深。
他们没有燃灯，就这样静静地拥抱在黑暗里。
世上又还有什么事比情人在黑暗中拥抱更甜蜜幸福的呢？
他们的幸福直到现在才真正开始。只可惜开始往往就是结束。

（二）

双双心里充满了幸福和宁静，天地间似已充满了幸福和宁静。
风从窗外吹过，带着田地里稻麦的香气。
收获的季节已快到了。
她轻抚着他的脸，指尖带着无限的怜惜和柔情，轻轻道：“你瘦了。”
高立微笑道：“很快我就会胖起来的
双双嫣然道：“我喜欢你胖一点，明天我炖蹄膀给你吃。”
高立道：“明天我们要出去。”
双双道：“出去？到哪里去？”
高立道：“去找小秋。”
双双的脸上发出了光，道：“你要带着我一起去？”
高立道：“当然，我带你去看他的孩子。”
双双大喜道：“他有了孩子？”
高立柔声道：“我们也会有孩子的。”
双双脸红了，全身都充满了对未来幸福的憧憬，这种感觉使得她整个人都好象要飞了起来。
过了很久，她才轻轻问道：“你看见过他的妻子没有？”
高立道：“没有，我走得很急。”
双双道：“我相信那一定是个很好的女人，因为他也是个好男人。”
”高立道：“不但是好男人，也是个好朋友。”
他叹息着，接着道：“除了他之外，无论谁都绝不会将孔雀翎借给我。”
双双道：“孔雀翎究竟是什么？”
高立道：“是一种暗器——但又不完全是暗器。”
双双道：“我不懂。”
高立道：“我也很难说明白，总之，它的意义和价值都比世上任何一种暗器超出很多，无论谁有了它，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双双道：“变成另外一个人？”
高立点了点头，道：“变得更有权威、更有自信。”
他笑了笑，接着道：“我若非有了它，也许就不是麻锋的敌手。”
双双道：“我还是不懂。”
高立道：“你永远都不会懂的，甚至连我自己都不太懂。”
双双迟疑着，终于忍不住道：“我……我能不能摸摸它？”

高立笑道：“ 当然能，只不过你千万不能去按那两个钮，否…… ”

他声音突然停顿，笑容突然凝结，整个人都似已全都被冰凝结，就好象突然一脚踏空，自万丈绝壁上跌入了冰河里。

孔雀翎竟已不见了！双双看不见他的脸色，但却忽然感觉到他全身都在发抖。

他这一生中，从未如此惊慌恐惧过。

他从未想到这种事竟会发生在他身上。

双双悄悄地离开了他怀抱。

她并没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她已能感觉到，已能想象到。

只不过她还不能完全了解这件事有多么严重。

没有人能真的了解这件事有多么严重。

高立动也不动地坐在黑暗中，整个人都似已被埋入地下。

然后他突然发狂般冲了出去。

双双就在黑暗中等着他。

她知道他一定是到掩埋麻锋的尸身处寻找去了，她希望他能找到。

她只求不要再有什么不幸的灾祸降临到他们身上。

但也不知为了什么，她心里却已有了种不祥的预兆，眼泪也已流下。

风吹过，风声似已变为轻位。

也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脚步声缓慢而沉重。她的心沉了下去，悄悄擦干泪痕，忍不住问道：“ 找到了么？ ”

高立道：“ 没有。 ”

他的声音已因惊慌恐惧而嘶哑。

双双听着，心里就好象被针在刺着，轻轻道：“ 你想不出是在什么时候掉的？ ”

高立咬着牙，似乎恨不得咬断自己的咽喉。

他从未对自己如此痛恨

双双没有安慰他，因为她知道现在无论什么样的安慰都已无用。

她只能想法子诱导他的思想，所以她就试探着道：“ 你回来的时候，孔雀翎已不在你身上？ ”

高立道：“ 嗯。 ”

双双道：“ 你没有摸过？ ”

高立道：“ 我……我想不到会掉的。 ”

他当然想不到。

所有的悲剧和不幸，正都是在想不到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双双又忍不住道：“ 你杀麻锋的时候，身上并没有孔雀翎？ ”

高立道：“ 一定已没有，否则它一定就掉在附近。 ”

双双道：“ 你身上并没有孔雀翎，却还是一样杀了他！ ”

高立的双拳握紧。

他现在才明白，纵然没有孔雀翎，他还是一样有杀麻锋的力量。

只可惜他现在才明白已太迟了。双双轻轻叹息了一声，道，“ 你最后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它的？ ”

高立沉吟着，道：“ 在车上。 ”

在车上他还摸过它，那种光滑坚实的感觉，还使他全身都兴奋得发热。

然后他就完全放松了自己，因为这世上已没有什么值得他担心的事。

双双道：“ 会不会是在车上掉的？ ”

高立道：“ 很可能。 ”

双双道：“ 那辆车呢？ ”

高立道：“ 已走了。 ”

双双道：“ 你在什么地方雇的车？ ”

高立道：“ 在路上。 ”

双双道：“ 没有注意那是辆什么样的车？ ”

高立道：“ 没有。 ”

双双道：“ 也没有看清赶车的人？ ”

高立垂下头，握紧双拳，指甲已刺入肉里。

那时他实在太愉快、太兴奋，竟完全没有注意到别的人、别的事。

最不幸的是，他为了不愿被人发现自己的行踪，在路上还换过两次车。

双双的心又沉了下去，她知道他们恐怕已永远无法我回那孔雀翎了。

一个人失去的东西越珍贵，往往就越是难找回来。

无论你失去的是孔雀翎也好，是情感也好，结果往往是同样的。

双双勉强忍着目中的泪水，轻轻道：“ 现在你准备怎么样？ ”

高立道：“ 我……我不知道。 ”

双双道：“ 你当然要去告诉他。 ”

高立道：“ 当然。 ”

双双道：“ 无论如何，这总不是你有心犯的错，他也许会原谅你…… ”

高立黯然道：“ 他绝不会……若换了我，也绝不会原谅他。 ”

双双道：“ 为什么？ ”

高立长长叹息，道：“ 你也许永远都不会了解孔雀翎对他们有多重要，可是我了解。 ”

双双道：“ 也许……也许我们可以想法子赔给他。 ”

高立道：“ 没有法子。 ”

他的声音更苦涩，忽又接着道：“ 也许只有一种法子。 ”

双双的脸忽然也因恐惧而扭曲。

她已明白他的意思。一个人若犯了种无法弥补，不可原谅的错误时，通常只有用一种法子来赎罪。

死！

她忍不住扑过去，紧紧拥抱住他，嘎声道：“ 你绝不能走这条路。 ”

高立黯然道：“ 我还能走什么别的路

双双道：“ 我们可以走……走到别的地方去，永远不要再见他。 ”

高立忽然推开了她。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将她从自己怀里推开。

他并没有大用力，但双双却只觉得整个人都被他推得沉落了下去。

她忍不住道：“ 你……你这是为什么？ ”

高立咬着牙，一字字道：“ 我想不到，想不到你会叫我做这种事。 ”

双双道：“ 可是你…… ”

高立打断了她的话，道：“ 我杀过人，甚至杀过很多不该杀的人，也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可是我从未出卖过朋友。 ”

他声音突又嘶哑，接着道：“ 这也许只因为我从未有过朋友，我只有这么样一个朋友。 ”

双双垂下头泪珠又泉水般涌出。

高立慢慢地接着道：“ 我知道我不能死，为了你，为了我们，我绝不能死，所以我才想尽一切法子要活下去，可是这一次…… ”

双双嘶声道：“ 这一次你难道不能…… ”

高立又打断了她的话，道：“ 这一次不同，因为我了解孔雀翎对他们的价值，也了解他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冒着多么大的危险，才将孔雀翎交给我的，这世上从未有人像他这么样信任过我，所以我绝不能亏负他，死也不能亏负他！ ”

双双咬着嘴唇，道：“ 所以你一定要去告诉他这件事。 ”

高立道：“ 一定。 ”

他声音里充满了决心和勇气。

这种勇气才是真正的勇气。

双双垂着头，过了很久，才轻轻道：“ 我本来以为你会为我做出任何事的。 ”

高立道：“ 只有这件事例外。 ”

双双道：“ 我明白，所以……我虽然很伤心，却又很高兴。 ”

她声音忽然变得很平静，慢慢地接着道：“ 因为我毕竟没有看错你，你实在是个值得我骄傲的男人。 ”

高立握紧着的双拳，慢慢松开，终于又俯下身，拥抱住她。

又过了很久，他才黯然叹息道：“ 这一次我知道我没有做错，我已不能再错了，现在我只觉得对不起一个人……我对不起你。 ”

双双柔声道：“ 你没有对不起我，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

高立没有再说什么，这句话就已经足够代表一切。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无论什么样的灾祸和不幸，都应该两个人一起承担的。

你若有了个这么样的妻子，你还能说什么？

黑暗。没有星光，也没有月光，黑暗得可怕。

他们静静地拥抱在黑暗里，等待着黎明。

他们这一生好象永远是活在黑暗中的，但他们还是觉得比大多数人都幸福。

因为他们的生命中已有了真情，一种永远没有任何事能代替的真情。

所以他们的生命已有了价值。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三）

秋已很深了。

木叶已开始凋零，尤其是有风吹过的时候，秋意就又更深了几分。

但秋色还是美丽的。

一种凄艳而感人的美丽，浓得就像是醇酒。

你如果也站在那里，你不饮就已醉了。

高立站在这里，站在树下，等着。

他实在没有勇气去见秋风梧的家人。这打击对孔雀山庄是多么大，他已

能想象到。

秋凤梧随时都可能出现，已有人去通报。

两只孔雀慢慢地在枫林中倘佯，用嘴梳理着它们美丽的羽毛。

枫叶已红了。

高立痴痴地站着，痴痴地看着，心里一阵刺痛，他实在不知道当自己面对秋凤梧时，该怎么说才好。

他几乎没有勇气等下去。

草地上已有脚步声传来，他竟不敢回头去面对着他。

他感觉到有一只手已搭上了他的肩，一只稳定而又充满了友情的手。

一个稳定而充满了友情的声音。

“你来了，我知道你一定很快就会来的。”

高立终于慢慢地回过了头。他已不能不回头。

然后他就看到了秋凤梧的微笑———种温和而充满了友情的微笑。

他心里的刺痛更剧烈。

这种永恒不变的友情，忽然变得象根针，似已将他的心刺得流血。

秋凤梧微笑着道：“你看来好象很疲倦。”

高立点点头。他不但疲倦，简直已将崩溃。

秋凤梧道：“其实你用不着这么急赶来的。”

高立道：“我……”

他刚想说出来，就仿佛有双看不见的手扼住了他的咽喉。

秋凤梧道：“事情已经解决了？”

高立又点点头。

秋凤梧道：“你没有用孔雀翎？”

高立摇摇头。

秋凤梧笑道：“我早就知道你根本不必用它，麻锋根本不是你的对手。”高立道：“可是我……”秋凤梧忽然发现他神情的异样，立刻问道：“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双双呢？”高立道：“她……她很好。”秋凤梧松了口气，道：“她怎么不来看看我的孩子？”高立道：“她……她……”他终于鼓足勇气，大声道：“她没有来，因为她知道我对不起你。”秋凤梧皱眉道：“你对不起我？……你怎么会对不起我？”高立道：“我已将你的孔雀翎丢掉了。”他用最大的勇气说出这句话，然后他整个人都似已崩溃。没有声音，没有反应。他不敢想秋凤梧听了这句话后，脸上是什么表情。他已不敢去面对秋凤梧的脸。有风吹过，枯叶飘飘的落下来，一片、两片、三片……日色渐渐淡了，秋意却更浓。秋凤梧还是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说一个字。高立终于忍不住抬起头。秋凤梧就象是石像般站在那里，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脸色却苍白得就象是远山上树梢头的秋霜。他就这样静静地站着，动也不动。落叶飘过他的头，落在他的脚下。他没有动。落叶飘过他的眼前，打在他脸上。他没有动，甚至连眼都没有眨。日已西斜，夕阳红得就象是血一样。枫林也红得象血一样。然后暮色就象是一面网，重重地落下来，笼罩住

他脸上已没有光彩，眼睛里也已没有光彩。

他还是没有动，没有说话。

高立看着他，只恨不得将自己撕开、割碎，一块块洒入风里，洒入泥里，洒人火里，被火烧成灰。

秋凤梧若是重重地骂他一顿，打他一顿，甚至一刀杀了他，他也许还好受些。

但秋凤梧却似已完全麻木。

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他似已完全看不见，听不见，也感觉不到。

要多么可怕的打击，多么沉痛的悲哀，才能使一个人变成这样子？

高立忍不住问自己：“我若是他，我会怎么样？”

他想不出。

他连想都不敢想。

秋凤梧现在是不是也在问自己，该怎么样来对付自己？

现在他只等着秋凤梧的一句话。

秋凤梧叫他死，他就死；叫他立刻死，他绝不会再多活片刻。

可是秋风梧没有说话。

暮色渐深，夜色将临。

一个青衣老仆悄悄地走过来，躬身道：“庄主，晚膳已开了。”

秋凤梧没有回答，根本没有听见。

青衣老仆看着他，目中也现出优郁之色，终于又悄悄地退了下去。

夜色突然就象是一只黑色的巨手，攫取了整个大地。

风更冷了。高立用力咬住牙，用力握紧了双拳，却还是忍不住颤抖起来。

为了赎罪，他可以忍受各种羞侮，各种痛苦，甚至可以忍受死的痛苦。

但这种可怕的沉默，却已将使他发狂。

他几乎忍不住要将自己毁灭。

又有风吹过。秋凤梧忽然抬起头，看了看风中的落叶，轻轻道：“今天有风。”

高立握紧双拳，很久很久，才慢慢地点了点头，道：“是，今天有风。”

秋凤梧道：“天天都有风。”

高立道：“是，天天都有风。”

秋凤梧道：“有风很好。”

高立终于忍不住大声道：“你究竟想说什么？你为什么不说？”

秋凤梧这才转过头，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才长长叹息了一声，道：“你是个好朋友，我一向知道可以信任你。”

高立叹声道：“你不该信任我的。”

秋凤梧似又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慢慢地接着道：“你答应过我，要看看我的孩子的。”

高立又沉默了很久，终于也长长叹息了一声，道：“我答应过你。”

秋凤梧道：“现在孩子还没有睡。”

高立道：“你要我现在去看他？”

秋凤梧道：“我带你去。”

草色也已枯黄！在春天，这里必是绿草如茵，但现在已是浓秋，愁煞人的浓秋。

远处有灯光闪耀，亮得就象是情人的眸子。

但高立却看不见。

他眼前只有一片黑暗，心里也只有一片黑暗。

秋凤梧慢慢地在前面走，脚步单调而沉重。

高立在后面跟着。

他记得上次也曾这样跟着秋凤梧后面走，走了很久，走了很远。
那正是他刚救了百里长青之后。
那时他虽然明知随时都可能有人来找他报复，明知随时都可能会有杀身之祸，但心里却还是很快乐因为他已救了一个人，己帮助过别人。
因为他已有了朋友。
但现在呢？无心犯的错，有时往往比有心犯的错更可怕。
这又是为了什么？老天为什么要叫他无心犯下这致命的、不可宽恕、不可补救的错误？他为什么不小心些？为什么要那么疏忽？猛抬头，他的人已在灯光辉煌处。
灯光辉煌。
一个白发苍苍的妇人，端坐在紫檀木的椅子上，脸上带着温和而慈祥的微笑。
“这是家母。”
一个温柔的少妇，端庄而贤淑，正是春花般的年华，春花般的美丽。
也许就因为她自己心里充满了幸福，所以对每个人都很亲切，尤其是对丈夫的好朋友。
“这是我的妻子。”
一个可爱的孩子，红红的脸，大大的眼睛，健康而活泼。
对他说来，人生远未开始，但他这一生想必是幸福和愉快的。
因为他有个很好的家庭，很好的父母，他本是个天生就应该享受幸福的人。
“这是我的孩子。”
高立看着、听着、脸上带着有礼貌的微笑。
“这就是我的朋友高立，我平生唯一最好的朋友。”
高立的心又象是在被针刺着，又开始流血。
他几乎忍不住要拔脚飞奔出去，他其实没有脸面对这些人。
他们若知道他已将孔雀翎遗失了，是不是还会如此亲切？
秋老夫人正微笑着道：“凤梧常常提起你，这次你一定要在多留几天。”

高立的喉头似已被堵塞，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勉强笑了笑，点了点头。
秋风梧美丽的妻子正在逗着她的孩子，道：“叫高伯伯下次买糖给你吃。”
孩子只有周岁，当然还不会叫高伯伯，也根本听不懂别人说的话。
可是他会笑。
他看见高立，就吃吃地笑着。
大家都笑了。
秋老夫人笑得更慈祥，道：“孩子喜欢高叔叔，高叔叔一定会为这孩子带来很多福气。”
高立的心已将碎裂。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为这家人带来的不是福气，而是灾祸。
幸好秋凤梧并没有要他留下去。
“我再带他到外面去看看，这是他第一次来，有很多地方都没有看过。”
高立的确有很多地方都没有看过，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到过如此瑰丽、如此庄严的地方。
在夜色中看来，这地方更接近神话中的殿堂。

秋凤梧道：“ 这里一共有九重院落，其中大部分是在两百七十年前建造的，经历了三代，才总算使这地方看来略具规模。 ”

其实这地方又何止略具规模而已，看来这简直已接近奇迹。

秋凤梧道：“ 这的确是奇迹，经过两次战乱劫火，这地方居然还太平无恙。 ”

后院的照壁前，悬着十二盏彩灯。

辉煌的灯光，照着壁上一幅巨大的图画。

画的是数十个像貌狰狞的大汉，拿着各种不同的武器，但目中却带着惊惶和恐惧之色。

因为一位白面书生手里的黄金圆筒里，已发出了彩虹般的光芒。

比彩虹更美丽辉煌的光芒。

秋凤梧道：“ 这幅图画，说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件事。 ”

高立听着。

秋凤梧道：“ 那时黑道上的三十六魔星，为了毁灭这地方，竟然结血盟，联手来攻，这三十六人武功之高，据说已可无敌于天下。 ”

高立忍不住问道：“ 后来呢？ ”

秋凤梧淡淡道：“ 这三十六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去的。 ”

他接着道：“ 自从那一役之后，江湖中就没有人敢来轻犯孔雀山庄，孔雀翎三个字，才从此传遍天下。 ”

灯火渐渐疏了。

这一重院落里，仿佛是带着种说不出的阴森凄凉之意，连灯光都仿佛惨碧色的。

他们穿过一片枯林、一丛斑竹，走过一条九曲桥，才走到这里。

这里就象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天地。

高大的屋宇阴森而寒冷。

屋子里点着百余盏长明灯，阴恻恻的灯光，看来竟如鬼火。

每盏灯前，都有个灵位。

高立第一眼看见的是：“ 太行霸主，山西雁孙复之位。 ”

“ 崆峒山风道人之位。 ”

这两个人的名字高立是听过的，不久以前，他们还是江湖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

秋凤梧看着这一排排灵位，面上的表情更严肃，缓缓道：“ 这些都是死在孔雀翎之下的人。 ”

三百年来，死在孔雀翎下的人还不到三百个，这显然表示孔雀翎并不是轻易就可动用的。

能死在孔雀翎下的，纵然不是一派宗主，也是绝顶高手。

秋凤梧道：“ 先祖们为了怕子孙杀孽太重，所以才在这里设下他们的灵位，超度他们的亡魂，只望他们的冤仇不要结到下一代去他叹了口气，接着道：“ 只可惜他们的后人，还是有很多想到这里来复仇的。 ”高立没有说话。他心里在想着一件很奇怪、也很可怕的事。他好象已在这里看到他自己的名字。

（四）

甬道长而曲折。

这地方高立已来过一次，来拿孔雀翎。

现在秋凤梧为什么又带他到这里来呢？他没有问。

秋凤梧无论要带他到哪里去，他都不会问。

无论多恐惧的命运，他都已准备接受。

掌声一响。

雨道又出现了那十二个幽灵般的人。

十二把钥匙，开了十二道锁。

于是他们就又走进了那种神秘、阴森、暗黝的石室，就象是走进了一座坟墓。

石室中有两张古老而笨拙的石椅，上面已积满了灰尘和青苔。

秋凤梧道：“ 坐。 ”

高立坐了下去。

秋凤梧却转过身，从石壁间取出了一小坛密封着的酒。

拍碎泥封，酒香芬芳清冽。

秋凤梧道：“ 这是窖藏已有百年的汾酒。 ”

高立道：“ 好酒。 ”

酒杯也是石雕的，同样古老而笨拙。

秋凤梧坐下来，斟满两杯，道：“ 好酒不可不喝。 ”

高立举杯一饮而秋风梧凝视着他，道：“ 我们已有根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 ”

高立点点头，道：“ 的确已很久。 ”

秋凤梧轻轻叹息，道：“ 这些年来，有很多事都已变了。 ”

高立听着。

秋凤梧道：“ 但我们的交情却未变。 ”

高立又斟满一杯，仰首饮尽。

秋凤梧道：“ 我没有兄弟，而你就是我的兄弟。 ”

高立握紧酒杯。

酒杯若非石杯，早已被捏碎。

秋凤梧道：“ 所以有句话我不能不对你说。 ”

高立道：“ 我在听着。 ”

秋凤梧道：“ 你遗失了孔雀翎，心里一定很难受，也许比我还难受。 ”

高立垂下头，斟酒，饮尽。

芬芳香冽的美酒，忽然变成苦的。

秋凤梧道：“ 我了解你的心情，若换了我，也许就不敢再到这里来了。 ”

高立脸上露出痛苦之色，缓缓道：“ 我不能不来，因为你信任我。 ”

秋凤梧道：“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勇气的，我有你这种朋友，我实在很骄做。 ”

高立道：“ 可是我…… ”秋凤梧打断了他的活，道：“ 你也信任我，正如我信任你一样。 ”

高立点点头。

秋凤梧面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奇特，一字字道：“ 所以你一直相信那孔雀翎是真的。 ”

高立整个人突然抽紧，失声道：“ 难道那孔雀翎不是真的？ ”

秋凤梧道：“ 不是！ ”

“ 叮 ” 的，酒杯落高立突然变得象是一条被冻死在冰中的鱼。

没有人能形容他此刻的心情，也没有人能形容他此刻的表情。

他看着秋凤梧，就象是看到旭日忽然落下，大地忽然分裂。

然后他的人就软瘫在石椅上，完完全全崩溃。

不是绝望的崩溃，是喜极的崩溃，连眼泪都忍不住夺眶而出。

当然也不是悲伤的眼泪。

他这一生从未如此欢喜过，那就象是一个已被判处极刑的死囚，忽然得到大赦。

秋凤悟凝视着他，目中却反而充满了痛苦，过了很久，才缓缓道：“ 我告诉你这件事，只因为我不愿你为此痛苦。 ”

高立不停地点着头，心里的确充满了感激。

但他还是忍不住要问：“ 真的孔雀翎呢？ ” 秋凤梧道：“ 没有真的。 ”

高立又一惊，失声道：“ 没有真的？ ”

秋凤梧道：“ 没有，根本没有。 ”

他长长叹息了一声，苦笑道：“ 真的孔雀翎，已被先父遗失在泰山之巅了。 ”

高立道：“ 那……那么岂非已是多年以前的事情？ ”

秋凤梧点点头，道：“ 的确己有多年了，那正是在先父与金老前辈泰山决战后。 ”

高立道：“ 但江湖中却从来未有人说起过这件事。 ”

秋凤梧道：“ 当然没有。 ”

高立道：“ 为什么？ ”

秋凤梧道：“ 因为从来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甚至连我都不知道。

” 高立道：“ 可是你…… ” 秋凤梧道：“ 先父在临终之前，才将这秘密告诉了我。

” 高立道：“ 只告诉了你一个人？ ” 秋凤梧道：“ 只告诉了我一个人高立道：“ 我？…… ” 秋凤梧凝视着他，缓缓道：“ 你是第三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 他目中的痛苦之色更深，接着道，“ 先父说出这秘密时，曾经叫我立下重誓，要我将这秘密一直保守到临死时，再告诉我的儿子。

” 高立的脸色又渐渐变了，道：“ 但你现在却告诉了我。

” 秋凤梧黯然长叹，道：“ 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愿你为了这件事负疚终生。

” 这是何等伟大的友情！世上还有什么事比这种友情更珍贵？高立垂下了头。

他宁愿秋凤梧没有告诉他这个秘密，他忽然发觉现在的负担更重。

秋凤梧道：“ 你杀麻锋的时候，并没有用孔雀翎。

” 高立道：“ 那时孔雀翎已不在我身上了。 ”

秋凤梧道：“ 我早就知道你不用孔雀翎，一样可以杀得了他。 ”

高立道：“ 你早就知道。 ”

秋凤梧点点头，道：“ 我很了解你的武功，也很了解你。 ”

高立承认。

他不能不承认。

秋凤梧道：“ 以你的武功，江湖中已很少有人是你对手，可是你自己却缺乏信心，所以…… ”高立道：“ 所以你才将那个假的孔雀翎借给了我。 ”

秋凤梧道：“ 不错。 ”

高立道：“ 所以你才再三叮咛我，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要用它。 ”

秋凤梧道：“ 我早就知道你根本用不着它。 ”

他表情又严肃起来，接着道：“ 孔雀翎并不是种武器，而是一种力量。 ”

高立道：“ 我听你说过。 ”

秋凤梧道：“ 你虽然不必用它，但它却可以带给你信心

高立当然也不能不承认。

秋凤梧道：“ 只要你有了信心，麻锋就绝不是你的敌手。 ”

他忽然改变话题，又道：“ 只要孔雀翎存在一天，江湖中就没有人敢来轻犯山庄，这道理也是一样。 ”

高立道：“ 这道理我明白。 ”

秋凤梧道：“ 孔雀山庄三百年的声名，八十里的基业，五百条人命，其实本都是建筑在一个小小的孔雀翎上。 ”

他表情更严肃，慢慢地接着道：“ 孔雀翎若已不存在，孔雀山庄就会跟着毁灭。 ”

三百年的声名，八十里的基业，五百条人命全都毁灭。

他幸福美满的家庭当然也得毁灭。

高立忽然明白，秋凤梧刚才为什么要带他去看他的家人了。

还有那些死在孔雀翎下的亡魂灵位。

这些人的后代了孙，若知道孔雀翎已不存在，当然不会放过秋家的人。

江湖人心中的仇恨，本来就是永远也化解不开的！

秋凤梧长叹道：

“ 象我们这种武林世家的声名，就象是一副很沉重的担子，你只要一接下它，就得永远挑下去。 ”

他慢慢地接着道：

“ 我本来并不想接下这副担子的，我本来认为先人创下的声名，和他们的子孙并没有关系。 ”

高立道：

“ 现在呢？ ”

秋凤梧忽然笑了笑，笑得很伤感道：

“ 现在我才知道，我既然生下来是姓秋的人，我就得挑起这副担子，既不能推诿，也不能逃避。 ”

高立面上带着沉思之色，缓缓道：“ 这担子虽重，但却也是种荣誉其实那并不仅是种荣誉，也是种神圣的责任和义务。“ 孔雀山庄的子孙只要活着一天，就得为这种责任和荣誉奋斗到底。 ”

这就是他们生存的目的。他们根本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

秋凤梧再次凝注着高立，缓缓道：“ 所以我绝不能让孔雀山庄声名，毁在我手里。 ”

高立的神色忽然变得很平静，仿佛已下定了某种决心。秋凤梧的嘴唇却已发白，接着道：“ 所以我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秘密。 ”

高立慢慢地点了点头，道：“ 我明白。 ”

秋凤梧道：“ 你真的明白？ ”

高立道：“ 真的。 ”
秋凤梧忽然不再说话，也不敢再看高立。
他眼睛里竟忽然充满了悲伤和痛苦，一种无可奈何、无法化解的悲伤和痛苦。
人为什么总是要做一些他不愿做、也不忍做的事呢？
这岂非也是全人类的悲伤和痛苦。
没有风，但寒意却更重了。
阴恻恻的灯光似已完全静止、凝结，人的心似也被冻住。
“ 我会让双双好好活着的。 ”
“ 当然。 ”
酒是苦的，好苦。
酒既然已在杯中，无论多么苦，都得喝下去。
是苦酒也好，是毒酒也好，你都得喝下去！
秋凤梧慢慢地站起来，转过身。
他没有再说什么，但等他走出门时，却又回头道：“ 我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高立在听着。
秋凤梧道：“ 北六省镖局的联盟已成立，盟主正是百里长青。 ”
高立灰暗的眼睛里，突然爆出了一串火花。
一串辉煌闪亮的火花。秋凤梧已走了出去。
又过了很久，高立才缓缓道：“ 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 ” 他真的感激。
因为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一生活得更有意义，他已完全满足。
他爱过，也被人爱过。他已为别人做了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已无愧这一生。
秋凤梧面前的酒始终没有动过。
高立就将这杯酒也喝了下去。
是苦酒也好，是毒酒也好，他都得喝下去。
这就是人生！
人生中有些事，无论你愿做也好，不愿做也好，都是你非做不可的。
一个人若能平平静静地死，有时甚至比平平静静地活着更不容易。

（五）

深夜。无星无月。
风好冷。
秋凤梧慢慢地走出来，走到院子里。
榕树的叶子正一片片落下来。
他静静地站了很久，竟似完全没有发觉他的妻子已经走到他身旁。
她轻轻地依偎着他，在她心目中，天地间永远都如此幸福宁静。
所以她永远希望别人也同样幸
过了很久，她才轻轻问：“ 你那朋友？ ”
“ 走了。 ”
“ 走了？为什么要走？ ”
秋凤梧没有回答，却俯下身，拾起片落叶。

他凝视着这片落叶，眼睛里又充满了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和悲伤。

树叶又何尝愿意被秋风吹落。

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候岂非也正如这片落叶一样……这故事也给了我们一个教训。

真正的胜利，并不是你能用武器争取的，那一定要用你的信心。

无论多可怕的武器，也比不上人类的信心。

所以我说的第二种武器，并不是孔雀翎，而是信心！

江湖少年春衫薄

（一）

春天，江南。

段玉正少年。

马是名种的玉面青花骢，配着鲜明的、崭新的全副鞍辔。

马鞍旁悬着柄白银吞口、黑鲨皮鞘、镶着七颗翡翠的刀，刀鞘轻敲着黄铜马蹬，发出一连串叮咚声响，就像是音乐。

衣衫也是彩色鲜明的，很轻、很薄，剪裁得很合身，再配上特地从关外带来的小牛皮软马靴，温州“皮硝李”精制的乌梢马鞭，把手上还镶着粒比龙眼还大两分的明珠。

现在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时候。一阵带着桃花芳香的春风，正吹过大地，温柔得仿佛象情人的呼吸。

绿水在春风中荡起了一圈圈涟漪，一双燕子刚刚从桃花林中飞出来，落在小桥的朱红栏杆上，呢喃私语，也不知在说些甚么。

段玉放松了缰绳，让座下的马，慢慢地踱过小桥，暖风迎面吹过来，吹起了他的薄绸青衫。

就在这件紫衫左边的衣袋里，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叠崭新银票，足够任何一个像他这样的年青人，舒舒服服花三个月。

他今年才十九岁，刚从千里冰封的北国，来到风光明媚的江

栏杆上的燕子被马蹄惊起，又呢喃飞入桃花深处。

段玉深深地吸了口气，只觉得自己轻松得像这燕子一样，轻松得简直就象要飞起来。

但他也并非完全没有心事。

家教一向最严的中原大豪段飞熊夫妇，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就放他们的独生子到江南来。

段玉此行当然也有任务的。

他的任务是在四月十五之前，赶到“宝珠山庄”去替他的父亲少年时的八拜之交、江南大侠朱宽朱二太爷去拜寿。将段家祖传的礼物“碧玉刀”带去做寿礼，然后再把朱家宝珠带回去。

“宝珠山庄”最珍贵的一粒宝珠，就是朱二太爷的掌上明珠。

她今年才十七岁。

她叫朱珠。

据说朱二太爷今年破例做寿，就是为了替他的独生女选女婿。

姑苏朱家是江南声名最显赫的武林世家，朱大小姐不但是有名的美人，还是有名的才女。

听到了这消息，江湖中还未成亲的公子侠少们，只怕有一大半都会在四月十五之前赶到宝珠山庄。

段玉是不是能雀屏中选，把这粒宝珠带回去，他实在没有把握。

这就是段玉的心事。

还有，段家的碧玉刀非但价值连城，而且故老相传，都说其中还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

无论谁只要能解开这秘密，他立刻就可能变成富可敌国的武林高手。

江湖中的豪强大盗们，对这样东西眼红的自然也不少。

他是不是能将这件家传之宝平平安安地送到宝珠山庄？他自己也没把握。

这也是他的心事。

但是在这江花红胜火，春水绿如蓝的江南三月，还有什么心事是一个十九岁的少年人抛不开、放不下的？

的确还有一样，那就是他临出门时，他父亲板着面孔、耳提面命，再三嘱咐他，切切不可忘记的七大戒条。

直到现在，他仿佛还能听见父亲那种严厉的语声：

“以你的聪明和武功，已勉强可以出去闯闯江湖了，但这几件事还是千万不能去做，否则我保证你立刻就会有麻烦上身。”

“这是我积几十年经验得来的教训，你一定要牢记在心。”

段玉从小就是一个孝顺听话的孩子，这几样事他连一样都不敢忘记，每天早上一醒过来，都要在心里反复念几次：

一、不可惹事生非，多管闲事。

二、不可随意交结陌生的朋友。

三、不可和陌生人赌钱。

四、不可与僧道乞丐一类人结怨。

五、钱财不可露白。

六、不可轻信人言。

第七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千万不可和陌生的女人来往。

段玉一向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孩子，他不但健康英俊，彬彬有礼，而且很喜欢笑，很会笑，笑得很甜。

何况他鲜衣怒马，年少金多，女人见了若不喜欢，那才是怪事。

这本是段飞熊老爷子最引以为傲的一点，现在却变成最担心的一点。“女人本来就是祸水，江湖中的坏女人尤其多，那你只要惹上了一个，你的麻烦永远就没有完了。”

这句话段飞熊至少对他儿子说过五十次，段玉就算想忘记都困难得很。

你说是不

（二）

江南的春色若有十分，那么至少有七分是在杭州。

杭州的春色若有十分，那么至少有七分是在西湖。

有人说，西湖的春色美如图画，但世上又有谁能画得出西湖的春色？

你路过杭州，若不到西湖去逛一逛，实在是虚渡一生，你到了西湖，若不去尝一尝三雅园“宋嫂鱼”，也实在是遗憾得很。

现在段玉恰巧路过杭州，到了西湖，他当然绝不会留下个遗憾在心里。

宋嫂鱼就是醋鱼。

鱼要活杀的而且要清蒸才是最上品的，蒸熟了之后，才浇上作料送席，所以送到桌上还是热气腾腾，那真是人口就化，又鲜又嫩。

正如成都的“麻婆豆婆”，醋鱼叫宋嫂鱼，就因为这种作法是南宋时的一位姓宋的妇人所创始的。

但西湖水浅，三尺以下就是泥藻，鱼在湖水里根本养不大。

而且西湖根本就不准捕鱼，在西湖捕鱼，搅混了一湖碧水，岂非也就跟花间喝道、焚琴煮鹤一样，是件大煞风景的事？

所以醋鱼虽然以西湖为名，却并不产自西湖，而来自西乡。

尤其是塘栖乡，不但梅花美，鱼也美。

那里几乎是户户鱼塘。装鱼入城的船，船底是用竹篾编成的，比西湖的画舫还大，鱼在船底，就好像在江水里一样。

船到武林门外，在小河埠靠岸，赤着足的鱼贩子就用木桶挑鱼进城去。水桶里也装满了江水，桶上的竹箩里，还装着一大箩鲜活蹦跳的青壳虾。

在曙光朦胧的春天早上，几十个健康快乐的小伙子，挑着他们一天的收获，踏着青石板的道路往前走，那景象甚至比醋鱼还令人欢畅。

于是临湖的酒楼就将这些刚送来的活鱼，用大竹笼装着，沉在湖水里，等着客人上门。

西湖的酒楼，家家都有醋鱼。定香桥上的“花港观鱼”，老高庄水阁上的“五柳居”，都用这种法子卖鱼的。

只有涌金门外的“三雅园”是例外。

段老爷子最欣赏的就是三雅园，只要到了西湖，少不了要到三雅园去杀条鲜鲩鱼，清蒸了来下酒。

所以段玉也到了三雅园。

三雅园就在湖畔，面临着一湖春水，用三尺高的红漆雕杆围住。

栏杆旁有十来张洗得发亮的白木桌子，每张桌上都准备有鱼饵和钓竿。

鱼已放入了湖里，用竹栏围住，要吃鱼的，就请自己钓上来。

自己钓上来的鱼，味道总仿佛特别鲜美。

段玉钓了两尾鱼，烫了两角酒，面对这西湖的春色，无鱼已可下酒，何况还有鱼？

所以两角酒之后，又要了两角酒。

段飞熊没有关照他，叫他少喝酒，只因为人人都知道段家的大公子有千杯不醉的海量。

无论谁想将他灌醉，那简直就好像要将鱼淹死一样困难。

酒是用锡做的“爂筒”装来的，一筒足足有十六两。

四角酒就是四斤，段玉喝的是比陈年花雕还贵一倍的“善酿”。

这种酒本就是为远客准备，虽然比花雕贵一倍，却未必比花雕好多少。

真正好的是陈年竹叶青，淡淡的酒，入口软绵绵的，可是后劲却很足，两三碗下了肚，已经有陶陶然的感觉。

段玉喝的虽然不是竹叶青，现在也已有了那种陶陶然的感觉。

他喜欢这种感觉，准备喝完了这两筒，再来两筒，最后才叫一碗过桥双醮的虾爆鳝面来压住这阵酒意。

听说这里的面并不比官巷口的“奎无馆”做得差。

杭州人大多都能喝酒。

他们喝酒用碗，一碗四两，普遍喝个六七碗都不算稀奇。但一喝就是五六斤，就有点稀奇了，何况喝酒的又只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年青人。

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注意他，眼睛瞪得最大的，是旁边座上一个也穿着浅紫长衫的白脸少年。

这少年的年纪好像比段玉还少两岁，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子，穿着很时新，样子也很斯文、很秀气，看来正是和段玉出身差不多的富家子弟。

最妙的是，他桌上也有好几个四碗装的空甖筒，显见得酒量也不小。

酒量好的人，通常总是会对好酒量的人有兴趣的。

所以他忽然对段玉笑了笑。

段玉没有看见。

其实他早已在注意这大眼睛的年青人，也不是对这人没兴趣。

只不过段公子虽然初入江湖，但却绝不笨，也不瞎，事实上，他比大多数人都聪明得多，眼睛也比大多数人亮得多。

他一眼就看出这大眼睛的小伙子，并不真是个小伙子，而是个大姑娘女扮男装的。

“在路上千万不可和陌生的女人打交道。”

这教训段玉并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他一向是个很听话、很孝顺的好孩子。

所以他眼睛就一直盯在对面的一艘画舫上。

这画舫是从柳荫深处摇出来的，翠绿色的顶、朱红的栏杆，雕花的窗子里，湘妃竹帘半卷。

一个风姿绰约的绝代丽人，正坐在窗口，调弄着笼中的白鹦鹉。

她一只手托着香腮，手腕圆润，手指纤美，眉宇间仿佛带着种淡淡的幽怨，仿佛正在感怀着春的易老、情人离别。

她也是个女人，只不过距离远的女人，总比旁边桌上的女人安全些。

至少她总不能飞过这五六丈湖水，过来找段玉的麻烦。

但旁边桌上的女人要过来就容易得多了。

现在她就真的好像有这意思，忽然抱拳道：“这位兄台请了。”

段玉看了看后面，又看了看旁边，好像不知道别人找的就是他。

这大眼睛的小姑娘抿着嘴一笑，道：“我说的兄台，就是阁下。”

她笑的时候鼻子先皱起来，就好象春风吹起了湖水中的涟漪。

她不笑的时候，已经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这一笑起来，简直可以让男人跳楼。

段玉再想装傻也不行了，也只好笑了，笑道：“阁下是跟我说话？”

小姑娘瞪着大眼睛笑道：“不是跟你说话是跟谁说话，”

段玉轻轻咳嗽了两声，道：“却不知阁下有何见教？”

这小姑娘“刷”地将一柄洒金折扇展开，轻摇着折扇道：“独酌不如同饮，如此佳日美景，阁下何不移玉过来共谋一醉？”

明明连瞎子都可以看得出她是个女人，她却偏偏还要装出男人的样子。

段玉叹了口气，道：“在下也颇有此意，怎奈素昧平生，何况男女有别。”

小姑娘怔了怔，眼睛瞪得更大了，道：“你说男女有别？你难道是个女人？”

段玉又笑了，忍住笑道：“阁下当然也看得出我不是。”

小姑娘眨着眼，道：“你不是谁是？”

段玉道：“你。”

这小姑娘瞪了他半天，摇着头，喃喃道：“原来这人的眼睛有点毛病。”

她一只手在摇折扇，另一只手端起酒碗来，仰着脖子喝了下去。

她喝起酒来实在不像是个女人。

段玉在心里叹了口气。

现在正是春天，他今年才十九岁，正是最容易动心的年纪。

他实在很想过去，只可惜他怎么也忘不了他父亲板起脸来的样子。

要做个又孝顺又听话的好孩子，可实在真不太容易。

夕阳满天，照得“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更绚丽多姿。

轻雪般的绿柳，半开的红荷，朦胧的远山，倒映在闪动着金光的湖水里。

远处也不知谁在曼声而歌：

“小村姑儿光着脚，

下水去割灯芯草，

一把草儿刚系好，

躺在溪边睡着了。柳荫盖着她的脸，她的脚儿小又巧。三个骑士打马来，脸上全都带着笑。一个骑士跳下马，痴痴望着她的脚；有个骑士胆较大，居然亲亲她的嘴。第三个玩的把戏，怎好记在歌词里。哎呀，可怜的小姑娘，

她为甚么要贪睡？”

柔美的歌声，绮丽的词句，充满了一种轻佻的诱惑和挑逗之意。

这是不是一个多情的村姑,正在用歌声暗示她的情人,要他的胆子大些？

段玉忍不住又在心里叹了口气，他竟连看都不敢去看旁边那小姑娘一眼。

他觉得自己实在太没用，连酒都不想再喝了，正想叫碗过桥双醮的虾爆鳝面来，吃饱了找个地方去睡一觉。

就在这时，湖面上突然有艘梭鱼快艇，箭一般破水而来。

快艇上迎风站着四个浓眉大眼、头皮刮得发青的健壮大和尚。

风吹湖水，快艇起伏不停，这四个大和尚却好象钉子一般钉在船头，纹丝不动。

段玉一眼就看出他们都是练家子，而且下盘功夫练得很好。

“在江湖中最不能惹的，就是和尚、道士和乞丐。”

因为这种人只要敢在江湖中行走，若非有出众的武功，就一定有很大的势力。

如此良辰美景，这几个出家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横冲直闯？

段玉本来有点奇怪的，现在也决心不去管他们的闲事了。

“是非全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若要想一路平安，就千万不可惹事生非以及多管闲事。”

段玉喝完了最后一碗酒，只等他叫的面来吃完了就走。

只听“砰”的一声，那艘快艇居然笔直地往画舫上撞了过去。

窗子里坐着的那正调弄着白鹦鹉的丽人，被撞得几乎跌了下去。

那四个和尚却已跃上了画舫，凶神恶煞般冲了进去，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却又听不出骂的什么。

连笼里的白鹦鹉都已被吓得吱吱喳喳地又跳又叫，人更已被吓得花容失色，全身抖个不停，看来更楚楚可怜。

这些大和尚偏偏不懂怜香惜玉，有一个竟伸出了蒲扇般的大手，仿佛想去抓她的头发

哪里来的这些恶僧，简直比强盗还凶，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前，居然就敢这么样欺负一个可怜的单身女人。

这种事若再不管，还谈甚么扶弱锄强、行侠仗义？

段玉只觉胸中一阵热血上涌，他什么都顾不得了，抓起桌上的刀，霍然一长身，就已窜出了栏杆。

栏杆外就是一片湖水，眼见着他就要掉下去，那大眼睛的小姑娘似已惊呼失声。

谁知段玉年纪虽轻，武功却很老到，早已看准了落脚处。

只见他脚尖在围住鱼塘的竹栏上一点，人又腾身而起，使出来的竟是“登萍渡水。燕子三抄水”这一类的绝顶轻功。

大眼睛的小姑娘惊呼还未完，段玉已凌空翻身，一式“细胸巧翻云”，跟着一式“平沙落雁”，轻轻飘飘地落在画舫上。

四个大和尚中，有一个正留在舱外观望，看见有人过来，立刻沉着脸低叱道：“什么人？来干甚么？”

这和尚一脸金钱麻子，眼露杀机，看来就不像是个清净的出家人。

段玉也沉下了脸，道：“你是出家人？还是强盗？”

这和尚仿佛终于想起了自己的身份，双掌合什，道：“阿弥陀佛，出家人怎么会是强盗？”

段玉道：“既不是强盗，怎么比强盗还凶，连强盗也不敢这么样欺负女人。”

和尚厉声道：“你是那女人的什么人？要来管这闲事？”

段玉挺起胸，道：“天下人管天下事，这闲事我为何管不得？”

船舱又传来那丽人的惊呼。

“救命呀，救命，这些凶僧要行非礼。”

段玉火气更大，冷笑道：“看来你们这些和尚的胆子倒真不小。”

这和尚怒道：“你的胆子也不小，竟敢在洒家面前如此放肆！”

他嘴里说着话，一双手也没有闲着，突然沉腰坐马，双拳齐出，猛击段玉的腰肋，用的竟象是少林正宗伏虎罗汉拳。

只可惜段玉并不是老虎，什么罗汉拳也伏不了他。

他身子一偏，已反手扣住了和尚的脉门，四两拨千斤，轻轻一带。

这种借力打力的功夫，正是这种刚猛拳路的克星，和尚用的力越大，跌得就越惨。

他这一拳力量真不小，只见他一个百把斤重的身子突然飞起，“扑通”一声，竟然掉入湖水里。

岸上有人在鼓掌，却也不知是不是那大眼睛的小姑娘。

段玉还没有回头去看，船舱中已有两个大和尚冲了出来。

这两人身手矫健，出手更快，忽然间，两双钵头般大的拳头已到了段玉面前，只听拳风虎虎，果然是招沉力猛。

只可惜中原第一条好汉段飞熊的大公子，武功非但不比他父亲差，简直已有青出于蓝之势。

尤其是他的轻功身法，不但轻灵过人，而且又潇洒、又漂亮。

他轻轻一提气，突然鹞子翻身，人已到了这两个和尚的身后。

和尚变招也不慢，甩手大翻身，“罗汉脱衣”，挥拳反击。

可是他已经太慢了。

段五手里的刀鞘，已打在他左肩的肩井穴上。

他刚翻身，这部位正是他全身平衡的重心，一下被打着，身子立刻站不稳，踉踉跄跄后退了七八步，“砰”的撞断了船上的栏杆。

另一个和尚比他还慢一点。

段玉再一挥手，只听“噗通，噗通”两声，两个和尚又掉入水中。

剩下的一个和尚刚抢步出舱，脸色已变了，也不知是出手的好，还是不出手的好。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看来斯斯文文的少年人，竟有这么样一身惊人的武功。

他简直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少年人，有这么样的武功。

段玉也看着他。

这和尚年纪比较大，样子也好象比较讲理，最重要的是，他还没有出手打人。

所以段玉对他也比较客气，微笑道：“你的伙伴都走了，你还不走。”

这和尚点点头，长长叹息了一声，忽然问道：“施主高姓？”

段玉道：“我姓段。”

和尚道：“大名？”

段玉道：“段玉。”

和尚又叹了口气，道：“段施主好武功。”

段玉笑道，“马马虎虎，还过得去。”

和尚忽然沉下了脸，冷冷道：“但段施主无论有多么高的武功，既管了这日之事，以后只怕就很难全身而退了。”

段玉道：“哦。”

和尚道：“施主难道看不出贫僧等是从甚么地方来的。”

段玉道：“和尚当然是从庙里出来的，除非你们不是和尚，是强盗。”

这和尚狠狠瞪了他一眼，甚么话也不再说，突然跃起，“噗通”，也跳进水里。

段玉又笑了，喃喃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看来这和尚倒也够义气。”

他挥了挥衣裳，想走，又想过去问问那白衣丽人有没有受伤。

正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船舱中已有人在呼唤：“段公子，请留步。”

声音如出谷黄莺，又轻、又脆、又甜，和她喊救命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段玉轻轻咳嗽了两声。

他并不是真的想咳嗽，这是段老爷子的毛病，老爷子喉咙里总是有痰，要说重要的话时，总喜欢先咳嗽两声。

所以段公子也学会了，他发觉在没有说话的时候，先咳嗽几声，是种很好的法子。

谁知那白衣丽人却已走了出来，手扶着船舱，看着他，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关切，柔声道：“段公子莫非着了凉？这里刚巧有京都来的枇杷膏，治嗓子最好。”

段玉连咳嗽都不敢咳了，勉强笑道：“不必，我……在下很好。”

白衣丽人嫣然道：“公子你本来就是个好人，我知道。”

段玉的脸红了，抢着道：“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没有病。”

白衣丽人笑得更甜，道：“没有病就更好了，船上还有一坛陈年的竹叶青……”

段玉赶紧道：“不必，不必客气，在下正要告辞。”

白衣丽人垂下头，轻轻道：“公子要走，贱妾当然不敢拦阻，只不过，万一公子一走，那些恶僧又来了呢？”

段玉没话说了。

要做好人，就得做到底。

岸上有人在叫：

“ 船上那位公子的酒钱一共是一两七钱，还没有赏下来。 ”

白衣丽人笑道：“ 公子的酒钱，我…… ”

段玉赶紧道：” 不行，不必客气，我这里有。 ”

要女人付酒钱，那有多难为情。

段玉公子出手救人，难道是为了别人替他付酒钱？

这种事千万不能让别人误会的。

段玉立刻抢着将荷包掏出来，慌忙中一个不小心，钞票和金叶子落了一地，连那柄碧玉刀都掉了下来。

幸好这白衣丽人并没有注意到别的事，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好像已被段玉的酒涡吸引住了，再也不愿意往别地方去看。

（三）

陈年竹叶青的确是好酒，颜色看来也令人舒畅，入口软绵绵的，就仿佛是情人的舌这白衣丽人正伸出了小巧的舌头，直舐着嘴唇。

段玉赶紧低下了头喝，喝完了这杯酒，他才想到自己这一下子，已将第一、第四、第五、第七，四条戒律全部犯了。

要命的是，这艘画舫不知何时竟已荡入湖心，他要走都已来不及。

何况她现在已将他当做朋友，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已告诉了他。

“ 我姓花，叫夜来。 ”

花夜来。

好美的姓，好美的名字。

好美的月色，好美的春光，好美的酒。

所有的一切事，仿佛都美极了，段玉心里叹了口气，决定自己放松一天。

每个人都应该偶而将自己放松一下子的，你说是不是？何况他今天做的，又不是什么坏事——谁说救人是坏事？谁能说喝杯酒是坏事？段玉立刻原谅了自己。

原谅自己岂非总比原谅别人容易？所以段玉不醉也醉了。

（四）

明月。

西湖的月夜，月下的西湖，画舫已泊在杨柳岸边。

人呢？人在沉醉，人在沉睡。

段玉只知道自己被带下了画舫，被带入一间充满了花香的屋子里，躺在一张比花香更香的床上，却分不出是梦是醒？旁边仿佛有个人，人也比花

是不是夜来香？

他分不清，也不愿分得太清。

管他是梦也好，是醒也好，就这样一份朦朦胧胧、飘飘荡荡的滋味，人生又有几个能够领略得到？

夜很静，夜凉如水。

风吹着窗户，窗上浮动着细碎的花影。

旁边仿佛有人在轻轻地呼唤：“ 段公子，玉郎！ ”
段玉没有回答，他不愿回答，不愿清醒。
但他却能感觉到身旁有人在转侧，然后就有一只带着甜味的香手伸过来，像是试探他的呼吸。
他的呼吸均匀。
手在他脸上轻轻晃了几下，人就悄悄的从床上爬了起来。
比花更美的人。
长长的腿，细细的腰，乌云般的头发披散在双肩，皮肤光滑得就象是缎子。
连月亮都在窗外偷窥，何况人？
段玉悄悄的将眼睛眯开一线，忍不住从心里发出了赞赏之意。
幸好他没有将这赞美说出口来。
因为他忽然发现花夜来竟悄悄地提起了他的衣裳，最用轻巧的手法，将他衣袋中的荷包拎了出来。
然后她就悄悄地走到窗口。窗台上摆着几盆花，是不是夜来香？
她迟疑着，居然将第二盆花从花盆里提了起来，带着泥土一起提起来。
然后她就用最快的动作，将段玉的荷包塞入花盆里，再将花摆进去，将泥土轻轻地拍平。
现在谁也看不出这盆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
她轻轻吐出了口气，转回身来的时候，脸上不禁露出了得意地微笑。
她笑得真甜，简直就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只可惜段玉这时已不能欣赏。
他已闭起了眼睛，鼻子里甚至发出了一种轻微均匀的鼾声，正是喝醉了的人发出的那种鼾声。
花夜来站在床头，满意地看着他，悄悄地爬上床，用一双光滑柔软的手臂将他抱住。
现在她似乎已希望他醒过来了。
段玉当然没有醒。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忽然低低哼起了一首歌曲，唱的仿佛是：
“ 哎呀，可怜的小伙子。 ”
她低低地哼，呼吸越来越重，压在段玉身上的手臂也仿佛越来越重。
她睡着了，带着满心得意和欢喜睡着了。
风吹着窗户，窗上浮动着细碎的花影。
段玉慢慢地翻了个身，轻唤道：“ 花姑娘，花夜来。 ”
没有回应。
她的呼吸沉重而均匀，她毕竟也喝了不少竹叶青。
段玉又等了很久，才悄悄地爬起来，拿起他的衣裳，悄悄地走到窗口。
窗纸已有些发白了。
段玉提起了那盆花，也用最快的手法，将花盆里的东西全都倒在他的衣服里。
然后他再将花摆进去，将土拍平。
他脸上也不禁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但转身看到她时，心里不禁又有些歉意。
这善良的少年人，从不愿令别人失望的，何况是这么一个美丽的女人。

悄悄地走过床前，顺便提起了他那双精致的小牛皮靴子。
床上的人儿忽然翻了个身，呢喃着道：“ 你起来干什么？ ”
段玉勉强控制着自己的心跳，柔声道：“ 我要早点走，一早要赶路。 ”
床上的人点点头，眼睛还是张不开，含含糊糊他说道：“ 回来时莫要忘记再来看我。 ”
段玉道，“ 当然。 ”
其实他当然也知道，明天她一定就已不会在这地方了。
床上的人满足地叹了口气，很快就又睡着。
她当然想不到这迷迷糊糊的少年会发觉她的秘密，现在只希望他快走。
花盆下面实在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
他若没有恰巧看见，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东西不见了时，也没法子说是她拿的。
捉贼捉赃，这道理他也懂的，当然只有吃定这哑巴亏了。
何况这种事根本没法子说出去。
唉，女人，看来男人对女人的确要当心些。
天已经快亮了，淡淡的月还挂在树梢，朦胧的星却已躲入青灰色的苍穹后。
青石板的小路上，结着冷冷的露珠。
段玉赤着脚，穿过院子，冷冷的露水从他脚底下直冷到头顶。
他忽然变得很清醒，简直从来也没有这么样清醒过。
墙并不高，墙头也种着花草。
花香在清冷的晓风里沁入心扉。
段玉掠了出去，在墙角穿起了他的靴子，再把从花盆里倒出的东西放回衣袋里，抬起头，长长呼吸着这带着花香的晨风。
他忽然发现这西子名湖在凌晨看来竟比黄昏时更美。
他沿着湖岸旁的道路慢慢地走着，领略着这新鲜的湖光山色。
他一点儿也不急，就算再走三天三夜才能走到他昨天投宿的客栈也没关系。
那狡猾的美丽的女人醒来后，发现那盆花又变成空的时候上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呢？
想到这里，段玉忍不住笑了，心里虽然难免也多多少少有些歉意，但那种秘密的、罪恶的欢喜却还比歉意更浓得多。
他忍不住伸手入怀，将那些失而复得的东西再拿出来欣赏一遍。
他怔住了。
荷包里除了他父亲给他的银票、他母亲给他的金叶子和那一柄碧玉刀外，居然又多了两样东西。
一串比龙眼还大的明珠，一块晶莹的玉牌。
这样的珍珠找一颗也许不难，但集成这样一串同样大小的，就很难得了。
玉牌也是色泽丰润，毫无瑕疵。
段玉当然是识货的，一眼就看出这两样东西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这两样东西是哪里来的？
段玉很快就想通：花夜来一定是早已将那花盆当做她秘密的宝库。
在他之前，想必已有人上过她同样的当。
段玉又笑了。他实在觉得很有趣。

他当然并不是个贪心的人，但是用这法子来给那贪心而美丽的女人一点小小的惩罚，也并不能算是问心有愧。

何况，现在他就算想将这些东西拿去还给她，也找不着她那秘密的香巢了。

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去惹这麻烦。

“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她的，要还也不能还给她呀。”

段玉叹了口气，最后终于得到了这结论。

于是他就将所有的东西全都放回自己的衣袋里。

他对自己处理这件事的冷静和沉着觉得很满意，非常满意，简直满意极了。

他觉得自己实在也应该得到奖天色又亮了些。一声“欸乃”，柳荫深处忽然有艘小艇荡了出来。

撑船的船家年纪并不太大，赤足穿着草鞋，头上戴着顶大笠帽，远远就向段玉招呼着道：“相公是不是要渡湖？”

段主发现自己的运气实在不错，他正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回去，刚想找条船渡湖，渡船立刻就来了。

“你知道石家客栈在哪边？”

当然知道。

西湖的船家，又有谁不知道石家客栈的！于是段玉就跳上了船，笑道：“你渡我过去，我给你十两银子。”

他自己觉得很快乐时，总是让别人也分享一点他的快乐。快乐本是件很奇怪的东西，绝不会因为你分给了别人而减少。有时你分给别人的越多，自己得到的也越多。谁知船家非但一点没有欢喜感激之意，反而翻起了白眼，瞪着他道：“你莫非是强盗？”

段玉笑了，道：“你看我象是个强盗？”

船家冷冷道：“若不是强盗，怎么会渡一次湖就给十两银子？”

段玉道：“你嫌多？”

船家道：“本来嫌多的，现在却嫌少了。”

段玉忍不住问道：“为什么？”

船家道：“你的银子既然来得容易，要坐我的船，就得多给些。”

段玉眨了眨眼睛，道：“你要多少？”

船家道：“你身上有多少，我就要多少。”

段玉又笑了，道：“原来我不是强盗，你才是强盗。”

船家道：“你现在才知道，已经太迟了。”

他长篙只点了几点，船已到了湖心。他两膀少说也有三五百斤的力气。段玉看着他，道：“这真是条贼船

船家冷冷道：“哼。”

段玉道：“听说贼船上若要杀人时，通常有两种法子。”

船家道：“你知道的事倒真不少。”

段玉道：“却不知道你是想请我吃板刀面呢，还是要把我包馄饨？”

船家道：“那就得看你的银子是不是给得痛快了。”

段王道：“善财难舍，要拿银子给人，怎么能痛快得起来。”

船家冷笑道：“那么看来我只好先请你下去洗个澡。”

段玉道：“不用客气，我刚洗过。”

船家不等他的话说完，已忽然跳起来，一个猛子扎入水里。

接着，这一条小船就在湖心打起转来，转得很快。

段玉居然还是一点也不着急，喃喃道：“只打转还没关系，翻了才糟糕。”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小船果然已翻了身。

谁知段玉居然还没有掉下去。

船要翻的时候，他的人已凌空跃起，等船底翻了天，他就轻飘飘地落在船底上，喃喃道：“翻身还没关系，沉了才真糟糕。”

突听“咚”的一声响，船底已破了一个大洞，小船立刻开始慢慢的往下沉。

段玉还是没有掉下去。

撑船的竹篙，飘在水面上，他突然掠过去，脚尖在竹篙上轻轻一点，竹篙就觉着向前滑出。

他的人已借着这一点之力，换了一口气，再次跃起，等竹篙滑出三丈，他又掠过去用脚尖一点。

换过三次气后，他居然已又轻飘飘地落在岸上，喃喃道：“看来船沉了也不太糟糕，只不过真有点可惜而已。”

只听“哗啦啦”一声水响，那船家已从水里冒出头来，用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看着段玉。

段玉背负着双手，微笑道：“现在水一定很冷，洗澡当心要着凉船家又瞪了他半天，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果然是好轻功。”

段玉道：“马马虎虎还过得去。”

船家沉下了脸，冷冷道：“只可惜你空有这样的一表人才，偏偏不学好。”

段玉失声笑说道：“是你不学好？还是我不学好？”

船家却叹了口气，淡淡道：“我本来还想保全你，指点你一条明路，现在看来你已只有死路一条了。”

段玉也叹了口气，道：“先要请我吃板刀面，又要请我下湖洗澡，也算是指点我的明路？”

船家冷笑一声，一低头，又扎入了水里。段玉突又唤道：“等一等。”

般家慢慢的从水里露出头来，道：“还有什么话说？”

段玉笑了笑，道：“我忘了谢谢你。”

船家皱眉道：“谢谢我？”

段玉微笑道：“不管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一样还是要谢谢你。”

他的微笑纯真而坦诚，用这种微笑对人，永远都不会吃亏的。船家看着他，过了很久，忽然又叹了口气，道：“象你这样的年青人，死了的确有点可惜。”

段玉笑道：“我也不想死。”

船家沉吟着，道：“你现在若赶到凤林寺去，找一位姓顾的人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段玉苦笑道：“我活得好好的，你为什么总是说我快要死了呢？”

船家道：“你难道自己忘了你自己所做过什么事？”

段玉皱了皱眉，道：“我做了什么事？”

船家沉着脸，道：“你得罪了个不能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段玉想了想，恍然道：“你说的是那四个大和尚？”

船家仿佛已觉得自己话说得太多，一翻身，就没入水里。段玉道：“凤

林寺又在什么地方呢？你不告诉我，叫我到哪里找去？”

他说话的声音虽大，只可惜湖面上早已没有了那船家的影子。
连小船的影子都已看不见了。
段玉叹了口气，苦笑道：“ 是不是我的运气已渐渐变坏了？”
他慢慢地转过身，忽然发现柳荫深处，正有双大眼睛在瞪着他。
那大眼睛的小姑娘居然又出现了，身上穿的还是昨天那件浅紫色的长衫，腰畔的丝绦上却多了柄装潢很考究的长剑。
段玉这才想起，自己还是忘记了一样东西——他的刀。
他只记得昨天在画舫开始喝酒的时候，那柄刀还在桌上的。
以后他就忘了，不但那柄刀忘了，几乎连自己的人都忘了。
这柄刀也叫做碧玉刀，本是段老爷子少年时闯荡江湖的成名武器，据说还是段夫人未嫁时送给他的定情之物。
直到段玉十八岁时，段老爷子才将这柄刀传给他。
段玉在心里叹了口气，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他父亲那板着脸教训他的样子。
大眼睛的小姑娘看见他转过脸来，也板起了脸，冷笑道：“ 连凤林寺都不知道在哪里，还出来走什么江湖？”
段玉忍不住问道：“ 你知道凤林寺在哪里？”
小姑娘往后面看了看，又往旁边看了看，道：“ 你在跟谁说话？”
段玉笑道：“ 这里难道还有别的人么？”
小姑娘板着脸，冷冷道：“ 你既然知道男女有别，还找我说话干什么？”
原来她还一直将昨天那笔帐记在心里。
女人家的心眼总是小些的，男子汉大丈夫，总该让着她们一点儿。
段玉陪笑道：“ 姑娘若知道凤林寺在哪里，又何妨指点我一条明路。”
小姑娘瞪大眼睛，冷笑道：“ 我们素昧平生，我凭什么要指点你的明路。”
段玉道：“ 在下段玉，姑娘贵姓？”
小姑娘道：“ 既然男女有别，连酒都不能喝，又怎么能互相通名道姓？”
看来这位小姑娘不但气量偏狭，而且还难缠得很。
段公子可也不是受惯别人的气的人，只要有凤林寺这个地方，还怕打听不出来？
他笑了笑，向那小姑娘抱了抱拳，道：“ 我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
谁知小姑娘却又唤道：“ 你回来，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
段玉只好转回来，苦笑道：“ 还有什么话没说完的？”
小姑娘冷笑道：“ 我问你，你既然不能跟我同桌喝酒，为什么就能到别人船上去喝酒，而且一喝就是一夜，难道她不是女人，难道你们就不是男女有别？”
原来她心里真正不舒服的是这件事！
段玉不说话了。
这种事反正是解释不清的，不解释有时还是最好的解释。
何况，他又何必来跟这不讲理的小姑娘解释？
小姑娘还是不肯放松，大声道：“ 你怎么不开腔了，自己知道理亏是不是？”
段玉只有苦笑。

小姑娘瞪着他，竟忽又嫣然一笑，道：“自己知道理亏的人，倒还有药可救，你跟我来吧。”

段玉怔了怔，道：“你肯带我到凤林寺去？”

小姑娘咬着嘴唇，道：“不带你到凤林寺去，难道带你去死！”

“千万不可和陌生的女人打交道？，千万不可。”

段玉只有在心里叹气，看来他现在又不得不跟另一个陌生女人打交道了。他只希望这个比那个稍好一点。

起了风，柳絮在空中飞舞，就象是初雪。

这小姑娘分开柳枝，慢慢地在前面走，她穿着虽是男人打扮，腰肢却还是在轻轻扭动。

是不是故意扭给段玉看的？好证明她已不是个小姑娘，已是个成熟的女人？

段玉不想看都不行，事实上，这小姑娘纤腰一扭，柔若柳枝，虽然稚气未脱，却另有一种醉人的风韵。

男人的眼睛，岂非本来就是为了看这种女人而长出来的？

段玉正是少年，段玉才十九。

小姑娘仿佛也知道后面有人看着她，忽然回眸一笑，道：“我姓华，叫华华凤。”

华华凤，这名字也美得很。

段玉笑了，觉得对自己总算有了个交待，现在她至少已不能算是完全陌生的女人了。

他至少已知道她的名字。

（五）

凤林寺就在岳王坟旁的杏花村左邻，是西湖的八大丛林之一。

寺中香火一向很盛，尤其在春秋佳日，游湖的人就算不信佛，也会到庙里来烧上几柱香的。

凤林寺是和尚寺。

那个船家为什么要叫段玉来找一个姓顾的道人呢？

华华凤眼珠子转动着，道：“那船家叫你来找一个姓顾的道人？”

段玉道：“嗯。”

华华凤道：“你没有听错？”

段玉苦笑道：“我耳朵还没有毛病华华凤道：“可据我所知，凤林寺中连个道士都没有，只有和尚。”

段玉皱眉道：“昨天我打的那四个和尚，莫非就是凤林寺的？”

华华凤道：“不对，凤林寺的方丈，好像不是华南寺的传人，那四个和尚使的是少林拳。”

段玉笑道：“看不出你倒也是行家。”

华华凤冷笑道：“难道只许男人打架，就不许女人练武？”

段玉道：“我没有这个意思。”

华华凤道：“你是不是跟别的男人一样，总认为女人要什么都不懂才好？”

段玉道：“我也没有这意思。”

华华凤道：“ 你是什么意思？ ”
段玉道：“ 我只不过说你的眼力好，是个行家，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意思？ ”
华华凤道：“ 这句话虽然没有说错，可是你说话的口气却不对。 ”
段玉叹了口气，道：“ 现在我也总算明白你的意思了。 ”
华华凤道：“ 哦。 ”
段玉苦笑道：“ 你好象很喜欢找别人的麻烦，很喜欢找人吵架。 ”
华华凤道：“ 谁说我喜欢找别人吵架，我只喜欢找你。 ”
这句话说出来，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段玉看着她甜笑，心里忽然觉得甜甜的，就连他自己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女人喜欢找你的麻烦，跟你吵架，你本应觉得很丧气才对。
奇怪的是，有时你反而偏偏觉得很欢喜。
女人总是要说男人是天生的贱骨头，大概也因为这道理。
段玉在看着她的时候，华华凤也在看着段玉。
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象已忘了这世上还有别的人。
这地方当然不止他们两个人，别的人当然全都在看着他们。
段玉本来已经很够引人注目的了，何况再加上一个半男不华华凤。

她忽然板起脸来大发娇嗔，忽然又笑得那么甜，有几个人简直连眼睛都已看直了。
现在刚过清明，正是游湖的佳期，这一路上人就不少，到了庙门口，更是红男绿女，络绎不绝的。
其中有远地来的游客，也有从城里来上香的；有背着黄布袋卖香烛的老人，也有提着花篮卖茉莉的小姑娘；有吴侬软语、酣美如莺的少女，也有满嘴粗语的市井好汉。
事实上，在这种地方，各式各样的人你几乎全可以看得到。
就只看不到道人，一个道人都没有。
道士本就不到和尚庙里来。
墙角后有两个眉清目秀的小沙弥，正躲在那里偷偷地吃糖，正是刚从凤林寺里溜出来的。
段玉生怕犯了和尚的忌讳，也不敢到庙里去打听，但过去问问这两个小沙弥，大概总不会有什么关系。
“ 借问两位小师傅，庙里是不是有位姓顾的道人？ ”
“ 没有。 ”
“ 道士从不敢上这里的门，就算来了，也要被打跑。 ”
“ 为什么？ ”
“ 因为有好些人看到这里香火盛，总是想到这里来夺庙产、打主意。 ”
“ 而且我师傅常说，道士连头发都不肯剃，根本不能算六根清静的出家人。 ”
“ 听说有的道士还有老婆哩。 ”
这两个小沙弥显然是刚出家不久，看他们的表情，好象很遗憾自己为什么不去做可以娶老婆的道士，反来当了和尚。
段玉觉得很有趣，偷偷塞了锭银子在他们的侧怀里，悄悄道：“ 过两天找顶帽子戴上，到三雅园去吃条宋嫂鱼，那比糖好吃。 ”

小沙弥看了他两眼，忽然一溜烟跑华华凤忍不住笑道：“你在诱人犯罪。”
段玉道：“吃鱼不能算犯罪。”
华华凤道：“出家人怎能动荤腥？”
段玉道：“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这句话你难道没听说过？”
华华凤笑道：“幸好你没去做和尚，否则一定是个花和尚。”
段玉道，“我就算要出家，也宁愿做道士，不会做和尚。”
华华凤道：“为什么？”
段玉微笑道：“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华华凤想起那小沙弥说的话，狠狠瞪了他一眼，却又忍不住笑了，道：“我本来还以为你很老实，谁知道你也不是个好人。”
她忽又接着说：“但你却是个呆子。”
段玉道：“呆子？”
华华凤道：“听谁说这庙里有道士的？”
段玉道：“那位船家。”
华华凤：“你认得他？”
段玉道：“不认得。”
华华凤道：“是他叫你来找道士，你就来了，他若叫你到这里找个尼姑，你是不是也一样会来？”
段玉怔住。“第六条，不可轻信人言”
。他忽然发觉自己又将他爹爹的戒律犯了一条。华华凤：“你打的若真是少林寺门下，这麻烦的确不小，但少林寺名门正宗，也不至于为了这点事就要你的命呀。”
段玉听着。华华凤又道：“何况，少林寺若真要将你置于死地，就连武当山的龙真人都未必能管得了，何况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道士！”
段玉叹气。华华风也叹了口气，继续道：“象你这么随随便便就相信别人的话，总有一天被人卖了都不知道的段玉忽然道：“我只相信一件事。”
华华凤道：“什么事？”
段玉道：“那船家这么说，绝不会只为了要骗我到这里来白跑一趟。”
华华凤道：“你认为他另有目的？”
段玉点点头，道，“他若是存心要害我，就一定会先在这里挖个陷阱等着我来跳。”
华华凤眨着眼，道：“你想跳？”
段玉苦笑道：“只可惜现在我连这陷阱在哪里都不知道。”
华华凤道：“你若知道，那也就不能算是个陷阱了。”
她忽又笑了笑，悠然道：“就因为陷阱永远是你看不见的，所以你才会掉下去。”
段玉道：“所以我随时都可能掉下去。”
华华凤道：“不错。”
段玉也眨了眨眼睛，道：“那船家和我素不相识，若连他都要来害我，对面那赶车的就也可能是他的同谋。”
华华凤正色道：“嗯，很可能。”
段玉眼珠四面一转，道：“这地方每个人说不定都有可能。”
华华凤道：“嗯。”
段玉的眼睛忽又瞪在她脸上，道：“你呢？是不是也有可能？”

华华凤板着脸道：“ 最有可能的就是我。 ”
段玉道：“ 哦。 ”
华华凤道：“ 我现在就想灌你碗毒酒，活活的毒死你。 ”
段玉叹道：“ 毒死总比淹死好。 ”
华华凤瞪着他，道：“ 你敢跟我去？ ”
段玉道：“ 到哪里去？ ”
华华凤的手向前一指，道：“ 那里好象有个地方卖酒，你…… ”
她声音忽然停止。因为她发现自己的手正指着三个字
就是“ 顾道人 ”这三个字。

（六）

用竹竿高高挑起的青布酒帘，已洗得发白，上面写着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就是顾道人这三个字。
“ 顾道人 ”竟是个酒馆的名字。
这酒馆只不过是三间用木板搭成的小屋，屋子里阴暗而潮湿，堆满了酒缸。
木屋前的竹棚下，也摆着一只只的大酒缸，酒缸上铺着白的木板，就算是喝酒的桌子，客人们就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喝酒。
杭州城里有很多冷酒店，也都是这样子的。
这里酒店只是卖冷酒，没有热菜，最多只准备一点煮花生、盐青豆、小豆干下酒，所以来也多半是会喝酒的老客人。
这种人只要有酒喝就行，既不分地方，也不分时候，所以现在虽然还是上午，但这酒店的桌子却已经摆了起来。
一个斜眼的小癞痢，正将一大盆盐水煮的毛豆子从里面搬出来，摆在柜台上。
已经有两个长着酒糟鼻的老头子在喝酒了。
华华凤和段玉已坐下来等了半天，那小癞痢还未过来招呼。
段玉试探着问道：“ 你就是这里的老板？ ”
小癞痢翻了翻白眼，道 :“ 我若是这里的老板，这地方就该叫小癞痢了。”
段玉道：“ 老板是谁？ ”
小癞痢手往酒帘上一指，问道：“ 你不认得字？ ”
段玉笑说道：“ 原来这个地方真有个姓顾的道人。 ”
小癞痢用斜眼瞪着他，道：“ 你们到底喝不喝酒？ ”
华华凤瞪起了眼睛，道：“ 不喝酒来干什么小癞痢道：“ 要多少酒？ ”
华华凤接着道：“ 先来二十碗花雕，用筒子装来。 ”
小癞痢又用斜眼瞪着她，脸上这才稍微露出了一点好颜色。在这里只有一种人才是受欢迎、受尊敬的，那就是酒量好的人。阴暗的柜台外，居然还挂着副对联。“ 肚肌饭盅小，鱼美酒肠宽。 ”
段玉又忍不住问道：“ 这里也卖醋鱼？ ”
小癞痢道：“ 不卖。 ”
段玉道：“ 可是这副对联…… ”
小癞痢道：“ 对联是对联，鱼是鱼。 ”

他翻着白眼走了，好象连看都懒得再看段玉。段玉苦笑道：“ 这小鬼一开口就好象要找人打架似的，也不知是谁得罪了他。 ”

华华凤也忍不住笑道：“ 这种人倒也算少见得很。 ”

段玉眨了眨眼，道：“ 但我却见过一个。 ”

华华凤道：“ 谁。 ”

段玉不说话了，只笑。华华凤瞪着他，咬着嘴唇道：“ 你假如敢说是我，我就真毒死你。 ”

然后她自己也笑了。他们虽然初相识，但现在却已忽然觉得象是多年的朋友。这时小癞痢总算已将五筒酒送来，“ 砰 ”

的，放在酒缸上，又扭头就走。酒缸上本就有几只空碗。段玉倒了两碗酒，刚想端起来喝。华华凤忽然按住他的手，道：“ 等一等。 ”

段玉道：“ 还等什么？ ”

华华凤道：“ 我当然并不想真的毒死你，但别人呢？ ”

段玉笑道：“ 那小鬼虽然看我不顺眼，总算不至于想要我的命。 ”

华华凤却没有笑，板着脸道：“ 你难道忘了到这里来是找谁的段玉道：“ 我还没喝醉。 ”

华华凤道：“ 你若真的有杀身之祸，一个卖酒的假道士怎么能救你？ ”

段玉道：“ 也许他只不过是藉卖酒来掩饰自己的身份而已。 ”

华华凤道：“ 所以他就很可能是个隐姓埋名的武林高手。 ”

段玉道：“ 不错。 ”

华华凤道：“ 所以他的武功可能很高。 ”

段玉道：“ 不错。 ”

华华凤道：“ 他是不是也可能很会下毒呢？ ”

那船家既然淹不死段玉，就要他的同谋来将段玉毒死。

这当然也很可能。

看来华华凤不但想得比段玉周到，而且对他真的很关心。

段玉想说的话并没有说出口，因为他忽然发现有个人正在看着他们。

无论谁看到这个人，都忍不住会多看几眼的。

这个人当然是个女人，当然是个很美丽的女人，不但美，而且风姿绰约，而且很会打扮。

会打扮的女人并不一定是浓妆艳抹的。

这女人一张白生生的清水鸭蛋脸上，就完全不着脂粉。

可是她穿得却很考究：一件紧身的黑绿衫子，配着条曳地的百折湘裙，不但质料高贵，手工精致，颜色也配得很好。

穿衣服也是种学问，要懂得这种学问，并不是件容易事。

她看来显然已不再年青，却更显得成熟艳丽。

这种年龄的女人，就象是一朵盛开的花，风韵最足撩人。

段玉看着她，眼睛里不觉露出了赞赏之色。

华华凤正在看着他，显然从他的眼色中，发现他正在看着个女人。

所以她也回过了她刚巧看见这女人的微笑。

一种成熟而美丽的微笑。

唯有她这种年纪的女人，才懂得这么微笑。

华华凤的脸立刻板了起来，压低声音，道：“ 这女人是谁？ ”

段玉道：“ 不知道。 ”

华华凤道：“ 你不认得她？ ”

段玉摇摇头。华华凤道：“ 既然你不认得她，她为什么看着你笑？ ”

段玉淡淡道：“ 有人天生就喜欢笑的，那至少总比天生找麻烦的人好。 ”

华华凤瞪着眼道：“ 现在你是不是在找我的麻烦？ ”

段玉没有回答，因为那女人现在居然向他们走了过来。她走路的姿势也很美，微笑着走到他们前面，道：“ 两位好象是从远地来的。 ”

华华风立刻抢着道：“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

妇人还是带着微笑，道：“ 没有关系。 ”

华华凤道：“ 既然没有关系，你问什么！ ”

妇人道：“ 只不过是随便问问而已。 ”

华华凤道：“ 有什么好问的。 ”

妇人道：“ 因为这地方来的一向都是熟客，很少看见两位这样的生人。 ”

华华凤道：“ 这地方来的什么客人，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

妇人笑道：“ 这就有一点关系了。 ”

华华凤道：“ 哦？ ”

妇人嫣然道：“ 所以我说姑娘一定是远地来的，否则又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人呢？ ”

原来她已看出华华凤是女扮男装的。华华凤更生气了，冷笑道：“ 你这人难道有什么特别？ ”

妇人道：“ 说起来倒真有点特别。 ”

华华凤道：“ 哪点儿特别妇人笑道：“ 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嫁给道士的，你说是不是？ ”

华华凤愕然道：“ 你说什么？ ”

妇人道：“ 外子就是这里的顾道士，所以这里有很多人都在背地叫我女道士，他们还很怕我知道，其实我倒很喜欢这名字。 ”

她微笑着，接着道：“ 我若不喜欢道士，又怎么会嫁给道士呢？ ”

华华凤这次终于无话可说。

无论如何，能嫁给道士的女人实在不多。

段玉却笑了。

他发觉这位女道士不但美，而且非常之有趣。

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华华凤的火气更大，忽然端起面前的一碗酒，一口气喝了下去。

女道士道，“ 姑娘也喝酒？ ”

华华凤道：“ 我难道不能喝？ ”

女道士笑道：“ 我只不过觉得奇怪，姑娘为什么忽然又不怕酒里有毒了？ ”

原来她不但眼睛尖，耳朵也很长。华华风的脸已有些发青了。

幸好女道士已改了话题，道：“ 你两位这样的人，到这里来，当然不会是来喝酒的？ ”

段玉微笑道：“ 在下的确想来拜访顾道人。 ”

女道士道：“ 你认得他？ ”

段玉道：“ 还未识荆。 ”

女道士道：“ 那么，是不是有人叫你来的？ ”

段玉道：“ 不错。 ”
女道士道：“ 是谁叫你来的？ ”
段玉道：“ 那位仁兄我也不认得。 ”
女道士仿佛也觉得这件事有点意思了，眨着眼睛道：“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
段玉道：“ 是位摇船的大哥。女道士道：“ 摇船的！ ”
段玉道：“ 也许他本来并不是，只不过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是在摇船。 ”
他笑了笑，接着道：“ 无论谁要打扮成船家，都不大困难的。 ”
女道士道：“ 他长的是什么样子？ ”
段玉道：“ 黑黑的脸，年纪并不大，眼睛发亮，水性也很高。 ”
他苦笑着接着道：“ 我若到了水里，现在说不定已被他淹死。 ”
女道士忽然叹了口气，道：“ 我就知道一定又是他。 ”
段玉道：“ 他究竟是什么人？ ”
女道士笑道：“ 这人姓乔，天下只怕再也没有人比他更喜欢多管闲事的！”
段玉笑道：“ 我同意。 ”
女道士看着他，看了很久，才问道，“ 真是他叫你到这里来的？ ”
段玉道：“ 嗯。 ”
女道士道：“ 你杀了人？ ”
段玉又忍不住笑了，这笑，就等于是否认，无论谁杀了人后，都绝不会象他笑得那么纯真。女道士嫣然道：“ 我看你的样子也不象杀过人的。 ”
她好象松了口气，但很快地接着问道：“ 你最近做了件大案？ ”
段玉摇摇头，笑道：“ 我看来象强盗？ ”
女道士道：“ 你身上是不是带着红货，有人在打你的主意？ ”
段玉道：“ 红货？ ”
女道士解释道：“ 红货的意思就是很值钱的珠宝了。 ”
段玉道：“ 也没有。 ”
女道士皱了皱眉，道：“ 那么，你究竟惹了什么麻烦呢？ ”
段玉道：“ 麻烦倒好象有一点儿。 ”
女道士道：“ 恐怕还不止一点儿，否则乔老三就不会叫你来的。 ”
段玉道：“ 我只不过打了几个人而已。 ”
女道士道：“ 你打的什么人段玉道：“ 是几个和尚。 ”
女道士道：“ 和尚？什么样的和尚？ ”
段玉道：“ 几个很凶的和尚，说话好象不是这里的口音。 ”
女道士道：“ 是不是会武功的和尚？ ”
段玉点了点头，道：“ 他们使的好象是少林拳。 ”
女道士又皱起了眉，道，“ 你出门的时候，难道没有人告诉你，在江湖中行走最好不要和僧道乞丐结怨吗？ ”
段玉苦笑道：“ 有人告诉过我，只可惜那时我忽然忘了。 ”
女道丈轻轻叹了口气，道：“ 原来你也是个很冲动的人。 ”
段玉道：“ 可是我出手并不重，绝没有打伤他们，只不过把他们打下水了而已。 ”
女道士道：“ 为了什么呢？ ”
段玉道：“ 我看不惯他们欺负人。 ”
女道士道：“ 他们欺负了谁？ ”

段玉道：“是个……是个女人。”
女道士笑道：“我也想到一定是个女人……是不是长得很美？”
段玉的脸有点红了，呐呐道：“长得倒还不难看。”
女道士道：“叫什么名字？”
段玉道：“她自己说她叫花夜来。”
女道士第三次皱起眉，皱的很紧，过了很久，才问道：“你以前不认得她？”
段玉道：“连见都没有见过。”
女道士道：“你只看见那几个和尚在欺负她，连话都没有问清楚，就把他们打下了水？”
段玉道：“他们也根本没有让我说话。”
女道士道：“然后呢？”
段玉红着脸，答道，“然后她就一定要请我喝酒。”
女道士的眼睛盯在他的脸上，道：“你是不是喝了很多？”
段玉道：“不太少
女道士道：“然后呢？”
段玉道：“然后……然后我就走了。”
女道士道：“就这么简单？”
段玉道：“嗯。”
女道士道：“难道你没有吃什么亏？”
段玉笑道：“那倒没有。”
女道士展颜道：“看来你若不是很聪明，就一定是运气很不错。”
段玉忍不住问道：“她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是不是常常要人家吃亏的？”
女道士叹了口气，道：“你难道真不知道，她就是长江以南最有名的独行女盗吗？”
段玉怔住。
女道士又道：“你跟她分手之后，就遇见了乔老三？”
段玉点点头，道：“那时天刚亮。”
女道士道：“那时你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段玉苦笑道：“我只知道他不但要我将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而且还要请我下湖洗澡。”
女道士道：“那时你在他的船上？”
段玉叹道：“现在那条船已沉了。”
女道士失笑道：“但你却一点也看不出象下过水的样子。”
段玉道：“船沉了下去，我并没有沉下去。”
他忍不住笑了笑，接着道：“也许这只因为我运气真的不错。”
女道士却叹了口气，道：“也许这只因为你运气不好。”段玉怔了怔，道：“为什么？”
女道士道：“你若真的被他请到水里去泡一泡，以后的麻烦也许就会小些了。”段玉道：“我不懂。”
女道士道：“你也没听说过‘僧王’铁水这个人？”
段玉道：“没有
女道士道：“这个人本是少林门下，却受不惯少林寺的戒律束缚，最近

也不知为了什么，竟一怒脱离了少林派，自封为僧中之王，少林寺竟对他无可奈何，从这一点你就可想象到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了。”
段玉动容道：“看来这人不但是个怪物，而且胆子也不小。”
女道士道：“他这个人也跟他的名字一样，有时刚烈暴躁，有时却又很讲理，谁也摸不透他的脾气。”
段玉道：“他既然敢公然反抗少林派，武功当然也很高。”
女道士道：“据说他武功已可算是少林门下的第一高手，就因为脾气太坏，所以在少林寺中的地位一直很低。”
段玉道：“想必也就是因为这缘故，他才会脱离少林的。”
女道士道：“其实他也不能算是个坏人，只不过非常狂傲刚愎。不讲理的时候比讲理时多得多，无论谁得罪了他，都休想有好日子过。”
她叹了口气，接着道：“他到江南来才不过两三个月，却已经有七八个很有名望的武林高手，伤在他的手下。据说他只要一出手，对方就算不死，至少也得断条腿，芜湖大豪方刚只被他打了一拳，竟吐血吐了两个月，最后死在床上。”
段玉道：“你说的方刚，是不是那位练过金钟罩、铁布衫的前辈？”
女道士叹道：“不错，连练过金钟罩的人，都受不了他一拳，何况别的人呢！”
段玉沉吟着，道：“我打的那四个和尚，莫非就是他的门下？”
女道士点点头道：“他脱离少林寺后，就广收门徒。无论谁想投入他的门下，都是先剃光头做和尚，但只要一入了他门下，就再也不怕人欺负，所以现在他的徒弟，只怕已比少林寺还多。”
她又叹了口气，道：“你想想，你得罪了这么样一个人，你的麻烦是不是很小？”
段玉不说话。
女道士又道：“何况这件事错的并不是他，是你
段玉道：“是我？”
女道士道：“江南武林中，吃过花夜来大亏的人，也不知有多少，铁水就算杀了她，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却为了这种人去打抱不平，岂非自寻烦恼？”
段玉苦笑道：“看来我想不认错也不行了。”
女道士道：“现在铁水想必已认定了你是花夜来的同党，所以一定不会放过你。”
段玉道：“我可以解释。”
女道士道：“你难道已忘了，他通常都是个很不讲理的人吗？”
段玉苦笑道：“所以我除了被他打死之外，已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女道士道：“也许你还有一条路可走。”
段玉道：“哪条路？”
女道士伸出青葱般的纤纤玉手，向前一指。
她指着一扇门。
这扇门就在那阴暗狭窄的酒店里，上面摆着花生豆干的柜台后。
门上挂着油腻的蓝布门帘，上面也同样有三个大字：“顾道人。”
段玉道：“道人还在高卧？”
女道士道：“他从昨天一直赌到现在，根本就没有睡。”

段玉笑道：“ 道人的豪兴倒不浅。 ”

女道士嫣然道：“ 他虽然是个赌鬼，又是个酒鬼，但无论什么样的麻烦，他倒是总能够想得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法子来解决，乔老三并没有叫你找错人。 ”

段玉道：“ 我现在可以进去找他？ ”

女道士笑道：“ 乔老三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你随时都可以进去，只不过…… ”

她叹了口气，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接着道：“ 这财鬼赌起来的时候，就算天塌下来，他也不会抬起头来看一眼的段玉笑道：“ 我可以在旁边等，看人赌钱也是件很有趣的事。 ”

女道士看着他，又笑道：“ 你好象对什么事都很有兴趣。 ”

段玉还没有开口，华华凤突然冷冷道：“ 这句话倒说得不错，别人就算把他卖了，他还是会觉得有趣。 ”

她一直坐在旁边听着，好象一直都在生气。段玉笑道：“ 你放心，就算有人要卖我，只怕也没有人肯买。 ”

华华凤冷笑道：“ 这句话也没有说错，又有谁肯买个呆子呢？ ”

段玉道：“ 我真的象个呆子么？ ”

华华凤道：“ 你真要进去？ ”

段玉答道：“ 我本来就是为了拜访顾道人而来的。 ”

华华凤问道：“ 别人无论说什么，你全都相信的。 ”

段玉叹了口气，道：“ 你若不相信别人，别人又怎么会相信你？ ”

华华凤突然站起来，绷着脸道：“ 好，你要去就去吧。 ”

段玉道：“ 你呢？ ”

华华凤冷笑道：“ 我既没有兴趣去看别人赌钱，也不想陪个呆子去送死，我还有我的事。 ”

她再也不着段玉一眼，扭头就走。段玉居然就看着她走，她居然就真的走了。女道士眨着眼，道：“ 你不去拉住她？ ”

段玉叹了口气，道：“ 一个女人若真的要走时，谁也拉不住的。 ”

女道士道：“ 也许她并不是真的要走呢。 ”

段玉淡淡道：“ 若不是真的要走，我又何必去拉她。 ”

女道士又笑了，道：“ 你这人真的很有趣，有时连我都觉得你有点傻气，但有时却又觉得你说的话很有道理。 ”

段玉苦笑着说道：“ 现在我只希望我真的很有运气。 ”

女道士忽然正色道：“ 但我还是要劝你一件事。 ”

段玉道：“ 我在听。 ”

女道士道：“ 你进去了之后，千万不要跟他们赌钱，否则也许真的会连人都输掉的

段玉当然不会去赌的，这本就也正是他父亲给他的教训。

“ 十赌九骗，江湖中郎中骗子到处都是，越以为自己赌得精明的人，输得越凶。还没有摸清别人底细之前，你千万不能去赌，千万不能。 ”

段玉本就不是那种见了赌就不要命的人，他怎么会去赌呢！

（七）

后面的一间屋子，还是堆满了酒缸和酒坛，一个叠着一个，堆得高高的，中间只留下一条窄窄的弄堂。

从弄堂穿过去，又是一道门，在门外就可以听见里面搓骰子的声音。

只有掷骰子的声音，里面的人赌得居然很安静。

有四个人在赌，一个人在看。

四个人都坐在酒坛子上，围着个大酒缸，酒缸上铺着木板。

他们赌的是牌九。

推庄的是个独臂道人，穿着件已洗得发白的蓝布道袍，颧骨很高，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用一只手叠牌比别人两只手还快。

段玉知道他一定就是这地方的老板顾道人了。

另外的三个人，一个是瘦小干枯，满脸精悍之色的老人，一双指甲留得很长的手上，戴着个拇指般大的碧玉斑指。

他押的是天门。

上家是个面有病容的中年人，不时用手里一块雪白的丝巾捂着嘴，轻轻咳嗽。

丝巾用过两次就不要了，旁边那看牌的人就立刻送一条全新的给他换。

看来这人不但用的东西很讲究，而且还特别喜欢干净。

可是这地方却脏得很，他坐在这里赌钱，居然已赌了一天一

好赌的人，只要有得赌，就算坐在路边，也一样赌得很起劲。

下家的一个人身材高大，满脸大胡子，顾盼之间，凛凛有威，一双手却粗得很，五根手指竟几乎一样长短，显然练过铁砂掌一类的功夫，而且练得还很不错。

这三人的衣着都非常华丽，气派看来也很不小，显见得很有身份，很有地位。

但他们赌的，却只不过是几十个用硬纸板剪成的筹码。

筹码上也有同样的“ 顾道人 ”三个字，写得龙飞凤舞，仿佛是顾道人亲笔花押。

好赌的人，只要有得赌，输赢大小，他们也不在乎的。

所以四个人全都赌得聚精会神，四个人的脸色全都已发白，竟没有一个开口说话的。

那练过铁砂掌的大汉刚赢了四个筹码，额上已开始冒汗，一双连杀人时都不会发抖的手，此刻竟似乎微微发抖起来。咬了咬牙，终于又推了四个筹码出去。

满面病容的中年人沉吟着，也押了四个筹码上去。

现在只剩下天门还没有押了。

那精瘦的华服老人却在慢吞吞地数着筹码，忽然长长吐了口气，道：“ 今天我没输赢。 ”

虬髯大汉立刻轩眉道：“ 现在谈什么输赢，芝翁莫非想收手了？ ”

老人点了点头，慢吞吞地站起来，皮笑肉不笑地歪了歪嘴，道：“ 你们三位还可以玩玩，我还有事，要告辞了。 ”

虬髯大汉变色道：“ 只剩下三个人，还玩什么？芝翁难道就不能多留一下子？ ”

那老人却已挑起帘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虬髯大汉咬着牙，恨恨道：“ 这老狐狸，简直赌得比鬼还精——好，我

们就三个人押下去。”

满面病容的中年人也在数着面前的筹码，轻轻咳嗽着，道：“只剩下三个人怎么押，我看今天不如还是收了吧！”

虬髯大汉着急道：“现在就收怎么行，我已输了十几文钱了。”

原来一个筹码竟只不过是一文钱。

这虬髯大汉想必是天生一副争强好胜的脾气，不肯服输，否则又怎么会在乎这十几文钱了。

顾道人仿佛也意犹未尽，这才发现屋里多了一个人，抬起头来看了段玉两眼，微笑道：“这位朋友想不想来凑一脚？”

段玉刚想说“不”，那虬髯大汉已抢着道：“小玩玩，没关系，赌过了我请你喝酒。”

他们的输赢实在不大。

段玉沉吟道：“既然有事来找人家，怎么好意思扫人家的高兴，就算输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想到这里，段玉就笑了笑，道：“好，我就来陪三位玩一会儿，只不过我不大会赌的。”

虬髯大汉立刻喜露颜色，笑道：“还是这位朋友够意思。”

顾道人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也在打量着段玉，微笑道：“听朋友说话的口音，好象是从北边来的。”

段玉道：“不错，我是中原人。”

顾道人道：“贵姓？”

段玉道：“姓段，叫段玉。”

顾道人眼睛仿佛更亮了，笑道：“段朋友就押天门如何？”

段玉道：“行。”

天门上还有那老人留下来的一叠筹码，好象有四五十个。

顾道人道：“我们这里都是赌完了才算帐的，朋友你就算暂时身上不方便，也没关系。”

段玉笑道：“我身上还带着些。”

那满面病容的中年人也一直在盯着他，忽然道：“却不知朋友你赌多少？”

段玉将老人留下的那叠筹码点了点，道：“暂就赌这么多吧，输光了再说。虬髯大汉笑道：“好，就要这么样赌才过瘾，我王飞今天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那中年人面上也露出微笑，道：“在下姓卢行九，朋友们都叫我卢九。”

段玉笑道：“幸会得很。”

于是他也押了四个筹码上去。

顾道人掷出的骰子是七点，天门拿第一副，是副梅花配长三，六点。

庄家拿的却是副地杠。

段玉输了。

第二副庄家七点，天门又是六点。

段玉又输了。

第三副庄家调污二，天门却是蹩十。

最后庄家打老虎，居然又拿了副杂五对。

这一手牌，段玉已输了十六个筹码。

他当然面不改色。
这十六个筹码就算是一百六十两银子，段公子也一样输得起。
第二手牌段玉居然又连输四副。
又是十六个筹码输了出去。
他当然还是面不改色。
卢九和王飞看着他，神色间却似已有些惊奇，还有些佩服。
王飞已扳回了一些，对这大方的少年显然已很有好感，竟忍不住道：“老弟，你的手风不顺，这两把还是少押些吧。”
段玉笑了笑，道：“没关系。”
这次他竟押了八个筹码，他只想快点输光，快点散局，好跟顾道人谈正事。输点钱他并不在乎，那“僧王”
铁水他也未见得害怕。
但他却实在不愿惹麻烦，更怕他父亲知道他在外面惹了麻烦。
这位顾道人若能将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能让他早点赶到宝珠山庄去，就算再多输点，他还是很愉快谁知从第三手牌开始，他竟转运了。
第一副牌他拿了个一点，庄家竟是鳖十。
于是八个筹码就变成了十六个。
他就将十六个筹码全部押下去，这副牌他居然拿了对天牌。
他当然也很高兴，但却并不想赢钱，于是这一注他就押了三十二个筹码，只想一下子输光。
输赢一向不动声色的顾道人，这次脸上居然也仿佛有点动容了。
卢九和王飞神色间也显得更惊讶、更佩服。
王飞道：“老弟，一下子何必押这么多呢，还是留着慢慢赌吧。”
段玉微笑道：“没关系。”
王飞看着他，突然一挑大拇指，道：“好，老弟，你真有种。”
卢九叹了口气，道：“这位老弟赌得真够狠，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段玉微笑着，觉得很有趣，甚至觉得有点滑稽的。左右只不过是三十二个破筹码而已，这些人为什么看得如此重？他满心无所谓，根本不在乎。所以他又赢了，连赢了二把，三十二个筹码已变成一百一十八个。顾道人吃两门，赔天门，额上已现出汗珠。段玉微笑着，将一百二十八个筹码，全部押了上去。顾道人动容道：“你真押这么多。”
段玉微笑道：“就这么多。”
顾道人看着卢九，又看着王飞，忽然把牌一推，叹道：“好，我服了你。”
段玉很惊奇，道：“你不推了？”
顾道人苦笑道：“今天算我认输了。”
段玉看着卢九，又看着王飞。这次王飞居然也没有开口。段玉微笑道：“现在就收了也好，我请三位喝两杯。”
他随手拈起两个筹码，塞到旁边看牌的那小伙子手里，道：个给你吃红。”
这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吃吃道：“这……这怎么敢当！”
段玉微笑道：“没关系，你只管拿去，到外面喝酒，酒帐也算我的。”
这小伙子手里拿着筹码，全身不停地发抖，突然跳起来，转身奔了出去，奔到门外，才放声大笑起来，笑个不停。
卢九叹道：“难怪邹瞎子算准了小潘今年要发财，这课算得果然神准。”
王飞用力一拍段玉的肩，道：“老弟，你好大的手笔，我也服了你。”

段玉已经开始有些迷糊了，已隐隐发现，这一个筹码，绝不止一文钱。
顾道人直到此刻，神色才恢复镇定，道：“你先算算赢了多少？”
段玉道：“不必算了。”
除了本钱外，他将这八九十个筹码，全都推了过去，微笑道：“这些就算今天的酒钱，我请各位喝酒。”
顾道人脸又变了颜色，也不知是惊是喜，过了半晌，才缓缓道：“我不能收。”
段玉道：“为什么？”
顾道人道：“这太多了。”
段玉想了想，笑道：“好，我就收十个回来，算红钱，其余的务必请你收下，否则就是看不起我，不愿交我这个朋友。”
顾道人看着他，又过了很久，才长长叹了口气，道：“你以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的……”
王飞也挑起大拇指，赞道：“老弟，象你这么样豪爽、慷慨的好朋友，我敢说江南还找不出第二个。”
卢九道：“改天有空，务必要请到‘赛云庄，来聊聊。”
段玉道：“赛云庄？阁下莫非是人称‘妙手维摩’的卢赛云卢老爷子
卢九微笑道：“我看老弟你想必就是段飞熊段老爷子的大少爷。”
王飞一拍掌，笑道：“对了，除了段家的公子，谁有这么大的出手。”
段玉已怔住。
赛云庄主卢九爷世代巨商，他本就是江南的名公子，不但文武双全，而且琴棋书画，丝竹弹唱，样样皆通，样样皆精。
但江湖中都知道，他最精的还是赌。以他的身份地位，当然绝不会赌几十文钱输赢的牌九。那么一个筹码究竟是多少呢？
顾道人道：“剩下的这十个筹码，不知段公子是要兑什么呢？”
段玉道：“随便。”
顾道人道：“用赤金来兑行不行？”
段玉道：“随便。”
他微笑着，勉强控制着自己，不要露出太吃惊的样子来。顾道人已提起他坐着那酒坛子，放到桌上，开扳了泥封。坛子里竟是满满一坛赤金锞子。顾道人道：“这是赤金八百五十两，兑换成银子，恰巧是八万两，就请段公子收下。”
段玉又怔住。这一个筹码，竟是整整一千两银子！他刚才随随便便的，就将十来万两银子一下子押了下去！
段老爷子的家教一向很严，因为希望能将他的独生子训练成一个正直有用的人，并不想他儿子做一个挥金如土的风流公子。
所以段玉直到十二岁的时候，才开始有规定的零用钱。
一开始是每个月一两银子，到十四岁时，才增加为二两。
到十六岁时还是他母亲说情，才给他十两。
这情形一直继续到他十八岁，这次他出门时，段老爷子虽然给了他十张一百两的崭新银票，却还是再三叮嘱，要他不可花光。
这一千两银票，也正是段玉这一生中所拥有的最大财富。
他花得虽然不寒酸，却很小心，至于他母亲私下给他应急的那些金叶子，他根本就不准备动用的。

他觉得一个人若要花钱，就该花自己凭劳力赚来的。

他一向很看不起那些将上一代的金钱随意挥霍的败家子。

事实上，他根本就从未挥霍浪费过一两银子。

但刚才他随随便便就给了那年青的小厮千两，又送给顾道人六七万。

段玉深深的吸了口气，慢慢地坐下来，看着面前满满一坛金子。

他这一生中，从未有过这么多钱。

现在有了这一万两银子，他已可做很多以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了。

醇酒、美人，他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

至少他不必再拼命约束自己，至少可以先去狂欢几天，享受一下他从未享受过的欢乐。

对一个刚出家门的年青人来说，这的确是不可抗拒的诱惑。

就算对一个老头子来说，这又何尝不是种很大诱惑？

顾道人凝视着他，微笑道：“腰缠十万两，骑鹤下扬州。有了这么多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痛痛快快的花一阵子了！”

王飞笑道：“何况这些钱本来就是赢来的，花光了也无妨。”

顾道人道：“其实杭州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杭州的美人一向是名闻天下的，段公子年少多金，到了这里正该去享受温柔的滋味。”

段玉沉吟着，忽然道：“这一万两银子我也不能收。”

顾道人皱眉道；“为什么？”

段玉叹了口气，苦笑道：“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筹码是一千两银子一个的。”

他不让别人开口，很快地接着又道：“若是知道，我根本就不会赌，因为我若输，也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来。”

顾道人道：“但你现在并没有输。”

段玉道：“既然输不起，赢了就不能拿！”

顾道人道：“你若不说，也没有人知道你输不起。”

段玉道：“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可以骗别人，但没有法子骗自己，所以我若拿了这些银子，晚上一定睡不着觉的。”

顾道人笑了。

他微笑着看了看王飞，又看了看卢九，道：“你们见过这么笨的年青人没有？”

卢九摇了摇头，道：“没有。”

王飞叹了口气，道：“这年头的年青人，的确已一个比一个聪明了。”

段玉红着脸，道：“我也许并不聪明，但却还知道什么东西是该拿的，什么是不该拿的。”

王飞又看了看段玉和卢九，道：“这些银子是不是偷来的？”

卢九道：“不是。”

王飞笑道：“江湖中人都知道，顾老道也许有点来历不明，但却绝不是强盗小偷。”

顾道人道：“我们赌得有没有假？”

王飞道：“无论谁都知道，这里赌得最硬了，否则杭州城里到处都可以赌，我们为什么偏偏喜欢到这破地方来。”

顾道人这才回过头，瞪着段玉，道：“这银子既不是偷来的，赌得又不假。你既然赢了，为什么不能拿走？”

段玉急得脸更红，吃吃道：“我……我……”

顾道人道：“你输了也许拿不出，但你又没有输，因为你的运气好，所以你就应该赢别人的钱，就应该比别人过得舒服。”

王飞笑道：“一点也不错，运气好的人，走在路上都会踢着大元宝。”

卢九微笑道：“世上的确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运气更好的事了。”

王飞接着道：“世上有这种好运气的人也并不多。”

顾道人道：“何况你不但运气很好，而且很诚实，老天对你人，本来就是特别照顾的，也许这些银子就该归你所有，你若不拿走，我们都要倒霉的。”

段玉道：“可是我……”

顾道人打断了他的话，沉下脸道：“你若再推诿客气，就表示你不愿交我们这些朋友了。”

段玉迟疑着，终于叹了口气，道：“既然如此，我就收下。”

他红着脸苦笑道：“老实说，我也并不是真不想要，只不过我这一辈子从未有过这么多银子，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花才好？”

顾道人笑了，道：“这点你倒不必着急，我保证你以后一定能学会的。”

王飞也笑道：“一个男人可以不随便花钱，但却绝不能不懂得花钱。”

顾道人笑道：“不懂得花钱的男人，一定是个没用的男人。”

王飞道：“因为你一定要先懂得怎么花，才会懂得怎么去赚。”

段玉也笑了，道：“我保证以后一定会很用心地去学的。”

王飞笑道：“我也可以保证，学起这种事来，不但比学别的事快得多，也愉快得多。”

段玉道：“我相信。”

卢九一直在仔细观察着他，忽然问道：“你本来不是来赌钱的？”

段玉道：“不是。”

卢九道：“那么，你是不是有了麻烦？”

段玉怔了怔，道：“前辈怎么知道？”

卢九微笑道：“若不是有了麻烦，谁会来找这邋遢道人？”

王飞抢着道：“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是朋友，无论你有什么麻烦都可以说出来。”

顾道人笑说道：“你也许还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头。”

段玉道：“请教。”

顾道人接着道：“说起来这人的来头倒真不小，江南有个以火器名震江南的霹雳堂，你总知道的？”

段玉道：“久闻大名了。”

顾道人道：“他就是霹雳堂现任的堂主，江湖人称霹雳火。”

王飞拍着胸，道：“所以你的麻烦若连我们六个人都没法子替你解决，江南只怕就没有人能替你解决了。”

段玉叹了口气，道：“其实，我只不过在无意中得罪了一个人。”

王飞道：“得罪了谁？”

段玉道：“听说他叫做‘僧王’铁水。”

王飞皱眉道：“你怎么得罪他的？”

段玉的脸红了红，道：“也是为了一个人！”

王飞道：“为了谁？”

段玉道：“听说她叫做花夜来。”

王飞道：“是不是那女贼花夜来？”

段玉道：“ 大概是的。 ”
王飞立刻沉下了脸，道：“ 她跟你有什么关系？是你的什么人？ ”
段玉苦笑道：“ 我根本不认得她。 ”
王飞道：“ 但你却不惜为了她而得罪了僧王铁水。 ”
段玉叹道：“ 我原本也不知道那四个和尚就是他的徒弟。 ”
王飞道：“ 四个和尚？ ”
段玉道：“ 也不知为了什么，铁水要他门下的四个和尚去找花夜来，当时我既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也不知道花夜来是贼，只觉得这四个和尚凶得很。 ”
王飞道：“ 所以你不分青红皂白，就去打抱不平了！ ”
段玉红着脸，道：“ 我的确太鲁莽些了，但那四个和尚也实在太凶 ”
顾道人叹了口气，道：“ 铁水本来就是个蛮不讲理的人，他手下的徒弟当然也跟他差不多，但是你……你什么事不好做，为什么偏偏要去管花夜来的闲事？ ”
卢九一直很注意的听着，此刻忽然道：“ 你可知道铁水是为了什么去找花夜来的？
段玉摇了摇头。
卢九换了条新丝巾，轻轻咳嗽了几声，才缓缓道：“ 他是为了我！ ”
段玉又怔住。
卢九道：“ 我有个儿子，叫卢小云。 ”
段玉道：“ 我听说过。 ”
卢九道：“ 哦，你一向在中原，怎么会听说过他？ ”
段玉呐呐道：“ 因为家父告诉过我，说我一定会在宝珠山庄遇见他，还叫我在他面前问候你老人家。 ”
他并没有说谎，却也没有完全说实话。
其实段老爷子是叫他特别提防着卢小云，因为到宝珠山庄去求亲的少年人之中，只有两三个是他的劲敌，卢小云就是其中之一。
卢九却完全相信了他的话，慢慢地点了点头，道：“ 不错，这次我就是要他到宝珠山庄去拜寿的，你想必也是为了这缘故，才到江南来？ ”
段玉道：“ 是。 ”
卢九道：“ 但他到了杭州之后，却突然间失踪了！ ”
段玉诧道：“ 失踪了，前辈怎么知道他失踪了呢？ ”
卢九道：“ 这次本是我陪他一起来的，因为我要来会铁水，可是四天之前，这孩子出门之后，就没有再回去过。 ”
他又咳嗽了几声，才接着道：“ 就在那天，有人看到他跟花夜来那女贼在一起。 ”
段玉道：“ 铁水叫人去找花夜来，为的就是要追问令郎的下落？ ”
卢九道：“ 不错。 ”
段玉说不出话来。
卢九忽又问道：“ 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找顾道人？ ”
段玉道：“ 不是为了赌钱？ ”
卢九道：“ 除了赌钱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 ”
段玉道：“ 什么原因？ ”
卢九道：“ 为了找你。 ”

段玉又一次怔住。
卢九道：“ 昨天我听说有个不明来历的少年人，帮着花夜来，将铁水的四个和尚全部打下水，然后这少年就跟花夜来一起走了，下落不明。 ”
顾道人道：“ 所以，你就来找我打听这少年的行踪来历？ ”
卢九道：“ 这一带地面上的事，还有谁比你更清楚的呢？ ”
顾道人道：“ 但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开口呢？ ”
卢九笑了笑道：“ 无论谁都知道，要来求你的人，好歹都得先陪你赌个痛快。 ”
顾道人也笑了，道：“ 想不到我这赌鬼的名声，竟已传到赛云庄。
卢九凝视着段玉，轻轻地咳嗽着，道：“ 你刚才若没有跟我们赌钱，现在我只怕早已对你出手了，就因为赌钱时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人品，所以我才相信你是个很诚实的年青人，所以我才相信你绝不会说谎。 ”
段玉苦笑道：“ 想不到赌钱也有好处的。 ”
他沉吟着，忽又问道：“ 令郎是在四天之前就已失踪了的？ ”
卢九道：“ 不错。 ”
段玉道：“ 这四天来，前辈一直没有找到花夜来？ ”
卢九冷冷道：“ 她行踪本就一向很飘忽，否则又怎能活到现在。 ”
段玉道：“ 但昨天她却忽然出现了。 ”
卢九道：“ 就连我都从未想到，这女贼居然也敢去游湖。 ”
段玉叹道：“ 昨天我刚来，她就出现了，这倒实在巧得很。 ”
顾道人也叹了口气，道：“ 天下凑巧的事本来就很多。 ”
王飞道：“ 也许这就叫无巧不成书。 ”
段玉道：“ 直到现在为止，卢公子还是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
卢九默然道：“ 完全没有。 ”
段玉道：“ 所以这件事还是没有解决。 ”
卢九沉吟着，道：“ 但我却可替你去向铁水解释，因为我信任铁水也信任我。 ”
他笑了笑，接着道：“ 这人在世上假如还有一个朋友，恐怕就是我了。 ”
段玉苦笑道：“ 只不过，这件事既然因我而起，我总也不能置身事外的。”
王飞立刻道：“ 不错，你至少应该替卢九爷找出花夜来这女贼来。 ”
段玉垂首道：“ 昨天晚上，我的确是跟她在一起的。 ”
王飞道：“ 在什么地方？ ”
段玉道：“ 在湖畔一栋小房子里。 ”
王飞道：“ 现在你还能不能找到那地方？ ”
段玉道：“ 我可以去试试看。 ”
王飞跳起来，道：“ 我们现在就去。 ”
段玉忽又抬起头，道：“ 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卢大哥身上带着的？ ”
他说话的时候，已取出了那串珍珠和玉牌。
卢九动容道：“ 这是哪里来的？ ”
段玉道：“ 在一个花盆里？ ”
段玉红着脸，吞吞吐吐的，终于还是将昨夜的事全都说了出来。
卢九每个字都听得很仔细，听完了长长叹了口气，忽然拍了拍段玉的肩，道：“ 你的确是个好孩子，不但敢说实话，而且勇于认错。我在你这种年纪时，就未必敢将这种事说出来！ ”

他叹息着，又道：“现在我就算找到犬子，也不会再叫他到宝珠山庄去了。”

段玉忍不住问道：“为什么？”

卢九道：“因为他实在不如你，我若是朱二爷，也一定要把女儿嫁给你

（八）

这一带虽较荒僻，却更幽静，湖滨零星的建筑有一些很精致的小房子，绿瓦红墙，带着小小的庭园，远远看过去就象是图画一样。

走过柳荫时，段玉忍不住道：“我就是在这里遇见乔三爷的。”

王飞道：“他见过乔三？”

段玉道：“若不是他的指点，我又怎么会找到顾道长那里去？”

顾道人道：“想不到他居然对你不错，这人脾气一向古怪的。”

段玉苦笑道：“这点我倒也同意，本来他几乎要把我淹死的了。”

顾道人笑道：“那也许只因为他知道铁水大师的脾气，先让你吃些苦头后，铁水大师看到你也跟他徒弟一样下过水，火气也许就会少些了。”

段玉道：“但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呢？”

顾道人微笑道：“这一带湖面上的事，他不知道的还很少。”

王飞也笑道：“难道你从未听说过，西湖也有两条龙，一条是这老道，一条就是乔三。”

顾道人大笑道：“龙是不敢当的，只不过是两条地头蛇而已。”

卢九用丝巾掩着嘴，轻轻咳嗽着，道：“你从那房子出来后，就遇见了乔三？”

段玉道：“我还走了一段路。”

卢九道：“走了多久？”

段玉沉吟着，道：“不太久，我出来的时候，天已亮了，走到这里，太阳还没有升起。”

卢九道：“你走得快不快？”

段玉道：“也不快，那时……那时我正在想着心事。”

卢九道：“这么样说来，那屋子离这里一定并不太远了。”

段玉道：“好象是不太远。”

卢九道：“现在你不妨再想想心事来，用早上那种速度，再这条路走回去。”

段玉点点头，他忽然发现这种老江湖做事，的确有些他比不上的地方。

于是他就又开始想心事了。

想什么呢？

他想得很多，想得很乱，后来竟不知不觉的忽然想起了华华凤。

这大眼睛的小姑娘现在到哪里去了？

她在这件事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仔细想起来，她出现得也很巧，好象一直在跟着段玉似的。

难道她也有什么目的？

但无论如何，她对段玉总算还不错，她甚至已经会为段玉吃醋。

一个女人若已开始为男人吃醋，那就表示她对这男人至少并不讨厌。

想到这里，段玉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

也就在这时，就看见了那道墙头上还种着花草的矮墙。
墙头上种着含羞草和蔷薇，沿着墙脚走过去，就可以看到一扇朱红的窄门。
这当然是后门。
段玉也记不清是不是从这扇门走进去的，但却记得的确是从这道墙上跳出来的，他的赤脚还仿佛碰到了蔷薇的刺。
他在门外停下脚步，观望着。他并没有十分的把握。
那时他走得很匆忙，也没有再回到这里来的意思。
只不过在墙头上还种着花草的人家并不多，这点他至少还很有把握。
卢九道：“ 就在这里？ ”
段玉沉吟着，道：“ 大概是的。 ”
卢九看着他，苍白的脸上忽然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
段玉并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迟疑片刻，终于举起手拍门。
无论如何，光天化日之下，他总不能就这样闯入别人家里去。
他也没有想到，里面居然很快的就有人来开门了。
开门的是个豆寇年华的垂发少女，穿着身月白轻衫，长得很美，笑得也很甜。
杭州果然是个出美人的地方。
段玉正迟疑着，不知道该怎么说，谁知道少女既没有问他是谁，也没有问他是来找谁的。
她根本什么话都没有问，只抬起头来嫣然一笑，就又转身走了进去。
这少女莫非就是花夜来的贴身丫环，莫非认得段玉？
但段玉却已记不得自己是不是见过她了，只好跟着她走进去。
门里面是个小小的花园，有条铺着青石板的小路。
段玉记得今天早上正是从这条小路走出来的，那时路上还有很冷的露水。
现在他就算还没有十分的把握，至少已经有八九分了。
现在他只希望花夜来还留在这里，等着他将东西送回来。
这并不是没有可能。
花夜来一直将他当做个老实人，老实人当然绝不会占了别人这种便宜，就一去不回的。
那少女的身形已消失在花丛中。
月季花和红蔷薇都开得正艳。
暮春雨后的阳光，正懒洋洋的照在花上。
这种天气，谁愿意关在屋子里？花夜来莫非正在园中赏花？段玉走过去，怔住。
他没有看见花夜来，却看见了和尚

（九）

花丛间绿草如茵，一个光头和尚，正大马金刀地趺坐在一个圆桌般大的蒲团上。
他颧骨高耸，狮鼻海口，顾盼之间，棱棱有威，眉目间不怒时也带着三分的杀气。身上只披着件黑丝宽袍，敞开衣襟，赤着足，手里的金杯在太阳

光下闪闪地发着光。满园的春色都似已映在金杯上。

一个比开门的少女更美的女孩子，正跪在蒲团前，为他修剪着脚上的指甲。

这少女竟是完全赤裸着的。

在夕阳下看来，她的皮肤比缎子还光滑，胸膛圆润坚挺，一双手柔美如春葱。

这满园的春花，也比不上她一个人的颜色。

有人来了，她只抬起头来轻轻一瞥，就又垂下头，专心为她的主人修脚，脸上既没有羞涩之意，也没有惊慌。

除了她的主人之外，别的人在她眼中，完全就象是死人一样。

段玉的脸已红了，也不知是该进的好，还是该退的好。

黑衫僧却已仰面而笑，大笑道：“ 老九，你来的正巧，我刚开了瓶波斯来的葡萄酒，已经用井水浸得凉凉的，过来喝一杯如何？ ”

除了卢九外，别的人在他眼里，也完全和死人差不多。

卢九居然微笑着走过去，对这种情况，竟似也见惯了。

段玉、王飞、顾道人，三个人怔在那里，真有点哭笑不得。

顾道人叹了口气，悄悄道：“ 你说这里就是花夜来的居处？ ”

段玉苦笑着，点了点头。

顾道人道：“ 那么这僧王铁水却又是从哪里来的

血　酒

（一）

墙头上的蔷薇和含羞草，在微风中轻轻晃着，青石板铺成的小路，蜿蜒通向花荫后的砖砌小屋。

窗子是开着的，竹帘半卷，依稀还可以看到高台上摆着几盆花。段玉记得很清楚，这里的确就是昨夜花夜来带他来的地方。但他却实在不知道花夜来到哪里去了，更不知道这黑衫僧是哪里来的。今天在这里的人，昨夜他连一个都没有见过。那白衣垂发的少女，刚才当然也不是对他笑，她认得显然是卢九。

卢九仿佛也曾经到这地方来过。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现在却好象越变越复杂了。

黑衫僧叫人只倒了一杯酒给卢九，道：“酒如何？”

卢九尝了一口，赞道：“好酒。”

黑衫僧道：“中土的酒，多以米麦高梁酿造，这酒却是葡萄酿的，久藏不败，甜而不腻，比起女儿红来，仿佛还胜一筹。”

卢九又尝了一口，笑道：“不错，喝起来另有一种滋味黑僧衫道：“这酒入口虽易，后劲却足，而且很补元气，你近来身子虚弱，多喝两杯，反而有好处的。”

他居然和卢九品起酒来，而且还居然象个专家，谈得头头是道。不过他还是完全没有将段玉这些人放在眼里，卢九竟似也将他们忘了。顾道人忍不住叹了口气，道：“贫道也是个酒鬼，主人有如此美酒，为何不见赐一杯？”

黑衫僧这才转过头瞪了他一眼，沉着脸道：“你是谁？”

顾道人道：“贫道顾长青！”

黑衫僧道：“你莫非就是那嗜赌如命，好酒如渴的顾道人？”

顾道人道：“正是贫道。”

黑衫僧突然仰面大笑，遁：“好，既然是顾道人，就给你喝一杯。”

他挥了挥手，那轻衣垂发的少女，就捧了杯酒过来。顾道人一只手接过，一口气喝了下去，失声道：“好酒。”

黑衫僧却又沉下了脸，冷冷道：“虽然是好酒，你却只配喝一杯。”

顾道人也不生气，微笑道：“一杯已足够，多谢。”

王飞脸色早已变了，突然大声道：“这酒我难道就不配喝？”

黑衫僧道：“你是谁？”

王飞道：“江南霹雳火的王飞。”

黑衫僧道：“你知道我是谁？”

王飞冷笑道：“最多也不过是僧王铁水而已，就算你杀了我，我也要喝这杯酒的。”

黑衫僧突又大笑，道：“好，就凭你这句话，也已配喝一杯。”

他果然就是僧王铁水。除了铁水外，世上哪里还有这样的和尚？那轻衣垂发的少女，立刻捧了杯酒过来。

王飞一仰脖子就喝了下去，冷笑道：“原来这酒也没什么了不起，简直就象是糖水，喝一杯就已足够了。”铁水仰面大笑道：“好，凭你这句话，

还可以再喝一杯。”

王飞怔了怔，也大笑道：“既然如此，就算是糖水，我也喝了顾道人叹了口气，呐呐道：“想不到你骗酒喝的本事比我还大。”

卢九忽然道：“既然如此，这位公子就当喝三杯。”

铁水道：“他凭什么？”

卢九道：“你不知道他是谁？”

铁水道：“他是谁？”

卢九道：“他就是中原大侠段飞熊的大公子，姓段名玉。”

铁水冷冷道：“这不够。”

卢九道：“他也就是昨天在画舫上，将你四徒弟打下水的人！”

铁水的脸色变了，质问道：“你为何要将他带来？”

卢九却答道：“我并没有带他来，是他带我来的。”

铁水皱眉道：“他带你来的？”

卢九道：“他带我来找花夜来。”

铁水怒道：“那女贼怎会在这里？”

卢九道：“她不在？”

铁水道：“当然不在。”

卢九道：“昨天晚上她也没有来？”

铁水道：“有洒家在这里，她怎敢来！”

卢九叹了口气，用丝巾掩着嘴，轻轻咳嗽着，转脸看着段玉，道：“你听见了么？”

段玉苦笑道：“听见了。”

卢九又叹了口气，道：“你走吧。”

段玉还没有开口，铁水已霍然长身而起，瞪着段玉，厉声道：“你既然来了，还想走？”

卢九道：“他并不想走，是我叫他走的。”

铁水道：“你为什么要叫他走？”

卢九道：“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铁水道：“他骗你，你还将他当做朋友？”

卢九道：“也许并不是他在骗我，而是别人骗了他。”

铁水道：“你相信他卢九道：“他本来就是个诚实的少年，绝不会说谎的。”

铁水瞪着眼，上上下下打量段玉，突又大笑，道：“好，好小子，过来喝酒。”

段玉道：“这酒我也配喝？”

铁水道：“无论你是个怎么样的人，你能令卢九相信你，这已很不容易。”

卢九微笑道：“这已配喝三杯。”

那轻衣垂发的少女，又开了一瓶，满引一杯，用一双白生生的小手捧着，脸上带着春花般的甜笑，盈盈送到段玉面前。春光明媚，春风轻柔。满园的花开得正艳。铁水虽然骄狂跋扈，虽然贪杯好色，但看来倒也是条好汉。千古以来的英雄，又有几个不是这样子的。段玉虽然一直空着肚子，但此情此景，此时此刻，忍不住也想喝两杯了。黄金杯中，盛满了鲜红的酒。段玉微笑着，接过了这杯酒。他的笑容突然冻结，一双手也突然僵硬。杯中盛的竟不是酒，是血！鲜红的血！“叮”的，金杯落地。鲜血溅出。铁水怒声说道：

“ 敬酒你不喝，你莫非要喝罚酒？ ”

段玉没有开口，只是垂着头，看着鲜红的血，慢慢的流过碧绿的草地。卢九动容道：“ 这不是酒，是血！ ”

铁水脸色也变了，霍然回头，怒目瞪着那轻衣少女。少女面上已无人色，捧起那新开的酒樽，惊呼一声，酒樽她手里跌落。

樽中流出的也是血。

血还是新鲜的，还没有凝固。

少女失声道：“ 刚才这里面还明明是酒，怎么会忽然变成了血？ ”

顾道人动容道：“ 酒化为血，是凶兆。 ”

王飞道：“ 凶兆？这里难道有什么不祥的事要发生了？ ”

铁水沉着脸，一字字道：“ 不错，这里只怕已有个人非死不可！ ”

王飞道：“ 谁？ ”

铁水没有回答，却慢慢地抬起头，锐利的目光，慢慢的在每个人脸上扫过去。

这目光就象一把刀，杀人的刀！

凶刀！

每个人的掌心都不觉泌出了冷汗。

就在这时，花丛外突然有个人大步奔来，大声道：“ 花夜来的画舫已找着了。 ”

这人光头麻面，浓眉大眼，正是昨天被段玉打下水的和尚。

铁水道：“ 画舫在哪里？ ”

这和尚道：“ 就在长堤那边。 ”

他随手往后指了一指，指尖竟似也在不停地发抖。

（二）

长堤外。一艘无人的画舫，正在绿水间荡漾着。翠绿色的顶，朱红色的栏杆，雕花的窗子里，湘妃竹帘半卷。窗前的人呢？春色正浓，湖上的游船很多。但却没有一条船敢荡近这条画舫的。所有的船都远远就停了下来，船上的人都瞪大眼睛，看着画舫，目中都带着惊慌恐惧之色，竟仿佛将这条画舫看成了一条鬼船，船上竟似满载着不祥的灾祸。

突然间，一艘快艇破水而来，向这画舫驶了过去。

铁水双手叉着腰，纹风不动站在船头，黑丝的宽袍在风中猎猎飞舞，距离画舫还有四丈，他的人已腾身而起。看来就象是绿波上突然飞起了一朵乌云，一掠四丈，己飘然落在画舫上。

湖上的人忍不住大声喝起彩来。

喝彩声中，段玉也跟着掠了过去。

他并不是有心作弄。

他只不过是心里着急，急着想看看画舫上有什么事令人恐惧。

他看见了。

一跃上画舫，他就立刻看到了。

船舱中布置得很雅致，四壁都贴着雪白的壁纸，使得这舱房看来就象是雪洞似的。

雪白的壁纸上，今天却多了串梅花。

鲜血画成的梅花。

一个人就站在梅花下，头垂得很低，一张脸似已干瘪，七窍中流出的血也凝结，胸膛上竟赫然插着一柄刀，竟似活生生被人钉在墙上的。

刀柄缠着红绸，风从窗外吹进来，血红的刀光在风中飞扬。

铁水拔刀。

刀已被嵌住，他用了用力，才拔出。

血已干。

没有干的血，只有一滴。

一滴血慢慢从刀尖滴落，刀锋又亮如一泓秋水。

好亮的一把刀。

铁水凝视着刀锋，良久良久，突然大声赞道：“好刀王飞也跟了过来，赞道：“的确是好刀。”

铁水道：“你可认得这把刀？”

王飞摇了摇头。铁水霍然回身，瞪着段玉，一字字道：“你呢？你可认得这把刀？”

段玉的脸色早已变了。他早已认出了这柄刀。铁水冷冷道：“你当然应该认得的，我若看得不错，这就是段家的碧玉七星刀！”

这的确是段家的碧玉七星刀！也就是段玉遗失在花夜来香闺中的那柄刀！刀锋近锷处，还刻着段家的标记。铁水的目光比刀锋更利，瞪着他，又道：“你可认得这个人？”

段玉摇了摇头。

他实在不认得这个人。

这个人的脸虽已干瘪扭曲，但还是依稀可以看得出生前一定是很清秀的年青人，穿的衣服也很考究。

刀拔出来后，他的人沿着墙壁慢慢地滑下去，仿佛也正在仰着脸，看着段玉，凸出的眼睛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悲愤和冤屈之意。

他死得实在太惨，而且死不瞑目。

段玉忽然猜出这人是谁了。

他并不是从这人的脸上看出来的，而是从卢九脸上看出来的。

就在这一瞬间，卢九似已老了十岁，整个人都已虚脱。

他倚在墙上，仿佛也快要倒下去。

惨死在刀下的年青人，莫非就是他的儿子卢小云？段玉的心也已沉了下去。

铁水瞪着他，道：“你到江南来，当然也是为了要到宝珠山庄去求亲的？”

段玉只好承

铁水道：“所以你认为只要杀了他，就没有人能跟你竞争了。”

段玉道：“我…我连见都没有见过他。”

铁水道：“杀人用的是刀，不是眼睛。”

他扬起手中的刀，厉声道：“这柄刀是不是你的？”

段玉道：“是，但是用这柄刀杀他的人并不是我。”

铁水冷笑道：“碧玉七星刀是段家家传的宝刀，怎么会落入别人的手里？”

段玉道：“那是我……”

铁水道：“以你一人之力，要杀他当然还没有如此容易，花夜来当然也

是帮凶。”
段玉道：“但昨天晚上……”
铁水道：“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跟花夜来在一起的？”
段玉垂下了头。
他忽然发现自己已落入了一个恶毒无比的圈套里，这冤枉就算用西湖满湖的水来洗，也是洗刷不清的了。
铁水目光已转向顾道人，沉声道：“酒化为血，确是凶兆。”
顾道人长长叹了口气，道：“的确是的。”
铁水道：“现在这里是不是已有个人非死不可？”
顾道人叹道：“是。”
铁水忽然也长长叹了一声，道：“这三个月来，江湖中人都说铁水杀人如草，又有谁知道我的刀下从不死无辜之人呢？”
他凝视着手里的刀，慢慢地接着道：“这是柄好刀，用这样的刀杀奸狡之徒，倒也是一大快事，看来我今日又要大开杀戒了！”
段玉居然好象还不知道他要杀的是谁，也长叹着，道：“用宝刀杀奸徒，确是人生一快，只可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凶手是谁？”
铁水反而怔了怔，道：“你还不知道？”
段玉摇摇头，道：“现在虽然还不知道，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总有一天会找到他的。”
铁水看看他，那眼色就好象在看着个白
段玉道：“前辈现在不如先将这柄刀赐还，等找到了那凶手，晚辈一定再将这柄刀送上，让前辈亲手以此刀斩下他的头颅，为卢公子复仇。”
铁水道：“你是要我将这柄刀还给你？”
段玉点点头道：“正如前辈所说，此刀乃是晚辈家传之物，本当时刻带在身边的。”
铁水突然仰面大笑，道：“好，你既然要，你就拿去！”
刀光一闪，已闪电般劈向段玉的肩。
这本来是柄好刀，使刀的更是绝顶好手，这一刀挥出，但见寒芒闪动，风生刀下，连顾道人都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只觉得一股肃杀之气，直逼眉睫而来。
段玉失声道：“前辈，你怎么杀我，莫非杀错人了？”
刀快，他的身法更快。
只说了两句话，他已闪开了七刀。
但船舱中的地方不大，他能闪避的余地也不多，卢九在旁边若也出手，段玉只怕已死在刀下了。
想不到的是，卢九却没有出手。
他还是倚着墙，痴痴地站在那里，就象是已完全麻木。
铁水的出手一刀比一刀快，这忽然崛起、已震江湖的枭雄人物，果然有一身惊世骇俗的好武功。
少林虽不以刀法见长，但这柄刀在他手中使出来，威力绝不在天下任何一位刀法名家之下。
现在他的刀法已变，施展的正是刀法中最泼辣，最霸道的“乱披风。”
刹那间刀光就已将整个船舱笼罩，段玉几乎已退无可退了。
连顾道人和王飞都已被逼出舱外。

段玉并不是不想退出去，怎奈无论往哪边退，刀光都已将他去路封
他的轻功虽然高，在这种地方，又怎能完全施展得开。
王飞在舱外看着，忍不住叹道：“我还是不相信这么样一个诚实的少年，会是杀人的凶手。”
顾道人沉吟着，道：“也许他以前都是在装傻，你难道看不出他很会装傻？”
王飞冷冷道：“我只看出了铁水是个残忍好杀的人。”
顾道人道：“哦？”
王飞道：“他要杀段玉，好象并不是为了替卢九报仇，而是为了他自己喜欢杀人。”
顾道人叹了口气，说道：“只要他杀的不是无辜……”
王飞打断了他的话，道：“你怎知他杀的不是无辜？”
顾道人道：“事实俱在。”
王飞道：“什么事实？那柄刀？”
顾道人道：“嗯。”
王飞道：“你杀了人后，会不会将自己的刀留下？”
顾道人想了想，道：“那柄刀似已被嵌住，也许他走得匆忙，来不及拔出来了。”
王飞沉吟道：“你说他该杀。”
顾道人道：“你说他不该？”
王飞接着道：“无论如何，等问清了再杀也不迟。”
顾道人道：“你莫非想救他？”
王飞沉默着，一只手却已伸入腰际的革囊，革囊中装的正是江南霹雳堂名震天下的火器。
顾道人却拉住他的手，沉声道：“这件事关系太大，你我既非当事人，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王飞还没有开口，突然间，“砰”的一声大震，竟然几乎将这条船撞翻了，他们的人也被震得跌倒。
刀光一起，本来就聚在四周看热闹的游船，就越聚越多。
突然间，一艘大船从中冲了出来，船上一个紫衫少年，手篙。
他看来虽文弱，但两臂的力气却不小，长篙只点了几点，这条船已箭一般冲了过去，“砰”的，正撞在画舫的左舷上。
段玉闪避的圈子本来已越来越小，手里刚提起那张凳子招架，突然刀光一闪，凳子已只剩下一条脚。
铁水跟着又劈出三刀，谁知船身突然一震，他下盘再稳，刀锋已被震偏。
段玉的人也被震得飞了起来，飞出了刀光，飞出了窗子，“扑通”一声，跌入湖心。
只见湖面上露出一串水珠，他的人竟很快沉了下去。
船身仍在摇动，铁水怒喝，翻身掠到窗口。
撞过来的这条大船上的紫衫少年对他嫣然一笑，突然扬手，洒出一片寒芒。
铁水挥刀，刀光如墙，震散了寒芒。
但这时紫衫少年却已掠起，“鱼鹰入水”，也钻入了湖心。
湖上涟漪未消，他的人也已沉了下去，看不见了。

铁水转身冲出，一把揪住顾道人的衣襟，怒道："这小子是从哪里来的？"
顾道人道："想必是跟着段玉来的。"
铁水道："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顾道人道："迟早总会知道。"
铁水跺了跺脚，恨恨道："等你知道时，段玉只怕已不知在哪里了。"
顾道人淡淡道："大师若怕他跑了，就请放心……"
铁水怒道："我放什么心。"
顾道人道："段家世居中原，在陆上虽然生龙活虎，一下了水，只怕就很难再上得来了。"
他微笑着转过头，忽然发现王飞正瞪大了眼睛，在看着

（三）

大船上的紫衫少年是谁呢，无论谁都想得到，当然一定是华华凤。
一个女人若总是喜欢找你的麻烦，吃你的醋，跟你斗嘴。
这种女人当然不会太笨。
所以等到你有了麻烦之时，来救你的往往就是她。
华华凤也想到段玉很可能是个旱鸭子了。
她在水里，却象是一条鱼，一条眼睛很大的人鱼。
但是她却看不到段玉。
段玉明明是在这里沉下来的，怎么会忽然不见了呢？难道他已象秤锤般沉入了湖底了？华华凤刚想出水去换口气，再潜入湖底去找，忽然发觉有样东西滑入了她领子。
她反手去抓，这样东西却从她手心里滑了出来，竟是一条小鱼。
她转过身，就又看到了一条大鱼。
这条大鱼居然向她招手。
鱼没有手，人才有手。
段玉有手。
但现在他看起来，竟比鱼还滑，一翻身，就滑出了老远。
华华凤咬了咬牙拼命去追，居然追不到。
她生长在江南水乡，从小就喜欢玩水，居然竟追不上个旱鸭子。
她真是不服气。
一条条船的底，在水中看来，就象是一重重屋脊。
她就仿佛在屋脊上飞，但那种感觉，又和施展轻功时差得多了。
至少她不能换气，她毕竟不是鱼。
段玉也不是鱼，游着游着，忽然从身上摸出了两根芦苇，一端含在嘴里，将另一端伸出水面去吸气，剩下的一根就抛给了华华
华华凤用这根芦苇深深吸了口气，这才知道一个人能活在世上自由的呼吸，已是件非常幸运，非常愉快的事。
已经应该很知足才对。
人生有很多道理，本来就要等到你透不过气来时，你才会懂得的。
西子湖上，风物如画，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西子湖下的风物，非但跟别的湖下面差不多，甚至还要难看些。这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能知道的人，虽不是因为幸运，而是因为他们倒霉。但这种经验毕竟是

难得的。

世上有很多人都游过西湖，又有几人在湖下面逛过呢！

他们潜一段水，换一次气，上面的船底渐渐少了，显然已到了比较偏僻之处。

段玉这才翻个身，冒出水面。

华华凤立刻也跟着钻了上去，用一双大眼睛瞪着段玉。

段玉在微笑着，长长地吸着气，看来仿佛愉快得很。

华华凤咬着嘴唇，忍不住道：“你还笑得出？”

段玉道：“人只要还活着，就能笑得出，只要还能笑得出，就应该多笑笑。”

华华凤道：“我只是奇怪，你为什么还没有淹死。”

段玉看着她，忽然不开口了。

华华凤道：“你明明应该是只旱鸭子，为什么忽然会水了呢？”

听她的口气，好象段玉至少应该被淹得半死，让她来救命的。

段玉竟然不给她个机会来大显身手，所以她当然很生气。

段玉还是看着她，不说话。

华华凤大声道：“你死盯着我看什么？我脸上长了花？！”

段玉笑了，微笑道：“我只不过忽然觉得你应该一直耽在水下面的。”

华华凤忍不住问道：“为什么？”

段玉道：“因为你在水下面可爱得多了

他知道华华凤不懂，所以又解释着道：“你在水下面眼睛还是很大，却没有法子张嘴。”

也许这就是公鱼唯一比男人愉快的地方——母鱼就算张嘴，也只不过是为了呼吸，而不是为了说话。

所以段玉又潜下了水。

他知道华华凤绝不会饶他的，在水下面总比较安全些。

现在无论华华凤在说什么，他都已听不见了。

只可惜他毕竟不是鱼，迟早总要上去的。

华华凤就咬着嘴唇，在上面等。

等了半天，还是没有看见他上来。

“这小子难道忽然抽了筋，上不来了？”

华华凤本来就是个急性子的人，忍不住也钻下水去，这次她很快就找到了段玉。

他正在用力将一大团带着烂泥的水草从湖底拖上来。

现在若是在水面上，华华凤当然不会错过这机会，“疯子”、“白痴”，这一类的话一定早就从她嘴里说了出来。

幸好这里是水下面，所以她只有看着。

她忽然发觉他拖着的并不是一团水草，而是一只箱子。

箱子上的水草和烂泥，现在已被冲干净了。

箱子居然还很新，木料也很好，上面还包着黄铜，黄铜居然还很亮。显然是最近才沉下水的。

无论谁都看得出，这种箱子绝不会是装破衣服烂棉被的。

象这么样一只箱子，怎么会沉在湖底下的呢？怎么会没有人来打捞？

华华凤立刻也帮着段玉去拖了。

她本来就是个很好奇的人，遇着这种事，她当然也不肯错过。
这箱子里装着些什么？是不是也藏着件很大的秘密？
若有人不让她打开箱子来看看，她不跟这人拼命才是怪

（四）

这里离湖岸已很近，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已将这箱子拖上岸去。华华凤这才松了口气，道：“这箱子好重。”
段玉道：“的确不轻。”
华华凤道：“所以这箱子一定不是空的。”
段玉点点头。华华凤道：“你猜里面装的是什么？”
段玉笑着说道：“我没有千里眼，也不是诸葛亮。”
华华凤眨着眼，道：“那么你为什么还不打开来看看呢？”
段玉道：“急什么，这箱子不会跑的。”
华华凤却已着急道：“你还等什么！”
段玉笑了笑，道：“至少也该等我们先找个地方去换件衣服。”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华华凤的脸已红了。
终于也看到了自己的样子。
一个女人身上穿的若只不过是件很单薄的衣裳，这件衣裳又是湿的，那么她这时候的样子，实在不适于被男人看见。
现在段玉偏偏正在看着她，看的却又偏偏正是他最不该看的地方。
她第一个想法，是赶快再跳下水去，第二个想法，是挖出段玉这双贼眼来。
但这当然也只不过是想想而已。
她全身都象是已被看得有点发软了，最多也不过只能躲到箱子后面去，红着脸，轻轻地骂：“你这双贼眼为什么总是不看好地方！”
这里是个好地方。连段玉都没有想到，在这种偏僻之处，居然有这么样一个好地
这里也是栋很精致的小屋子，几乎就跟花夜来带他去的那地方差不多精致。这地方却是华华凤带他来的，女人好象总是比男人有办法。
现在华华凤正在里面换衣裳。
华华凤还没有开始换衣裳。
湿衣裳虽已脱了下来，她却还是痴痴地站在那里，痴痴地发着呆。
面前有个很大的穿衣铜镜，她就站在这镜子前，看着自己。
她已不再是个孩子了。
她的胸很挺，腰很细，双腿笔直修长，皮肤比缎子还光滑。
就连她自己，都很难在自己身上找出一点暇疵缺陷，就连她自己看着自己的时候，有时都仿佛有点心动。
段玉看着的时候，心里会想什么呢？
华华凤的手，轻轻地，慢慢地，从她圆润的腰肢上滑了下去……
窗子关着，窗帘低垂。
她忽然觉得全身都在发热。
她禁止自己再想下去，她禁止自己手再动。
她今年才十七岁。

十七岁岂非正是一个人生命中最神奇，最奇妙的年纪？

华华凤终于换好衣裳，走了出来。

她换上的是件苹果绿色的连衣长裙，剪裁得比合身还紧一点，恰巧能将一个十七岁成熟少女的身材衬托得更美。

这正是当时少女们最时新的式样。

她的皮肤本来已十分细嫩，现在又淡淡地抹了些胭脂，淡淡地抹了些粉。

这样子当然比刚才好看多了，也比她女扮男装时好看多了。

这样子她本来是特地给段玉看的——是谁说“女为悦已者的？说这句话的人，一定还不太了解女人。

事实上，女孩子打扮自己，一定是为了要给她喜欢的男人看。

只可惜段玉现在反而偏偏不看她了。

他正看着那只箱子。

上好的樟木箱子，镶着黄铜，锁也是用黄铜打成的。

箱子很坚固，锁也很坚固，无论谁想打开看，都不容易。

段玉思索着，喃喃道：“你以前看过这种箱子没有？”

华华凤道：“没有。”

段玉道：“我看过，这种箱子通常是富贵人家用来装绸缎字画、首饰珠宝的。”

华华凤道：“哦。”

段玉道：“所以这种箱子通常都被保管得很好，怎么会掉下湖底的呢？”

华华凤突然冷笑道：“也许这箱子里装的只不过是个死尸，你还是少做你的财迷梦吧。”

她在段玉面前来来回回走了两趟，段玉居然还是没有抬起头来看她一眼。

她实在已经冒火了。

段玉沉吟着，却又笑道：“不错，箱子里装的也许真是个人，但却是活人，不是死人。”

华华凤冷笑道：“你又在做什么梦？”

段玉接着说道：“我以前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忽然停住嘴，不说了。

他若是接着说下去，华华凤也许根本不听，至少装着不听的样子。

但他现在既然没有说下去，华华凤反而忍不住问道：“什么故事？”

段玉道：“那也是有关一个箱子的故事。”

华华凤道：“什么样的箱子

段玉道：“也是一个跟这差不多的箱子。”

华华凤忍不住大声道：“你要说就快说。”

段玉这才笑了笑，道：“据说从前有个年青的猎人，很聪明也很勇敢，有一天他刚用陷阱活捉到一只熊，跟他的伙伴们用绳子捆住了，准备抬回去，谁知半路上竟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箱子。”

华华凤道：“就是这样的箱子？”

段玉道：“比这个箱子还要大，他当然也奇怪，这么样一个箱子，怎么会掉在野草丛中呢？”

华华凤道：“所以他就想打开这一口箱子来看看。”

段玉道：“不错。”

华华凤道：“ 箱子里是什么？ ”
段玉笑了笑，道：“ 是个女人，很年青，很漂亮的女人。 ”
华华凤冷笑着，摇着头道：“ 我不信，女人怎么会在箱子里？ ”
段玉道 :“ 那猎人本来也很奇怪，所以等这位姑娘醒来了，就立刻问她。”
华华凤道：“ 她怎么说？ ”
段玉道：“ 原来她本是个富家千金，她的家被一批强盗洗劫，全家人都已惨死。 ”
华华凤道：“ 她是怎么能逃脱虎口的。 ”
段玉道：“ 她并没有逃脱虎口，那批强盗为首的两个人，是两个和尚，这两个和尚看中了她的美色，就把她藏在箱子里，准备带回去。 ”
华华凤道：“ 既然他们没有安好心，为什么又将箱子抛在道旁呢。 ”
段玉道：“ 那地方本来偏僻，他们为了避人耳目，才将箱子藏在那里。两个和尚抬着口大箱子在路上走，总难免要被人怀疑的。 ”
华华凤道：“ 他们本来没有想到有人会到那种偏僻的地方去？ ”
段玉点点头。
华华凤道：“ 后来呢
段玉道：“ 那些猎人听了这位千金小姐的故事，当然对她很同情，就将她从箱子里救了出来，却将那只刚捉来的大熊装到箱子里去。 ”
他微笑着，又道：“ 我说过，那箱子比这箱子还要大。 ”
华华凤忍不住看了看面前的箱子，道：“ 这个箱子也不小。 ”
段玉道：“ 的确不小，若要将一个人装进去，也并不是件困难的事。 ”
华华凤道：“ 你的故事还没有说完。 ”
段玉道：“ 后来那位千金小姐为了感激那年青猎人的救命之恩，就嫁给了他。 ”
华华凤冷笑道：“ 那也许是。不过是因为她没有地方可去了，只好嫁给他。 ”
段玉笑道：“ 也许是的，我只知道她的确嫁给了他。 ”
华华凤道：“ 那两个和尚呢？ ”
段玉道：“ 他们后来再也没有看到那两个和尚，只不过听说城里出了件怪事。 ”
华华凤道：“ 什么怪事？ ”
段玉道：“ 那天城里最大的客栈，有两个穿着新衣服，戴着新帽子的人去投宿，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 ”
华华凤道：“ 就是那个箱子？ ”
段玉没有回答，接着道：“ 他们要了间最大的房，还要了很多酒菜，就关起门，再三嘱咐店里的伙计，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去打扰他们。 ”
华华凤恨恨道：“ 这两个贼和尚，真不是好东西。 ”
段玉道：“ 后来伙计果然就听到他们房里传出很奇怪的声音，虽然不敢去问，却忍不住想到外面去看看动静。 ”
华华凤道：“ 他看到什么？ ”
段玉道：“ 他等了没多久，就看到一只大熊从房里冲了出来，嘴角还带着血迹。等这只熊落荒而逃之后，他才敢到那间房里去看。 ”
他叹了口气，接着道：“ 房里当然被打得乱七八糟，而且还个和尚死在里面，脸上带着种说不出的惊讶恐惧之色。 ”

华华凤忍不住笑道：“ 他们当然做梦也想不到箱子里的美人会变成了只大熊。 ”

段玉笑道：“ 别人当然更想不到他们为何要将一条大熊藏在箱子里，所以这件事一直是件疑案，只有那年青的猎人夫妻，才知道这其中的秘密。 ”

他笑着，又道：“ 他们一直保守着这秘密，一直很幸福地活到老年，而且活得很富裕，因为那和尚抢来的赃物，也藏在那箱子里。 ”

华华凤脸上也不禁露出了愉快的微笑道：“ 这故事的确很有趣。 ”

段玉笑着说道：“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 ”

华华凤用眼角瞟着他，道：“ 你是不是很羡慕那年青猎人的遭遇？ ”

段玉叹了口气，道：“ 这样的事，又有谁不羡慕？ ”

华华凤已板起了脸，冷冷道：“ 所以你现在只希望箱子里，最好也有个活生生的大美人。 ”

段玉微笑，笑得很开心。

华华凤瞪着他，冷笑道：“ 但你又怎知这箱子里装的不是只吃人的熊呢？ ”

段玉笑道：“ 恶人才会有这样的恶报，以前别人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意思，就是叫我不要做坏事。 ”

华华凤道：“ 你没有做过坏事？ ”

段玉点点头，笑道：“ 所以这箱子里装的，绝不会是只大熊。 ”

华华凤道：“ 也绝不会是个大美人。 ”

段玉故意问道：“ 为什么？ ”

华华凤冷冷道：“ 世上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事，这故事根本就是你编造的，因为你吃了和尚的亏，所以就说那强盗是和尚。 ”

段玉正色道：“ 你错了，这件事并不假，段成式的笔记“ 西阳杂俎 ”上，就记载过这件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也不假。所以一个人活在世上，还是不要做坏事的好

华华凤瞪了他一眼，忍不住笑道：“ 无论你怎么说，我还是不相信会有人被装在箱子里…… ”

她这句话并没有说下去，因为这时箱子里竟突然发出了一种很奇怪的声音，竟象是真的有个人在箱子里呻吟！

箱子里竟赫赫真的有个人。

而且是个活人。

华华凤张大了眼睛瞪着这个箱子，就好象白天见了活鬼似的。段玉也很吃惊。

他就算真相信世上有这种事，也从未想到这种事会被自己遇着。过了半晌，呻吟居然没有停止。

华华凤忽然道：“ 这箱子是你找来的。 ”段玉只好点点头。

华华凤道：“ 所以你应该打开它。 ”段玉叹了口气，苦笑道：“ 我当然总不能将它抛下水去。 ”

华华凤：“ 你现在为什么还不动手？ ”段玉皱眉道：“ 这锁真大，我能不能打得开还不一定。 ”

华华凤道：“ 你一定能打开的，我知道你手上的功夫很有两下子。 ”

段玉道：“ 你呢，你显然想看，为什么不自己动手？ ”

华华凤：“ 我不行，我是个女人。 ”

她好象直到现在才想起自己是个女人。
女人若是不想做一件事时，通常都很快就会想起这一点来。
这一点恰巧也正是男人没法子否认的。
所以段玉只好自己动手去开箱子了。
华华凤却已转过了身。
她非但不肯帮忙，连看都不肯看，好象生怕箱子里会跳出个活鬼来。
“叮”
一声，段玉终于扭断了铜锁，打开了箱子华华凤等了半天，还没听见动静，忍不住问道：“箱子里真有个人吗？”
段玉道：“嗯。”
华华凤道：“是个活人？”
段玉道：“嗯。”
华华凤咬着嘴唇，道：“是个老人还是个年青人？”
段玉道：“年青人。”
华华凤又咬了半天嘴唇，终于又忍不住问道：“是男的还是女的？”
段玉道：“是男的。”
华华凤这才松了口气，嘴角也露出了微笑。
她宁愿这箱子里是一只大熊，也不希望是个女人。
有人说，女人最讨厌的动物是蛇。
也有人说，女人最讨厌的是老鼠。
其实女人真正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女人！女人真正最讨厌的动物，也许就是女人。
一个可能成为她情敌的女人，尤其是一个比她更美的女人。
箱子里这人不但很年青，而且很清秀，只不过脸色苍白得可怕，身上又只穿着套内衣褂，所以看起来样子很狼狈。
他一直轻轻地呻吟着，眼睛却还是闭着的，并没有醒。
华华凤刚转身走过来，就嗅到一股酒气，忍不住皱眉道：“原是这人也是个酒鬼。
”
段玉道：“只不过他肚子里的酒，绝对没有他衣服上的多。这人身上一套质料很好的短衫褂上，果然到处都是酒渍。华华凤道：“他若没有醉，为什么还不醒？”
段玉沉吟着，道：“这人看来好象是中了蒙汗药薰香一类的迷香，而且中的份量很不轻
华华凤道：“你的意思是说，他是被人迷倒之后，再装进箱子的？”
段玉道：“无论谁清醒的时候，都绝不愿意被人装进箱子的。”
华华凤看着这个人苍白清秀的脸，忽然笑了笑，道：“不知道将他装进箱子里的，是不是两个尼姑？”
段玉眨了眨眼道：“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也已没地方可去，你倒也不妨把他招做女婿。”
华华凤却立刻沉下了脸，冷冷道：“谢谢你，这实在是个好主意，真亏你怎么想得出来的。”
段玉也笑了，也好象松了口气。
华华凤瞪着他，冷笑着又道：“你难道真怕我找不到女婿？”

段玉笑着道：“ 难道只准你气我，就不准我气你？ ”

华华凤道：“ 就是不准。 ”

段玉叹了口气道：“ 其实这小伙子看来也蛮不错的，也未必配不上你。 ”

华华凤也叹了口气，道：“ 只可惜这个人也有跟你一样的毛病。 ”

段玉道：“ 什么毛病。 ”

华华凤道：“ 呆病。 ”

她抿嘴一笑，接着又道：“ 一个人若是没有呆病，又怎么会被人装进箱子里！ ”

段玉又叹了口气，这次真的是叹气。

现在他的确有这种感觉，觉得好象自己也被人装进了箱子里，而且很快就要沉下去。

最难受的是，直在现在，他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会被人装进这口箱子的。

华华凤眼波流转，又道：“ 你看他是怎么会被人装进箱子的？ ”

段玉叹息着，摇了摇头。

华华凤道：“ 不知道他是不是跟你一样，别人无论说什么，他都相信。 ”

段玉只有苦华华凤接着又道：“ 看来这一定是有人想谋财害命。 ”

段玉道：“ 哦？ ”

华华凤正色道：“ 先谋财害命，然后再毁尸灭迹。 ”

看来这人的确是个富家子，他身上穿的这套短衬褂，就已不是平常人穿得起的。 ”

华华凤道：“ 想不到这西子湖上居然也有强盗，等这个人醒了后，我们要问问他，这些强盗在哪里。 ”

她并没有等多久，这人就醒了过来。他看见自己忽然到了个陌生的地方，当然觉得很惊奇。但是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若是换了别人，在这种情况下醒来，一定有很多话要问段玉他们的。但是他连一句话都没有问，甚至连一个“ 谢 ”字都没有说。别人救了他，他反认为别人是在多事。华华凤忍不住道：“ 你知不知道你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

这人看了她一眼，轻轻地摇了摇头。华华凤道：“ 你是被我们从一个箱子里救出来的，这个箱子本来已沉在湖底。 ”

若是换了别人，听到自己刚才在一个箱子里，当然要大吃一惊。但这人却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华华凤道：“ 你怎么会到那个箱子里去的？是不是有人害你？ ”

这人还是闭着嘴，目光却已移向段玉。华华凤道：”

你看着的这个人，姓段，叫段玉，是个很本事的人，你若告诉他是谁害你，他一定会去帮你出气。 ”

这人非但闭着嘴，连眼睛都已闭了起来。华华凤忍不住大声道：“ 你难道是个哑巴。 ”

这人看来不但象是个哑巴，而且还是个聋子。华华凤叹了口气，看着段玉，苦笑道：“ 我们错了。 ”

段玉道：“ 哪点错了？ ”

华华凤道：“ 看来这人就好象自己愿意被装进箱子的，我们又何苦多事救他出来？ ”

段玉笑了笑，道：“ 我若刚从一个箱子里出来，我也不会有心情说话的。 ”

华华凤道：“ 但他若什么事都不肯说，我们又怎能去替他出气呢？ ”

段玉道：“ 有种人若要找人算帐，就自己去，并不想要别人帮忙的。 ”
华华凤冷笑：“ 我知道有很多的男人都是这样的臭脾气。 ”
这人忽又张开眼睛看了他一眼，终于说出了三个字：“ 谢谢你！ ”
他直到现在才说出这三个字，好象并不是因为段玉救他的命，而是因为段玉说出了他心里的话。
他说出了这三个字，就立刻站了起来。
华华凤皱眉道：“ 你现在就走？ ”
这人点了点头，刚走了一步脸上突然露出极剧烈的痛苦之色，就好象突然被尖针刺了一下。
然后他的人就倒了下去。
段玉这才发现，他肩后有一点血渍，华华凤已失声道：“ 你受了伤？ ”
这人挣扎着，又站起来，又倒下。这次倒下去后，就已晕了过去。
他果然受了伤。
伤在肩后，伤口只有针孔般大，但整个肩头都已乌黑青肿，显然是被人用一种很轻巧、却很歹毒的暗器，从他背后暗算了他。
华华凤皱眉道：“ 这暗器有毒。 ”
段玉叹道：“ 不但有毒，而且毒得厉害。 ”
华华凤道：“ 还有没有救？ ”
段玉笑了笑，道：“ 我杀人虽不在行，救人却是专家。 ”
他微笑着卷起了衣袖，又道：“ 你只要给我一壶烫热了的好我保证还你个活人。 ”
华华凤用眼角瞅着他，目光中带着狐疑之色，喃喃道：“ 这人莫非是想我的酒喝？ ”
段玉并不是在骗酒喝，也没有吹牛，看来他倒真有点本事。
他先将酒含在嘴里，一口喷在这人的伤口上，再从怀里拿出了那柄晶莹翠绿的碧玉刀，挖出了伤口附近的烂肉。
等到伤口中流出的血由乌黑变成鲜红，他就用熟酒调了些药粉敷上去，长长叹出口气，笑道：“ 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不是吹牛的了。 ”
华华凤嫣然一笑，道：“ 想不到你果然真有两下子。 ”
段玉道：“ 何止两下子，简直有好几下子。 ”
华华凤道：“ 你真的什么病都会治？ ”
段玉道：“ 只有一种病我治不了。 ”
华华凤道：“ 什么病？ ”
段玉道：“ 饿病。 ”
他叹了口气，苦笑道：“ 不知道你这里有什么药能治好我的饿病。 ”
华华凤笑道：“ 你想吃什么？ ”
段玉道：“ 你这里有什么。 ”
华华凤道：“ 这里本是栋空房子。 ”
段玉道：“ 连个人都没有？ ”
华华凤道：“ 没有。 ”
段玉道：“ 你自己会做饭？ ”
华华凤嫣然道：“ 不会，可是我会买。 ”
这次她也没有吹牛，她果然会买。
段玉刚将病人扶到屋里去躺下，等了还没多久，她就大包小包的买了一

篮子回来。
她解开的第一包，是虾。
段玉的眼睛已亮了，笑道：“ 这一定是太和楼的油爆虾。 ”
第二包是炸排骨。
段玉道：“ 这大概是奎元馆的排骨面烧头。 ”
第三包是包子。
段玉道：“ 这是不是又一村的菜肉包？ ”第四包是肉，每块至少有三寸厚。
段玉用舌头舐了舐嘴唇，笑道：“ 这想必就是清和坊王润兴的盐件儿了。”
第五包是鱼丸。
段玉道：“ 这是得月楼的肋鲞蒸鱼丸儿。 ”
第六包是熟藕。
段玉道：“ 这是酥藕。 ”
华华凤笑了，道：“ 想不到你也是专家。 ”
段玉道：“ 我就算没吃过猪肉，至少还看见过猪走路。 ”
其实这些东西他连看也没看过，只不过听说过而已。
西湖的盐件儿和酥藕，本来就是天下闻名的。
最后一包是太平坊巷子里的炸八块，再配上杏花村的陈年竹叶青，除非在西湖，你大概只有在做梦时才能吃到这些东西。
事实上，奎无馆、王饭儿、得月楼，这些地方也是老乡们在梦中常到的。
段玉正择肥而噬，拈了块盐件儿放进嘴里，华华凤忽又从篮子里拿出一张桑纸皮，脸上带着种神秘的笑意，道：“ 你认不认得这是什么？ ”
桑纸皮上画着一个人，一个眉清目秀，面带笑容的年青人。
人像下还有一行大字：“ 悬赏纹银五千两。 ”
段玉认得的人也许不太多，但这人他总是认得的。
因为这人就是他自己。
他看着纸上的画像，摸着自己的脸，苦笑着喃喃道：“ 画得象，这画上的人比我漂亮。 ”
华华凤嫣然道：“ 你大概连自己都没想到，你这人还值五千两银子。 ”
段玉叹了口气，道：“ 是谁肯花五千两银子来找我呢？ ”
华华凤道：“ 你真想不到。 ”
段玉道：“ 莫非是铁水？ ”
华华凤道：“ 对了。 ”
段玉苦笑道：“ 我跟这人又无冤、又无仇，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一定要跟我过不去。 ”
华华凤道：“ 看来他的确是不肯放过你。这样的赏格，他至少已发出去好几千件，这地方每间酒楼饭馆里，都至少贴着好几张。 ”
她笑了笑，接着道：“ 现在杭州城里，还不认得阁下这副尊容的人，只怕已不太多了。 ”
段玉道：“ 五千两银子也不算太少。 ”
华华凤道：“ 当然不算少，为了五千两银子，有些人连祖宗牌位都肯出卖的。 ”
段玉道：“ 所以现在我已没法子想了。 ”
华华凤道：“ 现在你简直已寸步难行，就算没有这五千两银子，杀人的

凶手也是人人痛恨的，你只要出去走一步，立刻就会有人去铁水那里通风报信。”

段玉苦笑着喃喃道：“杀人凶手……连我自己也想不通我怎么会忽然变成个杀人凶手的，难道这也算是运气？”

华华凤道：“你真想不通？”

段玉倒了杯酒，一口气喝下去。

华华凤道：“你再想想，最好从头想起。”

段玉又倒了杯酒喝下去，道：“那天你看到我的时候，我刚到这里来。”

华华凤道：“然后呢？”

段玉道：“然后我就刚巧看到了那件事，花夜来也恰巧在那现了？”

华华凤接着道：“然后你就跟着她到了她的香闺。”

段玉道：“我出来的时候，就刚巧遇见了那好管闲事的乔老三。”

华华凤道：“他就要你到凤林寺去找那个姓顾的道士。”

段玉道：“我本来也未必找得到的，但刚巧又遇见了你。”

华华凤道：“我刚巧知道凤林寺在哪里。”

段玉道：“凤林寺那里刚巧有个顾道人，我不但见着了他，还认得了两个新朋友，赢了成万两的银子，正觉得自己运气不错。”

华华凤道：“他们刚巧也知道这件事，所以就叫你去找花夜来。”

段玉长叹道：“所以我就忽然变成了个杀人的凶手，死人身上的那柄刀，竟刚巧是我的。”

华华凤道：“你想不到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

段玉苦笑道：“我想来也是绝不会有的，但却偏偏被我遇见了。”

华华凤也叹了一口气，道：“这简直就象是走到路上时，平空也会掉下大元宝来，掉在你的头上。”

段玉道：“我现在只觉得自己好象也被装进这个箱子里，而且是个密不透风的箱子。”

华华凤道：“是谁把你装进去的呢？是花夜来？还是铁水？”

段玉道：“我想不出。”

华华凤道：“你难道从未想过，这也许只不过是你自己将自己装进去的？”

段玉道：“绝不是我自己，一定有个人，这人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有心要害我，我还没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挖好了个陷阱等着我跳下去。”

他喝下了第四杯酒，一字字接着道：“可是你只管放心，我迟早总会将这人找出来的。”

华华凤轻轻叹息着，道：“我只怕你还没有找出他来时，就已经被埋在湖底的烂泥里。”

她替自己倒了杯酒，又倒了杯给段玉。

段玉却连酒都已有点喝不下去了，现在这酒也好象是苦的。

他竟没有发现有个人已悄悄地走了过来，正在看着桌上的那张桑皮纸。

这人的脸色苍白得跟纸一样，却有双很锐利的眼睛。

一个人若已被装进了箱子，若没有特别的运气，就很难再活着出来了。

你有没有被人装进箱子？

月夜钓青龙

(一)

很少人被装进过箱子，更很少人还能活着出来。

这人遇见段玉，真是他的运气。

现在他已坐了起来，但眼睛却还是在瞪着那桑皮纸。

华华凤脸色已有些变了，段玉却笑了笑，道：“阁下看他象个杀人的凶手么。”

这人道：“不象。”

他居然也开口说话了，段玉似乎有些喜出望外，又笑道：“我看也不象。”

这人道：“别人说他杀的人是谁？”

段玉道：“是个他连看都未看过的人，姓卢，叫卢小云。”

这人道：“其实卢小云并不是他杀的。”

段玉苦笑道：“当然不是，只不过若有十个人说你杀了人，你也会忽然变成杀人凶手的。”

这人慢慢地点了点头，道：“我知道这是什么滋味，我也被入装进过箱子。”

华华凤忍不住道：“但现在你已出来了，是他救你出来的。”这人又慢慢地点了点头。

华华凤道：“所以你就算没法子救他出来，至少也不该要这五千两银子。”

这人脸上忽又露出了痛苦之色，黯然道：“我的确无法救人出来，现在我只想喝杯酒。”

段玉笑道：“你也会喝酒？”

这人笑了笑，笑得很苦涩，缓缓道：“能被装进箱子里的人，至少总能喝一点儿的。”

他喝的并不止一点儿。

事实上，他喝得又多又快，一杯接着一杯，简直连停都没有停过。

越喝他的脸越白，脸上的表情也越痛苦。

段玉看着他，叹道：“我知道你很想帮我的忙，但你就算帮不上忙，也用不着难受，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人能把我从这个箱子里救出来。”

这人忽也抬起了头，凝视着他，道：“你自己呢？”

段玉沉吟道：“现在我也许还有一条路可走。”

这人道：“哪条路？”

段玉道：“先找出花夜来，只有她才能证明我昨天晚上的确在那栋屋子里，说不定也只有她才知道谁是杀死卢小云的真凶。”

这人道：“为什么？”

段玉道：“因为也只有她才知道卢小云这几天的行踪。”

这人道：“怎见得？”

段玉道：“这几天卢小云一定就跟她在一起，所以卢家的珍珠和玉牌，才会落到她手里。”

这人道：“你能找得到她？”

段玉道：“要想找到她，也只有一种法子。”

这人道：“什么法子？”

段玉道：“ 她就象是条鱼。要钓鱼，就得用鱼饵。 ”

这人道：“ 你准备用什么鱼饵段玉道：“ 用我自己。 ” 这人皱着眉道：“ 用你自己？你不怕被她吞下去？！ ” 段玉苦笑道：“ 既然已被装在箱子里，又何妨再被装进鱼肚子。 ” 这人沉默着，接连喝了三杯酒，才缓缓道：“ 其实你本不该对我说这些话，我只不过是个陌生人，你根本不知道我的来历。 ” 段玉道：“ 可是我信任你。 ” 这人抬起头，目中又露出感激之色。你若在无意之间救了一个人，并不是件令人感动的事，但你若了解他，信任他，那就完全不同了。但这时段老爷若也在这里，他一定会很生气的。因为段玉又忘记了他的教训，又跟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的人交上了朋友。段玉忽然转身从窗台拿了个酒杯过来。杯中没有酒，却有样闪闪发光的东西，看来象是鱼钩，钩上还带着血丝。段玉道：“ 这就是我从你身上取出的暗器，你不妨留下来作纪念。 ” 这人道：“ 纪念什么？ ” 段玉笑道：“ 纪念这一次教训，别人以后再想从你背后暗算你，机会只怕已不多了。 ” 这人不停地喝着酒，竟连看都懒得看一眼。段玉道：“ 你不想看看这是什么暗器？ ” 这人总算抬起头来看了看，道：“ 看来好象是个鱼钩。 ” 段玉笑道：“ 的确有点象。 ” 这人忽然也笑了笑，道：“ 所以你不妨就用它去钓鱼。 ” 段玉道：“ 这东西也能钓鱼？ ” 这人道：“ 不但能钓鱼，有时说不定还会钓出条大龙来。 ” 段玉笑了笑，觉得他已有些醉了。这人却又道：“ 水里不但有鱼，也有龙的。有大龙，也有小有真龙，也有假龙；有白龙红龙，还有青龙。 ”

段玉道：“ 青龙？ ”

这人道：“ 青龙就是最难钓的一种。你若想钓青龙，最好今天晚上就去，因为今天晚上正是二月初二龙抬头。 ”

他的确已醉了，说的全是醉话。

现在明明已过了三月，他却偏偏要说是二月初二龙抬头，他自己的头却已抬不起来。

然后他非但嘴已不稳，连手都已不稳，手里的酒杯突然跌在地上，跌得粉碎。

华华凤忍不住笑道：“ 这么一个人，就难怪会被人装进箱子里。 ”

段玉却还在出神地看着酒杯里的鱼钩，竟似没有听见她在说什么。

（二）

“ 又一村 ” 的包子是很闻名的，所以比别地方的包子贵一点儿，因为这滋味确实特别好，所以买的人也没什么怨言。

但等到它冷的时候再吃，味道就不怎么样了，甚至比普通的热包子还难吃些。

段玉嘴里嚼着冷包子，忽然发现了一样他以前从未想到过的道理。

他发现世上并没有 “ 绝对 ” 的事，既没有绝对好吃的包子，也没有绝对难吃的包子，一个包子的滋味好坏，主要是看你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吃它。

本来是同样的东西，你若换个时候，换个角度去看看，也许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了。

所以你若要认清一件事的真象，就必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都去看看，最好将它一块块拆散，再一点点拼起来。

这道理仿佛给了段玉很多启示，他似已想得出神，连嘴里的包子都忘记咽下去。对面的一扇门上，挂着苏绣门帘，绣的是一幅春夜折花图。华华凤已走了进去，里面好象就是她的闺房。那个从箱子里出来的陌生人，已被段玉扶到另一间屋子里躺下。他好象醉得很厉害，竟已完全人事不知。酒量也不是绝对的，你体力很好，心情也好的时候，可以喝得很多，但有时却往往会糊里糊涂就醉了。段玉叹了口气，替自己倒了杯酒，他准备喝完了这杯酒，就去钓鱼。说不定他真会钓起条龙来，世上岂非本就没有绝对不可能的事？就在这时，那绣花门帘里，忽然伸出了一只手来。一只纤秀优美的手，正在招呼叫他进去。女孩子的闺房，怎么可以随便招呼男人进去的呢？段玉犹豫着，道：“什么事？”没有回答。不回答往往就是最好的回答。段玉心里还在猜疑，但一双腿已站了起来，走了过去。门是开着的，屋子里有股甜甜的香气，挂着帐子的床上，乱七八糟地摆着好几套衣服，其中有一套就是华华凤刚才穿在身上的。显见她刚才试过好几套衣服之后，才决定穿上这一套。现在她却又脱了下来，换上了一套黑色的紧身衣裤，头发也用块黑巾包住，看来就象是个正准备去做案的女贼。段玉皱了皱眉头，道：“你准备去干什么？”华华凤在他面前转了个身，道：“你看我象干什么的？”段玉道：“象个女贼。”华华凤却笑了，嫣然道：“女贼跟凶手一起走出去，倒真够人瞧老半天的了。”段玉道：“你准备跟我出去？”华华凤道：“不出去换这套衣服干什么

段玉道：“但我只不过是出去钓鱼的。”

华华凤道：“那么我们就去钓鱼。”

段玉道：“你不能去。”

华华凤道：“为什么？”

段玉叹道：“钓鱼的人，往往反而会被鱼钓走的，你不怕被鱼吞下肚子？”

华华凤笑道：“那也好，我天天吃鱼，偶然被鱼吃一次，又有什么关系？”

段玉道：“你以为我是在说笑话？你看不出这件事有多危险。”

华华凤淡淡道：“若是看不出，我又何必陪你去？”

她说得虽然轻描淡写，但眼睛里却充满了关切和忧虑，也充满了一种不惜和段玉同生死、共患难的感情。”

这种感情就算是木头人也应该感觉得到。

段玉不是木头人，他的心已变得好象是一个掉在水里的糖球。

他似已不敢再去看，却看着床上那套苹果绿色的长裙，忽然道：“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华华凤白了他一眼，又忍不住笑道：“你难道看不出我刚才一直在等着你说这句话，现在才说岂非已经太迟了？”

段玉也忍不住笑说道：“迟点说也总比不说的好。”

华华凤嫣然一笑，转身关起了门。

明明是要出去，为什么忽然关起门？

段玉的心忽然跳了起来，跳得好快。

华华凤又将门上起了栓。

段玉的心跳得简直已快跳出了腔子，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场面。

他简直不知应该怎么办才好。

华华凤已转过身，微笑着道：“现在就算隔壁那个人醒过来，也不知道我们去干什么了。”

她笑得好段玉红着脸，吃吃道：“ 我们干什么？ ” 华华凤道：“ 你不是说要去钓鱼吗？ ” 段玉道：“ 在这屋子里钓鱼？ ” 华华凤 “ 扑哧 ” 一笑，忽然间，她的脸也红了起来。她终于也想到段玉心里在想什么。“ 男人真不是好东西。 ” 她咬着嘴唇，瞪了段玉一眼，忽然走过来，用力推开了窗子。窗外就是西湖。这屋子本就是临湖而建的。月光照着湖水，湖水亮得仿佛是一面镜子，一条轻巧的小船，就泊在窗外。“ 原来她要从这里出去。 ” 段玉总算明白，长长松了口气，忍不住笑道：“ 原来这里也有条路，我还以为…… ” 华华凤很快地打断了他的话，大声道：“ 你还以为怎么样？ ” 她的脸更红，恨恨的瞪着他，道：“ 你们男人呀，为什么总是不想好事？ ” 夜。月夜。月下湖水如镜，湖上月色如银，风中仿佛带着种木棉花的香气。小舟在湖面上轻轻荡漾，人在小舟上轻轻地摇晃。是什么最温柔？是湖水？是月色？还是这人的眼波？人已醉了，醉人的却不是酒。三月的西湖，月下的西湖，岂非本就是比酒更醉人？何况人正年青。华华凤把一只桨递给段玉。段玉无声地接过桨，坐到她身旁，两只桨同时滑下湖水，翻起。翻起的水珠在月光下看来就象是一片碎银。湖水也碎了，碎成一圈圈的涟漪，碎成一个个笑涡。远处是谁在吹笛？他们静静地听着这笛声，静静地听着这桨声。桨声比笛声更美，更有韵律。两双手似已变成一个人的。他们没有说话。但他们却觉得自己从未和一个人如此接近过。两心若是同在，又何必言语？也不知过了多久，段玉才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道：“ 假如我没有那些麻烦事多好？ ” 华华凤又沉默了很久，才轻轻道：“ 假如没有那些麻烦的事，这船上也就不会有你，也不会有我了。 ” 段玉看着她，她也在看着段玉，他们的手伸出来，轻轻一触，又缩了回去。但就只这双手轻轻的一触，已胜过千言万语。小舟已泊岸。岸上垂柳，正是段玉遇见乔老三的地方。华华凤搁下了桨，道：“ 你叫我带你到这里来，现在呢？ ” 段玉接道：“ 现在我们上岸去，我想再去找一次。 ” 华华凤道：“ 找那屋子？ ” 段玉道：“ 我总不相信我会找错地方。 ” 华华凤道：“ 世上有很多敲错门的人，就因为他们也不相信自己会找错地方。 ” 段玉道：“ 所以我要再找一次。 ” 这次他更小心，几乎将每栋有可能的屋子都仔细观察了很久。幸亏现在夜已很深，没有人看见他们，否则就要把他们当了。

他们找了很久，看过了十几栋屋子，最后的结论是：

段玉白天并没有找错。

华华凤道：“ 你白天就是带顾道人到这里来的？ ”

段玉点点头。

华华凤道：“ 昨天晚上，你跟花夜来喝酒的地方，也是这里？ ”

段玉道：“ 绝不会错。 ”

华华凤道：“ 那么铁水怎会在这里呢？而且已住了很久。 ”

段玉道：“ 这正是我第一件想查明的事。 ”

院子里没有灯光，也没有声音。

华华凤道：“ 你想进去？ ”

段玉道：“ 不进去看看，怎么能查个明白？ ”

华华凤叹了口气，道：“ 但这次你若再被铁水抓住，他就再也不会放你走了。 ”

段玉道：“ 所以你千万不要跟我一起进去。 ”

华华凤笑了笑，只笑了笑，什么话都不再说。段玉也没法子再说什么，

因为她已先进去了，她的轻功居然也很不错。庭园寂寂，蔷薇花在月下看来，虽没有白天那么鲜艳，却更柔媚。在这里他们才发现，还有一间屋子里是燃着灯的。

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里映出来，映出了窗台上三盆花的影子。段玉压低声音，道：“ 昨天晚上我就是在这屋子里睡的。 ”华华凤道：“ 花夜来呢？ ”段玉道：“ 她也在。 ”说出了这句话，他就发现自己说错了。华华凤的脸，一下子就变得象是个债主，冷笑道：“ 看来你昨天晚上艳福倒不浅。 ”段玉红着脸，道：“ 我……我…

华华凤大声道：“ 你既然享了福，就算受点儿罪，也是活该。 ”

她似已忘了这是在别人的院子里，似已忘了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据说一个女人吃起醋来的时候，连皇帝老子都管不住的，何况段玉。

段玉只有苦笑，只有干着急。

谁知屋子里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里面的人好象全都睡得跟死猪一样。

随便你怎么看，铁水也不会是能睡得象只死猪一样的人，花夜来倒可能，据说淫荡的女人都贪睡。

难道今天晚上他不在这里？

难道花夜来又回来了？

华华凤咬着嘴唇，突然窜过去，用指甲点破了窗纸。

她实在不是做贼的人材，也不知道先在指甲上蘸了口水，免得点破窗纸时发出声音来。

只听得“ 扑 ”的一声，她竟然将窗子戳穿了个大洞。

段玉的脸已有点发白了，谁知屋子里还是无丝毫动静。

屋子里难道没有人？

屋子里果然没有人。

非但没有人，连里面的东西都已被搬走了，这地方竟变成了一栋空房子，只剩下窗台上的三盆花，忘记被拿走。

段玉怔住。

华华凤也怔住。

两个人在空房子里怔了半天，华华凤道：“ 也许你白天去的不是这地方。”

段玉点点头。

华华凤道：“ 你走了之后，花夜来怕你再来找她，所以也搬走了。 ”

段玉道：“ 那么我白天去过的那栋房子，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

华华凤道：“ 也许就在这附近，但现在你却又找不到了段玉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道：“ 也许我活见了鬼。 ”

华华凤冷笑道：“ 你本来就见了鬼，而且是个女鬼。 ”

段玉不敢再答腔，幸好他没有再答腔。因为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很奇怪的呼哨声。这种呼哨声，通常是夜行人发出的暗号。果然有夜行人在外面，他们已听见了有两个人在外面说话：“ 你确定就是在这里？ ”

“ 绝不会错，我上个月才来过。 ”

“ 可是里面为什么还没有人出来呢？ ”

“ 只怕都已睡了。 ”

“ 睡得这么死。 ”

“ 江湖上谁敢到这里来打主意？太平日子过惯了的人，睡觉当然睡得沉些。 ”

“可是……”
“反正我绝不会错的，我们先进去再说。”
“就这样进去？”
“大家都是自己人，怕什么。”
声音虽然是从墙外传来的，但在静夜中听来还是很清。段玉看了看华华凤，悄声道：“这两人好象跟这里的主人是朋友。”
华华凤道：“所以我们只要问问他，就可以知道这里的主人究竟是谁了。”
她也不等段玉同意，就窜出窗子。外面的两个人正好从墙上窜进来，两个人都是劲装衣服，显见是赶夜路的江湖人。
他们看见了华华凤，立刻一手翻天，一手指地，摆出了种很奇怪的姿势。
华华凤居然也摆出他们一样的姿势。
这两人同时又问了个奇怪的问题。
“今天是几月初几。”
华华凤眼珠子一转，道：“二月初二。”
这两人才松了口气，脸上也现出笑容，同时抱拳一礼。
其中一个比较高的人，抱拳道：“兄弟周森，是三月初三的，到镇江去办事，路过宝地，特来拜访。”
华华凤道：“好说好说。”
周森道：“龙抬头老大已睡着了么？”
华华凤道：“他有事到外地去了，两位有什么事，跟我说也一样。”
周森迟疑着，陪笑道：“我们兄弟运气不好，在城里把盘缠都送给了幺二三，久闻龙老大对兄弟们最照顾，所以想来求他周转周转。”
华华凤笑道：“既然是自己人，你们不到这里来，龙老大若知道，反而会生气的。”
周森笑道：“我们若是不知道龙老大的慷慨声名，也不敢来了。”
华华凤转过头，向屋子里的段玉招了招手，然后道：“拿五百两银子出来，送给这两位大哥作盘缠。”
段玉道：“是。”
他只好跳出窗子，将身上的十张银票拿出来，刚准备数五张，华华凤已将银票全抢了过去，笑道：“这一点点意思，周大哥就请收下。”
周森接过了银票，喜笑颜开，连连称谢，道：“想不到花姑娘比龙老大还慷慨。”
华华凤道：“自己人若再客气，就见外了。”
周森笑道：“我们兄弟已久闻花姑娘的大名，今天能见到姑娘，真是走运。”
华华凤嫣然道：“两位若是不急，何妨在这里躲两天，等龙老大回来见过面再走。”
周森道：“不敢打扰了，我兄弟也还得回去交差，等龙老大回来，就请姑娘代我们问候，说我们三月初三的兄弟，都祝他老人家万事如意，早生贵子。”
华华凤笑道：“周大哥善颂善祷，我也祝周大哥手气大顺，就掷出个四五六了。”
周森笑了。两个再三拜谢，出去了之后还在不停地称赞，这位花姑娘真够义气，真会做人。

“现在她入会虽然不久，但总有一天，她一定会升为堂主的，我们兄弟能在她手底下做事，那才有劲。”

等他们的声音去远了，段玉才叹了口气，苦笑道：“你出手倒真大方得很，一送就把我全身的家当都送出去了。”

华华凤道：“反正你还有赢来的那一万两存在顾道人的酒铺里。”

段玉道：“你又怎知道我身上随时都带着银子呢？”

华华凤笑道：“那天你在花夜来的船上钱财已露了白，我没有把你的金叶子也一起送出去，已经是很客气的了。”

段玉苦笑道：“钱财不可露白，这句话看来倒真有点道理。”

他叹息着，又忍不住道：“但我还是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华华凤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了起来，道：“你有没有听过‘青龙会’这三个字？”

段玉当然听过，最近这三个字在江湖中简直已变成了一种神秘的魔咒，它本身就仿佛有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叫人活，也可以叫人死。”

华华凤道：“据说青龙会一共有三百六十五个分坛。一年也正好有三百六十五天，所以他们一问我今天是几月初几，我就立刻想起那位从箱子里出来的仁兄说的话了。”

段玉的眼睛也亮了，道：“他说湖里有龙，又说今天是二月初二。”

华华凤道：“当时我就觉得他说的话很奇怪，其中想必另有深意。”

段玉道：“所以你也说今天是二月初二。”

华华凤笑道：“其实我也只不过是姑且一试，想不到竟被我误打误撞的撞对了”

段玉道：“你认为他们都是青龙会的人？”

华华凤道：“当然是的

段玉道：“那么这地方难道就是青龙会的秘密分坛所在地。”

华华凤道：“这里就是二月初二，青龙会的分坛，想必就是以日期来作秘密代号的。”

段玉的眼睛更亮，道：“难道僧王铁水就是龙抬头老大？”

华华凤道：“很可能。”

段玉道：“铁水是个和尚，那姓周的怎么会祝他早生贵子？”

华华凤道：“道士可以娶老婆，和尚为什么不能生儿子。”

段玉道：“但他们从没有见过你，怎么会如此轻易就相信了你？”

华华凤眨了眨眼，道：“你刚才说我这身打扮像干什么的？”

段玉道：“像个女贼。”

华华凤笑道：“所以他们也将我当做女贼了，你难道没听见他们叫我花姑娘？”

段玉恍然他说道：“原来他们将你当做了花夜来。”

华华凤道：“所以你并没有找错地方，花夜来和铁水都是这里的主人，他们本就是一家人。”

段玉看着她，忍不住叹了口气，他忽然发现这女孩子比她外表看来聪明得多。

华华凤道：“其实这道理你本该早就想得通，只不过你已被人缠庄，所以才会当局者迷。”

段玉苦笑道：“你几时也学会夸奖别人了？”

华华凤嫣然道：“ 刚学会的。 ”

事实上，这件事的确大复杂，就像迷魂阵，假如你一开始就错了，那么无论你怎么去走，走的全是岔路。

段玉本来是站着的，忽然坐了下去，就坐在地上。

华华凤皱眉道：“ 你累了？ ”

段玉道：“ 不是累，只不过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问我自己。 ”

华华凤也坐了下去，坐在他的身旁，柔声道：“ 你为什么不问我？两个人一起想，总比一个人想好。 ”

段玉看着她，目光中充满了感激，情不自禁伸出了手。

她也伸出了手。

他们的手轻轻一触，又缩回。

段玉垂下头，又过了很久，才缓缓道：“ 假如铁水真的就是龙抬头老大，那么这件事想必也是青龙会的阴谋之一。 ”

华华凤道：“ 对。 ”

段玉道：“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对付我？ ”

华华凤道，“ 很可能，他们要的也许是你这个人，也许是你身上带着样他们想要的东西。 ”

段玉点点头，已想到身上带着的碧玉刀。

华华凤道：“ 他们设下这些圈套，为的就是要陷害你，让你无路可走。 ”

段玉道：“ 那么卢小云又是谁杀了的？ ”

华华凤道：“ 当然也是他们。 ”

段玉道：“ 但卢九却是铁水的朋友。 ”

华华凤道：“ 青龙会的人做事，从来都不择手段，有时连老子都可以出卖，何况朋友。 ”

段玉道：“ 以铁水的武功和青龙会的势力，本来岂非可以直接杀了我的？ ”

华华凤道：“ 可是段家在武林中不但名望很高，朋友也很多，他们若直接杀了你，一定会有后患，青龙会做事，一向最喜欢用借刀杀人的法子。 ”

段玉道：“ 借刀杀人？ ”

华华凤道：“ 他们本来一定认为卢九会杀了你替他儿子复仇的，但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卢九却好像很相信你。 ”

段玉接口道：“ 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个会说谎的人。 ”

华华凤道：“ 他怎么会知道？他对你的认识又不深。 ”

段玉笑了笑，道：“ 但我们在一起赌过，你难道没听说在赌桌上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脾气。 ”

华华凤也笑了，道：“ 这么说来，钱财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

段玉沉思着，缓缓道：“ 天下本来就没有绝对坏的事，你说对不对？ ”

华华凤柔声道：“ 我不知道，我想得没有你这么多。 ”

段玉苦笑道：“ 但我还是想不出，要怎么样才能证明铁水才是真凶。 ”

华华凤叹道：“ 这的确很难，这本是死无对证的事。 ”

段玉道：“ 至少我要先证明他是青龙会的人，证明他跟花夜来是同党。 ”

华华凤道：“ 你想出了什么法子？ ”

段玉道：“ 没有。 ”

华华凤道：“ 青龙会组织之严密，几乎无懈可击，你若想找别人证明他

们是青龙会的，根本就不可能。”

段玉道：“我也听说过，好几百年来，江湖中都从未有过组织如此严密的帮会。”

华华凤道：“所以我们刚才就算能将周森留下来，他也绝不敢泄露铁水的秘密。”

段玉道：“所以我刚才连想都没这么样想。”

华华凤道：“铁水和花夜来自己当然更不会承认。”

段玉道：“当然不会。”

华华凤叹了口气，道：“那未你还能想得出什么法子来呢？”

段玉笑了笑，道：“现在我还不知道……现在我只知道世上本没有绝对不可能的事。”

华华凤道：“你难道真的从来不相信世上还有你做不到的事？”

段玉道：“嗯。”

华华凤看着他，忽然也笑了。

段玉道：“你笑什么？”

华华凤道：“我笑你，看来你真的被人装进箱子里，也不会的。”

段玉笑道：“一点也不错。”

华华凤嫣然道：“有时连我也不知道，你这人究竟是比别人聪明呢？还是比别人笨？”

段玉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却知道我至少总是能比别人活得开心些。”

华华凤道：“你还知道什么？”

段玉道：“我还知道假如我们就一直坐在这里，绝不会有人自己跑来承认是凶手的。”

华华凤道：“你准备到哪里去？”

段玉道：“去找铁水。”

华华凤道：“你去找他？”

段玉说道：“难道只许他找我，就不许我去找他。”

华华凤道：“你真的要自己送上门去？”

段玉苦笑道：“我总不能一辈子躲着不见人吧。”

华华凤道：“躲几天也不行？”

段玉道：“不行。”

华华凤道：“为什么？”

段玉道：“我一定要在四月十五之前，赶到宝珠山庄去。”

华华凤忽然不说话了。

夜很深很静，淡淡的星光照进窗子，依稀只能看得出她脸上美丽的轮廓，和那双发亮的眼睛。

她眼睛里仿佛有种很奇异的感情。

段五道：“四月十五是朱二叔的寿诞之期，朱二叔是我父亲多年的兄弟。”

华华凤忽然抬起了头，用那双发亮的眼睛瞪着他，问道：“你急着赶去，真是为了给朱二爷拜寿？”

段玉道：“怎么会是假的？”

华华凤垂下头，拉起腰带，用力卷在她纤长的手指上，又了很久，才缓缓道：“听说朱二爷有个很漂亮的女儿，她是不是长得真的很美。”

段玉道：“我不知道，我没见过。”

华华凤道：“听说朱二爷这次做寿，为的就是要选中意的女婿？”

她又抬头，瞪着段玉，冷冷道：“看来你倒很有希望被选上的。”

段玉勉强笑了笑，想说什么，又忍住，想看着她，却又偏偏不敢触到她的目光。风吹着树叶，沙沙地响。他忽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你应该回去了。”

华华凤道：“你呢？”

段玉道：“我去找铁水……”

华华凤冷笑道：“难道只许你去找他，就不许我去？”

段玉道：“这件事本来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华华凤道：“本来是没有关系的，但现在却有了。”

段玉终于忍不住转过头来，凝视着她。她并没有回避他的目光。星光照进她眼睛，她眼睛里仿佛带着种说不出的幽怨之意。她说不出，但他总是看得出的。他忍不住伸出了手。他们的手忽然紧紧地握住，这一次他们的手谁也没有缩回去。她的手那么柔软，又那么冷。夜更深、更静，星光朦胧，春风温柔。大地似已在春光中溶化。也不知过了多久，段玉才缓缓道：“我去找铁水，只因为我已没有别的路可走，我父亲就算能忍受任何事，也绝不能忍受别人将我当作凶手。”

华华凤道：“我知道。”

段玉道：“所以我明知道这么做很危险、很愚蠢，也不能不去。”

华华凤道：“我知道段玉道：“其实我并没有对付他的把握。”

华华凤道：“我知道。”

段玉道：“可是你还是要跟我去。”

华华凤咬着嘴唇，道：“我本来可以不去，但现在已不能不去，你难道还不明白？”

段玉凝视着她，终于长长叹了口气，道：“我明白，我当然明白。”

华华凤嫣然一笑，柔声道：“只要你明白这一点，就已足够了。”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找到铁水？”

“你根本不必去找他。”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人看见你，就立刻会通知他来找你。”

“我们现在就去？”

“现在却不是时候。”

“为什么？”

“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人能看见你。”

“我们难道要在这里等到天亮？”

“假如你真的相信世上没有绝对不可能的事，现在你就该乖乖地睡一觉。”

段玉真的睡着了。他还年青，一个疲倦的年青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睡得着的。何况他正在她身旁世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温暖、更安全？一个温柔可爱的女人的怀抱里，岂非本就是男人的天堂？

（三）

春天，艳阳天。阳光灿烂，天空

段玉觉得精神好极了。

其实他并没有睡多久，可是他睡得很熟，就好像小时候他睡在母亲的怀抱中一样，梦里都带着极温馨的甜美。

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睡在华华凤腿上。

她的腿温暖而结实。

她没有睡，正在看着他。

他一张开眼就看到了她，看到了平时总是深藏在她眼睛里的温柔情意。

在这一瞬间，他忽然觉得她已是个真正的女人，已不再是那个专门喜欢找他斗嘴的女孩子。

他看着她笑了。

他们笑得愉快而真挚，谁也没有觉得羞涩，谁也没有觉得抱歉。

他枕在她腿上，好像本就是件很自然、很合理的事。

他们的心情也正和窗外的天气一样，新鲜、清洁，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光明。

春天的阳光，总是不会令人失望的。

他们走在阳光下。

他们看见了很多人，觉得每个人好象都很快乐；当然有很多人看见了他们，当然也觉得他们很快乐。

他们本是令人羡慕的一对，但最被人注意的，并不是段玉，而是华华凤。

穿一身紧身衣服在路上走的女人并不多，身材像她这样好的女人也不多。

段玉道：“ 别人都在看你。 ”

华华凤道：“ 哦？ ”

段玉道：“ 他们为什么不看我？ ”

华华凤抿着嘴笑道：“ 因为你没有我好看。 ”

段玉道：“ 可是我值五千两银子

华华凤这才觉得有点奇怪了。

她刚才还没有想到，女孩子在被很多人看着的时候，心里又怎么会想到别的事？

华华风道：“ 也许现在看见你的人，凑巧都没有看见铁水贴出来的那张悬赏单子。 ”

段玉道：“ 你是在哪里看见的？ ”

华华凤道：“ 茶馆里。 ”

无论什么地方的茶馆，通常都是人最杂的地方，现在虽然还很早，但大多数茶馆都已开门了。

“ 上午皮泡水，下午水泡皮 ”，最懂得享受的杭州人，早上当然不会耽在家里，吃老婆煮的稀饭。

杭州茶馆里的汤包、蟹壳黄、扬州干丝，本就和广东茶楼里的鱼饺、烧卖一样受人欢迎。

段玉一走进这家茶馆，果然立刻就发现自己的尊容被贴在墙上。

奇怪的是，茶馆里的人偏偏还没有注意他，一双双眼睛还是要盯着华华凤。

这些人难道全都是色鬼、没有财迷？

两个穿着对襟短衫，手里提着鸟笼子的市井好汉，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们选的位子，恰巧就在一张悬赏下。

有个人正抬着头在看段玉的尊容，嘴里也不知在跟他的朋友说什么。

段玉向华华凤递了个眼色，慢吞吞地走了过去，有意无意间在这张悬赏下一站。

提着鸟笼的市井好汉也看了他两眼，却偏偏又转过头去，大声招呼伙计：“来两笼小包，一壶龙井。”

难道他对包子比对五千两银子还有兴趣？

段玉干咳了两声，开始念上面的字：“无论谁发现此人行踪，前来通风报讯，赏银五千两整。”

下面还有报讯的地段玉好像这才发现别人悬赏捉拿的就是他自己，立刻做出很害怕的样子。谁知这两个人还是当他假的。段玉忽然对他们笑了笑，道：“你看这上面的人像不像我？”

“不像”

“一点都不像。”

这两人回答得好干脆。段玉怔了怔，勉强笑道：“可是我自己为什么越看越象呢？”

这两人已开始在喝茶，连理都懒得理他了。段玉真想揪住他们耳朵，问问他们究竟是瞎子？还是呆子？有个茶博士正拎着个大茶壶为客人加水。段玉忽然一把拉住了他，大声道：“你看这上面画的人是不是我。”

茶博士拼命摇头，就像看见了个疯子，吓得脸色发白。段玉又怔住。华华凤已走过来，悄悄地拉他衣襟。段玉眼珠子转了转，故意用很多人都可以听得见的声音道：“这上面画的人明明是我，就幸好这些人竟连一个看出来的都没有。”

他一面说，一面用眼角去打量别人。但满屋子的人好像忽然全都变成了饿死鬼投胎，一个个都在埋头吃他们的点心，谁也没有抬头看他一眼。段玉已开始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了！“这么好赚的五千两银子，为什么竟偏偏没有人赚呢？”

他实在想不通。华华凤也想不通。她拉着段玉坐下来，勉强笑道：“也许已有人去通风报讯了，只不过不敢被你看见而已。”

段玉叹了口气，道：“但愿如此。”

于是他们就在这里等，幸好这里的汤包和干丝味道还不错

等到一笼汤包两碗干丝全都下了肚，居然还是全无动静。

段玉看着墙上的画，喃喃道：“难道上面画的真不象我？”

华华凤道：“不象才怪。”

段玉道：“既然很象，他们不去赚这五千两银子，岂非更怪？”

华华凤道：“的确有点怪。”

段玉叹了口气，苦笑道：“假如我不想被人认出来的话，现在满屋子里的人只怕已经全都认出我了。”

华华凤也叹了口气，苦笑道：“世上有很多事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看见一个人昂然而入，把墙上贴的悬赏，一张张全都撕了下来。

茶馆里的人居然好像全都没看见。

段玉当然看见了。

这人黑黑的脸，眼睛炯炯有神，竟是那最爱多管闲事的乔老三。

段玉正想过去问问他，为什么又来多管闲事。

谁知这时又有个他认得的人走了过来。

一个清癯瘦削的独臂道人。

他不等段玉招呼，已走过来坐下，微笑道：“两位今天好清闲，这么早就有空出来喝茶。”

华华凤冷冷道：“道人今天好清闲，这么早就有空出来喝茶。”

顾道人笑道：“听说，有位专喜欢跟人抬杠的姑娘，想必就是这位了。”

段玉也忍不住笑道：“一点也不错。”

华华凤狠瞪了他一眼，居然忍住了，没有找他的麻烦。

因为这时乔老三也已过来，手里拿着从墙上撕下的一叠悬赏，往桌上一搁，笑道：“这已是最后的几张了，我一个人收回来的就有三百多张。”

段玉忍不住问道：“为什么要收回来。”

乔老三道：“因为我天生喜欢多管闲事段玉叹了口气，也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是实话。华华凤板着脸，道：“你既然喜欢多管闲事，现在就请你把它们一张张贴回去。”

乔老三皱了皱眉，道：“为什么要将这些废纸贴回去？”

华华凤道：“谁说这是废纸？”

乔老三道：“我说的。”

华华凤道：“你难道不想要这五千两银子？”

乔老三道：“我想是想要，只可惜没有人肯给我。”

华华凤道：“难道铁水已不想捉他了？”

乔老三道：“你现在才知道？”

华华风怔住，段玉也怔住。过了半晌，华华凤又忍不住问道：“铁水为什么忽然改变了主意？”

乔老三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段玉，道：“你们还不知道？”

华华凤道：“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你？”

乔老三盯着他们看了半天，忽然笑了笑，道：“这也许只因为他忽然成了好人。”

华华凤又怔了怔，大声道：“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找他。”

乔老三好象也怔住了，道：“你们要找人？”

华华凤冷笑道：“难道只许他来找我们，就不许我们找他？”

乔老三却又笑了，道：“你们当然可以找他，而且一定能找得到。”

他笑得好像很奇怪、很神秘。华华凤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找到？”

乔老三道：“因为我可以带你们去。”

他果然带他们去了，而且真的很快就找到了铁水。铁水居然真的变成了个好人。死人绝不可能再做坏事。所以死人都是好人铁水已是个死人。

（四）

段玉做梦也想不到铁水会忽然间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第一个发现他尸身的就是乔老三。

“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就在大街上。”

“他怎么死的？”
“被人一刀砍下了头颅，他的人倒在街心，头颅却落在一丈外。”
他死得真惨。
“是谁杀了他？”
“没看见，我只看见了杀他的那把刀！”
刀就在棺材上。
棺材就停在凤林寺，刀赫然又是段玉那柄碧玉七星刀。
在庙里照料丧事的是卢九。
这个多病的人，在已将垂暮之年，竟在一日之间亲眼看见他的儿子和好友连续惨死在刀下。
惨死在同一柄刀下。
阳光穿过枝叶茂密的菩提树后，已经变碍很阴暗。
阴森森的阳光，照在他面前两口棺材上，也照着他苍白的脸。
他看来似已忽然老了很多。
到了这里，就连华华凤的心情都变得沉重了起来。
卢九用丝巾掩着嘴，轻轻地咳嗽着。
丝巾脏了，可是他已不在乎。
沉默了很久，华华凤终于忍不住道：“刀本来是在铁水自己手上的，是不是
顾道人道：“但他并没有一直带着。”
华华凤道：“他将刀留在什么地方了？”
顾道人道：“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黄昏时刀已不见了。”
华华凤道：“我可以证明昨天黄昏时，段玉一直跟我在一起的。”
顾道人道：“哦。”
华华凤又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人可以证明。”
顾道人道：“还有谁？”
华华凤道：“一个我不认得的人。”顾道人淡淡道：“你不认得这个人，但这个人却跟你们在一起？”
华华凤道：“因为他是被我们从一口箱子里救出来的，而且受了伤。”
顾道人看了看乔老三，乔老三仰面看着屋梁，两个人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华华凤的脸却已急得发红，她自己也知道自己说的话很难让人相信。现在就算还能找到那个人，也是一样没有用的——一个陌生人说的话，又有谁会相信？顾道人忽然道：“昨天晚上你们在哪里？”
华华凤道：“就在铁水那屋子里。”
顾道人道：“那里还有人？”
华华凤道：“非但没有人，连东西都被搬空了。”
顾道人道：“你们两位就在那栋空房子里耽了一夜？”
华华凤的脸更红。这件事也同样很难让人相信。顾道人忽然叹了一声，道：“铁水并不是我的朋友。”
乔老三道：“也不是我的。”
顾道人抬起头，凝视着段玉，道：“但你却是我的朋友。”
段玉慢慢地点了点头，却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实在无话可说。顾道人道：“我们虽是朋友，但你现在若要走，我也绝不留你
段玉很感激。

他当然懂得顾道人的好意，顾道人是在劝他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卢九忽然长长叹息了一声，道：“你的确已该走了。”
段玉道：“我……”
卢九道：“这是你的刀，你也可以带走。”
他看着棺材上的刀，慢慢地接着道：“因为我也说你是我的朋友，而且我相信你。”
卢九道：“到了宝珠山庄，请代向朱二爷致意，就说……就说我父子不能去拜寿了。”
段玉勉强忍耐着，不让盈眶的热泪流出，咬着牙一字字道：“可是我并不想走。”
卢九皱眉道：“为什么？”
段玉道：“因为我不能走。”
卢九道：“铁水已去世，这地方现在己没有人再留难你。”
段玉道：“我知道。”
卢九道：“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走？”
段玉道：“因为我现在若是走了，这一生都难免要被人怀疑是凶手。”
顾道人接着道：“可是我们都信任你，这难道还不够？”
段王道：“你们相信我，只因为你们是我朋友，但这世上还有很多人不是我的朋友。”
他凝视着棺时上的刀，慢慢地接着道：“何况，这的确是我段家的刀，无论谁用段家的刀杀了人，段家都有关系。”
顾道人道：“你想找出真凶？”
段玉点点头。
顾道人道：“你有线索？”
段玉道：“只有一条。”
顾道人道：“一条什么？”
段玉道：“一条龙，青龙。”
顾道人耸然动容，道：“青龙？青龙会？”
段玉道：“不错，青龙会。”
听到了“青龙会”这三个字，每个人的神色都仿佛变了。
数百年以来，江湖中的确从未有过象青龙会这么神秘，这么可怕的组织。
这组织真的就象是一条龙，一条神话中的毒龙，虽然每个人都听说过它，而且相信它的存在，但却从来没有人真的看见过它，也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形态、究竟有多大。
大家只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好象都在它的阴影笼罩下，无论什么时候，它都可能会突然出现。
有些人近来甚至已觉得随时随地都在被它威胁着，想自由呼吸都很难。
过了很久，顾道人才吐出口气，道：“你认为这件事跟青龙会有关系？”
段玉点点头，道：“我是初九才到这里的。”
顾道人道：“就是前天？”
段玉道：“不错，前天下午我刚到这里，就遇到了花夜来。”
顾道人道：“听说那时你正在三雅园喝酒。”
段玉道：“花夜来的行踪本来一直很秘密，因为她知道有人正在找她，无论谁若想躲避别人的追踪，都绝不该到三雅园那些地方去的，但那天她却

居然在那里露了面。”

他笑了笑，接着道：“而且她还生怕别人看不到她，所以特地坐在窗口，还特地将窗帘卷起，窗户打开。”

顾道人在沉吟着，说道：“这的确好象有点不大合理。”

段玉道：“铁水的门下，刚巧也在那时找到了她，刚巧就在我面前找到了她！”

顾道人道：“你认为这件事本是他们早已安排好了的？”

段玉说道：“我实在不能相信天下真的有这么巧合的事

顾道人想了想，道：“这么样说来，铁水和花夜来难道也是早已串通好了的？”

段玉点点头，道：“他们想必早已在注意我的行踪，知道我来了，就特地安排好这场戏，在我面前演给我看。”

顾道人接着道：“但当时你若不去管这件闲事呢！”

段玉叹了口气，苦笑道：“他们想必也已算准了我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华华凤忽然也叹了口气，冷哼道：“一个血气方刚、自命不凡的年青人，又喝了点酒，若是看见几个凶横霸道的大和尚公然欺负一个漂亮的单身女人，怎么可能错过这种英雄救美的好机会？”

段玉苦笑道：“何况当时就算我不出手，他们也绝不会就此罢手的。”

华华凤用眼角瞟着他，道：“幸好我们的段公子是个好打不平的英雄好汉，所以他们也根本用不着多费事了。”

看来女人若是有了吃醋的机会，她也是绝不肯放过的。

顾道人皱着眉头，说道：“他们这么样做，目的何在？”

段玉道：“第一，他们本来就想除去卢小云，再嫁祸给我。”

顾道人在听着。

段玉道：“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就叫花夜来偷走我的刀，杀了卢公子。”

顾道人道：“他们认为卢九爷一定也会杀了你替卢公子报仇的。”

段玉答道：“不错，这就叫一石两鸟，借刀杀人之计。”

顾道人道：“卢公子身上带着的珍珠和玉牌，难道也是花夜来故意送给你的？”

段玉道：“那倒不是，若是她送给我的，我就不会收下了。”

他又叹了口气，苦笑道：“她用的是种很巧妙的法子，当时连我都被她骗过了。”

直到现在，他才发现花夜来并不如他所想象中那么笨。

她故意偷了段玉的银票和碧玉刀。故意藏到那花盆里，故段玉看到。

然后她才故意装作睡着，让段玉去将那些东西全都偷回去。

她当然也已算准，段玉得手之后，一定会偷偷溜走的。匆忙之中，段玉当然不会发现东西多了，何况那些东西本就在同一个袋子里。

等段玉发现东西多了时，就算立刻送回去，她一定已不在那里了，从此之后，段玉一定再也找不到她。

所以段玉也就没法子再找到任何人能证明那天晚上他在什么地方。

何况，任何人都知道卢小云是他的劲敌。

一个人为了要娶到那样既富有又美丽的妻子，先在暗中将自己的情敌杀死，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等到卢九发现珍珠和玉牌也在段玉身上时，当然就会更认定他是凶手

了。

顾道人叹息着，道：“ 看来他们这一计，本来的确可以算是天衣无缝，万无一失的了。 ”

段玉道：“ 只可惜他们还是算错一着。 ”

顾道人道：“ 哦！ ”

段玉道：“ 他们没有想到，卢九爷竟会在赌桌上认得了我，而且把我当做朋友。 ”

卢九一直在听着，表情痛苦而严肃，此刻忽然道：“ 铁水本来也是我的朋友。 ”

段玉道：“ 我知道。 ”

卢九道：“ 他小时候本是我的邻居，十二岁才投入了少林寺。 ”

其实铁水本是他们家一个老家人的儿子，就为了觉得自己的出身低贱，所以才会养成一种偏激又自大的性格。

有自卑的人，总是会故意装得特别自大的。

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心里的弱点，通常都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事。

卢九道：“ 他不惜出家做了和尚，就是为了想学少林的武功人头地，所以他在少林练武时，比任何人都发奋刻苦。 ”

段玉道：“ 所以他才练成那一身好武功。 ”

卢九道：“ 我一向很了解他，也相信他不会和花夜来这种女人同流合污。”

段玉接口道：“ 但你想必已有很久未曾见过他了。 ”

卢九叹道：“ 的确已有很多年，所以这次他邀我来这里相见，连我都觉得很意外。 ”

段玉说道：“ 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人往往是会变的。 ”

卢九道：“ 就算他已变了，但少林寺一向最重清规，他在少林寺耽了三十年，最近才人江湖。又怎么会认得花夜来这种女贼。 ”

段玉沉吟着，道：“ 以他的性格，当然不会跟花夜来结交的。 ”

卢九道：“ 绝无可能。 ”

段玉道：“ 他结交的并不是花夜来，而是‘ 青龙会 ’。 ”

卢九皱眉道：“ 青龙会？ ”

段玉道：“ 他一怒离开了少林寺，为的就是知道自己在少林寺已无法出头，所以想到外面来做一番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 ”

卢九道：“ 可是他一个人毕竟孤掌难鸣，何况他出家已久，对江湖中的人和事必定都很陌生，要做大事，就必定要找个有力的帮手。 ”

卢九沉吟着，终于点了点头。

段玉道：“ 青龙会想必就利用了他这一弱点，将他吸收入会了。 ”

卢九道：“ 以他的脾气，又怎肯甘心被人利用？ ”

段玉道：“ 因为他也想利用青龙会，有些人的结交，本就是因为要互相利用的。 ”

他叹了口气，接着道：“ 青龙会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这无论对谁来说，都是很大的诱惑，何况他这人本来就很偏激。 ”

卢九不说话了。

他也知道段玉非但没有说错，而且说得已经很客气了。

这次他见了铁水后，也已觉得铁水有些事做得太过份，有时甚至已令人无法忍。

可是他原谅了铁水，因为他始终认为铁水是个英雄。

英雄的行径，总是和常人有些不同的。

段玉道：“ 只可惜铁水虽强，青龙会更强，所以他入了青龙会后，就渐渐被人控制，渐渐不能自主，要被迫做一些他本不愿做的事，这时他纵然还想脱离青龙会，也已太迟了。 ”

因为这时他已习惯了那里奢侈的享受，习惯了要最好的女人、最好的酒。

也许他自己心里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也在恨自己的堕落。

所以他就更堕落，更拼命去寻找刺激和享受，只为了要对自己报复。

所以他才会被青龙会吞下去。

卢九叹息着，黯然道：“ 他出家为僧，只为了出人头地，并不是真的想皈依佛门，这一点就已错了。 ”

段玉道：“ 不幸他一错还要再错，竟又入了青龙会。 ”

卢九叹道：“ 青龙会实在太强、太大，无论谁加入了他们，都难免要被吞下去。

段玉也不禁叹息。

顾道人已沉默了很久，这时才忽然问道：“ 你认为这件事就是青龙会指使铁水来做的？ ”

段玉道：“ 想必如此。 ”

顾道人道：“ 据说青龙会的分坛，一共有三百六十五处，杭州想必也是其中之一。 ”

段玉道：“ 不错。 ”

顾道人道：“ 铁水莫非就是这里的堂主？ ”

段玉道：“ 我本来也以为是他。 ”

顾道人道：“ 现在呢？ ”

段玉道：“ 现在我已知道另有其人，铁水在这里，也一直在被这个人监视着，所以这件事出了意外后，他就立刻被这人杀了。 ”

顾道人道：“ 为什么杀他

段玉道，“ 为了灭口，也为了立威。 ”

顾道人道：“ 立威？ ”

段玉道：“ 替青龙会做事的人，不成功就得死！ ”

他叹息着，接着道：“ 所以替青龙会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不尽力的。 ”

顾道人叹道：“ 也许这就是青龙会能成功的原因。 ”

段玉道：“ 但这件事他们并没有成功。 ”

顾道人点点头展颜笑道：“ 你现在不但还好好地活着，而且说要走，就可以走…… ”

段玉打断了他的话，道：“ 但我若真的走了，他们就成功了。 ”

顾道人道：“ 为什么？ ”

段玉笑了笑，道 :“ 他们这次计划，最大的目的就是要除去我和卢小云。 ”

顾道人道：“ 现在卢公子已死了。 ”

顾道人道：“ 不错。 ”

段玉道：“ 我虽然还活着，也等于死了。 ”

顾道人道：“ 为什么？我还是不懂。 ”

段玉道：“ 因为我已是个凶手，至少还无法证明我不是凶手，所以就算我还有脸到宝珠山庄去，想必也是空走一趟的。 ”

顾道人恍然道：“不错，朱二爷当然不会要一个有凶手嫌疑的人做女婿。”
段玉苦笑道：“一个有凶手嫌疑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被人看重的，就算突然暴死在长街上，也没有人会同情。”
顾道人道：“所以你认为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暗算你。”
段玉叹道：“而且他们杀了我之后，还是可以将责任推到卢九爷身上，因为卢九爷不愿正面跟段家结仇，却又不甘儿子惨死，所以就只有找人来暗算我，这岂非也很合理？”
顾道人看着他，忽然长长叹息了一声，道：“我真看错了你。”
段玉道：“看错了我
顾道人笑道：“我本来以为你是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花花大少，后来想法虽然变了，却还是没有想到你竟是这么样一个人。”
华华凤也总该已有很久没有开口，忽然插口问道：“你看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顾道人微笑道：“他看来虽然象是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大少爷，其实他懂的事简直比我们这些老狐狸还多。”
华华凤忍不住嫣然一笑，道：“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扮猪吃老虎，谁若认为他真是个呆子，那就错了。”
她眼睛里发着光，脸上也发着光。
顾道人笑道：“所以我若是朱二爷，不选他做女婿选谁？”
华华凤的脸色忽然就沉了下去，冷冷道：“只可惜你不是。”
卢九轻轻地咳嗽着，慢慢地站了起来。
天色似暗了，风中似已有了寒意。
他站在风里，凝视着那口棺材，缓缓道：“这里面躺着的人，是我的儿子。”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
卢九缓缓道：“他虽然并不十分聪明，也不能算很老实，但是我却只有这么样一个儿子。”
儿子总是自己的好，这不必他说，无论谁都能了解的。
卢九道：“他母亲最了解他，知道这孩子天生的脾气倔强，行动好胜，在江湖中最容易吃亏，所以临死的时候，再三求我，要我特别照顾他。”
他脸色更苍白，声音也已有些嘶哑，惨然接着道：“她十六岁进卢家的门，克勤克俭，辛苦做家十几年，直到临死时，只不过求了我这么一件事，而我……我竟没有做到。”
段玉垂下了头。
他了解这种心情，他也有个母亲。
卢九凝视着他，缓缓道：“我告诉你这些话，只不过想要你知道，我也同样希望能找出真凶来，为这孩子复仇的，我希望复仇的心你更切。”
段玉垂首道：“我明白。”
卢九道：“但是在没有真凭实据时，我们绝不能怀疑任何人是凶手。”
段玉道：“我明白。”
卢九道：“你不明白。”
段玉道：“为什么？”
卢九道：“我的意思是说，青龙会纵然多行不义，我们也不能怀疑他。”
段玉忍不住又要问：“为什么？”

卢九道：“ 因为我们心里若有了成见，有时就难免会做错事的，但青龙会实在太强、太大，我们只要做错了一件事，就难免也要被它吞下去。 ”

段玉肃然道：“ 你老人家的意思，现在我已完全明白了。 ”

卢九道：“ 你明白了就好。 ”

他没有再说什么，用丝巾掩着嘴，轻轻地咳嗽着，慢慢地走了出去。

风迎面吹来，吹在他身上。

他弯下了腰，连这一阵风他都似已禁不起了。

走到门口，他竟咳嗽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这时风中忽然传来了一阵很沉重的叹息声……

停灵的地方，是在凤林寺的偏殿里，殿外是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种着紫竹和菩提树。

听到了这叹息声，卢九的脸色忽然变了，轻叱道：“ 什么人？ ”

叱声中，他的人已箭一般窜了出去。

这衰老而多病的人，在这一瞬间，竟似忽然变成了一只鹰。

也就在这一瞬间，只听得竹叶“ 哗啦啦 ”一响，也有条人影从竹林中箭一般窜出去，身形一闪已到了院墙

卢九的身法虽快，这人也不慢。墙外也有片树林，枝叶长得正密，等卢九掠出去时，这人已看不见了。不知何时，阳光已被乌云掩没，风中的寒意更重。现在毕竟还是初春。

卢九遥望着远山，痴痴地站在那里，脸上带着种奇怪的表情，谁也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段玉也看不出。所以忍不住问道:“ 你看出了他是谁？ ”

卢九迟疑着，点了点头，忽然又摇了摇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是没有人懂得。那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躲在竹林中暗中窥伺？又为什么要叹息？莫非卢九已看出他是什么人，对自己却又不愿说出来。段玉叹了口气，道：“ 无论如何，我看这人并没有恶意。 ”

华华凤道：“ 没有恶意为什么要逃？ ”

段玉解释道：“ 也许他只不过不愿被人看见而已。 ”

可是他为什么不愿被人看见呢，难道他也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苦衷？华华凤忽又道：“ 我倒觉得他很象一个人。 ”

段玉道，“ 象谁？ ”

华华凤道：“ 他的脸我虽然看不清，但他身上穿着谁的衣服，我总能看得出的。 ”

段玉道：“ 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

华华风问道：“ 你难道真的认不出那是谁的衣服？ ”

段玉忽然不说话了。他当然不会认不出那是谁的衣服，事实上，他看得很清楚，那人身上穿着的，正是华华凤在女扮男装时穿的紫绸衫。她落水时穿的还是这身衣服，回去后才换下来，随手抛在门后。段五记得昨天晚上出门时，还看见这套衣服在那

华华凤压低了声音，冷笑道：“ 你用不着瞒我，我知道你一定也已看出他是那位被人装在箱子里的仁兄了。 ”

段玉淡淡道：“ 你既然没有看清他的脸，最好就不要随便怀疑别人。 ”

华华凤撇了撇嘴，冷笑道：“ 我偏要怀疑他，说不定他跟这件事也有很大关系，否则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不敢见人？ ”

段玉笑了笑，只不过笑了笑，连一个字都不再说。

他早已在他父母那七大戒条之外，又加了一条——绝不跟华华凤抬杠。

华华凤却还是不肯放松，还是在冷笑着道：“人家刚说你聪明，你是不是就真的觉得自己很聪明，难道别人就都是笨蛋？难道我也是个笨蛋。”

段玉虽然没有承认，却也没有否认。

华华凤的火气更大，手叉着腰，大声道：“你若真的以为你自己是聪明的，你就错了，其实你知道的事，还没有我一半多。”

段玉还是拿定主意不开口，顾道人却恰巧走了过来，已经在微微笑着道：“姑娘还知道些什么？能不能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华华风狠狠地瞪着段玉，道：“我本来不想说，可是这个人实在大小看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他这种气！”

顾道人虽然没有帮腔，眼睛里却带着种同情了解之色，好象也在为她抱不平。

华华凤道：“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开这秘密，就一定要先找到花夜来。”

顾道人立刻表示同意。

这意见本就是谁也不能反对的。

华华凤冷冷道：“可是你们能不能找得到花夜来呢？你们这些人，又有谁知道她在哪里？”

顾道人眼睛里已发出了光，试探着问道：“姑娘你莫非知道她在哪里

华华凤用眼角瞟着段玉，道：“现在就算我说知道，你们也不会相信的，因为你们根本还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什么来历？”

她究竟是什么人？

难道她还有什么惊人的来历？

大家都只有转过头，眼睁睁地看着段玉，好象希望他能回答这问题。

段玉却只有苦笑。

他也不知道。

华华凤道：“我知道你们的想法一定跟他一样，一定也都认为我只不过是个什么事都不懂、只喜欢抬杠的小姑娘。”

她又在冷笑：“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想想，我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的？为什么也恰巧是在那时候出现的？这件事本来跟我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为什么偏偏要来多管闲事？”

大家仔细一想，立刻全都发现这实在是件很奇怪的事。

华华凤的名字，以前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更从来也没有人看见过她。

她这人就好象是忽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恰巧是在初九那一天的黄昏时掉下来的，恰巧正掉在段玉旁边。

天下那有这么巧的事？

这其中当然一定另有秘密。

连卢九都忍不住在问：“姑娘究竟是什么来历？什么身份？”

华华凤迟疑着，好象还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将真相说出来。

她毕竟还是说了出来。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六扇门中，有位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女捕头，号称当世三大名捕之一，叫‘七爪风凰’的人？”

大家当然全都听说过。

他们本就全都是见闻渊博的人，何况这位“七爪凤凰”也的确很有名。

据说她近年来破的巨案之多，已不在昔日的天下第一名捕神鹰之下。

华华凤又问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位七爪凤凰？”
大家都摇了摇头：“没有。”
华华凤悠然道：“那么你们现在总算是已见到了。”
顾道人动容道：“你就是七爪凤凰？”
华华凤淡淡道：“正是区区在下。”
顾道人道：“你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捉拿那女贼花夜来？”
华华凤点点头，道：“她犯的案太多，我们早就在注意她了。”
顾道人叹了口气，苦笑道：“看来我们实在是有眼无珠，姑娘你也实在是真人不露相。”
华华凤道：“其实我早已到这里来了，早已盯上了那女贼，只不过，这本是我们六扇门里的事，我本来不想你们插手的。”
顾道人道：“难道姑娘你早已查出了那女贼的藏身处？”
华华凤做然道：“那女贼的确比狐狸还狡猾，只可惜流年不利，偏偏遇上了我。”
她又在用眼角瞟着段玉：“你以为你很会装傻，其实我装傻的本事，比你还强一百倍，那女贼也一直以为我只不过是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小姑娘，完全没有警觉，所以才会落在我手里。”
段玉还是只有苦笑。
现在他当然更没有话说了。
华华凤道：“我知道她这两天为了躲避风声，暂时绝不会动的，所以我本来预备等我的帮手来齐了后，再去下手！”
她也叹了口气，接着道：“只可惜现在我既然已将这秘密说了出来，就已不能再等到那个时候了。”
顾道人道：“我们也绝不会让姑娘等到那时候，姑娘若是要找帮手，我们都愿意效劳。”
华华凤道：“我知道，为了你们自己，你们也绝不会再袖手旁观的。”
顾道人道：“却不知道姑娘要在什么时候下手呢
华华凤神情已变得很严肃，道：“我也知道你们绝不会走漏这消息的，可是为了预防万一，今天晚上我已非下手不可，而且从现在起，听到了这秘密的人，都绝不能离开我的身边，也绝不许再跟别人说话。”
她居然似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得又谨慎，又沉着。
卢九肃然道，“从老朽这里起，我们大家一定都唯姑娘之命是从。”
华华凤又瞪了段玉一眼，道：“你呢？”
段玉苦笑道：“我本来就一直都很听话的，你要我往东，我从来也不敢往西。”
华华凤居然还是板着脸，冷冷道：“很好，只不过……”
卢九、顾道人、乔老三，立刻同时间道：“只不过怎么样？”
华华凤道：“为了万无一失，我们一定还得另外找个帮手。”
卢九又问：“找谁？”
华华凤道：“江西霹雳堂的堂主。”
卢九道：“王飞。”
华华凤点了点头，道：“要捉狐狸，随时可能要用霹雳堂的火器。”
其实她自己现在看来也很象是条狐狸，而且是条老狐狸。
连段玉看着她的神态，都好象显得很佩服。

华华凤沉吟着，又道：“ 却不知他是不是肯来管这件闲事。 ”
顾道人立刻道：“ 我保证他一定肯的，他本来就是个喜欢管闲事的人。 ”
华华凤道：“ 你能找得到他？ ”
顾道人笑道：“ 要找别人，我也许还没有把握，要找王飞，那简直比猫捉老鼠还容易。 ”

（五）

要找王飞的确很容易，因为他就在凤林寺外，顾道人的那小铺喝酒。
那位风姿绰约的女道士，正在旁边陪着他。
今天她心情仿佛很好，又喝了两杯酒，显得更容光焕发，明艳照人。
看来顾道人实在是个有福气的人，能娶到这种老婆的男人并不多。
顾道人已经将王飞拉到旁边，只说了几句话，王飞已经不停地点头。女道士用眼角瞟着他们，忍不住道：“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的在搞什么鬼？是不是又想偷偷摸摸的去找女人？ ”
顾道人笑道：“ 我们绝不会找太多的，每日最多只找三个。 ”
女道士瞪了他一眼，又嫣然道：“ 那么我也不会找太多的。 ”
顾道人道：“ 你找什么？ ”
女道士道：“ 你们出去找女人，我难道不会在家里找男人。 ”
顾道人道：“ 幸好这附近全都是和尚。 ”
女道士淡淡道：“ 莫忘了和尚也是男人，女道士配男和尚，岂非正是再好也没有。 ”
顾道人大笑，居然一点也不着急，更不吃醋，无论谁都看得出，他一定很信任自己的老婆。华华凤也觉得很满意，因为她已发现这个人的确守口如瓶，就算是在自己老婆面前，都绝不泄露一丝口风。王飞却叹了口气，道：“ 我实在很佩服你。 ”
顾道人道：“ 佩服我？我有什么好佩服的？ ”
王飞道：“ 你至少有一点比我强。 ”
顾道人道：“ 哦。 ”
王飞道：“ 我若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我就绝不会放心让她一个人留在家里的。 ”
顾道人又大笑，道：“ 难怪你总是乘我出去时到这里来喝酒，原来看上了她。
女道士也笑了，咬着嘴唇，瞟着王飞，道：“ 他既然这么说，我们下次就送顶绿帽子给他戴戴，看他怎么办？ ”
本来是艳阳高照的天气，突然变得阴云密布，接着，竟有雨点落下来……

（六）

雨下得还不小。
看着檐前的雨滴，大家都不禁皱起了眉。
华华凤却笑了，道：“ 这倒真是天公作美。 ”
顾道人皱眉道：“ 你喜欢下雨？ ”
华华凤道：“ 别的时候不喜欢，现在这场雨却下得正是时候。 ”

顾道人不懂：“ 为什么？ ”

华华凤道：“ 你们都是这地方的名人，目标都不小，无论走到哪里，都难免惹人注意，要易容改扮，一时也不容易。 ”

她微笑着，又道：“ 可是这场雨一下，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

顾道人更不懂，别人也不懂。

华华凤却已将墙上挂的一副蓑衣笠帽拿下来，笑道：“ 穿上这件蓑衣，戴上了这顶笠帽，还有什么人认得你们是谁？ ”

有很多人都认为，西湖的妙处，就是不但值春，也值冬；不但值雨，也值雪。

坐着宽敞的画舫，穿着干净的衣裳，在湖上观赏雨景，的确是件很风雅、很美的事。

可是穿着蓑衣，戴着笠帽，淋着雨，踏着泥，去捉拿江湖大盗，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湖畔有六角亭，亭子里有个卖茶叶蛋和卤豆干的老人，正在看着外面的雨发怔。

雨点打在湖面上，就象是一锅煮沸了的汤，他这一天的生意也泡了汤。

华华凤道：“ 大家不如先吃几个蛋，填填肚子，今天能不能吃得到饭，还是问题。 ”

顾道人道：“ 我们为什么不先到楼外楼吃了饭再去。 ”

华华凤冷冷道：“ 干我们这行的人，本就吃惯了苦的，你们既然要跟我去办案，也就得受点委曲。 ”

顾道人不说话，愁眉苦脸地买了几个蛋，慢慢地吃着。雨下得更大了。

华华凤道：“ 大家最好是多买几个蛋，在路上吃。 ”

卢九道：“ 我们现在就动身？ ”

华华凤道：“ 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路却并不近。 ”

乔老三也不禁压低了声音，问道：“ 那地方究竟在哪里？ ”

华华凤伸手往湖岸对面的山峰指了指，道：“ 就在那边。 ”

乔老三道：“ 好，我去找条大船，我们先坐船去。 ”

华华凤道：“ 不行。 ”

乔老三怔了怔，为什么不行？ ”

华华凤板着脸道：“ 湖上的船家，每个都可能是青龙会的眼线，我们绝不能冒一点险。 ”

乔老三还想再说什么，看见她冷冰冰的脸色，就什么也不说了。

段玉忽然走到她身边，悄悄道：“ 你知道你现在看来象是个干什么的？ ”

华华凤道：“ 还象个女贼？ ”

段玉笑道：“ 现在你当然不象女贼了，只不过象是个女暴君。 ”

大家既不能施展轻功，又不能露出形迹，只有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走了一段路，天已黑了，走到对岸的山脚时，夜已很深。

这座山既不是栖霞，也不是万岭，山路崎岖，就算在春秋佳游山的人都很少。

在这种雨夜里，一个没有毛病的人，更是绝不会上山去的。

卢九、顾道人、乔老三、段玉，王飞，这些人的神经都正常得很，连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现在他们却只有跟着华华凤上山。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要解开这秘密，就一定要抓住花夜来。

只要能破了这件案，无论要他们吃什么苦，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只不过，这要命的花夜来，实在是一个害人精，什么地方都不躲，偏偏却要躲在这种要命的地方。

雨还是没有停，而且连一点停下的意思都没有。

江南的春雨，本就象离人的愁绪一样，割也割不断的。

新买的蓑衣和笠帽，好象并不太管用。

大家的衣裳都已湿透，脚上更满是泥泞。

上了山之后，泥更多，路更难走，风吹在身上，已令人觉得冷飕飕的，刚才吃的那几个蛋，现在也不知哪里去了。

每个人都觉得又冷，又饿，又累，但却也只有忍受着。

因为这本是他们心甘情愿的。

好容易才爬到山腰，华华凤才总算停下来，歇了歇气。

她也是个人，她当然也累了。

王飞忍不住问道：“到了没有？”

他说的声音已压得很低，华华凤却还是板着脸，瞪了他一眼。

这位名声赫赫的霹雳堂主人，居然也吓得不敢开口了。

就在这时，山道上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华华凤立刻一挥手，窜入了道旁的树林，整个人伏倒在地上。

大家立刻全都跟着她窜进去，伏下来。

地上的泥又湿又冷，大家都似已完全感觉不到，因为脚步声已越来越近，终于到了他们面前。从杂草中看出去，只见一个披着蓑衣的老樵翁，摇摇晃晃地从山上走下来，一只手拿着把破伞，手提着个酒葫芦。

看来他已经喝得太多了，连路也走不稳，嘴里还在醉醺醺地自言自语，好象还准备到山下去打酒。

就因为他已喝得差不多了，所在这种天气里，还要下山打酒。

一个人若已喝到有了六七分酒意时，要他停下来不喝，实在比要饿猫不偷鱼吃更难。

——难道这老酒鬼也是青龙会的属下、花夜来的眼线？

大家都屏住了呼吸，连动都不敢动。

他们都已是老江湖了，打草惊蛇这种事，他们当然不会做的。

好不容易总算等到这老鬼走下了山坡，渐渐连脚步声都已听不见了。

王飞才忍不住道：“难道他……”

“嘘！……”他刚说了三个字，就立刻被华华凤打断！

绝不许开口！绝不许开口！若是惊动了花夜来，这责任谁担当得起？

大家只有沉住气，爬在泥泞中，等着，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就象条无家可归的野狗。

也不知等了多久，华华凤总算站了起来，打着手式，要他们接着往山上走。

这时他们不但脚上是泥，身上也全是泥，段玉这一辈子也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

可是别人却居然还是连一点埋怨之色都没有，就连卢九爷这么样喜欢干净的人，都毫无怨言。

每个人都只希望能抓住花夜来那女贼，为卢小云复仇，为段玉洗刷冤名，

为大家出口气。每个人都很信任华华凤，这位鼎鼎大名的七爪凤凰，办案时果然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令人不能不佩服。

山上更黑，更冷。

华华凤忽然又停下来，伏在树林里。

林外有一片危崖，危崖下居然有两间小木屋，里面还燃着灯。

——难道这就是花夜来的潜伏处？

大家伏在地上，更连大气都不敢出了，希望能赶快冲进木屋去，一下子将花夜来捉住。

华华凤却是很沉得住气，看来她已打定主意，不等到十拿九稳时，她绝不轻举妄动。

木屋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们又等了很久，就象是等了一百年似的，华华凤才终于悄悄道：“我一个人先进去，你们在外面将木屋围住，等到我招呼时，你们再闯进去。”

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孤身进去涉险？为什么不索性一起闯进去？”

大家都不懂。

可是她既然这么样说，就一定有道理的，大家都只有听着。

华华风身形已掠起，就象是股轻烟般，掠了过去。

这位七爪凤凰，功夫果然不弱。

只见她在木屋外又听了听动静，才一脚踢开门，扑了进去。

这时大家也全都展动身形，围住了木屋。

每个人的身法都很快，每个人都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

看来花夜来这次就算是条狐狸，也是万万逃不了的了！

忽然问，木屋里“砰”的一声，华华凤在厉声大喝：“花夜来，看你还能往哪里走？”

顾道人、王飞、乔者三，都已沉不住气了，已箭一般窜出去，闯入了木屋。

然后三个人就全都怔住。

木屋里只有一个人——一个华华凤。

（七）

木屋里又脏又乱，还带着一阵阵劣酒的臭气。

屋角堆着一堆柴，桌上点着盏破油灯。

华华凤正悠悠闲闲地坐在灯畔，用一块干布擦着头发上的雨水。

“花夜来呢？”

“不知道。”

王飞第一个叫了起来：“你也不知道？”

华华凤悠然道：“我既不是她同党，也不是她朋友，她在哪里，我怎么会知道？”

每个人全都怔住。

顾道人终于忍不住道：“可是你自己明明说，你已查出了她的下落。”

华华凤嫣然一笑，道：“那是骗人的，完全都是骗人的。”

顾道人又怔住。

华华凤道：“我既不是七爪凤凰，也不是女捕头，我只不过是个专喜欢

抬杠的小姑娘而已，你们这些老江湖难道真的看不出？”

顾道人看看自己身上的一身泥，哭也哭不出，笑也笑不出。

他忽然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呆子，是个白痴。

别人的感觉，当然也跟他差不多。

五个大男人，竟被一个小姑娘骗得团团乱转，这滋味实在不好受。

华华凤忽然道：“我这么样做，只不过是在试探试探你们。”

“试探我们？”

华华凤道：“我总怀疑你们之中，就有一个是龙抬头老大。”

她接着道：“只有龙抬头老大，才知道花夜来的下落，才知我是骗人的，我这样做，他心里当然有数，就算肯跟着我受这种冤枉罪，也一定难免露出些破绽来，我就一定看得出。”

顾道人忍不住叹了口气，道：“现在你看出来没有？”

华华凤道：“没有。”

她又嫣然一笑，道：“看来你们全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人，我以前根本就不该疑心你们的。”

一个笑得这么甜的女孩子，在你面前，说你是个大好人，能发得出脾气来么？

卢九也只有叹息一声，苦笑道：“现在姑娘你还有什么吩咐？”

华华凤道：“只有一样了。”

她眨着眼，微笑道：“现在大家最好是赶快回家去，洗个热水澡，喝碗热汤，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八）

小楼的窗子还是开着的，灯却已灭了，雨已停了。

“他们划着原来坐出去的那条小船，又曲到这里来，上路上段玉连半个字都没有说。

华华凤偷偷地瞟着他，搭讪道：“不知道那位被人装在箱子里的仁兄还在不在？”

段玉还是板着脸，不开口。

华华凤道：“猜他们还在不在？”

段玉不猜。

华华凤忽然跳起来，大声道：“你生什么气？凭什么生气？我这么做，难道不是为了你？你受了罪，我难道没有在受罪，你一身泥，我难道不是一身泥？”

段玉忽然也跳了起来，大声道：“谁说我在生气？”

他一叫，华华凤反倒怔住：“你既不是生气，一张脸为什么板得象棺材板一样？”

段玉大叫道：“因为我心里不高兴。”

华华凤道：“为什么不高兴？”

段玉道：“你若是我，你会不会高兴？”

华华凤说不出话来了。

无论谁遇着段玉遇见的这种事，心里都绝不会愉快的。

华华凤终于轻轻地叹了口气，柔声道：“现在你怎么办呢？”

段玉道：“ 不知道。 ”

他跳起来，掠上了小楼，拔开了门栓，冲出去——他也想看看那位被人装在箱子里的仁兄还在不在？

那个人居然还在，居然正在外面的小厅里，吃昨天剩下的包子，喝剩下来的酒。

他身上穿的，还是他从箱子里出来时，穿的那套内衫裤，还是赤着一双脚。脸色却比昨天更苍白、更憔悴。

段玉也坐下来，开始吃包子，喝酒。

这人忽然笑了笑，道：“ 包子还没有臭。 ”

段玉也笑了笑，道：“ 肉也没有臭，虾也没有臭，鱼丸也没有臭，我的人却臭了。 ”

这人微笑道：“ 看来你好象也被人装进箱子里去过，而且还是漏水的箱子。 ”

段玉叹道：“ 我情愿被人装在箱子里，那至少比被人骗得象土狗满地滚好。 ”

这人道：“ 你被谁骗？ ”

“ 被我。 ”

华华凤背负着双手，施施然走了出来，淡淡道：“ 他的确是被我骗得白滚了一个晚上，可是这件衣服…… ”

她忽然扬起了手，手里拿着的，正是她女扮男装时穿的那件紫绸衫。

现在这件紫衫上竟也全是泥。

华华凤眼睛盯着那人，冷冷他说道：“ 这件衣裳本该好好地躺在屋里睡觉的，怎么会也滚了一身泥，难道它自己会长出脚来走出去？先到凤林寺去鬼鬼祟祟地偷听，再鬼鬼祟祟地跟着去打滚？ ”

这人苍白的脸，已变得有点发红。

华华凤冷笑道：“ 衣服上当然不会长出脚来的，你身上却有脚！ ”

她瞪大了眼睛，瞪着这个人，忽然大声道：“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到凤林寺去，又跟着我们上山？难道你也想找花夜来？你究竟是什么人？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这人已发红的脸，忽然又变得苍白，好象想说什么，却又偏偏说不出。

窗外面的雨水，忽然响起了一阵摇船声。

段玉和华华凤不由自主，想到那小屋中去看看，这脸色苍白的神秘少年，却已突然凌空翻身，箭一般窜出了门外。

也就在这时，一个人已从窗外的湖面上箭一般窜了进来。

一个瘦削、修长、面容清癯、神情严肃的老人，赫然正是卢九。

他身上的衣服也还没有干透，也还带着一身泥，一张脸也板得像棺材板一样。

华华凤吃惊地看着他，勉强笑了笑，道：“ 你还没有回去？ ”

卢九冷冷道：“ 我还没有回去。 ”

段玉笑道：“ 幸好这里还有酒，喝两杯驱驱寒气如何？ ”

卢九冷冷道：“ 我不是来喝酒的。 ”

看他的脸色，无论谁都看得出他绝不是来喝酒的。华华凤眼珠子转了转，笑道：“ 不来喝酒，来干什么？ ”

卢九道：“ 来杀人！ ”

华华凤笑不出了：“ 来杀人，杀谁？ ”

卢九道：“ 老夫一生，恩怨分明，铁水是我至交好友，小云是我独生爱子，无论谁杀了他们，我都不会让他活过今夜。 ”

段玉也笑不出了。华华凤道：“ 你是来杀他的？你明明知道杀人的真凶并不是他？ ”

卢九冷笑道：“ 杀人的刀，是段家的碧玉七星刀，杀人的凶手，不是他是谁？ ”

华华凤怔住。她实在想不通卢九为什么会忽然问改变了主意的？卢九道：“ 我的确不愿与段飞熊结仇，但杀人之仇，也不能不报。 ”

华华凤道：“ 所以你当着别人的面，虽然故作仁义，别人一走，你就想来要他的命。 ”

卢九道：“ 不错

华华凤道：“ 你不怕杀错了人？ ”

卢九道：“ 杀错了一个人，不能放走一个仇人。老夫一生纵横江湖，杀人无数，纵然杀错个把人，也是寻常的事。 ”

华华凤冷冷道：“ 你不怕别人杀错了你！ ”

卢九淡淡道：“ 老夫年过半百，今日既然来了，就早将生死两字置之度外。 ”

他目光刀锋般盯着段玉，突然厉声道：“ 亮你的碧玉七星刀。只要你有些手段，不妨将老夫的头颅也割下来，作你的饮酒器。 ”

段玉叹了口气，苦笑道：“ 我喝酒一向只是用酒杯喝的。 ”

卢九道：“ 我却想用你的人头作酒杯，盛满你的鲜血作酒，祭我的亡子英魂。 ”

他的声音己嘶哑，一双眼睛钉子般盯在段玉的咽喉上，一双瘦骨鳞峋的手，己鹰爪般扬起，仿佛恨不得一爪洞穿段玉的咽喉。

无论谁都看得出，他已将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内力，全都聚在这双手上，只要一着击出，必定是致命的杀着！

就在这时，突听一个人大声道：“ 你千万不能出手，千万不能杀错人！ ”

喝声中，一个人从门外直窜了进来，竟又是那脸色苍白的神秘少年。

这少年究竟是谁？他怎能知道卢小云不是死在段玉手下的？怎能会知道卢九杀过了人？

他当然知道。

这世界也许只有他一个人能证明卢小云不是死在段玉手下的。

因为他就是卢小云

（九）

卢小云竟没有死！

看见自己明明已死了的儿子，又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卢九居然并没有露出丝毫惊奇欢喜之色。

卢小云已跪下，垂着头跪在他面前。

“ 孩儿不孝，让你老人家担心。 ”

卢九还是沉着脸，冷冷道：“ 我并没有为你担心，我知道你没有死。 ”

华华凤却又忍不住叫了起来：“ 他就是卢小云，他就是你的儿子？你知

道他没有死？”
卢九点点头，道：“就算青龙会用假扮他的那尸体瞒过了我，我还是知道他没有死，就算他没有在凤林寺铁水的灵堂外叹息，我也知道。”
华华凤道：“你怎么会知道的？”
卢九淡淡道：“他毕竟是我的儿子！”
这句话不能算是很好的解释，却又足以解释一切——父子之间，总会有极奇妙的感情、奇妙的联系。这种感觉没有人能解释，却也没有人能否认。
华华凤还是不懂：“青龙会既然已决心要他的命，为什么又要用另一个人的尸体冒充他，却将他装在箱子里，沉入湖底？”
段玉忽然笑了笑，道：“因为他们不愿让卢九爷看到他身上的鱼钩。”
他居然好像也早已看出这秘密：“他们不愿让卢九爷看到他身上另外还有伤口，他们一定要让卢九爷相信，他是直接被我一刀杀死的。”
卢九道：“死人的脸，总难免扭曲变形，他们已算准了我不会看出这秘密。
华华凤更不懂：“你既早已知道他没有死，为什么还要来杀段玉，替他报仇？”
卢九道：“因为我也知道，他自己一定会觉得没有脸见我，若不将花夜来那女贼亲手捉住，为自己出这口气，他是绝不会出来和我相见的。”
直到现在，他疲倦冷淡的脸上，才露出极怜惜伤感之色，慢慢地接着道：“他毕竟是我的儿子，他的脾气我当然知道得很清楚。”
华华凤总算明白了一点：“所以你才故意用这法子，激他出来！”
卢九点点头，叹道：“这孩子虽然倔强骄傲，却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绝不会看着的他救命恩人，跟他的老子拼命的！”
华华凤又有一点不懂了：“可是，你怎么会知道他在这里！”
卢九面上终于露出微笑：“我早已猜出，被人装进箱子里的那位仁兄就是他。”
华华凤也笑了：“你也听到我说，他身上穿的，就是我的衣服。”
卢九笑道：“我虽然已年老多病，耳朵却还不聋。”
华华凤笑道：“非但一点也不聋，简直比……我还灵。”
她本来是想说：“比兔子还灵”的，可是现在对这垂老而多病的人，也已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尊敬。
卢九已接过她手里的衣服，披在他儿子身上：“这件衣服虽然脏，至少总比没有衣服好，你小心着了凉。”
卢小云道：“我……我……”
他又是感激，又是激动，只觉得热血上涌，堵住了咽喉，竟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华华凤长长吐出口气，道：“现在你既然还活着，暗算你的人究竟是谁，你总可以亲口说出来了。”
卢小云却还是说不出来。
华华凤盯着他，道，“你还不肯说？”
卢小云道：“我……”
华华凤道：“难道你还有些什么说不出来的苦衷？”
卢小云索性闭上了嘴，连眼睛都一起闭上，眼角竟似泌出了一滴晶莹的泪珠。

他的确有难言的苦衷，他不想说，现在也已不必说。看见了他的眼泪，每个人心里都己明白。

、——花夜来虽然欺骗了他，出卖了他，他心里却永远忘不了花夜来。

情感本就是件奇怪的事，一个多情的少年，爱上的往往会是他最不该爱的人！

他自己心里纵然也已明白，怎奈相思已纠缠入骨，化也化不除了。

卢九似已不忍再看他。

儿子心里的悲伤，做父亲的当然比谁都清楚。

卢九忽然道：“你刚才虽然没有试探出什么，我却看出了一点可疑之处。”

华华凤道：“你看出了谁有可疑之处？”

卢九道：“顾道人。”

华华凤道：“我怎么看不出？”

卢九道：“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华华凤的确不知道。

卢九道：“他本是个最不肯吃苦、最懒的人，就算花夜来真的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叫他冒着风雨在浪涛中折腾一夜，他也不肯的！”

华华凤道：“可是刚才却连一句怨言都没有说。”

卢九道：“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华华凤道：“难道就因为他知道我在说谎，也知道花夜来的下落，却生怕被我看出来，所以才肯受那种罪。”

卢九点点头，道：“其实就算没有今天的事，我对他也早已有了怀疑。”

华华凤道：“哦”

卢九道：“那天铁水和段玉交手时，他一直站在船头袖手旁一直都希望段玉死在铁水手里，王飞几次要出面劝阻，都被他阻住了。”

华华凤眼珠子转了转，道：“我本来以为只有一个人希望你不死。”

卢九道：“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华华凤道：“青龙会里的龙抬头老大。”

卢九道：“本来就只有一个人，真的希望段玉死。”

华华凤眼睛里发出了光，道：“难道顾道人就是龙抬头老大！”

卢九道：“他只不过是个小酒铺的老板，可是一输就是上万两的金钱，他的钱是哪里来的！”

华华凤霍然回头，瞪着段玉，道：“你是怎样想的？你为什么不说话？”

段玉笑了笑，道：“因为我要说的，全部被你们说了。”

卢小云忽然抬起头，道：“那天我在昏迷之中，的确好象看见一个独臂人的影子，而且还好像听见他在跟花………花姑娘争执。”

华华凤道：“那暗器是从你身后发出的，发暗器的，很可能就是他。”

卢小云又低下头，不说话了。

华华凤眼珠子又转了转，道：“顾道人当真就是龙抬头老大，现在就一定不会回家的。”

卢九道：“为什么！”

华华凤道：“因为他既然已知道我们将花夜来看成唯一的线索，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赶在前面，先去杀了花夜来灭口！”

卢小云脸色更苍白，连嘴唇都已在发抖。

华华凤故意不看他，道：“所以我们现在该去找顾道人，看他是不是在

家！”

段玉忽然又笑了笑，道：“ 他不在。 ”

华华凤道：“ 你怎么知道他不在？ ”

段玉淡淡答道：“ 卢九爷是在后面跟着我们的，可是在卢九面，却还有一个人跟着来了！ ”

华华风耸然道：“ 顾道人？ ”

段玉转过头，往里面那间小屋的窗户看了一眼，微笑道：“ 阁下既然已来了，为什么不进来喝杯酒，也好驱驱寒气！ ”

窗外烟波飘渺，仿佛寂无人声，可是段玉的话刚说完，窗下就传来了一阵大笑。

“ 好小子，果然有两手，看来我倒真的一直低估你。 ”

这是顾道人的笑声。

他的笑声听来总有点说不出的奇怪。

（一〇）

顾道人的确来了。

他虽然在笑，脸色却是苍白的，眼睛里带着种残酷而悲惨的讥嘲之意，就象是一只明知自己落人了猎人陷阶的狼。

段玉看着他，忽然叹了口气，道：“ 你并没有低估我，却低估了你自己。 ”

顾道人道：“ 哦！ ”

段玉道：“ 你本不该到这里来的！ ”

顾道人道：“ 为什么？ ”

段玉道：“ 现在你若是回了家，若己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你就是暗算卢公子的人。 ”

顾道人道：“ 我自己也知道，可是我却非来不可。 ”

段玉也忍不住问：“ 为什么？ ”

顾道人道：“ 因为卢小云没有死，而你也没有死。 ”

段玉道：“ 我们不死，你就要死！ ”

顾道人嘴角已露出极凄凉的笑意，道：“ 你自己也说过，替青龙会做事的人，不成功，就得死，纵然只不过出了一点差错，也得死！ ”

这些话的确是段玉自己说过的，就在铁水的灵堂中说的顾道人居然每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华华凤抢着道：“ 你难道已承认你就是这里的龙抬头老大。 ”

顾道人道：“ 事己至此，我又何必再否认！ ”

段玉凝视着他，道：“ 你难道本就是来求死的么！ ”

顾道人黯然道：“ 死在你们手里，总比死在青龙会的刑堂里痛快些。 ”

华华凤道：“ 花夜来呢！ ”

顾道人道：“ 你为什么不想想，她既然是你们唯一的线索，我怎么会让她还活着？ ”

卢小云突然跳起来嘶声道：“ 你……你已经杀了她灭口？ ”

顾道人冷冷道：“ 你想替她报仇？ ”

顾道人手里忽然有刀光一闪，一柄尖刀，己刺人了他自己的心口。他还没有倒下去，还在冷冷地看着卢小云，深深道：“ 我救了她，你本该感激我

的，我……”

他已没有再说下去，鲜血已从他眼耳口鼻中同时涌出。天已快亮了。东方露出了一道曙光，正斜斜的从窗外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终于倒下。这变化实在太突然。他的死也实在太突然。这件复杂离奇而神秘的事，居然就这么样已突然结束。段玉看着他的尸身，眼睛仿佛忽然露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喃喃道：“你本不该死的，又何必死！”

华华凤忍不住道：“他不该死，难道是你该死！”

段玉居然叹了口气，居然承认：“我的确是该死！”

他忽又转过头，看着卢小云，说了句非常奇怪的话：“你最后看见花夜来的时候，她是不是正在钓鱼

卢小云点点头。

他又觉得很惊讶，因为他想不出段玉是怎么会知道的。

（一一）

红日已升高，今天显然是好天气。

顾道人的酒馆，大门已开了一半，那个古怪的小癞痢，正在门口扫地。

大酒缸和小板凳，本就是终夜摆在外面的，段玉、卢小云、华华凤，围着个酒缸坐了下来。

小癞痢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嘴里喃喃地咕嘟着：“就算真的是酒鬼，也没有这么早就来喝酒的。”

段玉忽然问：“你的老板娘呢？”

小癞痢道：“还在睡觉。”

段玉又问了句奇怪的话：“老板呢？”

小癞痢道：“也在睡觉。”

段玉叹了口气，什么话都不再说了。

四个人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等着，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等什么？

他们的脸色都很沉重，要将一个人的死讯来告诉他的妻子，本就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日色又升高了些。

华华凤好象又有点沉不住气了，好象正想开口说什么。

她想说的话并没有说出口，因为她忽然发觉有个人正在看着他们。

无论谁看到这个人，都忍不住会多看几眼的。

这个人当然是个女人，是个很灵活的女人，不但美，而且风姿绰约，而且会打扮。

她穿的也很考究，一件紧身的黑绿衫子，配着条曳地的百折长裙。

雪白的裙子，不但质料高贵，手工精细，颜色也配得很好。

这里的老板娘终于出现了。

她的装束打扮，就跟段玉第一次看见她时，完全一模一样。

可是她的神情却已不同了。

她的脸上，已没有那种动人的微笑。

她看着他们，慢慢地走过来。

段王和卢九都已站起，迟疑着，仿佛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对她说。

她却又用不着他们说，忽然笑了笑，笑得很凄凉：“你们是不是来告诉

我，我已是个寡妇了？”
段玉点点头。
卢九却忍不住问：“你怎么知道？”
女道士凄然笑道：“我看得出。”
卢九道：“你看得出我们的表情？”
女道士悲声道：“我早已看出，他……他最近神情总有点恍惚，好象已知道自己已要有大祸临头！”
她的神情虽是很镇静，可是眼睛里已有泪珠滚下，忽然转过头：“你们只要告诉我，到哪里去收他的尸，别的话都不必再说！”
段玉却偏偏是有话要说：“我第一次看见你，你也是忽然就出现的，就象今天一样！”
女道士没有回头，冷冷道：“你难道要我出来的时候，先敲锣告诉你？”
段玉道：“你并不是出来，而是回来。”
他看着她雪白的裙子，慢慢地接着道：“无论谁从里面出来，都不会这么干净。”
女道士霍然回过头，瞪着他：“你究竟想说什么？”
段玉叹了口气，道：“我只不过想告诉你。你的丈夫本不该死！”
女道士冷冷道：“该死的难道是你？”
“我的确该死，”段玉居然承认了，“因为我本该早已看出你是谁的。”
“我是谁？”
“花夜来！”段玉一字字道：“你就是花夜来，也就是这里的龙抬头老大！”
女道士瞪着他，忽然笑了，笑容又变得象以前一样美丽动人。
卢小云的全身却已突然僵硬。
段玉道：“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总觉得以前好象见过你。”
女道士在听着，仿佛正在倾听着别人说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段玉继续道：“你每天在这里出现时，都好象是一朵刚摘下来的鲜花，因为你晚上根本不在这里。”
他轻轻叹息着，接着道：“因为你是花夜来，一到了晚上，你就要出去散播你的香气，在夜色中，昏灯下，当然不会有人看得出你是刻意装扮过的，更不会有人想到你白天竟是这小酒铺的老板娘，何况那时别人早已被你的香气迷醉了。”
女道士用眼角瞟着他：“你也醉过？”
段玉苦笑，道：“我也曾醉过，可是我却醒得快。”
女道士：“你是什么时候醒的？”
段玉道：“也许我一直都将醒未醒，可是看见铁水的棺材时，我已醒了一半，看见顾道人倒下时，我才完全清醒。”
女道士道：“为什么？”
段玉道：“因为铁水绝不会是死在顾道人手下的，我知道他的武功，顾道人根本伤不了他一根毫发。”
女道士道：“难道不可能有意外？”
段玉道：“绝不可能！”

他又解释道：“ 铁水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对任何人都不会信任，对顾道人也没什么好感，所以顾道人根本不可能接近他。 ”

既然连接近都不可能，当然就更不可能在他措手不及间杀了

段玉又道：“ 我也知道卢小云绝不是被顾道人暗算的。 ”

“ 为什么？ ”

段玉道：“ 因为那鱼钩并不是暗器，要用鱼钩伤人，钩上一定要有钓丝，而那时在钓鱼的却不是他，而是花夜来。 ”

原来他刚才问卢小云的那句话并不奇怪，他本就另有用意。

段玉道：“ 所以我才想不通，这些事既然不是他做的，他为什么要将一切罪名承担下来？ ”

女道士道：“ 现在自己想通了？怎么解释？ ”

段玉道：“ 他这么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要替别人承担罪名，一个多情的男人，为了他真正喜欢的女人，本就不惜牺牲一切的。 ”

他黯然接着道：“ 一个多情的男人，若是知道他的妻子是花夜来那样的女人，跟着他本也就已成为件很痛苦的事。所以他本就是一心去求死的。 ”

女道士却又笑了：“ 从这几点，你就能证明我是花夜来？ ”

段玉道：“ 我看得出他真正喜爱的女人只有你，我也看得出这世上只有一种人能杀死铁水。 ”

女道人道：“ 哪种人？ ”

段玉道：“ 女人，就是你这种女人！ ”

女道士道：“ 可是我为什么要杀他呢？ ”

段玉道：“ 因为他很可能就是青龙会派来监视你的人，你觉得他对你有威胁，正好乘机杀了他，将罪名也推在我身上。 ”

女道士又笑了，这次笑得却有些勉强。

段玉道：“ 这本就是个很复杂的圈套，你本来想将所有的人都套进这个圈套里，只可惜你算来算去，还是少算了一件事。 ”

女道士忍不住问：“ 什么事？ ”

“ 感情， ”段玉道：“ 你没有把人的感情算进去，因为你自己完全没有感情。 ”

他又解释：“ 就因为人有感情，所以卢九爷才会信任我，所以卢小云才会被我救起来，所以顾道人才会为你死，所以我才会看的秘密。 ”

那天卢九若是和铁水联手，段玉早已死在那船舱里。

卢小云也早已死在那箱子里。

段玉又叹道：“ 顾道人想求死，也只不过因为他知道我也醉过，听以他妒嫉，就正如那天他发现你和卢小云在一起时的心情一样。 ”

所以卢小云在晕迷中，是听到顾道人和花夜来争吵，他并没有听错。

女道士静静地听着，目光仿佛在凝视着远方，忽然叹了口气，道：“ 我的确算错了一件事，只不过你永远想不到我是怎么会错的。 ”

段玉道：“ 哦？ ”

女道士叹道：“ 我看你拈着你那一两七钱银子的酒帐时，那种毛手毛脚的样子，本来，以为你只不过是个喜欢多管闲事的笨蛋。 ”

那天的事段玉当然还记得。

他抢着将荷包掏出来，慌忙中一个不小心，银票和金叶子落了一地，在那一天之中，他已犯了段老爷子的四大戒律。

他既惹了事，又跟僧结了怨，钱财也露了，而且还和陌生的女人来往了。
他实在也没有想到，反而因此变祸为福。
“既然你现在提起了这件事，我也想起了一件事。”
“什么事？”
段玉道：“我那一千两银子的庄票，还得要你还给我。”
他笑了笑，接道：“那两个人，当然是你故意派去的，为的只不过是要我认为铁水是这里的老大，要我认为龙抬头和花夜来是两个人。”
花夜来又忍不住问：“你怎么知道的？”
段玉道：“青龙会若是有那么样的冒失鬼，青龙会也就不可怕了。”
花夜来一句话都不说，不但还给了他那一千两银票，也还了他那一叠金叶子。
“这既然是你赢的，你就该拿走。”
花夜来道：“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段玉道：“没有了。”
花夜来很惊讶：“没有了？”
段玉淡淡地道：“你虽然想害我们，我们却还活着；你虽然错了事，也用不着我们来惩罚，青龙会的刑堂，现在也许就已为你开了，至于乔老三和王飞，究竟是不是你的人，更和我们没有关系。”
他又笑了笑，道：“我虽然喜欢管闲事，可是不该管的事，我是绝不会管的。”
这就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卢小云也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他的父亲一直用力握着他的手。
他们全走了，全没有回头。
花夜来看着他们走，连动都没有动，因为她知道自己根本已无路可走。
明月如镜，湖水也如镜，镜中又有一轮明月。
华华凤痴痴地看着水中明月，忽然叹了口气，道：“今天已经是十二了。”
段玉道：“嗯？”
华华凤道：“四月十五之前，你一定要赶到宝珠山庄去。”
段玉道：“嗯。”
华华凤道：“所以你明天一早就得走。”
段玉这次连声音都没有出，他忽然觉得心里酸酸的，喉咙也仿佛被一样什么东西塞住。
一阵风吹起来，吹皱了满湖春水，水中的明月也碎了。
华华凤忽然问道：“你是不是一定要把那柄碧玉刀送到宝珠山庄去？”
段玉点点头。
华华凤道：“你能不能先让我看看？”
段玉默默地取出了那柄碧玉刀，在月光下看来，绿得也象是一湖春水。
华华凤痴痴地看着，嘴里问道：“这柄刀就是你的订亲礼？”
段玉没有回答，也不忍回答。
他正想说：“这柄刀虽然是准备用来订亲的，可是我这个人却并不一定要去订这段亲事。”
只可惜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出口，华华凤忽然一挥手，将碧玉刀远远地抛人湖水里。
这是段家祖传的宝物，若是不见了，那后果段玉简直连想都不敢。

所以他想也不想，就跟着跳了下去。

他一定要找回这柄玉刀。

他当然找不到！

要在这湖水里捞起那么小的一柄碧玉刀来，实在正如大海捞针一样，是绝不可能的事。

等他再重回水面时，华华凤也不见了。

他心里的感觉，甚至比失去了那柄祖传的碧玉刀更难受。

因为他知道他这一生中，是永远再也见不到她的了。

要在茫茫的人海中，找到她这么样一个人，岂非也正如想从湖水中捞起那柄碧玉刀一样？……

又有风吹过，吹皱了一湖春水。

（一二）

段飞熊老爷子也早已到了宝珠山庄，他毕竟还是不放心他那第一次出门的儿子。

现在他正和朱宽朱二爷并肩坐在寿堂的花厅里，看着他这个宝贝儿子，一张本就已很严肃的脸，似已变成了铁青色

“ 我是不是叫你一定要将那柄碧玉刀送到朱二叔手上的？ ”

段玉垂着头，道：“ 是。 ”

段老爷又道：“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宁可丢了脑袋，也不能丢了那柄碧玉刀？ ”

段玉道：“ 是。 ”

段老爷道：“ 现在你的刀呢？ ”

段玉非但不敢抬头，连大气都不敢喘。

朱宽朱二爷的神色显然和气得多：“ 那柄刀你既然一直都带在身上，是怎么会不见了的？ ”

段王道：“ 我……我……我太不小心，是我的错。 ”

朱宽道：“ 不是别人的错？ ”

段玉道：“ 不是。 ”

朱二爷看着他，眼睛里的表情好象很奇怪，忽然道：“ 你是不是说过，一个男人，为了他真心喜欢的女人，是不惜承受一切罪名的？ ”

段玉吃惊地抬起头，他实在想不到朱二爷怎么会知道他说过这句话。

朱二爷却笑了，笑得也很奇怪，忽又问道：“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她？ ”

他伸出手，指着刚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的一个人。

一个眼睛很大，笑的时候鼻子先会皱起来的女孩子。

“ 华华凤！ ”

段玉几乎忍不住要叫了起来，他更想不到华华凤怎么也会到了这里。

华华凤那小巧玲球的鼻子又皱了起来，嫣然道：“ 连女道士都会是夜来香，华华凤为什么不是朱珠？ ”

段玉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华华凤也偏偏正巧在那时候忽然出现，为什么她总是要管他的闲原来她本就是特地去“ 考察 ”她未来的夫婿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段玉还是有点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把碧玉刀抛在水里？ ”“ 碧玉刀并不在水里，还

在朱珠手里，她抛下的那柄刀是假的。”段玉叹了口气，苦笑道：“你为什么要我着急呢？”朱珠撅起嘴：“因为我在吃醋。”段玉道：“吃谁的醋？”朱珠道：“吃我自己的醋。”朱珠在吃华华风的醋，华华凤也在吃朱珠的醋，你说这笔帐叫人怎么算得清？

（一三〕

段玉已成了江南最出名的少年英雄，而且也已和朱珠成了亲。段老爷子的心情却很不好，总是愁眉苦脸的，一个人在叹气。大家都很奇怪，朱二爷更奇怪：“我实在想不出你还有什么事不开心？”

段飞熊道：“只有一件事！”

朱宽道：“你赶快说出来吧，我实在是很想听听。”

段老爷子叹了口气，道：“段玉出门的时候，我给了他七条大戒，叫他绝不能去做那七件事，可是他居然全部去做了！”

朱二爷道：“他好象并没有吃亏，也并没有惹麻烦上身。反而因此揭破了青龙会害他的秘密，还多了很多朋友。”

他微笑着，又道：“而且他若不是这么样做了，我女儿也不会这么容易就嫁给他的。”

段老爷子却还在叹气，道：“就因为如此，所以我才不开心！”

朱二爷更不懂：“为什么？”

段老爷子道：“你想想，我叫他不能做的事，他全都去做了，反而因祸得福，变成了个大英雄，娶了个大美人。”

他摇着头，叹道：“你想想，我这老头子说的话，他以后怎么会听？”

朱二爷又笑了，大笑着道：“你若真的因为这件事而不开心，你就错了！”

段老爷子有点生气了：“我错了，我错了，你还说我错了！”

朱二爷道：“有的人天生勇敢，有的人天生机敏，但却都不如天生就幸运的人。你的儿子就是个天生幸运的人，所以他这一辈子，一定过得比别人都愉快，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所以我说的这第三种武器，并不是碧玉七星刀，而是诚实。

只有诚实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运气！

段玉的运气好，就因为他没有骗过一个人，也没有骗过一次人——尤其是在赌钱的时候。

所以他能击败青龙会，并不是因为他的碧玉七星刀，而是因为他的诚实